



纪念韬奋诞辰105周年

ZOUJING TAOFEN

译余闲谈

邹韬奋 著

学林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译余闲谈

YIYU XIANTAN　邹韬奋 著

学林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韬奋译述的三本纪实小说



韬奋对于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十分敬慕。1933年5月，他编译了一部二十万字的传记《革命文豪高尔基》。鲁迅得知这部书稿做成的消息很高兴，随即写信极力支持，认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主动提供插图，将珍藏的《高尔基画像集》借给韬奋选用。这里的三幅插图，就是用鲁迅提供的资料制版的。

Anglo American Institute,
Third Soviet House
July 26, 1934

Dear Comrade Gorky,

I am an admirer of yours from China where a real revolu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sses has been going on. Before I state the purpose of writing this letter, it may be well for me to introduce myself very briefly. I have been engaged as editor in chief for the Life Weekly for the past eight years, which has been devoted to advocating Socialism in China and sympathizes with the Soviet movement there, though its work must be done in various ways of disguise, as it is published in Shanghai where the "white terror" is most serious. I left China one year ago and have now been travelling in Europe. I arrived in Moscow on 20th inst. and it has given me keen interest and much pleasure to visit this first land of Socialism.

I am glad to tell you the [illegible]
biography of yours in Chinese,
in July of last year and has [illegible]
The revolutionary younger ge[illegible]
interested in your life and wo[illegible]
Yesterday it gave me gr[illegible]

[illegible] in Moscow at present. I should be much obliged and deem it a great honor, if you [illegible] kindly grant an interview so that I may [illegible] you your biography in Chinese which I have brought along with me from China. I don't think you can read it, but I believe you may be [illegible] in having a look at it and keep it as a gift from one of your sincere admirers from a very far land. I know that you are very busy [illegible] your literary work and [illegible] a very short interview with you. If my request [illegible] your favorable consideration, will you kindly let me know where and when I may come [illegible]?

Finally I should like to beg your pardon for writing this letter in English. I am sorry that I don't understand Russian and that Chinese writing is difficult for a foreigner to understand. I hope, however, your secretary will translate this letter for you.

With best wishes,
Yours sincerely,
[illegible]

致高尔基英文信



《革命文豪高尔基》初版本的封面和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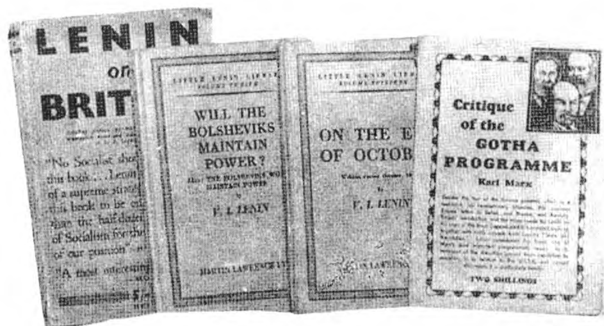
韬奋 1937-1941 年出版的译作



（上）韬奋在苏联考察期间，和美国学生旅行团在参观克里姆林宫时的留影

（下）韬奋收藏的部分外文版马列著作与哲学著作





“走近韬奋”丛书前言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个特殊而令人难忘的人:邹韬奋。

“他不是什么大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位置。”我国革命出版工作的前辈胡愈之这样说。

邹韬奋(1895.11.5~1944.7.24),江西余江人,原名恩润,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自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以后,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周恩来在1944年《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中亲自加了一句“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后来,他又说:“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胡愈之具体指出:韬奋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点在于:“第一,他有一副硬骨头。他的仪表是温柔而文弱的,内心却坚强无比。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而立身处事却不容有半点苟且。”“第二,他有真正的热情。他不像一般知识分子,爱做领袖,爱出风头,但他有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真正热情。是这种热情驱使他,他才牺牲了生活享受,献身于最艰苦的文化事业,而至于‘乐此不疲’。”“第三,从善如流。他没有一般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坏脾气。他从不感到自己满足,不断地虚心学习。”“第四,嫉恶如仇。他决不和恶势力妥协,他用一切机会,来揭发、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他不愧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正因为如此,在韬奋逝世以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评

价。毛泽东1944年为悼念韬奋逝世时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邓颖超、宋庆龄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先后题词纪念韬奋,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纪念韬奋100周年诞辰时的题词"继承和弘扬韬奋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说出了新时期广大人民的心声。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出版家,能受到新老几代革命领导人如此多、如此高的评价的,在中国历史上实属不多见。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为长远纪念韬奋,弘扬韬奋精神,在上海,修建了韬奋故居和韬奋纪念馆,在全国,成立了中国韬奋基金会,并设立了"韬奋出版奖"和"韬奋新闻奖",作为对这方面从业者的最高奖励。

所有这些,说明韬奋的精神长在人间,韬奋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同时,我们也看到,韬奋对许多年轻人乃至一些中年读者,正在逐渐变得陌生。这不能怪读者,而是因为我们没能向读者提供较多合适的韬奋的读物。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韬奋全集》14卷本,对一般读者来说,未免部头太大,而有的出版社出的一些韬奋著作,又未免零碎。因此,1995年纪念韬奋百年诞辰时,中国韬奋基金会的理事长会上就提议要出版韬奋著作普及本,以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我们选编出版这套"走近韬奋"丛书,就是希望能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韬奋生前寄予厚望的青年读者提供一套比较合适的韬奋著作读本。

"走近韬奋"丛书一套8种,它们是《韬奋自述》、《韬奋新闻出版文选》、《韬奋谈人生》、《韬奋谈爱情、婚姻、家庭》、《韬

奋政论选》、《韬奋书话》、《译余闲谈》、《众说韬奋》。除最后一本是众人对韬奋的回忆和纪念文章外,其他7本都是韬奋的著作。选编的原则:一是所选文章对韬奋来说是有代表性的;二是所选文章对今天的读者仍是有教育、启发和借鉴作用的;三是每本的主题相对集中,篇幅不要太长,既利于读者很快看完,又能有效减轻读者的负担;四是所选文章尽量采用第一次发表时的原文,除个别明显的错别字,一般都不作改动或删节,有些内容在前后秩序上作了调整(如《译余闲谈》),也都作了说明;五是各本内容,除特殊情况外,尽量避免重复;六是适当选用一部分照片、书影和手迹。另外,每本书的前面有一篇《编者的话》,主要交代该书的要旨以及编者的态度。所有这些,为的都是能让广大读者更快、更好、更轻松地"走近韬奋",对韬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为宣传韬奋、普及韬奋思想、弘扬韬奋精神作出一点贡献。

中共中央1944年在《唁电》中指出:韬奋的"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我们相信这一点,这套书的出版发行成功也将会证明这一点。

本丛书由韬奋著作编辑部委派邹嘉骊,邀请雷群明、汪习麟负责选编,从1999年1月开始启动,多次开会,研究选题,议定选编原则,共同讨论增删内容直至最后定稿。选编过程中,郭以欣承担了全部资料复印工作。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丛书由中国韬奋基金会与学林出版社共同出资出版。

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

2000年5月

编 者 的 话

1927年2月20日，即《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开始连载的前一周，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上以“编者”署名，对此作了介绍，其中有云：“这篇内容极有兴趣，很有小说引人入胜的意味，而又属真确的事实，毫无捏造；且可由此窥见中西生活习惯异同利弊的一斑，又很有价值。其中可资讨论之点，并由邹君提出于所附的‘译余闲谈’。”

这里说明了三点：一、这是一部纪实小说；二、从中可见中西生活习俗之异同；三、将以“译余闲谈”的形式，对小说涉及的问题加以讨论。

小说连载之后，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在20世纪20年代，像这样的涉外婚姻，而又由女主人公自述其恋爱与婚姻经过，实属罕见，这就自然引起读者莫大的兴趣；加以韬奋先生的译述，正如他在《本刊与民众》一文中所表示的是“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因而读来亲切流畅，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译载小说受欢迎的另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是“译余闲谈”中所论及的问题，无不以小说中的情节内容为起因，对照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状，以及人们习以为常的丑态恶行，进行了犀利的剖析与抨击，使读者在认识上有所感悟，产生共鸣，得到提高，所获裨益远远超过小说本身的价值。当年10月，韬奋先生在一篇来稿文后的附言中，曾兴奋地谈到这一情况：“我在‘译余闲谈’中攻击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已

唤起许多人的注意;大多数受过大家族苦恼的人,有的用口头,有的用书信,都对我说他们读了拍案叫绝。”当然,攻击大家族制度,只是“译余闲谈”中论及的一个方面,但其社会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胡愈之先生曾这样评价韬奋:“他为大众说话,为大众诉苦,为大众嬉笑,为大众怒骂。他站在大众立场,唤醒大众,教育大众,而埋头向大众学习。”“译余闲谈”中的文字,恰是最好的佐证之一。

有鉴于此,我们把这一时期韬奋先生所译述的三部纪实小说合集出版,而为了突出其历史意义,把每部小说中的原来置于译文之后“译余闲谈”,移置于每节故事之前,并以此作为书名;最后一部《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的后半部分,因无“译余闲谈”,故由编者撰一梗概结束,想来读者诸君会同意我们的这一尝试吧。

目　　录

《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译余闲谈

附:[美]麦葛莱著:

《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

弁　言

这本书[*]译得完，我要谢谢《生活》周刊；这本书刊得出单行本，我要谢谢徐伯昕先生。

这本译述，原来是按期登在《生活》周刊上的，因为读者的谬许，并为顾全《生活》周刊的信用起见，没有一期敢脱落，所以我无论事情怎样忙，总在每星期日的上午把它赶译交卷。有了这样的督促，竟有“欲罢不能”之势，否则就是译得完，也不能这样快，所以我要谢谢《生活》周刊。

译完了，登完了，有许多热心人士纷纷来信要求刊印单行本，但是我的事情一天忙到晚，那里有工夫去做整理，剪贴，定样，校对等等的手续？幸有徐伯昕先生十分热心，既帮同督促我下刊印单行本的决心，又替我担任上面所说的那许多麻烦的事，于是乎才能成为事实，所以我要很恳挚的谢谢徐先生。

十七年六月十日邹恩润记于生活周刊社

---

* 本书于1928年6月生活周刊社上海初版，附“译余闲谈”，署名邹恩润译述。出版单行本前，曾在《生活》周刊1927年2月27日第2卷第17期至12月25日第3卷第8期连载，署名邹恩润译。

这篇纪事里面所说的都是事实,不过两位主人翁梁章卿与麦葛莱女士都是隐名,不是原来的真姓名。这位男主人翁曾经教过我英文文学,是我的一位很敬佩爱重的先生,女主人翁当然是我的师母,不过这位师母做这篇《自述》不用真名,我也不便替他们宣布。好在我们重在事实,姓名倒也无关紧要。

译者附志

第一章　在美国的时候

一

译余闲谈　民族的仇视,是世界生活不太平的导火线,真是一件大憾事,尤其是黄白两种。我们在国内大半都是糊里糊涂的,一出国门,这种感触便愈甚,在这段纪事中也很看得出。我敢说一句公道话:这两方面用不着彼此"恭维",也用不着彼此"蔑视";因为人类是"良莠不齐"的,各方有各方的好的,也有各方的坏的。

婚姻的两方当局,要彼此发源于"钦佩美慕",这是很重要的。我国旧俗的婚姻,是由父母一手包办的,固然说不到"钦佩美慕"。现在有许多地方,还是由父母物色好了,叫男女双方点一点头罢了,也还说不到"钦佩美慕"。我觉得这还是过渡时代不得已的办法。将来有了适宜的环境,要全由男女双方自己物色所"钦佩美慕"的意中人(父母当然可作顾问,或在某年龄内,须得父母同意)。如有"阿憨"没有东西配人钦佩美慕的,不能物色,或物色不到的,便没有老婆可娶!也就不应

该有老婆，免致自害害人！这样在父母方面可以减少“一件心事”；在当局两方更能“半斤”“八两”，各得其偶；“巧妇常伴拙夫眠”，与“才子”不幸误配“愚妇”的憾事，可以少些。

我第一次遇见梁章卿的时候，是在十月里一个早晨。这一天正是大学开学的日子。在这天的前一个星期里面，我的镇里因为忽由各处来了许多大学学生，各家凡是有空余房间留下来的，都纷纷准备租与这般学生居住，视为做国民的应该帮助学生的事情；所以这几天镇里异常热闹。这天早晨，我看见邻居詹姆士夫人的门口走廊上，也堆满了许多箱子铺盖，便对我的母亲说：“詹姆士夫人真要挤得要命了！”说了之后，就同我的老友西丽霞女士赴校，去上我们第一课。

我们进了学校，看见一群男学生正在阶前围着谈话，西丽霞转过来对我说：“麦葛莱，那里面有位青年，黑发光耀可鉴，穿了一套灰色的常服，你看见了吗？那是一位中国学生，许多同学都称赞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我的表兄旧年在诗家谷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正在大学初年级肄业。现在到这里来研究国际公法与政治学，真是难得！”我当时听了，转过身来，很漠然不注意的向那位青年望了一望，后见日光正在他的黑发上面照得很亮，我当时所得的印象，不过是一位年纪很轻笑容可掬的青年。看后对西丽霞说：“表面上看去还不错。”说的时候，颇含轻蔑之意，说完了，我们两个人也就走了过去。

我在当时刚在大学初年级肄业，攻读很勤，终日忙碌，虽看见那位中国青年，事后也就完全忘掉。但是一两天以后，我才晓得把箱子铺盖堆在詹姆士夫人门口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中国青年。于是章卿便做了我的隔壁邻居。

我与章卿这个时候并没有得着什么人正式介绍过：我们读德文与法文的时候，虽然是同课堂上课，彼此好久并没有说过一句话。到了后来，我渐渐觉得英文已是章卿的外国语，乃能藉此外国语的英文而再读两种外国语，而且读得非常之好，不知不觉中发生钦佩羡慕他的心事。据章卿后来告诉我，他在这时候也在暗中很钦佩羡慕我在德文法文方面的成绩，因为我当时立志要充外国语教师，对于这类功课特别用功。不过这是章卿后来告诉我的，在当时我却丝毫不知道他在那里钦佩羡慕我。

我对于章卿的注意与感情是渐渐的来的，是由淡漠起点而发生的；我当时所看见过的章卿的民族，他是第一人，最初我对他全是怀着一腔好奇心，心中简直不以为他是与我同样的人类。但是最后由偶然的机会，我们两个人开始谈话；既经彼此谈过话，有的早晨，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凑巧同时，便一同赴校，当时以为用不着回避。

我们一同走进了校门，分开的时候，彼此都略为颔首而别。我在这个时候，精神上觉得愉快；但是感觉友谊的安慰之后，因为当时我对于章卿所属的民族，心存成见，立刻感觉苦痛。总之我无意与他继续常在一起，无意与他继续往来。

我心里的成见，章卿当然毫无所知。至今追想当时的情形，觉得虽然心中存有成见，而待章卿却仍不薄；我当时对他，心里很不自在，恐怕说话有不留意的时候，露出对于中国所存的成见，以致使他伤怀。我在他个人里面，竟完全忘却关于民族的成见。他每天早晨在门外等我，常常等得很迟，匆匆忙忙的去上课；我对于这种情形，心里明白，外面还假装没有知道。等一学期将了的时候，我俩几乎天天一同走，若行所无事了。

二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口中的梁章卿,是一位活龙活现的笑容可掬蔼然可亲的愉快人物。虽说是他的天性,但是其中却含有西洋化的色彩。我以为就大概说起来,东方的日常生活与西方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个很显著的异点:就是我们偏于“静默严肃”,他们则偏于“焕发”“快乐”。我说这话,并非崇拜西洋,觉得事实的确如此,我平常最怕参加师友的宴会,因为一个一个呆坐着像“城隍老爷”,恭恭敬敬的问问尊姓台甫,实在觉得不舒服;有的时候参加外国师友的宴会,就是座有生客,但是因为他们很活泼,很会说笑,也就“如坐春风”,觉得快乐,自己不知不觉的也加了进去快乐一番,这种异点,在家庭社会各方面,如果细细的默察,都能看出。所以久住伦敦的吴稚晖先生也说:“中国家庭之中,父兄如官,子弟如囚;或父兄如木石,子弟如鹿豕;虽有深爱,绝少怡怡之情……”而谓西方“家庭之间,融融之乐意较多”。我生平也是喜交“欢欢喜喜”“和和气气”的朋友,而远避“愁眉哭脸”“心绪恶劣”之徒。我深信人生是应该愉快的,烦闷是不应该的事,是一种病象!

麦葛莱女士说梁君的快乐精神,常常使她的精神安慰振作,我因此想起专研究心理学的张耀翔先生曾经说过:“愁与笑均含有极利害之传染性,一人得之,其相与周旋之人亦随而得之;传染之速,不可思议。”又说:“多愁既与多病为缘,一人面带愁容,即表征其人有病或将有病(多为心病),而一人之愁容既可传与其相近之众人,愁容不啻为传染病中之传染虫。”这样看来,我们要有愉快和乐的精神,不但是对于自己个人应负的责任,也是对于家庭及社会应负的责任。

章卿秀外慧中，蔼然可亲；他的爽直愉快的精神，是他生平特有的天性。我与他来往，与他谈话，看他的焕发精神，都觉得异常的快乐。我的悒郁多虑与沉静的心境，得着他的欣欣向荣的一团高兴气概，常常使我获得安慰，精神为之振作。我曾经细细的研究过他的面孔，却含有东方式的静默严肃的神气；但是在当时则绝少显露，我只常常见他一双光耀明亮的眼睛，听他爽人心脾的笑声，虽终日忙着，总有这种愉快和乐的精神。

有好久时候，我们俩没有什么情的作用，不过是两位寻常的青年学生，常常静悄悄的同走，所津津谈到的事情，至今想起来，虽然是很有趣的，但都是很严正的，很审慎的谈话，我们两个人都决志要维持端严的态度，不要陷入情网。我当时十九岁，章卿比我大两岁。

后来有一天章卿得着我的同意，当日夜里来我家里访我。他带了一个大包，里面藏了许多他心中以为我家里人喜欢看的宝贝。我家里人都围着方长桌子，在这张桌子上面他便排满了许多丝织物，绣品，雕刻过的象牙与檀香，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小铜像与乌木像。这些东西都光耀夺目，清香扑鼻。

在许多东西里面，章卿所最觉得高兴的，是他母亲替他做的半打领结；他曾经送一条领结与他母亲做纪念物，他母亲便照着这个美国式的领结，做半打送他。章卿把一只手弄着一条深黄色缎子做的，中间有金线绣花的领结，对我们说："我的母亲能织绣许多东西，她所做的东西都是很美丽的。"

这种简单的话，与桌子上堆着的许多外国来的奇怪东西，在当时的刹那间，好像使我与章卿的中间隔了一个世界，

我看他全是一个陌路人,从异方来的,不可思议的;我觉得他从他本国忽到美国来,理想不同,仪式不同,风俗不同,由他看起来,一定是惊奇不止;他在这种环境里面,一定觉得十分牵强,十分不自然。我心里这样想,手里拿着一个小胖子似的偶像,不觉对他脱口而呼:"由你看起我们,要觉得多么奇怪啊!"

"奇怪?一点也不奇怪,不过我对于样样东西十分觉得有趣罢了。由我看起来,都是一个世界!"章卿这样说了之后,我们俩的眼睛对视了一下子。他随手拿一面绣花的中国小旗送我。我当时迟疑不决,眼巴巴的望着旗里许多颜色合绣成功的龙在那里伸爪喷气。在此顷刻之间,我的老成见又作怪,我正要婉拒了。但是我窥见章卿面上也现出一种迟疑的神气,夹着诚恳请求的意思,我心里大为感动。于是我就接受了这面旗,心中还在忐忑不安。

章卿从此常于晚间到我家里来,与我的父母做朋友,很用中国的客气礼貌。我至今常常喜欢追想当时的情景:在这种夜里,我们与家里许多人都围坐于一张大桌子,一盏有罩的电灯射出圆式的清明电光,照着桌上的书籍与新闻纸;房中其余的部分,却是也很使人愉快的淡淡的黑暗。在这种夜里的时候,章卿与我们谈起他的家庭状况,说他的父亲是他的一族里面一位足为代表的人物,好早就觉得闭关主义的狭隘,所以老早就打算叫他的几个儿子到南洋求学,章卿是他的长子。我听了章卿的谈话,心里就想象他在中国南方所有的一个家庭状况,好像就在脑际现了一幅模糊的图画,其中是一个大家庭,有许多弟兄,有许多亲戚,有许多仆役,当他的父亲往内地营业的时候,完全由他母亲管辖。

三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的母亲真是可人；家里有了一位这种慈祥有趣的母亲，也是一种幸福。

旧俗由父母一手包办的婚姻，用不着说了；不过有自己物色机会的青年，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彼此没有看准，或是未曾决定可以合吾理想或条件以前，不要瞎要好，不要瞎亲密。麦葛莱女士说："男女的交情过密，是与爱情相近的。"一点也不错。青年如不注意这一点，尽管瞎亲密，等到交情到了相当程度，两方面都情愿割断，那还可以；倘若出于偏面，就要闯出大祸。我曾经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未婚以前与一位女士做朋友。那位女士对他很满意，但是他对于那位女士虽样样都觉满意，却有一点不大满意，就是嫌她的容貌差些。他老早对我谈到这层，我就劝他要谨慎，未决定前不要过于亲密。他口中唯唯，暗里又在那里瞎要好！经过半年以后，交情已经到了"与爱情相近的"程度，这位朋友忽然像麦葛莱女士一样，觉得前途不对，也想"把以前的交情付诸东流，立与她断绝关系"。有一天特地来访我，把他的心事告我，同我商量。我听了大不答应，我说你不情愿，老早就应该与她疏远，不应该交情到了这种程度，彼方明明立志与你结伴终身，你这种行为实在违背人道主义。你不要以为没有正式定婚，尽可随意；你要明白彼此已经亲密得了不得，父母亲友无不默认，女子的心志已专一，你何得不负责任。对方的女士我也认得，实在很好；深信你若见异思迁，必陷彼于极惨之境地，我亦从此与你割席，不复为友。我与他激昂慷慨的谈了两夜，他最后才决志不背初盟，后来竟得一个和好的家庭 麦葛莱女士可以说是

也犯了那位朋友所犯的一样老毛病。我希望青年不要再犯这种毛病才好,否则便是“作茧自缚”,“自己讨苦吃”。

有一次章卿带了一张退了色的小孩子相片给我看,相片里的小孩子穿的衣服是中国绸缎做的,老古式的。他对我说:“这是六岁时候的我。”

我拿这张相片细细的一看,很诧异的说:“你原来有……有……一条辫子!”

他看见我那样慌忙的神气,不觉也笑了出来,并且申明说:“是的,的确是一条好辫子,还有红丝线结在上面咧。我还记得我小时在小山上放纸鸢,这条小辫子还在空中飘扬着!”

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在旁眼光闪烁着,也插一句说:“麦葛莱,你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条辫子,不过比这一条短些,而且还结上一个红色的绸带球咧。”

章卿听了插嘴说:“你看我们俩至少也有这一点是共同一样的。”说时向母亲辗然表示感谢的一笑。我当时对于章卿的感情还未曾确定;但是善于谅解的母亲,与他却很有了深挚的友谊。

我虽然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对章卿具有很亲切的同情;但是有的时候,对他很无好感,甚至有厌恶的意思。不过念及个人应有的正谊,与我所得诸遗传的良好品性,及于顷刻之间,使我抵御这种厌恶他的心事。我当时并没有想到男女的交情过密是与爱情相近的,所以极力不使我这种有时发生厌恶的心事流露于外。因此我当时心中不过存着交得好朋友的观念,以为这种愉快的友谊,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彼此分袂,也就可以告终。

到了那年冬季末了的时候，我们的交谊更有了进步；但是那个时候，上面所说的那种感情顿变的厌恶观念，接连的萦回于我的心中。我自己埋怨我自己说：像我与章卿的关系不过是短时间的朋友罢了，竟费许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实在不值得，实在犯不着。我当时以为章卿虽然很好，但是他是属于中国的民族。于是我决志把以前的交情付诸东流，立与他断绝关系。我实行这个计划的方法当然是很唐突的。我赴校与回家的时候，我故意走别条远路，故意避他；就是在课堂里面，在校里马路上面，也极力避他，不与他会面。

四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为友谊而奋斗的精神，很可以佩服。我因此便想到我们生活受社会的制裁，都很利害。这种制裁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它的好处是能使人有个范围，不至过于放纵；它的坏处就是有时无理取闹，使人不能超越顽固的习俗而另求其光明的途径。我觉得遇着这种无理取闹的时候，我们应有几分勇气去对付它，不应完全屈服。我听见说蔡孑民先生在三十年前结婚的时候，他娶妻的条件，有一条是要天足。当时引起许多人的诧异，简直传为笑柄。我们现在听了觉得毫无足奇。然在当时蔡先生敢于毅然提出，却非有几分勇气不办。所以我以为麦葛莱女士在“楚歌四面”之中，竟能“苦心孤诣”保护梁君，的确是在道德上可敬之处。我们于此更当记着。我们要在生活习惯上有点改良，也要有几分勇气才行。

我立意与章卿断绝关系，上文已经说过了。如此经过了

两星期，有一天下午他在学校里大堂总门的旁边专门等我出来，碰见了以后，我一句话不说，他也默然跟着我走，一同走到了学校里马路的末端。我忽然转到一条旁路，很鲁莽的对他说："请你向那条路走。我要往这条路去另有要事。"

章卿仍跟着我走。他说："我要同你谈一谈。"说的时候，声音很低微疲乏而复强自忍痛似的。这个时候，我们俩的眼睛互相望着，我窥见他现出一种很温和很动人的态度，意思要晓得我的衷曲，并要使我晓得他的衷曲。这种十分使人感动的情景，倘若我在当时不那样固执己见，不管别人，还要觉得难过。他很安静的，用他向来爽直的态度问我："你何故要断绝我们的友谊?"

"我——因为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我说的时候，悲哽几不成声。

他说："断绝友谊，决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的友谊也许不久就要告终了。我或者就要回中国去。今天我接到我父亲的电报，说我母亲病得很危险。一两天里面，我就要决定回去或是仍可留在这里。"人类的同情胜过了民族的成见，我此时不自禁的对他说："同我一起来，我的母亲很会说话，让她与你谈谈。"

两天以后，又有一个电报来，带了一个好消息，说他母亲的病已经好了许多，不要紧了。在这两天里面，章卿的焦灼忧虑，很使我难安。他不大说话，但见他愁容满面。我与他出外散步，谈了许多别的事情。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前途的计划。他把服务中国外交的事业，做他最终的目的；但是尚未达到这个目的以前，他也高兴先从事有建设功效的教书，与有关社会的工作，他很心折于中国固有的艺术与天然的美景，很敬

重中国所有的许多好的风俗。他告诉我说:“我希望中国虽采用新教育,不至因此毁坏东方固有的良法美意。”但是他却深信东方也要加入新的好观念。我听了他一番宏论,对于中国好像有了新的眼光,满腔充满了新的希望。

我们俩又常在一起了。我还记得,我们参加了学校里许多在夜里灯笼照得很亮的马路上所开的快乐聚会;在阳光明媚的天气,共作野行,或参加网球之戏;以及其他大学生活的愉快事情,都共同参加,共同享乐。我与章卿做朋友,最初还不至引注意;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渐渐听见有人暗里作为谈话的资料,同学与镇上的人看见我们都特别注目。当我们赴茶话会或音乐会的时候,我窥见有许多人都把好奇的眼光,对我们望望。

我母亲的朋友里面,有几位与她提出我们俩的事,都表示不以为然的意思。他们都说:“倘若你的女儿与他彼此发生恋爱,怎么办呢? 难道就结婚吗?”幸亏我的母亲是生来没有成见的,她做人很圆通,很慈爱。但是我却知道她在这个时候心里也觉得有些不自在,因为她也觉得彼此遗传与信条完全不同的人要结成婚姻却是一件难事;不过她还不至使我难过,就是她朋友不以为然的话,最初也还不同我多说。但是我从别方面却又听见许多议论,有的时候竟至使我有点动火。但是这种外面来的刺激反使我对章卿更加忠心,有时外面议论得愈利害,愈动我保护章卿勿使受人欺侮的心情。

五

译余闲谈 章卿求婚的手续是“西洋化”的,没有看惯的人,当然要觉得奇怪或诧异,至少也觉得不大自然;在他们习

俗如此,也就行所无事。我从前有一位先生是美国人,已经七十多岁,夫人早逝,只有一位爱女,年已十八岁。每晨用汽车送爱女赴校时,这位老先生竟在汽车旁与女儿大接其吻,我们初看时不免发生好奇心,有些人还要大惊小怪,在他们父女是表示亲热,却堂哉皇哉,旁若无人。这当然也是中西习惯大异的一点,但我们却无效法的必要。讲到求婚的手续,中国向用媒妁奔赴于两方,用不着本人费心!现在有人维新了,要不要接吻,请诸君随便,却不关重要;我以为重要的,就是不用新法则已,既用新法,婚姻大事,总要由两方本人亲口问一问情愿不情愿才好。我有许多朋友当面难为情问,藉书信一问,对方也用书信回答,这倒是一种特别而有趣的法子;既然双方都怕难为情,用用也无妨,总比专靠"媒妁之言"好。

外人对于我与章卿议论纷纷的时候,我们俩对于各民族互婚的事,彼此也曾经表示过当时所各信的意见。有一天下午我们俩正坐在家里走廊上的时候,坐得很久,我很坚决的告诉他:"我以为异族联婚是不对的。还是各族娶各自己族里的人好。"他回答说:"我以为没有什么困难,这全是个人的问题,我看美国人与美国人结婚,也不见得都是胜利的。"我听了眼睛对他闪烁的呆望,既而故为之辞以申辩说:"我们只听见不快乐的结婚。"他很温和的回驳说:"可见有许许多多不快乐的结婚,我以为各国里面婚姻的结果所以有许多不快乐的结果,大概都是由于自私自利,缺乏爱情,对于小事情往往各执己见,不肯调和去迁就折中的办法。"我们谈到这里,不能再辩,彼此很和乐的往前谈去。

那天夜里,章卿即在我家里一同用膳,至今追忆我在当时

的心里思想,也觉有趣。章卿与我们围坐于一张桌子,他的言语举动与我家里的人都一样;我此时坐在其间,心中便在那里胡思乱想。想些什么呢?就是想有人说中国人做妻子的不能与她的丈夫同桌同膳,到底确不确;不知道做中国人妻子的是否只不过伏侍她的丈夫,服从她的丈夫,无论何事,都没有她发问的余地;章卿是否不久便要回中国去,是否到了中国便要变成令人难堪的专权管裁的东方式的丈夫。这种种思想,使我异常难过。章卿第二天就要作暑假的旅行,那天的晚膳就是与他饯行的。膳后他一定要帮我料理碗碟,因为我家是很简单的,并没有用什么女仆。我们俩欣然的共同料理用过的碗碟,觉得非常愉快。他一面堆着许多碟子,一面对我说:"在中国的地方,妇女们稍为舒服些,关于这一类的事情,都有女仆去做。我曾经认识一位英国女士嫁与一位中国人,这位女士嫁了之后,特地设法在一个大学里教教书,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藉此寻点事情做做。"

我听了就说:"这位女士一点不错。无论何人,闲着无事,都是无益有害的。"章卿听了我的话,很郑重的回答我说:"中国的主妇并不是闲着没有事做,她们对于全家里面的各人,都有许多责任要担负的。"他说了就转他的眼睛对我注视,看得出神,我倒觉得难为情,便故意的说:"你要看什么,如果我的身体妨碍你的视线,我情愿走开。"他回答我说:"你走开无用,无论在什么地方我要看你,你总在那里。"

碗碟安置好了,他把曾经送与我母亲的他自己的相片,拿出来写上几个中国字。我站在他的旁边。他忽然把笔放下,转身向我,把我的两只手握在他的手里。他弯着想要近我,我赶紧离开,毅然决然摇着我的头。我抽开一只手,他本来想吻

我嘴唇,结果只吻着其他一只手的手指。我当时觉得受了侵犯的意思,神志很受震动,我们俩稍为有点争论,但是一点不利害,其实也没有什么真的动气。我当时只不过深信我们俩既不能有所谓恋爱,我们在道德上,彼此的关系只可限于朋友的形式。我当时觉得我所怀的这种理想,竟被破坏了。

章卿这个时候还不肯放我的手,同时很诚恳的说:"咳!你误会了我啊!"我便强定一定精神对他说:"接吻不是朋友所应有的。"他听了就同我道歉,说"我很对你不住"。我看他的神气,只不过觉得我误会了他,心中难过,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六

译余闲谈 西洋的婚姻大概都由本人物色,由父母朋友做顾问;中国的婚姻,大概多由父母物色,由本人追认:这当然也是中西习俗的一个大异点。凡是制度,都有他的背景。中国的男女界限很严,现在除极小部分外,还是如此;在这种环境之下,男女自己选择的机会很少,所以往往要父母代谋,尤其是在女子方面。西洋则社交比较的公开,自己选择的机会较多。有了这两种不同的背景,当然有这两种不同的习俗。我私人却赞成后者而不赞成前者。你想,"已经不见面了十二年"的人,仅凭"两方家族都异常满意",就老不客气,把他订了,真是岂有此理!还有一层,我向来主张做父母的人对于子女的教育是绝对应负的责任;至于婚姻,只要顾问就够了。换句话说:子女求学要比子女婚姻看得重。现在却不然。有许多父母没有钱与子弟求学还不觉得大要紧,而却忙于替子弟娶老婆。要改变这种错误心理,非把"物色"的权柄归于青年

自己不可。不过同时也要想法,在社会上造成相当的社交环境才行。就是在这个过渡时代,我觉得即由父母物色好了,虽不能使双方当局就先做朋友,也要暂勿宣布,先由两方家族来往来往(例如约期宴会或聚餐之类),使两方当局本人有相当机会见见面,谈谈天,然后再征求同意,比"素昧生平",只叫他们点点头就算数,妥当得多了!这似乎是过渡时代最低限度的适当办法。

章卿在暑假旅行中写了许多信给我,我在这个时期里面也更多空闲的时间,对这事细细的考虑一番;照我心里的意思,不得不承认我做章卿的朋友比获得世界上无论何人的爱情都来得好。

章卿回来之后,有一天夜里我们俩一同散步到校里的空场,当时月明如画,我们就一棵大树下面石凳上坐下。我在这个时候,因为先前耳闻有人又提及关于民族成见的话,心里又觉对于章卿发生爱怜之意;所以看见他眼睛很含着要求与我接吻的意思,我就存着牺牲之心,把从前所拒绝的接吻,竟许了他。

那年秋季,章卿改入新英格兰的大学肄业。他后来告诉我,此时他离开了我,可让我再细细的了解自己的本心。我在这个时候的确觉得爱他,本心上如此自认,丝毫无所讳饰,但是要使得这种恋爱能够如愿,又觉得是毫无希望,遥遥无期;因为我们俩的民族各异,彼此间似乎有不能超越的隔离。这心那样一想,便心灰意冷,遇着他有信来,竟搁置不看;追忆前次的接吻,觉得徒然是一种青年人轻举妄动的事情,真是可笑。

大学里一个学期结束后，章卿忽然的回来了。他拿着我的手的时候，眼睛里显出一种难于形容的，很有希望而有很觉着急的神气。他去了许多月，似乎老些，严重些，我初看见他这种面容，于欣慰之中，不禁伤感几于下泪。我们这次见面，即是情人的相见，刹那间都把不相容的杂念抛在九霄云外，一切虚伪的回避念头也都忘却。我趋附他的双臂，视为我之所天。在这个时候，恋爱使得一切都简单，只感觉精神上的愉快。

我们便把结婚的志愿告诉了我的父母，我父亲听了很觉骇异。母亲却很慈爱，提议我们要订婚一年，使各人再无疑点才好。我们俩可以说是已经毫无疑点，但是不愿违背母亲的好意，就允许了她的这种提议。

章卿立即写信回家，把我们订婚的事告诉他的家人。在我一方面，章卿却有一点，对我用素来直爽的态度，解释了一下。他说："依中国的风俗，儿女的婚事，常由父母代为主持一切，而且常在幼年就替他们订好。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有意想把他一个好朋友的女儿配我，比我年龄小三岁。不过在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婚约。我出洋留学的时候，曾经请我父亲在我回国之前不要办这件事。从此以后，也就没有提起，不晓得他现在意思如何。但是我们俩的主意已定，这件事无论如何，与我们没有影响，我想你一定能明白这个意思。"我听了这一番话，精神仍觉异常不安；而章卿反抗这种世传的习俗，能如此镇静，我心里却以为异。

他的家族用电报回复他，力阻我们的婚事。我事前也觉得这事恐怕不免要受反对。电报之后，还有一封信来，语气倒很和平。他的父亲在这封信里说：章卿留学即将完毕，现已布

置妥当,一俟他回国,即与李瑛女士结婚。他又描写这位李女士如何美丽;这位女士,章卿已经不见面了十二年。他的父亲说:李女士年纪甚轻,端庄温柔,家产又富;而且也受了新教育,使她适于做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夫人;这门亲事,两方家族都异常满意。最后还郑重的劝章卿不要害他的父亲不能实践婚约,以致为难;倘若出此,以后即断绝关系,一切不顾。

七

译余闲谈 这个地方又暗示中西家庭组织的大异点。在东方,女子嫁人不是嫁与丈夫一人,简直是嫁与一族!所以在青年自己对于对方虽然觉得"有了你……世界上无论什么东西都抵不上",然因为"媳妇""翁姑"等等问题,便至决裂。在西方便认这种问题要把两方男女个人做主体,他们俩合得来就好,合不来就不好;决没有男女既能极合得来,而还要男女各个人与两方家族要合得来才算数。所以麦葛莱女士的父母虽不见得情愿把"掌上珠"嫁与几万里外的中国人,然而因为女儿与梁君实在合得来,居然答应女儿的要求,比梁君家族极力拒绝把一个别人的爱女娶到本国来,直截爽快得多少!这是因为一方面以当局两人为本位;一方面却以家族为本位。所以我常说做西洋女子容易,做中国女子难。何以呢?西洋女子只要能得丈夫欢心,便够了;中国女子除丈夫外,还要得翁姑的欢心,得妯娌的欢心,得阿伯阿叔的欢心,还有其他等等,甚至有时因得丈夫欢心而招致其他诸人的恶感!一个人那能得许多人的欢心,真是苦极!简单说一句,这就是大家族制度与小家庭制度的区分。在中国现在的过渡时代,老前辈听见了小家庭要动气,青年们听见了大家族要头痛。老前辈

所以动气,因想到父母教养之苦,等到儿子大了,便主张什么小家庭,把老辈置诸脑后。讲到这一点,我诚然也反对“不顾父母之养”,不过我们要明白,奉养父母还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吾国所谓大家族,常于父母之外,拖着许许多多捣乱的脚色,实在讨厌。我主张父母尚在健壮做事的时代,不妨让儿辈成立小家庭,不必拉在一起;不过父母年老的时候,则仅仅迎养父母,亦义所应为,且亦不至破坏小家庭的好处,不过其他如阿伯阿叔阿婶以及妯娌等等拉杂的人物,绝对不可硬住在一起。还有一种较为折中的办法,就是在大家族中分成许多小家庭,虽然住在一起,有事时可以互助,而在经济上,管理上,房屋方面,仆役方面,都各人分开,不相混合。总之大家族决非良制,欲改进社会,非提倡小家庭制度不可,不过其组织之适当方法,颇有研究的必要。

除章卿的父亲有信来反对外,还有别人的信。他有一位美国朋友,在中国当教士,也来一信,大说要使一位美国妻子在东方能过愉快的生活,是如何如何困难的事。他有一位表兄,也有信来,与他作很长的讨论。说在家族里面有了一位外国媳妇,有了一位这种固执成性的妇人,必不能敬重翁姑,必不能照翁姑的希望,克尽媳妇的职分。

这类的信,纷至沓来。这些信都表示一种十分坚决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都含有牢不可破的宗族观念,使我心里觉得有点害怕。我因此很觉不安,心里很觉踌躇。在我与章卿两个人方面,并没有什么不能调和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守旧的西洋人,他是一个思想很新的东方人。但是他不得不同他的家人一同生活,他的生活不得不与他的社会背景发生关系

我所异常惶恐的不是章卿本人,是他的沿传习惯,他的祖宗,他的民族背景。

在我的方面,我又不愿因我而有所阻碍于他的前途。倘若我当时真正了解宗族与家族的势力在中国之可畏,尤其是在政界方面,我恐怕没有勇气敢嫁章卿。但是当时我看见章卿置此完全不顾,意态坚决,兴致仍旧非常之好,我也因为他的愉快心境而觉得愉快。

那些冷静严正的家信,章卿都译把我听;我觉得那些信里面都充满了左道的哲学势力,使我听了不寒而栗。其中都是说他在种种方面应有的责任,对于父母,对于祖宗,对于他自己的将来;独对于爱情,无一言及。只有他的表兄有点说到,但却如此说道:"你现在年纪很轻,在青年的人看起来,爱情似乎很重要。但你年大了,便要觉得爱情淡如水了。"

我听了很坚毅的对章卿说:"这话不对!爱情比生命与年岁都更伟大;爱情的永久,不是死所能限制的。使人永不灭,就靠爱情。"

在这个时候,章卿未曾了解我对于爱情的神秘解释。但是他却很快乐的回答我说:"有了你做我的妻子,世界上无论什么东西都抵不上。"

章卿继续写信与他的家族,措辞简明恭顺,表示坚决的志愿,丝毫不肯迁就。他家族每隔许久来一回信,后来连回信都不来了。但是章卿与他的家族究竟没有显然的决裂,也不曾显然的断绝关系,不过用很恭顺的,很温和的手段,避免他家族的干涉,而单独负其责任。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在那许多来信里面,章卿的母亲并没有说过一句话,便喊着对章卿说:"我想你的母亲总不弃你

的！"他很坚决的说："我母亲心里决不弃我。但是倘非父亲赞成，母亲自然不写信来。"我辩着说："但是做母亲的感情特强，决不肯默然的！"章卿听了，很忍耐的样子，提醒我说："在中国，家族比个人来得重要。但是讲到你我，却以爱情为第一义。"

八

译余闲谈 就我所知道，做岳母的人总喜欢女婿，很爱护他，很谅解他；而做婆婆的人，却有十八九和媳妇合不来；这是一种无可讳的事实。有人或者以为这是遇着婆媳做人不好，我以为在实际上也不尽然。有的婆婆待别人都好，只有对媳妇便噜哩噜苏；有的媳妇待别人待丈夫都好，只对于婆婆觉得有难言之苦。这种例子，我看得实在不少。所以常觉得婆媳简直有不能同居的趋势。这句话被"老前辈"听见了，一定要骂我"大逆不道"；不过我这句话是说出实在的情形，不是我的主张。实际上既有了这种情形，有什么方法补救呢？我想来想去，以为要彻底的解决，或者可于结婚之后，男的随着妻子与岳父母同住。现在女的嫁了之后，要跟着男的走；这样一来，男的娶了之后要跟着女的走。岳母都是欢喜女婿的，也许可免许多麻烦。这种说法虽近新奇，却有许多道理在内。不过要措诸实行，不但男的有职业，能替家庭生利，女的也须有职业，也能生利，相助维持家庭；否则男的无故要担负女的父母生活，要没有人敢娶老婆了！有的人说：只要采用小家庭制度，婆媳的麻烦就可取消，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有的年老父母非同住不可，那末我的"新说"未尝不无考虑的价值。

章卿的家属虽反对我与他的婚事;而在他则以为依中国风俗虽是家族比个人来得重要,但是他与我是纯然以爱情为第一义的。他始终把我们俩的事,视为属于个人的特例,不应用寻常的标准来判断。我心中常怕有了中国的风俗从中作梗,我们的婚事恐怕要不能如愿以偿;但是看见章卿具有这种始终坚决的态度,又常使我为之气壮。不过在我们未结婚以前的一段短时期里面,彼此也曾有几次极微的争论。这种极微争论的由来,不过由于我的方面有时有点轻微的醋意,我以为这也是女子应有的常事,而他则有时未能谅我的这种癖气,但是我们俩在这段短时期内虽有这样几次的极微的吵嘴,并无彼此怀恨的意思,也并不因此两方有一句否认相爱的话。

于是我们便打算结婚。我们所以就打算结婚,因为除事实上有章卿家属的阻碍外,其他已无问题;至于这种事实上的阻碍,在恋爱的青年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婚事没有再延展的理由。章卿与我筹谋结婚后的办法,很高兴的说:"我们现在才想到实际的办法,已嫌迟了一点;但是我们不妨做做看,尽可随时改进,以求完美的结果。"

章卿在这个时候,已得不着他的那位有钱的父亲给他很充足的学费。他既要自食其力,又未毕业,在这种时候,他还要娶一位外国的夫人,向着茫然未曾试过的前途做去,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兴会淋漓的筹备婚事,说起也很奇怪,当时一点也不觉得疑虑,一点也不觉得胆怯。章卿自从来美就学以后,平常很节俭,常把家中所寄的学费留起一半,所以还有些贮蓄。我自己呢,打算谋一个外国语教师的位置做做,一个男子初出茅庐的时候,经济不能宽裕,我想我能这样的经济自立,于他也不无小补。我们筹谋了一番,也就

决定了我们的计划。打算我们再同学一学期，等到这一学期完毕，章卿就可大学毕业。他毕业后打算仍留美实习一年，然后回到中国，力图上进。到那个时候，他可先回中国，等他诸事布置妥当，我再随后到中国与他相会。我们当时这样打算，觉得也很简便易行，彼此都很舒服。所以几天以后，就在我的父母家里，请一位牧师，正式结婚。未结婚前，我的父母就对我们说："你们结婚以后，未回中国以前，自然还是和我们同居。倘若你们在这里住得舒服，我们也喜欢你们和我们住在一起。"

未回中国以前，我们暂与我的父母同住，在章卿本很习惯于家庭生活，觉得是很自然的办法；不过我却有点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洋各国有一种很普遍的观念，以为人们一有了法律上的关系，做了亲眷，便不能再像做朋友时候一样。我的中国丈夫和我自己，彼此本来情投意合，同居之后，还无不合之虞；我心里所不免略觉畏惧的，是家人方面因家庭习俗和日常生活之间或有差异之处，在此尝试同居的时期里面，恐怕不免发生小问题。

我事前心里虽然有点担心；但是事实上却丝毫用不着我的过虑，因为在家庭之间极有合作的精神，是章卿的东方遗传性里面一个重要部分。自从我们行了结婚礼以后，他加入我父母家庭里面，做一分子，非常自然，一点不觉得勉强。我的丈夫和我父母本来情谊笃厚，因此使得这一方面的关系，异常简单，不致发生什么纠葛，所以我们也就放心得下，只要我们俩能和好，能与社会上人士合得来就够了。讲到社会人士方面，我们倒不甚措意。我未遇着章卿以前，很怕惹人注意，觉得很难受。后来和章卿结婚，无论和他到什么地方去，随处受

人注目;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难受,竟能处之泰然。我自己对于这一点,觉察之后,也觉得奇怪,我非但不觉得难过,而且觉得有了这种丈夫,非常得意,反而喜欢和他一同出去走走。我们的结婚,自开始就很愉快。

九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所说的章卿的"酸素作用",亦颇饶趣味。东方人有这种酸素作用,西方人也何尝没有?试问西方人,假使有人和他的老婆过分亲密,或甚至偷了他的意中人,他能够"犯而不校"吗?不过东西的男女交际习惯风俗有不同的地方,表现酸素作用的途径也因此差异罢了。我觉无论男女,既成夫妇,当然有这种酸性作用,是人类的天性。至于流行的名词,如"三角恋爱",以及"多夫"或"多妻"的事,虽是也有的事实,但我以为都是由于"尴尬"或恶制度,或恶环境的强迫,不是顺乎自然的天性。由此的结论,便可以说"一夫一妻制",确是良好社会中的良好家庭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我国虽无所谓多夫制,却有多妻制(此处所谓妻,妾亦包括在内)。做丈夫的人固然不愿老婆"轧姘头",但试问做老婆的人,有那一个心里真正情愿丈夫讨小老婆?有许多妇女对此事只得"饮泣吞声",不敢起来"打倒",也不过受着几千年的习俗所束缚罢了。但是天性所赋的酸素作用,还是暗中进行,所以据我见闻所及,可以说无论贫富贵贱,凡是讨有小老婆的人家,家庭里面总是要闹到"乌烟瘴气"。我深信讨过小老婆的人,对区区这一句话,必定"深表同情",就是嘴上不好意思说,心里必定承认的!这件事单单要和男子谋改良,如同向虎谋皮,恐怕没有什么结果。上海教育界同人于十六年四月七日

公宴美国来华讲学的教育家克伯屈博士，席中凌冰博士说了几句笑话。他说："我们男子近来多在女子压迫之下，宜努力求自由解放。我们男子也是被压迫者！希望男子们快快起来，组织团体，大家站在一条战线上，向着解放男子的途径上奋斗！"大家听了，哄堂大笑。我以为讲到"酸性作用"的不自由，造成许多黑暗的家庭，妇女们确是"被压迫者"，却希望女子们"快快起来"，"大家站在一条战线上"，"奋斗""奋斗"才好！

我和章卿结婚之后，感情融洽，喜悦之精神与日俱进。我们俩的深挚情爱，有非笔墨所能形容。两人谈话之际，在停歇的刹那间，彼此的眼睛注视一下，已彼此能将两方的意思，完全了解。我常觉得章卿的感觉敏捷，措辞谨慎，悟解超卓，比我更好。他的体贴入微，实非我所能及。我在未嫁之前，虽喜任意所之，不喜拘束，却也决不肯因此致使旁人觉得不舒服。我这种体谅别人，自信已成习惯；但是我此时在章卿前的言语举动，因为他的温良仁爱，相形之下，我却难免时犯冒昧的地方。所以在我们结婚的开头几个月里面，我最困难的事，是要时刻留神，极力使我自己的思想行为，能适合于我的高尚纯良的丈夫。我对于我的丈夫，虽须这样用心待他，其实他的待我还要好得多多。无论什么事情，他对我总是宽洪大量，而且都是出于至诚，出于自然，使我受了，也激起同样的良好品性。

我自己明白我是一个坦率温柔的女子，讲到恋爱方面，我要有一位意志坚强的男子来辅持我，所以我格外要尊敬我的丈夫。我所觉得安慰的，在我们结婚之后，家庭里面曾经有过几次困难的小事，解决的时候，都表示我丈夫的意志要比我来得坚强。在我的方面，虽诚心的服从我的丈夫；而在我的丈夫

方面,在家庭里却并不专制。他以为夫妇应该是平等的伴侣,所以他对于我的处理家务,完全信任我的判断;到了后来,就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也常常和我商量。有的时候,我们俩偶有不同的意见,其结果都不过彼此付之一笑;因为我们各人其初虽各持一见,慢慢的变动初意。到了后来,竟互换位置,各人反而各自主张最初所反对的意思!这种可笑的事,发生不止一次。

最初我就看出,有一点是章卿的东方思想和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很冲突的地方。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于其他男子及他们对于我的态度。章卿的为人,从来没有过卑陋的妒忌,或是卑陋的疑心;但是在他的心里却含有牢不可破的一种东方观念,就是对于恋爱的女子,存着"独有"的严格观念,排除所爱者对于他方的友谊;这种绝端的观念,是西方人所梦想不到的。

我何以见得章卿也有这种观念呢?有一次我曾经答应一位青年在暑假中教他法文,作为我暑期中一部分工作。我于无意中把这件事告诉章卿,他立刻表示反对。我当时觉得他的反对很不应该,要他说出所以要反对的理由,我催问他好久,后来我竟随口对他说:"倘若我的这位学生是一个女子,你便肯随我的意思,不加反对了。"

他说:"你已有的工作,已经够做了。"说的时候,也虽无强我服从的意思,但是却很坚决,当时并把他的眼光离开我的视线。我略为笑了一下,他又把他的面孔转向着我,表出很苦恼的神气;我看见这种神气,笑声立停。他很苦痛而又很诚恳的说道:"啊!你不要笑!你要记着你是我的什么人。我!我不能置若罔闻,这是我很抱歉的事。"我于是不得不婉拒我的无

辜学生，从不提起那件事。从那个时候起，遇着与男子有来往的时候，我的行为严格的保守疏远的宗旨。这事我并不觉得困难，因为我的情爱始终集中于我的丈夫；向人卖弄风情，本非我性所近。

十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希望有小孩慰她的寂寞，这种意思很不错。一个小家庭里面有两个聪慧玲珑的小孩子，确能增加家庭的乐趣。不过太多了，如经济能力不充，也是一件极苦恼的事。我这样说，并非空想，都是根据所看见的许多事实说的。要生育小孩，当然不能自主；要不多生小孩，现在已有相当的方法，可请教良好可靠的西医。

做父母的人，有的因为自己要拉拢别人，做好朋友，居然把各人的子女做利用品，拿子女的终身大事做增加自身和朋友的交情；这种事情最没有道理。碰到这种老顽固，我倒要劝告劝告他们。要晓得婚姻应该以两方男女本人做本位的，那些老太爷老太太也许自己年纪大了，也要顾念子女的前途日子还多，不要因自己一时的快意，种下子女一生受累的恶根！关于这种事情的弊害，《生活》周刊二卷二十三期刘凤生先生所著的《指腹之约》讲得很透彻，可以参看。

我的丈夫以为各人有各人的个性，至于我的个性，他决意任我自由，不加摧抑；不过他天性喜欢各事妥适，务使各得其所，所以对于力求我的个性适合，有时也有过分的时候；这种过分的小事，我倒觉得有趣。例如我们常打网球，他并打得很好，有一天我们打了一会，离开网球场的时候，他对我说："网

球的游戏其实不适于你的个性。你的举止很端严,打球狂奔,常非所宜。端严态度是你个性里面一个优点,我不愿意你把它除掉。我觉得你还是搁起网球去学学射箭罢。我以为射箭的游戏更合于你的个性。"我听了也觉得兴致很好,就照了他的建议,居然对于这种新游戏,非常起劲。

依我看起来,婚姻是人类关系里面最神秘而最重要的一种,有的时候,竟可包含其他的种种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父母的责任。我天性就喜欢小孩。幼时喜玩洋囝囝,后来大了一点,想象中也常觉得小孩的可爱。现在我嫁了章卿,心里更希望有一个小孩。这样一来,他虽先往中国从事他的事业,我暂在美国,也可藉此小孩使我们俩的精神更有牢固的维系,也可使我藉此欢乐,不至孤零寂寞。至于章卿方面呢,我知道他是喜欢小孩的。我有几次故意把邻居的小孩抱来与他玩玩,他对于这个小孩很表示喜悦和爱的态度,所以我知道他也是喜欢小孩。但是我们虽都喜欢小孩,我心里却以为当时刚才结婚,诸事尚未措置安稳,如再加以小孩牵累,恐怕章卿心里不愿意;因此我虽梦想小孩,对于校里我所素喜的书本,渐渐觉得讨厌,也就深自抑制,把希望小孩的欲望搁开,不再放在心里。我这种心事,章卿却不明白;他仍怀着美国一般人的见解,以为美国的妇女都是怕生小孩,都是不愿意做母亲,免得麻烦。

有一天,章卿去访他的一位中国朋友,这位朋友也是在美的留学生,并带了他的夫人和他们的小孩同在美国。他访了这位朋友以后,回到家里,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我亲见我友的婴孩,不久这位小孩还要得着一位小弟弟啊!这个小孩真是好运气啊!"

我改了他的话回答他说："这一对父母真是好运气啊！"说完了长叹一声。章卿听了，对着我望，脸上现出很奇异的样子，继则高兴得很，竟至眉花眼笑。他问我说："麦葛莱，你刚才说的话，真是你心里的意思吗？"他这样问的时候，心里还是狐疑着。经他这一问，我们便大谈我们将来的小孩，谈得很久，谈得很高兴。依章卿的旧观念，结婚的后面当然要有小孩跟着来，有如开花之后当然有果子跟来一样；他至此始发现我关于此事的理想和他一样，格外欣慰，使我们俩更能彼此谅解，更能彼此觉得满意。他还对我解释一层意思；他说有了一个孙子，格外有效力，使得他父母对于我们的婚事易于调解。

那一个学期完毕的时候，我居然有孕，把书本搁起，从事针黹了，我们都觉得很欢喜。缝纫之事，我本喜做；但是此时用绸绒材料做些小衣服，更觉有趣，为我从来所未经。我的母亲是注重实用而不讲究华丽的人，她看见我加上许多绣成的花样，表示反对。不过我的丈夫轻轻翻看我放针线的篮子，现出满面笑容。他笑了还要常说："你真是一个中国人的夫人，中国的夫人对于缝纫刺绣是很会做的，有的并替一家人做鞋子咧。"我也随口答他说："做鞋子？做鞋不是容易的事；要把鞋子做得好看，也是一种美术。中国妇女能做好鞋，是可以自豪的事。我听说中国妇女很把自己的脚看得重，所用的拖鞋都是自己做的。"

他听了我的这番话，就把他幼时的前尘往事告诉我，说他还记得小的时候，在他家中一个花园里面，和一个小女孩踢毽子玩，他的母亲和这个女孩的母亲，当时也在那里坐着，从事刺绣，低声谈笑。这两位母亲彼此是好朋友，想把这一对两小无猜的男女订婚，使两家的友谊因此更能巩固。

照章卿所描述的这位小女孩,轻盈活泼,我在想象上,好像就在云雾中看见飞翔空中的一只美丽绝伦的蝴蝶,对她很有趣味。据说这位小女孩的名字叫做李瑛。她当时在花园中跑着的时候,还不过三岁,一双脚还是天然脚,未曾缠起。这是章卿所追忆他们小时的情景。至于我此时和章卿谈话的时候,想起这位女士,必坐在一个地方,三寸金莲的脚穿着绣鞋,很文雅的交叉着,等着她的父亲替她与别一位青年订婚。

章卿有一天把他和他父母合摄的相片示我,他那个时候刚才八岁。我拿着这张相片细细的看,觉得他母亲的容貌端严而美丽。她坐在一张雕花乌木桌的一边,穿着有花边的裙子,裙子下面露出很小的一双缠过的脚。在这一张桌的别一边,坐着他的父亲。他穿着一件古式的华丽长袍,看他的神气,显出很严厉,很不易调和,很独裁的态度。立在他的旁边是一个小而静肃的孩童,戴着一项圆顶小帽,结着辫子(据章卿告诉我,这个辫子还是用红线结的)。所穿的一件绒袍的袖子很长,几及于膝,所以他的手也被这长袖遮住。我看的时候,把手指着这个小孩的头上说:"我希望我们的儿子就和他的样子完全一样。"

十一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在订婚的时候,结婚以后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已见她不顾环境,不惑人言,尽其心力爱护章卿的真诚,本段里面述她将要动身来中国的时候,又受着种种刺激,她竟一心一意向着所心爱的章卿,这种真纯恳挚的真诚,真足感人;怪不得原书在美国初印单行本发行的时候,风行一时,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几于人手一编,几于人人心

里都想获得像麦葛莱女士一样贤慧的一位外国夫人！我以为麦葛莱女士固贤，章卿也好，总算俗话所谓“珠联璧合”。换句话说：要得贤妻的心思固是应该的，但是也要先养成“贤夫”的资格，否则专做“单相思”的工夫，也是徒然的。麦葛莱女士初到中国，无处不觉惊奇，这是因为东西风俗习惯和社会状况的不同，无足为怪。不过我觉得这种地方也很可暗示国外旅行的有趣；世界各国的新奇事物，形形色色，奇奇怪怪，为我们所未见闻的，不知多少，倘有机会一饱眼福，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乐事。

由美国到上海来了！

我希望于未即跟随章卿到中国之前，能生一个小孩慰我的寂寞，后来居然如愿以偿，生下了一个男孩子，俨然抱在我的手里。这个初生的婴儿，襁褓裹着，洗得洁白干净，无故的呱呱的哭。我和我的丈夫看着他一副极有趣的极可爱的小小面孔，酷似乃父小时的神气，不胜欣然，满面笑容。章卿望着他看个不了，看的时候，欢笑不止，还歪着嘴角，做出滑稽的笑态。看了许久，他又很温柔的和我接吻，对我说道：“麦葛莱，这真是我的儿子，你也快活吗？”我答应他说：“我很觉得快活。情爱所带来的东西，我都有了，当然很快活。”

我们安置家庭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小孩威尔佛生了五个月，章卿便动身先回中国去。我和他离别的时候，恐怕他伤怀，所以力自镇静，不敢流泪。不过到了离别时最后的几分钟，我很觉得不能让他离去，默然紧贴着他的身体，手里还抱着小孩，依依难舍，很觉难过。

章卿再三安慰我说：“这个离别是暂时的，不久我们便可

在中国团聚的。麦葛莱，你是很勇敢，很可爱，很真诚的人，前途幸福，必可无量，千万不可悲伤，目前务请暂为忍耐。"

章卿到了中国就来一信，在这第一封里面，他告诉我已受上海一个很有长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之聘，担任教授。并说他同时已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这是他要想进外交界的第一步。

再过了四个月，章卿来信叫我到中国去，我得了这封信之后，就忙着打算和我的小儿子动身。我的终身大事是要助我丈夫造成一个好家庭，我丈夫的终身大事是要在中国有所贡献；我当然要到中国去，这是当然的办法，不但我自己向来对此不生疑问，就是我的父母向来对此也是没有生过疑问的。但是到了真要动身的时候，我家里的许多朋友却大惊小怪起来！他们问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你真要到中国去吗？你怎样舍得离开你的母亲？你怎样舍得这样可爱的美国？你到中国去，心里不害怕吗？我对于这许多问句，都尽我力量，很忍耐的，很有理由的回答他们。但是他们问得噜哩噜苏，很使我觉得麻烦。

其实我这个时候对于中国民族的老成见虽早已风消云散，但是我当时不过因爱章卿而爱及中国，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形，虽有章卿写了许多信来告诉我，仍是糊里糊涂的。

我由美国动身了。途中依照章卿写来的信里所说的详细办法，我和威尔佛倒也很舒服。有一天黎明的时候，我从窗口望了出去，看见中国长江的黑黄色的水，水面有了许多中国式的船，在那里很忙，在雾里又望见了中国的吴淞口。在那个地方，已经有小轮船等着，我们不久上了小轮，便很急的向着码头驶去。慢慢的雾也散了，我在小轮上向岸上望着；看见两旁的绿岸；远远的窥见屋上的红瓦闪烁着，和美国也没有什么两

样；还远远看见夹着白灰的墙壁和中国式的斜脊屋顶。坐了好一会，上海渐渐的现在我的眼前了；所望见的东西，有的好像是我晓得的，有的好像是我所不晓得的，杂在一起，使我百感交集，莫知所措！在近处水里所看见的，有轮船，有小轮，有兵舰，又夹着中国式的货船，花舫，和较大的游船，真觉得新奇得很。忽然我从海关码头上一群人里面瞥见我的丈夫。再等一刻工夫，我们的小轮已就近码头，我的丈夫马上登轮，立在我的旁边了。他欢迎我当然十分的愉快，不过在公众的地方，他于亲热之中，却很注重适宜的礼貌。他接手抱着威尔佛，同时扶我上岸，乘着预先备好的马车一同回家。

我初坐在车中所闻见的东西，有的是我所熟悉的，有的是我所奇异的，又是新旧杂陈，惊愕交集；丁当丁当的电车声，汽车的喇叭声，滚着跑的人力车，益以小车踢车的震动声；戴着阔大草帽下的小工黑脸，戴着盔胄的武装巡捕，包着头布的黑脸印度阿三，刺耳的洋泾浜英语，都使我惊奇得很！

就是章卿，也现出他的新旧混合在一起。他穿的是美国装，面孔同从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口音同从前一样，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他对马夫说的中国语，我只听见一大串叽哩咕噜的声音，完全莫明其妙。

我耳目对于许多新奇的东西，应接不暇的时候，我的丈夫已坐在我的旁边，马蹄得得，开步走了，章卿回过头来，向着我笑。在那个时候，我真觉得上海是一个新奇的地方，和我足迹所未到过的婆罗洲或北极，……在我当时的心目中，简直觉得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我当时也没有向我丈夫问些什么，只和他及小孩坐在车中，这车便匆匆忙忙的向着我们所备好的家中跑。不久我就到了我的中国家庭了。

第二章　在中国的时候

十二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初到上海，看见苏州河的狭隘，就以为异，我想当时倘若经过上海城内素负盛名的城隍庙街市，还要觉得可异。总之就大概说，我国地方上人不注意市政的改良，的确是一件无可讳的事实。孙中山先生说我国向来只有家族和宗族观念，缺乏国家观念，我以为这件事实也可作为一个佐证。公共的街路，和一切公共的设备，本在各人“家门”以外，便苟且敷衍，不思积极改良了，并不想到市政的改良和一般人的生活实有密切的关系。我记得不久以前，有四五百个美国大学旅行团的教授学生，往世界各处大都市“观光”，到了上海，各团体商量招待。有人怕上海城里有许多不好看的街市地方，“苦心孤诣”的提出方法，弄几十辆汽车，把这一大班人装进去，派人陪着往城里中华路一带略可看得过的地方兜一个圈子算数，想法不让他们自己往城内各地细细视察，以免“丢脸”！这样看来，市政的改良，不但有关国民平日的生活，简直有关国家的体面了。但是这种事又岂是“只有家族宗族观念”的国民所肯注意的！咳！

我最初于上海所得的印象，不过像看走马灯，模模糊糊的。初到上海上岸的那一天，我和我的丈夫坐在马车里面，车子沿着黄浦滩，很快的跑过。先经过外白渡桥，这个桥和美国

所有的桥比较，并无愧色。其次经过礼查饭店的门口，这个旅馆也很像美国的旅馆。其次沿着苏州河，这个河的狭隘，只见于上海，便与美国所见的不同了。

我们的马车到了北四川路，便停在一个里口，里内有许多新造的，半西式的房屋。这个里是在公共租界，宽大清洁，沿着很热闹的马路。里内各屋的围墙，红砖光滑，间以各家的黑漆大门，门上钉有铜牌，镌着住者姓氏。我们走到其中一家的门口，我的丈夫便停了足，压着美国式的门铃，立刻听见门内电铃顿响。转瞬之间有一个满面笑容的仆人，身上穿着蓝布长衫，出来开门。我们进了大门，走到一个小天井，天井里面排有许多花，杂以青藤，幽雅可爱。再走进去，便到一间很大的四方形的房间，静穆洁净，地上铺有地席，椅桌及"沙发"都排列得很得法好看。壁上悬挂各物，均极精致，即由我自己亲自选择配置，也不过如此。当时看见屋内装有煤气灯的灯架，虽以为异，然却不觉得讨厌。有一墙隅还装有汽炉，可见当时上海天气虽暖，有的时候，还是很冷。章卿同我往各室观览一周，嘴里说着这是一个很简朴的小小家庭，宜于独立的男子所能有的家庭。我们既到了家，便把威尔佛交与一个阿妈看护，这个阿妈是一个面容光洁的年青女子，穿着一件浆得很硬的布衫，一条白裤，还缚着一条白色围布。同时我们夫妇两人就匆匆同赴章卿一位友人午膳之约。

我们出门乘着黄包车，这种车子，我觉得很新奇，但却也觉得喜欢。不久我们由大路转入许多弄子，走入一家完全中国人的家庭。这家一对男女主人，都在美国留学过，英语讲得很好，很亲热的欢迎我们。我和他们交际，觉得很自然，如同在美国一样，这是非我初意所预料。这次他们请的饭菜是中

国式的。客人围坐于一张圆桌，桌子中央排着鱼肉青菜，随意的吃。各人面前有各人分开的一碗饭，各人面前排有小碟子，筷子，调羹。此外桌上还排有酱油芥辣，瓜子，杏仁等物。那位女主人除请我中国菜外，还为我另加面包，奶油，冰淇淋，并为我另备一副银制的刀子叉子，临时拿出来给我用，真是无微不至；我的丈夫却满口称赞我能用中国筷子，说我用得很伶俐。其实在我们初结婚的时候，章卿虽曾拿出所带的中国牙筷，教我怎样用法，现在有许多人一起吃饭，当他们面前试用，我却有点胆小；当时因章卿说得很高兴，我体谅他的好意，居然也就试用起来。许多在座的客人待我很好，看我试用中国筷，都觉得有趣，并且都称赞我用得很好，这便是我做中国夫人，顺应中国交际习惯的开端。

我和章卿由友人家共膳完毕回家，在途中的时候，他对我说："麦葛莱，你觉得不惯吗？"

我回答道："什么不惯？是不是指用中国筷？讲到中国筷，我却很喜欢用。"我说的时候，并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其实我心里也很明白他别有所指，并不是指筷子。

他听了我的答语，很严正的说："我的意思不单指筷子，是指许多事情。是指中国的一切情形，如人民风俗等等，以及你的思家病。"

我安慰他说："你放心，你将要看出你的娶我，与娶了一位本国女子无异。至于'思家病'，我现已回到我们的家，何病之有？"

就物质方面说，此时我们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章卿独立维持他的家庭生计，此外一点没有别的帮助，这件事在中国的上等阶级是很不容易的。他当时一方面在上海一个规模

最大的大学里面教授高等英文,兼任别校的国际公法讲席,同时并执行律师职务。他那个时候出国多年,重到祖国,很是高兴,对于所任职务,满腔热忱,竭尽心力去做,这种满心怀着无限希望的态度,初回国的留学生,大概如此。但是他过于奋勉,过于劳苦,往往超出他的体力所能任的范围。

十三

译余闲谈 家庭生活是人类生活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家庭生活可分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精神方面要和和气气;物质方面要清清爽爽。讲到这两点,想到中国一般的家庭生活,真是苦多而乐少。中国的家庭还有许多是用大家族制度,尤甚的还夹了许多不相干的人物,精神上的苦痛,不消说了。讲到物质方面,又多龌龊杂乱,令人生厌。有的女子并不知道是什么叫做"家事学",有的女子是懒惰得很;有的少奶奶们忙是忙的,不过忙到邻居家里,专心致志于"龙凤白",家庭的整理布置,也就"无暇及此"了! 于是大多数男子觉得家里实在讨厌,有机会便往外边去"消遣";"打牌""花酒"便大畅其销路了! 这种怪现状,尤其在上海利害。有许多人,你看他衣服穿得多漂亮! 但是你试往他家里去看看,简直脏得像猪棚! 咳! 我们不要看不起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不改良,要影响到社会的生活。有人以为要改良家庭生活,宽裕的经济是不可少的。这话虽不无一部分的理由,但是我们要晓得洁净整齐与奢华不是一件事;家里东西虽未能精致,虽未能完备,但是揩得干净,排列得法,和龌龊杂乱,便大不同。反过来说:有的人家东西虽多完备,因为不顾清洁整理,也要一塌糊涂的。我们听麦葛莱女士津津有味的叙述如何布置一个安乐的家庭以慰章卿,

当亦有感于中。

我们夫妇在中国布置好了我们的新家庭，安乐的同居，一切都很顺适。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所过的生活，因为是暂居的性质，所以有的地方也就因陋就简，现在我们既经到了中国，便安心静意的使得我们的生活愈益丰富圆满。在我的方面呢，我以为我自己要造成旧式贤妻，这种旧式贤妻是特别有益于章卿，也是我所最宜的职务。我这种工作怎样着手呢？我对于家务，很细心的处置得妥妥帖帖，依着我丈夫的所好，用心招呼他，在他需要的东西，设备得完完全全，使他身心安适，事事如意。我这样待他，他也非常喜欢，并且非常感激。

我们所住的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楼下有两个大房间，楼上有几间卧室，还有一个小小的屋顶花园。我平日有许多时候都在这个小花园里做事；有许多下午的时候，威尔佛和他的阿妈也在这里玩玩。这个小花园里置有漆好的藤造的卧椅，铺有粗毯，排有许多磁盆的各样花草，光线充足，地方雅洁，使身处其中者心旷神怡。在全部屋子的后面，离开我们所住的房间颇远，便是厨房，仆役的卧室，还有一个洗衣服用的小天井。我们这样的家庭，真是很重实际，而又很新式的很安乐的家庭。我们厨房里面的设备，也可以算是“中西合璧”，装有汽炉，也装有中国灶。其中保存中国色彩的还有三个训练很好的仆人，一个叫做阿秦，一个叫做阿林，一个叫做阿宝。有许多在中国西人所用仆人，都不过叫做“保依”，“阿妈”，或“苦力”，我们所用的仆人，却用了上述的名字，犹之乎在外国的仆人，有的叫做“詹姆士”，有的叫做“卜力极”，各有各的名字，不至相混。讲到我们仆人的职务，阿秦扫除房子，并担任购物送

信等杂差;阿林烧饭烧菜,有的时候烧中国菜,有的时候烧外国菜,花样很多,都很可口;阿宝是一个女仆,招呼威尔佛,并服侍我。

我最初就很欢喜阿宝,她是一个清秀明慧的女子,声音细软,态度从容。她未来侍我以前,曾在一个美国人家做过事,但是她虽略有经验,却非常肯听我的话;我的床铺和我的衣服要怎样整理,威尔佛要怎样招呼,她一一照我指示,一点并不执拗。至于阿秦,就有点不同了,他是一个年纪颇大,性格严肃,肯负责任的人。他对于家具的安置,窗牖地板的洗刷,常执拗他自己向来习惯的方法。你若让他自己去弄,他对于屋角细隙等处尘埃,都很忠心的替你洗刷的干干净净;但是倘若你正式的监察他的工作,他反而大意的忽略过去,不肯这样忠心去做。后来有一个朋友替他解释,说他这样,是要示意叫我不要多疑。这种特别的理想,我觉得很有奇趣。阿林对于烹饪很精工,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他的眼角往下斜,和他的卷曲的头发。有的人以为中国人的眼角大都往下斜,其实大多数并不如此;不过中国人的头发从来极少卷曲的,这个厨子却是一个例外,看他这副样子,倒也很好笑。

照省俭的小夫妇看起来,我们的家庭,也许还觉太奢。依美国的情形讲,就是用一个仆人,我也要觉得太奢。但是在中国,我们家庭还不算人多,我们收入虽不很大,维持这样一个家庭,还觉绰绰有余。

章卿对于家务也尽力帮助,凡事都能特别谅解。我们所用的仆人,对于我所说的话,还懂不到一半,我最初对于他们的管理,当然觉得困难;但是章卿却已自己觉得我开始几个月的困难,他无微不至的帮我,使我减少不便的地方。我还报他

的好意，夜里帮他订正所用的讲义，帮他写信，他常说我是他的一位秘书。我们回到中国的第一年，觉得我们俩互助的地方很多，也是一件幸事。

十四

译余闲谈 我国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枯燥无味，内部的整理和布置不好虽是一种原因，但是不讲社交，也是一种原因。我国向来的风俗，"应酬"是以男子为单位；西俗的社交，在既已结婚之后，便是以小家庭为单位。所以我国的大多数男子固然觉得家里索然无味，同时在家里过枯燥生活的女子，也是觉得无味。我以为要家庭生活有味些，要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家庭联络联络。联络的方法，轮流餐叙也是一种；不过设备要简，时间要短。譬如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餐之类，费时一二小时，弄几样简单的佳肴便饭，各家夫妇聚拢来谈谈，或再加以简单的游戏亦可。总之时间与金钱都要弄得经济才好。我深信这种组织，家数不可太多，太多则精神散漫，必致有始无终。不过如有家庭交游广的，加入几个家庭团体，轮流参加聚会亦可。我的理想人数，以为每个团体以五六家为宜，夫妇聚起来便有十人左右，刚巧可以凑满一个圆桌，便于餐叙（除聚餐尚有游园及短旅行等等）。如这样组成的各小团体，彼此有多数是认识的，每季或每年开一个较大而有兴趣的聚会亦可。我所以主张小团体，实鉴于国内热心人士所曾经组过的家庭团体，定期聚数十或百余不甚相识的人开一个茶话会，大家恭恭敬敬坐着，吃几粒长生果，吃两块饼，听着几个人"老生常谈"的演说，便把好好星期日的全下午送掉！所以有许多人到了几次，觉得讨厌，便常常不到，使得这种组织奄奄

无生气。我以为这类组织诚然是各家庭彼此交际的媒介，不过有几点要特别注意：(一)人数不可过多，(二)要由好朋友共同组织，(三)介绍与家庭的朋友，尤须注意对方的品性道德，以免招祸，所以人选要格外严格，(四)时间与费用要力求经济。

我们在上海所布置的快乐家庭，对于社交方面，也是很愉快的。我们常请朋友在家里聚餐；不过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繁文缛节，过奢的设备。我们也加入一两个聚乐会，和许多留学生所做的事情，很有联络。这些留学生在中国的各种事业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他们虽然也要保存中国文化里面固有的良法美意；但是解决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种种问题，却很援用西法。时常到我们家里聚餐或茶叙的，有许多是这些留学生，此外还有许多有趣味的人物，其中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和我们家庭来往的朋友里面，有一位是在海关里面服务多年，资格很老；有一位老留学生，体格魁梧，嘴上留有八字式的白须，这位老留学生还是在五十年前由中国政府官费派往西洋留学的。他常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留学的趣史和许多吃苦头的事情，他还说句笑话，说他极喜欢吃外国的苹果馒头，在中国竟吃不着，真是觉得大大的缺憾。此外和我们常来往的有一位办英文报的很著名的主笔先生。这位主笔躯干高而瘦，性情镇静，一望而知为脑力充足的人；和他一起的，常有一位短小精悍少年老成的人，他是一位眼光远大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大家。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两位大讨论中国需要专为中国近代妇女而设的杂志，在当时这种计划

还不过是梦想,现在居然成为事实了。在当时我们朋友里面还有一位退职的国会议员,讲起政治问题,这位老先生便谈得滔滔不绝,非常起劲,现在他又到政界里去了。又有一位笑容可掬的青年,常说老大的中国应如何如何革新,侃侃而谈,说得严厉得很;但是有的时候也常作笑谈,很使人发松。又有一位外交家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美国人,生长在美国,大了才到中国来,但是对于中国却很亲热。这件事,我和章卿都特别觉得有趣,因为和我们儿子将来所处的地位,或者也有关系。讲到我们的朋友,自然有许多都是青年一辈,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不愿受中国旧俗的束缚。但是有许多年龄较老的,思想较偏于保守的,也常来参加我们的晚宴。遇着这种聚会,我和章卿一同出来招待宾客。

我到中国后,对于中国人渐渐的更知得深切,觉得他们的社会交际却有敏捷整洁的精神,我和他们交际,觉得很愉快。中国人很注重礼貌,很注重客气,视为社交的基础。我对他们还有一种很愉快的现象,就是他们对于妻女姊妹和朋友,都很谦逊体谅。西方人有的专凭幻想,以为中国人关于这种地方不免存有轻蔑的心意,其实大谬不然。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看见有的丈夫很细心把谈话内容,用中国语译与他的夫人听,使她也得分享聚谈的快乐。不过我们所来往的女宾里,有许多英语都说得很好。我们家庭请朋友来聚会或聚餐,都很自由,随意谈笑,尽欢而散。中国人很会谈天,所谈的东西虽含有奥理,措辞却能轻快生动,逸趣横生,没有呆笨或自炫的毛病。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上海参加友人聚餐会的情形,那次聚会很盛,宾客很多,其中除了我,都是中国人。我当时对我的丈夫说:"我虽不是中国人,也差不多变成了中国人了。"男

女围坐于一个大圆桌，诙谐谈笑，相聚甚欢。

我们围坐着餐叙的时候，有一位与我颇为相熟的中国女宾对我说："你试想！旧年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还是分桌坐的！"我初听莫明其妙，请她加以解释。她说从前中国有一个时候，男子并不把客人请到家里宴会，他们总在外面请客；后来他们即有在家宴客的，只男子宴叙，女子并不参加的。后来就是有男女宾同室聚宴的，也是男的归一桌，女的归一桌。现在便不同了，仿效西俗，男女也可同桌宴会，共同谈笑了。她这样解释的时候，还加说一句，说她觉得这种新例比旧例好得多。

我在那次宴会里面，看见全体宾主都穿着中国式的衣服，心里很高兴。我也第一次穿我的中国式衣服，上面穿了一件短袄，下面穿了有裥的裙，全套衣服是用淡绿色的和黑色缎做成的。我穿了这套衣服，常常看见章卿向着我望，从他的眼里现出挚爱热诚和谅解的精神，是我所最喜欢看的。我想我穿着中国式的衣服，他看了更相信我的确是爱中国的，更相信我的确是要做一位真正中国的夫人。

十五

译余闲谈 中西风俗习惯的不同，不但麦葛莱女士有这样感觉，就是译者也常常乘着机会提出讨论，以期改良。我常说中西的人有好的，也有坏的，不能以一概论；中西习俗也彼此有好的地方，也彼此有坏的地方，也不能以一概论。不过我们习俗里面无益的虚套和不顾他人便利之处，却应该改革才是。即如麦葛莱女士所提出的，一日到晚随时可以随意访友，便是一件很不好的习惯。依西俗不宜于星期日或上午访友；

最宜的时间为下午四时至六时。除有要事特约得对方同意外,平常都不肯无故去扰人的。我们有职务的人,大概上午及下午四五时以前都是很忙的,在此时间一遇不相干的不速之客,已觉得不甚便利。更加以我国习惯,还有一点与西俗不同的地方:依西俗与友约谈,勿作无益的谈话,要事既毕,亟退,勿耽玩费时,误人他事;我们习惯,一坐了下来,好像屁股就生了根,噜哩噜苏的说了许多无关重要的话还不肯走,真是要命!弄到事情被他耽误了,只有自己触霉头的去赶!平常忙的人,一个星期里六日内一天忙到晚,到了星期日,上午也许要多睡一些,补补精神,下午也许要去公园或影戏院等处去散散心。但是一碰到不相干的亲友来乱谈一阵,很宝贵的星期日便白白的糟蹋掉!真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我这话是对一般人而言,至于有特别要事,或知心朋友的"促膝谈心",当然是例外。

至于麦葛莱女士所提起的喝茶规矩,说有的碰着茶杯就算失礼,这件事我却没有见过,只得说不知道;也许中国风俗各处不同,也有是我们所不尽知的。不过有一件虚套却是很普遍的。就是作客吃点心的往往不好意思吃完,总要留一点,有的还要留下一半。这种虚套实在无意识,徒然糟蹋东西罢了!我向来到人家吃点心,不吃则已,吃必吃得精光,不管风俗不风俗,倒也觉得爽爽快快。

我到上海第一次赴友人正式宴会,就穿中国式的衣服,上面已经说过;自从那次之后,虽然有的时候穿美国式的衣服似乎适宜些,但是我穿中国服时候却居多数。我记得有一次伍廷芳博士到我们家里餐叙,他和我相见时,一方面向我鞠躬,

同时却很注意我穿了中国衣服。

他对我的衣服注视了一下，好像有很重要的问题要问的神气。然后他突如其来的问我："你穿这种衣服快活吗？"我回答说："我真觉得快活。"他又再进一步问我："你对中国衣服比美国衣服还要来得喜欢吗？"我很坚决的颌着我的头，满面笑着，并转着我的眼睛去望望章卿对着我的眼睛。伍老博士听了，挥了他的手说："你既喜欢中国衣服，尽可常常穿着。"

有件事说起也奇怪，我的丈夫却不赞成中国有的妇女穿裤不穿裙的习惯，所以他始终不许我这样。我个人却觉得这种习惯并不难看，而且也很舒服；但是章卿既不赞成，我也很乐于穿着有褶的简单的裙子。

我不但在衣服上喜欢中国，就是在我心里，也是喜欢中国；我心里所念念不忘的，只有我的丈夫，我丈夫的事业，和我丈夫的国人。我初到上海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只好静守家门，除与几位女朋友来往外，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去。我此时的生活既很顺适，我也任意所之，不加思索，如入梦境。我住在冷静的房子里面，地铺白席，墙悬花卉；屋外甚嚣尘上的半新式的上海，我看去却觉得糊里糊涂的。常听见户外路上的马蹄声，拖着橡皮轮人力车的车夫脚步声，汽车笛的触耳声，小贩的粗大奇声，使得我好像陷入五里雾中，与世隔离的样子。但是我的丈夫却不愿我过这种冷静孤寂的生活，他一定要我和他同到我们宜到的地方，一定要我和他共同招待亲友，一定要介绍我和许多中西朋友来往。

他很热心常把中国社会的习俗讲给我听，他这件事却不是容易的。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相聚，有许多彼引互异的风俗习惯，我从前曾经说过。即就我所说过的而论，已经够麻烦；

此外还有许多复杂的情形,就是中西社交的礼节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我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看出。这个例就是来宾坐定之后享以茶点的规矩。在极守旧的中国家庭,来宾对于小茶儿上所排的一杯茶,就是用手碰着一下,也不免有失礼之消。在最新式家庭,做客的却须喝所备的冰过的或冲热的饮料,以免主人见怪。除此两绝端外,还有种种居间的略有变动的规矩:有的看见献茶,只很恭敬的鞠躬致谢;有的把茶杯举起来喝一点儿;有的喝去一半,留着一半。这些俗套,就是中国的新人物也觉得麻烦,这是我亲耳听见他们讨论本国习俗时候所老实承认的。但是这些俗套虽难免令人忽略,做得不周到,但是只要有诚意,却也受人原谅,不至发生误会。章卿对于各方面都能周到,所以补助我的地方也不少。但是有一件事他却忘记预先对我说明。在上海的地方,访友是可以无定时间的,从早晨九点钟直到晚间十点钟,无时不可以跑到别人家里去访友的。章卿有一时暂时离家,我直费了三天的工夫,才察觉自早至晚随时可以访人是中国的制度,并不是偶然的事。我起初不知道,总以为有友随时来访,无一定的时候,是偶尔有的事,后来听了我们仆人阿秦的示意,方才明白。我未得阿秦示意以前,有一天早晨,我只穿着睡衣,不加装束,想要和威尔佛玩一早晨,希望没有外人来间断我们母子的乐趣。那里知道不多时阿秦便来通报有客人来访。我在前此三天里面遇着不速之客,很觉麻烦;这天早晨又有不速之客来,我想阿秦说的时候,一定觉得我的奇异和讨厌的意思现于面孔。阿秦看见我这种神气,一时倒觉得不知所措,停一会儿,他却表示这种事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用他的洋径浜英语对我说:"在上海地方,客人是可以随时来的。"他说了又

停一会，继而又再三坚决的说："随时都可以的！"说了也就出去了。我听了他的话，证明数日所遇的情形，却也不错。我从此以后，便养成一种习惯，随时都要装束的整整齐齐，因为要预备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客人可以来访的。

照英文的说法，单数男女的代名词是不同的，阿秦所说的那句洋泾浜英语，却用了男的代名词，这当然是他说错的；因为我的直接朋友都是妇女，这些妇女有好几国人：其中当然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加拿大人，英格兰人，斯各得兰人，法国人。我和中国妇女，格外和洽。我深信用至诚和好意待中国妇女，她们最能诚恳的回报，为他处妇女所不及。她们待我非常真挚，使我适应我的新生活，获益不浅。她们常来访我，常陪我出外购物，因此使我不再觉得上海的烦扰；她们助我了解中国币制的复杂情形；她们把中国服式的要点讲给我听，把最好的裁缝介绍给我。她们待我这样好，真是难得。

十六

译余闲谈　理想的夫妇，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共甘苦"。所谓共甘苦，不但是有乐共享，有苦同当，尤重要的是能有精神上的慰藉。章卿因莫由展其抱负以益祖国，愁虑抑郁，性情不免偏于躁急，有时竟显露于言语形貌；此时倘遇一位不明白的夫人，和他生气，精神上的苦痛必更加上千万倍，幸而有了麦葛莱女士这样的贤慧，使他于困顿之中获得精神上的无限的安慰。

各人性情不能尽同，是天然的现象。欲强他人的性情尽同于己，大背恕道。夫妇之间，何莫不然；所以夫妇要永久和好，要注意"相谅"的美德。章卿和麦葛莱女士在"相谅"方面，

就很可以示人以模范。再进一步想，我觉得仅仅夫妇之间，意见有些异同，终究容易解决；最难解决的，是当中还夹了许多大家族住在一起的不相干的妯娌亲戚的闲话，甚至婢仆的挑拨，姨太太们的醋风，那就要闹得"乌烟瘴气"，"不亦乐乎"，虽诸葛亮再世，亦"爱莫能助"。吃过大家族苦头的人，必不"河汉斯言"。

我和章卿无时无地不十分热心，使西方和东方的风俗习惯互相融和，互相混合。在当时有一个春天，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我们躬逢其盛，又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看出中西融合的新印象。在好几万观众之前，中国、菲律宾和日本互争体育上的荣誉。这次盛会的事务，全由中国人处理；在许多竞赛里面，我的丈夫都被推任为职员，在场内很忙。我和几位中国朋友坐在参观人的高台上；其中有几位是留学生；观众高呼喝彩，兴高采烈，使我们追想从前在美国大学里热心于运动的种种现象。那次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的时候，日间忙于比赛，一到夜里，又有许多宴会和花园会，欢迎运动健儿。那次中国也获得胜利，当然格外使得我们高兴。

我们在上海居住，过了好几时，章卿最初希望如何如何的用教育使中国革新，到了此时，他常觉中国事事使人灰心，他最初所有的一腔热忱，最初所有的无畏精神，竟有些衰颓起来。这个问题，许多留学生迟早总要遇着的，而且都要设法解决的。他们刚回国的时候，怀着大希望和满腔的热心，要使中国改良。渐渐的他们受环境的压迫，不得不承认一桩很为难的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中国已有几千年的荣耀历史，因此反致因固执守旧太甚，被旧风遗俗所束缚。要由一代的青

年就能革新，谈何容易，恐怕就是经过两代三代或一百代，也还不是就能容易推翻旧俗。

章卿任事太勤，而深感中国社会之不易改进，渐渐的觉得躁急愁虑。说起也奇怪，我当时不觉思乡之苦，他反而苦念着美国。

有一天他参与大学里面的教务会议，他所提出的改革意见，竟被顽固派所压倒。他回家很气，对我说："美国好像一个英俊有为的青年向前大步的走；中国则踟蹰不前，好像一个老太婆！"我却很温和的回答他说："就是说中国是一个老太婆，我以为也是一个聪明的老太婆。"

在这一个时期里面，章卿常常主张西方的方法，说西法好；我却常常帮助东方的遗风旧俗，以为也有好处。

章卿在这个时期里面所受的失望，愤懑，和艰苦，实在利害，非章卿的天性镇静，易以他人，恐怕断受不住。他的大事方面，既受着种种挫折，感觉精神上的痛苦，于是对于小事也难免时常表示不耐烦的神气。因为这个缘故，我常看见他易于烦躁，讲话的口气也近于粗率，判断的态度也近于固执；凡此种种，我看起来，都很明白是他所处境地的困苦。

章卿虽因他的事业上受挫而急躁愤怒；但是讲到我们夫妇两人的关系，却仍是非常亲爱。他就是偶尔因小事而失望愤懑的时候，也很小心的使我明白这类烦恼的事是在世上做人的所难免的，他心中并不因此而发生悔恨或厌恶的意思。有一天我因为极不要紧的小事而伤心流泪起来，他赶紧用臂揽着我说："我们这样的互相亲爱，这类烦闷心绪算不了什么。千万不要介意。我们俩千辛万苦到了今日，还有什么事能破坏我们的愉快？"我和章卿两个人，虽然民族不同，从小所受的

教育也各异；但是我们在性情方面就是有些困难，要互相谅解，这也是无论什么地方做夫做妻的所难免的事，并非我们所特有的。

章卿所以使得我心里爱他，常觉得他的可爱，常觉得他无时不合于我的理想，我以为的确是由于他所具的东方人的特性。我们夫妇和爱相处，无论在那一方面，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婚姻有一种万年如新，永远不衰的乐趣，这正是只因为我们两个人不是属于同一民族，不是属于同一文明。

有一次我老实把这个意思告诉章卿，他问我说："你的爱我，是不是只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回答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想无论你是属于那一个民族，我都要爱你，但是我现在爱了你，心里便这样想，其实怎样，我也何从知道？"他说："我要你爱'纯粹的我'；我晓得你只爱'我'，心里才舒服。"我问他说："你的话诚然不错；但是'纯粹的你'的确是一个中国人。"他听了这句话，默然想了一会，对我说道："我固然是一个中国人，但同时却是美国教堂里一个最可敬的教徒。"我笑着对他说："我决不因为你是中国人而心目中对你歧视，我所信的宗教是广义的，是可以容纳各国的。"

我的丈夫虽然信教虔诚；但是他的天性并不像我的信教更能深入神秘之域。我深信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神圣的爱和人类的爱"。我深信人类的爱也是万古不磨的，不是"时间"所能限制的。我的这种信仰，最初还是含含糊糊的，渐渐的更觉真确，更使我信得虔诚。我和章卿的婚姻，心性精神无不十分融洽，无丝毫之间隔；但是我的这种神秘的信仰，他却没有。关于这一点，我虽很愿和他一同享受这种精神上的信仰，彼此竟似有些隔膜，我们俩的性情方面有这种异点，渐渐的有一些微微

的觉得;不过微微的觉得,心里微微的有点不大自在罢了。

十七

译余闲谈 人生数十年乃至百年,时间总觉有限;尤其是像章卿和麦葛莱女士这样的深情极爱,至诚无比,我们那一个不希望他们天长地久。但是我们所能确实有把握的不过现世的生活,至于女士所信仰的另一世的生活,虽在信仰的人的精神上,有极大的安慰力量(按宗教之所由发生,即在此点),但是总不过一种信仰而已,并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这真是人生一件憾事。

章卿病了。他的病虽不利害,而且好得很快;但是自从这次生病好了以后,他的体气总不能完全复元。这个预兆已足警告我们,恐怕他的身体要从此慢慢的耗损下去,以致不可收拾,发生很严重的结果。但是我们在当时还以为不至于此。

他的医生劝他极力节劳。我们俩在好几夜里面互谈这件事,章卿当时却坚执以为他的身体不好,不过是一时太劳的结果,只要在山里好空气的地方休养几个星期,一定可以复元的。

正在这个时候,我对他说起爱情是永古不灭的;并告诉他我深信人生有其精神上的生活,不限于形体的存亡。我说了我的信仰,并很得意的问他说:"这样说来,就是死也岂能夺去我们两人里面的一个?"章卿听了我的话,对我看了好久,他的脸上现出很悲伤的神气。继而回答我说:"我却不敢断言。我们俩过世后彼此关系怎样?我却不能知道。我所深信的,就是在今世我们俩彼此的情爱是无论什么都比不上的。"

我听他这样说，心里觉得异常恐怖。在此刹那间，因为章卿的信仰和我有这一点的差异，由我看去，好像他和我便有了异常的隔膜；我当时简直发呆，说不出话来。而且我也不敢多说什么，因为恐怕要因此使得章卿心里难过；但是当时章卿一定已经看出我的心神不安，因为他看我的发呆神气，赶紧拿着我的两手拖到他的脸上，把他的眼睛巴巴的望着我，对我说道："你不要有那样的神气，关于来世永久不灭的道理，我们还有许多时候可以细细的想想。"他虽这样的安慰我，但是自从他生病的那一天起，我的恐怖心思总不能除掉。

且说那个时候我和章卿都很羡慕上海法租界之清雅可爱，树荫夹道，街路广阔，宜于居家。于是我们便搬到沿着霞飞路的一所新房子。这所房子我们很喜欢，房间宽畅，有磁砖砌的火炉，地板漆得光滑，铺上天津地毯，一到夜里，电光灿烂，着实可爱。此外还有一片青绿如茵的草地，种有中国兰花，棕树，木兰花；离我们房子不远便是一个公园，在这里面，每日常有一二十个儿童，由各人的阿妈陪着游玩，我们的威尔佛有了游伴，更是异常快活了。我们家里的仆人也加到五个；添了一个包车夫，又添了一个阿妈。

不久章卿忽接到他父亲一封信，这封信是自从我们结婚后的第一次。这封信里说他母亲念他很切，要他回家去看看。

章卿看了这封信，用很惊异的口气对我说："麦葛莱，据我看起来，这封信的意思一定是家里要和我调解。我看他们还不知道你已经和我一起呢。"

我回答他说："你不妨亲去走一趟，看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当时为章卿的利益起见，倘若能够调解，差不多无论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的。我到中国以后，看清了中国的家庭

生活，深知家族间的情谊是结得很牢固的，我心里觉得因我而使人的母子兄弟离异，实在不忍。

章卿听了我促他回乡去走一趟的话，对我说道："我要把你的为人去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好机会。"

章卿未答应回家以前，先写一封信回去，说明他已和我结婚，现已住在一起。他家族的回信，果然证明章卿前次猜度得不错。他的家族只晓得他已回国，至于他的婚事如何，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以为我们结婚的事必是有始无终的，那里料到我们却是始终如一的。其实他们的误猜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很有外国妇女嫁与中国人，等到他们丈夫要回中国的时候，她们就不愿随他们回国。我自己就亲见一个中国人因为商务存留在中国，而他的外国夫人却不肯到中国来，只在外国等他回去。有的时候，这种外国夫人并不等他们的中国丈夫回去，竟到法庭里请求离婚，于是一段婚姻便算完结。章卿的家族也在那里猜想，以为章卿一定也遇着这同样的情形，所以他们决意尽释前嫌，言归于好。

章卿家族得到他回信以后，又来信叫他一个人回乡去。他们的措辞却很伶巧曲婉，大概说他的父亲年岁渐高，如再有剧变之事给他听见，必多周折；并说家中婚嫁已多，人口亦繁，倘他一个人回去看看，必能更为安适云云。

十八

译余闲谈　中国大多数的结婚，严格说起来，可以说是"讨媳妇"，不是"娶妻"，诚如麦葛莱女士所言。这件事和中国的家庭组织，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做父母的人，眼看他们儿子教育没有完全，并不十分觉得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替他们

弄得一个媳妇，方才完了"一桩心事"。独不想做一个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以自立于社会是极可耻的事；没有妻子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做父母的对于儿子"极可耻的事"，不觉得十分重要，独对于儿子"不是可耻的事"，急急忙忙的造成孽因，真是不懂！我主张做父母的人对于儿子的教育，应负责任；至于讨老婆的事，尽可让他们能有自养家室能力的时候，自己去办，做父母的至多只可立于指导或顾问的地位。

章卿家族写信叫他一个人回乡去走一趟，他决意乘此机会回去使他家族对我的态度改变过来。在我的一方面，也很恳切的要使得他的家族明白章卿虽然娶了外国妻，对他并无丝毫损害。章卿去了六个星期，在这六个星期里面，他写了许多信给我，虽说他重见他的母亲很觉快乐，但是对于我们的婚事，一点没有迁就家族要求的意思。我在这几个星期里面，一个人在上海常常瞎想章卿家族里面的情形，想起他大家族里面生活的复杂，想起他们里面的亲属关系和权限有许多层次的差异。章卿曾经告诉我许多关于他家族的事情，所以我此时对于他家族的内容很有点知道，便这样的悬空瞎想着。他们许多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彼此的关系那样复杂，竟能忍耐过去，彼此竟能和睦互敬，真是不容易，我心里常常敬佩他们的能力。

但是就我本身而论，关于这一点又很偏于西方的观念：我觉得我和章卿在我们小家庭里面，不要和大家族混在一起，彼此更能谅解，彼此更能自由的互相彻底明白彼此的性情思想。其实我和章卿的小家庭已渐渐的趋向中国化；我这个时候已第二次的怀孕，我是很富于母性的，喜欢有几个小孩，所以此

时欣然望着未来的新生活。但是章卿和我都以为我们生活里面最最重要的东西是爱情;其余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爱情而存在的。我们对于儿女的生育,视为自然的事实,无所用心于其间。儿童虽是我们小家庭里面增加愉快的东西,但却不是最主要的要素。我们的小家庭是为我们自己的爱情而成立的,是为着两个情人自愿过共同生活而有的。

关于我们的这种意见,章卿曾经对我说过几句话把它表示出来。他说:"依中国的观念,家族是'目的',儿童是使得家族存在的'方法'。依西方的观念,儿童是'目的',家庭不过是保存儿童的'方法'。讲到你和我,便另外一种说法,我们的家庭是为我们两个人而有的,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都有我们的相当的重要位置。"

有一天早晨很早的时候,章卿回来了。我一望见他的面孔,就知道他这次回乡之行是有良好结果的。我一看见他,就跑过去,他就抱我的手臂;当他和我接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表现很明亮和爱与满意舒服的神气。

我装出好玩的样子对他鞠一个躬,问他说道:"我的天,你的严正的母亲身体好吗?"他回答我说:"我的母亲身体很好,并且要见见她的媳妇咧。"他说的时候虽用滑稽的声调,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很诚恳的。

我要他告诉我,他的母亲的心意怎样能这样的变换过来。

章卿说:"我把你的为人详详细细的告诉我的母亲,她听了现出很惊异的样子连着说:'原来这样好,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未动身以前,母亲还对我说:'媳妇既像你所说的那样好,你为什么不带她回来?'我当时不好意思对她说家里从前并未曾来请过我们,我们那里敢贸然回去。我

的至爱,你真肯回乡去走走吗?"

我经他这一问,迟疑好一会,才回答他说:"我肯回乡去,但是目前还不能就走。"章卿安慰我说:"我们一时决定不去。"

关于章卿回乡后的情形,我和他谈了许多;经此详谈,我更明白章卿和他家族所发生的纠葛,以及他的亲戚对于我们婚姻所持的成见。

在中国的上等家族里面,长子所居的地位是异常重要的。他的父亲逝世之后,他便是一家里面男子之长。他的夫人便要时时刻刻随侍着他的母亲。美国话所谓"男子娶妻",在中国话便应该说:"他要带进一个新妇来了。"就中国的老法讲,他的确是如此;因为他不是把妻娶到他所自造的家里去,是把一位新妇带到他的祖宅里面去。所以中国旧俗只有讨新妇,自从有许多上等人家的青年受了西方新教育以后,对于中国的旧家法,便很有改良的地方。这里面做长子的,从外洋回国之后,虽然也有依照老法结婚,和大家族住在一起的;但是也有自己娶得新女子,自有他们的专门职业,离开本乡,另组独立的小家庭,过半西式的生活。

十九

译余闲谈 "士穷乃见节义",章卿在美国的时候,处处要仰仗麦葛莱女士爱护;到了中国,女士便全仗章卿爱护了。在这个时候,章卿如肯讨小,女士处于绝然无助的地位,也是无可如何的。他们俩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已看见女士如何的苦心孤诣爱护章卿。在这段事实里面,女士的惊惶失措,章卿的披胆沥肝,真是至诚感人,可歌可泣。做男子的得到这种至诚无间的夫人,做女子的得到这种至诚无间的丈夫,真是"得一

知己,虽死无恨”！我译到这里,真觉得天下惟真爱情的夫妇才有至乐,若“貌合神离”的夫妇,真是至苦极痛的境遇。

麦葛莱女士说中国人讨小老婆是一件极平常的事,这当然是千真万确。我有一位朋友最近讨了一个小老婆,他的夫人大怒而特怒,大气而特气,我当然也大不赞成。但是他的大家族里面许多人,如祖父母咧,父母咧,兄弟姊妹咧,以及其他伯伯叔叔伯母婶婶,亲戚朋友,都觉得既讨了也就算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家里还有人笑他的夫人吃醋吃得太利害。处在这种环境之下,人人可以讨小老婆了！咳！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中国人做长子的对于家族虽有特别关系,但是其中也有归自外国,自组新家庭,过一半外国式的生活。我和章卿的小家庭,便是这样一类的组织。我在前面曾经讲过,章卿的母亲望了好几年,想叫他长子娶一位小姐,名字叫做李瑛。他的母亲很希望得了这个媳妇,便可减轻她自己的担负。他的母亲已经尽了良妻贤妇的职务,当然希望有她自己的媳妇来服侍她,她自己只要主持家族里的要务。她希望她的新媳妇能尽她做媳妇的责任;替她款待客人,替她料理祭祀;受婆婆的指挥,从事料理种种家务。等到婆婆百岁之后,这个媳妇即升为一家的女主,对于家里的各种事情都要负责任,她所应享的特别权利和威权,随年数而俱增,尤其是养有儿子的主妇。她的最大使命是在能替一族养育子女,由此使得一族的香火绵绵不绝。我所以在此处先把中国的这种风俗解释清楚,因为有了这种说明,因此可使读者对于我在下文所说的一件意外的事情,不至误会。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已

经住了好久，至少在表示同情方面，差不多完全受了东方化；但是章卿同我谈了回乡以后许多的情形之后，忽然完全停止，然后再用很迟疑的口气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但是我想你听了一定不懂。"我听他这句话，心里也有些害怕。

我当时心里虽然害怕，但却立刻回答他说："我当然能够了解。中国待我这样好，我有什么害怕的地方？"

章卿听了我的话，便逐一逐二的告诉我说："我这次看见我的母亲，才晓得我真正对不住她老人家，因为我使她失掉她老年所倚靠的媳妇。咳！麦葛莱，妇女的命运真苦，有父母兄弟子女的许多复杂情形，真不容易应付！我倘使力所能及，很愿为她牺牲——但是现在我当然没有什么办法，一点儿没有办法。"

章卿说了这一段话，很沉静的又对我说：他这次回到家乡之后，他的母亲和他开很严重的谈判，说她老人家如何如何的需要一个媳妇来帮助她。他母亲提议，依照中国的旧俗，要他另娶一个小老婆，这个小老婆便可和大家族住在一起，代我尽做媳妇的职务。他母亲担任替他布置一切，并再三对他说，他虽远离家乡，他的小老婆和子女必能得着家人的照拂，可以无虑。

我当时一面静听他说下去，同时却满肚子的狐疑：我不能用嘴说出的疑问，已表现于我的一对眼睛。我当时心里自然明白，依中国的风俗，有钱的人家讨几个小老婆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甚至有的大小老婆同住在一个屋里的。但是我平常对于这种事情不大注意，更未想到这类事情居然混到我的生活范围里来。现在突如其来的身历其境，精神上大受打击，我的丈夫告诉我那一番话以后的刹那间，我竟完全发呆，连想都

不会想。我只觉得苦痛万分，好像将要哭诉无门似的，为我从来所未曾经过所未曾知道的苦楚。我当时神经过敏，竟不知我的丈夫是否已经服从他本国的这种风俗；竟不知他是否因为一旦与他民族的遗风旧俗接触，便全把他所受的西方训练完全丢到九霄云外。

我最后问他："你真是已经……?"一时又默然停止。

他立刻走近我，展臂来抱我。他看见我满面苦容，他也攒着眉头，异常难过，对我说道："我不懂你为什么有那个疑问。以你的这样忠诚至性，我那能存着欺骗的心怀回来？我已使得我的母亲完全明白，只有你做我的妻，除你以外我不能再有别的妻。我的至爱，只有你和我永在一起，此生永远不变。"

他的这种至诚的话，使得我们严重的婚誓重新巩固。章卿对我的这种精诚，便是我对他信仰的坚固根据。他这样始终坚拒他本国中所承认的一种习俗，在他的物质幸福方面，真是牺牲。他当我们行结婚礼的时候，已很坚决的为我们的爱情而宣誓，他此次又为我们的爱情而有第二次的信誓表现。你看，依他父母的意思，他为着我们的婚姻，已使他们大不舒服。尤其不易的，是中国的民族本性最须服从父母，而章卿竟因爱情而在本身排除这种本性。如果他要重续他的父母旧欢，这次是他最后的机会。照他父母的意思，如果他肯讨小老婆，便可补偿他们的缺憾。这样一来，他立刻能恢复他在大家族里所处的地位——立可恢复他们的感情，和他应得的遗产，他如有了家族的辅助，便容易达到他所希望的位置，否则他还须再有好几年的奋斗才行。

二十

译余闲谈 我们细读麦葛莱女士对于“爱”的描述，觉得真是“丝丝入扣”，使我们俯仰身世，真觉人生除真正的“爱”，一无所有，一无趣味。

讲到中国做婆婆的人，表面似乎威严，其实也是很烦苦的。中国风俗以多子多孙算福气，女太太们有了媳妇孙子满前，大家便要说她是有福气；其实一个家庭里人口一复杂，闲话便多，管家的便不大容易，此中的烦苦，却非常人所能知道。我看见有一个人家，媳妇好几个，孙子也不少，家境也不坏，我有许多朋友不知内容的，无不同声一致的说这位太太真好福气；但是据我所知，她们婆媳间差不多每三四个月要大闹一次，每月平均要小闹一次，这种气也就够受，如此以为福气，我情愿倒运！我还见一个人家，比上说的一家还要盛，但是其中主持家务的八十岁老太太，因为人口复杂，彼此不相下，她老人家还是要拚老命管家，不能脱身，这种苦到死的生活，如果也算福气，我情愿早些断气。在相反的反面观察观察，我看见有许多英美人的师友家庭，他们的子女长大了各自成立独立的家庭，或独立的生活，虽时相往来，时相存问，但是总用不着再累老头子老太婆来管那样复杂情形的家，他们老夫妇还是双双的郊外闲步，在家得享清闲的福气，比之中国家族越大，越是一团糟，谁是福气，我倒要请明眼人区别一下。

译余闲谈中的闲谈 本年（民国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上海各报本埠新闻载有下列一段新闻：“昨晨有美国妇人吉泰氏，在临时法院控与其夫嘉定人顾志义离婚。该妇现住爱文义路四十二号，据供年三十三岁，与被告顾志义同庚。顾昔在

上海圣约翰读书，嗣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一千九百十四年派送赴美，入某大学肄业。其时我在跳舞学校，始与认识。顾卒业后为汽车工程师，一千九百十九年二月八日在美国教堂与顾举行婚礼。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偕其来华同居。共六年有半，感情甚好，未曾生育。近因顾失业，日用概由我供给，致妆奁中之美金六千元，均被用罄，顾遂不别而去，我以其必系赴汉，盖其弟现在汉口也。嗣忽接顾从南京寄来一信，内谓尔我姻缘已绝，不能再续，如欲离婚，亦所同意等语。现该信存于顾之友人处，因其信并无确实住址，故未裁复，今日信未带来，我之对彼要求赡养部分，自愿抛弃，只请断令离异。我母仍在美国，我如回美，则可自立云云。承审推事吴经熊君，即谕知原告暂勿赴美，听候订期宣判。"

我看了这段新闻，发生两种感想。(一)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量力，像这样丢脸的事，不但丢了自己的脸，并且丢了中国人的脸，实为憾事。(二)女子要生活自由和妥稳，须有自立的能力，像这位女子虽遭此意外的不幸，因"可自立"，还可减少痛苦。

章卿因爱我而不愿迁就家族劝他娶妾的主张，上文已经讲过；后来我觉得章卿倘若当时肯迁就家庭的建议而娶妾，简直可以暗中实行，同时尽可以瞒着我，尽可以使我一点不知道这件事情。况以中国宗族观念的牢固，养成严肃的气概，讲到家里彼此的个人关系方面，即有问题发生，为顾全家族的和平与尊严起见，彼此都缄默淡漠，不事张扬。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章卿娶了一个妾，和我一起住在他的大家族里面，我一定也是糊里糊涂的，不至猜疑他娶了一个妾。

上面所说的那几种情形，有的我自从到了中国以后就知道的；有的是章卿从家乡回到上海那天和我谈起才知道的；还有其他的，是后来渐渐知道的。但是自从章卿由家乡回到上海的那天起，我们俩的关系更是海虽可枯，石虽可烂，而我们的情爱是始终如一的。我们俩更十二分的永远相信，无论什么极小的事，彼此都不至使对方失望。在我的心坎里，觉得发生了一种心灵安泰的热烈情绪，好像点了一盏永远发亮的灯。我们俩从前本是互相恋爱，经了这番波折，我们更深信我们的爱是透心澈骨，无丝毫疑虑存在之可能。我们经了这番波折之后，彼此的愉快非可言喻；好像青春乐趣复现，满腔的高兴，满腔的热望；好像秋杀的气候将临，忽然由不可思议的魔术，一变而为温和可爱的春天。

自从那次章卿回到故乡去走了一趟，他的家族也就时常有信来，并且时常附笔向我道候。这个时候我们和他家族显然已恢复了友谊的感情，但除了这种友谊的感情之外，也就没有再进一步的接近。这种好结果已经是我们初意所不敢希冀的，现在居然达到这种地步，我们也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我想章卿一定有一次去信提起他的身体日渐衰弱，所以他母亲有一封很罣虑的信来，叫他再回乡去走走。章卿以事务羁绊，难于脱身，决意不回去，写了回信去婉却她。

有一天早晨，我正坐在走廊上从事针黹，我们的仆人阿秦忽然走到我的面前，用洋泾浜英文，很镇静的对我说道："主人的母亲，她在楼下。"我听了莫明其妙，对他望着。既而问道："你说什么？"阿秦听这一句，更走得近些，举起一只手，慢慢的按次屈着手指，算着他嘴里所说的字眼，很忍耐的用洋泾浜英文问我："主人不是有一个母亲吗？"我说"是的！是的！"他又

用洋泾浜英文说:"对了,就是她来了,她在楼下!"

我立刻立了起来,心慌意乱得了不得,为生平所未有。幸而我当时穿了一套中国衣服——穿了一条黑裙,一件蓝色的绒袄。我当时站在那里,极力要使自己镇静的时候,因为穿了一套中国衣服,心里觉得这样衣服在我见婆婆的仪式方面,很有好处,很是重要。我要和婆婆相见,心里本已想了许多次数,现在居然到了这个时候了,反而觉得手足失措,不知所为。我心慌意乱的向着楼下,很快的跑了几步,又倏然停止,再慢慢的向前走去。假使当时章卿在家,我便可向着他跑,一切可以由他主持;但是当时却凑巧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当时心里只想到一个意见——就是要尽力使我自己能够获得婆婆对我的爱。就主观方面说,我所听过的关于中国做婆婆的许多事实,却很使我担心;我记得在此事发生以前,章卿也曾经对我谈过中国做婆婆的威严,他说:"做母亲的在中国家族里所占的位置异常重要。她的丈夫因有公事,常常在外,无暇顾及家务;除了她丈夫之外,她在家里简直是好像一个专制国的皇帝,对于她的儿子,媳妇,仆人,亲戚,以及其他各人,简直有无上的威权。她自己年青的时候虽须领受限制和训练,一到她年岁大了,做了一家的主人,便完全相反。"我走到客厅的门口,忽然停步,第一次看见了我丈夫的母亲!我未见她以前,心目中好像把她当作神怪小说里所说的可怕人物;现在实际看见了她,觉得她也是真的活的一个人,倒觉得有些奇怪起来。她当时在客厅里坐在一张很大的长背的椅子上面,把两只手平平的放在两膝上面。她的面孔,和章卿从前给我看过的相片里面年青母亲的面孔一样,不过现在老了些,样子稍为比前严厉些。她穿的衣服是黑色摹本缎做的,折得很平,折痕毕露,更

增加她的尊严态度。在她的旁边,立着一位陪她同来的男亲戚——是一位中国老式的上等人,穿着一件黑色丝料的长袍。在这位母亲的后面立着一个女仆,两个男仆。

我知道这位母亲一点英语不懂;我自己呢,对于她的南方土语也一点不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对视,一个客厅里面都静默无声,在那个顷刻间,简直是万籁俱寂。

第三章　做长媳的时候

二十一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和她的婆婆,可以算是"婆媳和睦"了。但是就普通而论,我还是主张小家庭勿与大家族混合住在一起。我们要晓得,人类的通性,偶然见面,或暂时相处,客客气气的,总还不至发生不相和睦的地方;至于一个家庭,人口一复杂,住在一起,慢慢儿总有发生许多不能预见的噜苏事实,弄得彼此都不舒服,不如分开来住;如要彼此照拂,尽可住得略为近些,可以保存原有的客客气气的精神,可以避免许多烦恼的事实。我有许多朋友听见和人同居,便要大摇其头,说情愿独自一家住小点的屋子,不愿和人合住较大的屋子,也是因为和人同居时常有许多麻烦的事情发生。这种麻烦,和别人同居固然难免,大家族同居尤为特甚。我有一位朋友的朋友,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和一位法国女子发生恋爱,就娶了她,回国以后,和他当过国会议员的父亲家族住在一起。他新娶的法国夫人只会说法国语,其余全家的人,除她丈夫外,

没有人会说法国话，古人有“老死不相往来”的一句话，这种情形也可以说“声音不相往来”，要闹也闹不起来，所以其初何尝不“客客气气”。但是不久便发现了“不能预见的噜苏事实”，把全家闹得“乌烟瘴气”。为什么呢？这位法国夫人不久生了一位玲珑可爱的“小宝宝”，同时在这个大家族里面有一位鸦片烟吃得一塌糊涂的少爷（就是这位法国夫人的丈夫的胞弟）。这两件事初看起来，似乎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就在这里发生“不能预见的噜苏事实”。这位烟气熏人的“大烟阿叔”，偏偏喜欢吻那位玲珑可爱的“小小阿侄”的脸，吻得那个小脸龌里龌龊，臭味逼人；这位法国夫人天性喜欢清洁，当然不愿她爱儿的脸常常不清洁，问明原因，便“提出抗议”，那里晓得她的婆婆又是溺爱小儿子的，屡抗无效，而且大说其“官话”，说做“阿叔”的人亲亲小阿侄的面孔正是爱惜小宝宝的好意！有什么不好？于是“星火燎原”：媳妇爱她的小儿子，婆婆也爱她的小儿子，相持不下，全家闹得个“不亦乐乎”！咳！如果老早分开住，尽管“各爱其所爱”，有什么相干！

阿秦报告我的中国婆婆到了上海，已在客厅里，我惊惶失措，走到客厅门口，彼此言语不通，呆了一会，我随后赶紧学中国的裣衽样子，合着双手，满面笑容，对她鞠躬。我的这位中国婆婆立刻立了起来，对我走近一步；她的全身就靠着她的一双小脚立着，还靠手里所持的一根粗大金头的拐杖辅着。我看她身材非常的高。她对我走近一步之后，有一件事出我意料之外的，就是她居然学美国人的样子，伸出手来要和我行握手礼，我赶紧伸出我的手去握她的手；在这个握手的当儿，我们两个人的眼睛，还是对着彼此的面孔巴巴的望着。我从她

的面孔看来，觉得她仁爱之心与恐惧之心混合在一起——觉得她面孔上含有一种担心的样子；其实这种担心的样子，也是我当时面孔上所表现的一样。我当时看了这种神气，知道她老人家心里的忐忑不安，简直和我一样；她觉得这个会晤在她的方面很是重要，和我自己觉得这个会晤在我的方面非常重要，简直也是一样的。

仆人阿秦看见我们行过了礼，把我的椅子向前搬得近些，我和婆婆便彼此坐了下来，彼此相望而笑，只能够用手势来勉强达意。后来她伸出右手，手掌向下，从地板把向下的手掌向上提高，表示量小孩身长的样子，同时把她自己的头倾向着我，眉毛向上动动，表示要问我的样子。我知道她老人家要问她的小孙子，我随把我的手做成枕头的姿势，把自己的头倚在上面，把眼睛闭拢，再用手指着楼上。我们两个人学哑子这样做手势达意，彼此都觉得有趣。就是随同婆婆来的一位长者模样的人(他是婆婆的堂兄)，也现出表示同情的喜悦神气，还有三个在旁的仆人，其初虽严肃得很，至此也不禁微笑。我的婆婆又用手势问我的丈夫在什么地方。我用手向着街上大舞而特舞，表示他已经出门去了。她听了颔首，把身体向后坐了一些，伸了一口长气，我和她两个人用手势达意，说到这里已经登峰造极，如要再谈下去，非有一位翻译帮助不行。

正在尴尬的时候，忽然听见章卿回家的门铃响起来，我赶紧跑出去迎他，把消息告诉他，章卿听见这个消息，也惊惶失措，比我还要利害；他赶紧先我跑进屋子里，我在后面有意慢慢的走，因为要让他们首先相见时不至受别人的烦扰，等到我走近他们的时候，看见他们彼此相望而笑，用中国南方土语，对一个睡眼蒙眬美若天使的婴儿谈笑。这个婴儿非他，就是

章卿一团高兴，立刻叫人由楼上抱下来迎接他的祖母的。

来寓的各人都安顿清楚；章卿告诉我，说我们的母亲要在沪寓耽搁六星期。我天性虽然不善表演，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和我中国的婆婆相处，居然学会了许多使用手势达意的法子。我和婆婆彼此谈话，都靠眉毛和手的活动，也靠着笑，点头，摇头，眼睛的转来转去。我立刻获得婆婆的敬爱，她对我表出一种很温和的很信任的态度，使我心里异常喜悦。

她这次来上海，带了许多中国式的礼物送我们；送给我的是一条很精巧的中国金做的金练，装在一个檀香木做的盒子里面；送给威尔佛的是全套中国式的儿童衣服一打，衣料光亮华丽，是东方儿童所穿的。威尔佛穿了这种衣服，样子好像"小的大人"，又好像已经得了祖宗遗产一般。婆婆还送了我们许多篮的水果——其中有苹果，荔枝，龙眼——还有无数瓶子装好的腌鱼，腌肉，腌菜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章卿幼时在家乡所喜吃的。

我的婆婆和别的中国妇女一样，喜欢出外买东西。她常和我一同出去，还有她的堂兄和仆人随着；我们由绸缎店跑到磁器店，由铜器店跑到地毯店，大搜买其好货物。虽然她买东西的时候，有许多讲论价钱的事是由她堂兄代理一切，但是她自己对于价目的便宜与否，东西的好坏如何，都有一定不移的识见，很使我佩服她。在绸缎店里面，她买了很好的缎子和绣好的丝绸；她还叫我依着自己意思选购几种用。她虽然对于她本省所流行的衣服式样，慎重保存；但是她对于上海流行的衣服式样也很留心，她曾经仔细把我的衣橱开开来看看，很注意紧小的短袖子和两边七褶的裙，若在广东，裙的两边便只有五褶。

二十二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说西人以为中国人的衣服形式是永久一样的,没有变化的,这是实情,而且也不能怪那些不熟悉中国人情形的西人。就是我们东方人,有许多人对于西人的衣服,也不过觉得他们男的衣服像猴子,女的露臂袒胸,把奶奶和皮鼓前后凸出而已,大概也要觉得他们的衣服也是永久一样,没有变化的。不但衣服如此,有许多中国内地的人初到上海等处,看见许多西人,觉得他们的脸都差不多,不大十分清楚。我有几位朋友的女太太们,她们看外国影戏,常常把戏中各人的脸弄不清楚,以为看上去都似乎差不多。从反面看,我也曾经听见西人告诉我,说他们有的初到中国的时候,看中国人的脸,也好像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们的脸,那里能够一样!我们有一句俗语说:"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正是说我们的脸,个个不同。这样看来,东西民族隔膜和误会的地方,实在不少,衣服面貌还是其"小焉者耳"。所以我们关于我们民族的实在优点,应该对世界有一种宣传工夫。

讲到戏剧,乃是一种专门学问,我是完全门外汉,当然不敢胡说一句。不过戏是通俗的一种教育工具,或娱乐的好办法。不妨把我个人的意见提出,希望改良改良。中国戏的缺点,麦葛莱女士所举的"锣鼓喧天",弄得看戏的人头昏脑胀,实在讨厌,我对女士十二分表同情。此外还有数点可以简单说一下:(一)中国戏总有一次"全武行","全武行"里面又夹着许多龌里龌龊的人大翻其筋斗,翻了一次还不够,要翻无数次,有什么好看!真是讨厌已极。(二)有许多不是要角的衣服往往脏得了不得,白袖子和白领头,变成灰色袖和灰色领,

令人作呕,那里有什么美感!(三)时间太长,一看大半天,出了戏院,总有些不舒服,不如看影戏两小时就完的舒服得多。(四)影戏院先到先坐,就是定位置的,先定先选,不像中国戏的戏院,有的时候,出了钱还要受"按目"的气。所以我喜看影戏,和中国戏的戏院差不多绝缘。我以为生活里面少不了娱乐,看戏也是娱乐的一种,所以提出来谈谈。

西方人有一种很普遍的幻想,以为中国人的衣服式样总是照旧的,总是永远不变的,那里知道中国妇女对于她们的衣裙裤子的尺寸大小,是很讲究的。例如衣服上的花边咧,扣子的数目和地位咧,领子的高低咧,凡此种种,都依上海的风气为转移,各季不同的;犹之乎美国人也要受着纽约和巴黎的风气影响,对于衣服式样也非常讲究。不但如此,美国人的衣服只顾到四季,在中国讲究穿衣服的人每年竟有八季的区分,各时候有各时候的适当式样和厚薄的材料。

在家里的时候,我的婆婆做了许多针黹,她的左手虽然指甲很长,而用的时候却很伶巧好看。她看见我的美国式的"缝衣机",很表示惊羡的样子。据章卿说,婆婆在家乡也有一个很好的是用手工的缝衣器具,不过我的是用脚踏板的,所以她老人觉得新奇,也要试试看。我用手拿起那两只穿着华丽小鞋的纤足,一只放在踏板上的前一点地方,一只放在踏板上的后一点的地方,她居然能把两脚交换运动得很好,并且也缝了好几条,不过很吃力罢了。

章卿的母亲,和我,曾经一同到中国菜馆去过。我的婆婆看见我不但能够很自然的用着筷子,而且真能喜吃中国菜,很觉得高兴。我们常到菜馆里去吃许多好菜;用香料烧的鸡鸭,

鱼翅,燕窝汤,汤里还有鸽子蛋(是我最喜欢吃的),此外还吃海菜,竹笋,蜜柿,莲心,黍糕,和杏仁茶等等。

有一次我们到一家有屋顶花园的菜馆里去,当时我穿着美国式的衣服,旁桌的人看见我居然能用筷子,十分注意,大加批评,因为中国人很喜欢看见外国人惯于他们的风俗。其中有一位年青的妇人,用中国南方土语说道:"那位外国妇人一定是教会中人。"婆婆听得懂这位妇人的话,听了之后,她随口用很仁慈的口气对章卿说:"现在你要弄点美国菜与你的夫人吃。"那个妇人的评语及婆婆的建议,章卿都译成英语给我听。我当时觉得我的婆婆在大庭广众之间承认她的美国籍的媳妇,并不以为可羞,我心里也很舒服。

婆婆很喜欢看戏,上海地方又有好几个好戏院;所以婆婆住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好几趟陪她一同去看。

我们一同去看的戏院里,有半圆式的戏台,台上演着历史的旧剧,台上各方挂有很华丽的绣品,地上铺有阔而且宽的天津地毯,无数电光照得全台灿烂夺目,伶人穿着往古时代所用的宽袍盔胄。如同西方"依利沙伯"时代的戏剧一样,剧中的女子也是用男子妆成的,并且妆成小脚,如同缠足一样。有的时候我觉得锣鼓喧天,有点不耐烦;有的行头粗劣,和所悬的美丽绣品及所穿的衣服都不相称。不过我对于台上所演的故事都很熟悉,所以对于剧里的动作都能懂得,因此也看得津津有味;后来章卿告诉我说:当时婆婆看见我对于中国戏这样有趣,又引起她老人家的奇怪。我们一同坐在花楼里面,望着楼下,看见许多排的椅子,上面坐着许多攒动不息的看客,其中有男的,有女的,还有许多小孩由他们的阿妈抱着的。在我们花楼前面的栏杆上,总有一壶茶放在那里。其余的地位还排

着水果,如甘蔗,瓜子等等,装在碟子里面,同时还有其他食物,由头戴小帽身穿蓝布长衫的茶役兜售。时常有一个人提着开水壶来冲茶,有的时候还要拿蒸热的面巾给我们揩面擦手。章卿遇见这种面巾要递过来,便大挥其手,叫他们赶紧拿开,并对我说:"这真是令人讨厌的习俗,真不卫生!我不懂他们怎样弄得来?"他对我说了,还用中国话对他母亲多说几句。他的母亲对他所说的话,虽然没有回答,但她眼里很现出明白的神气。

二十三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说小家庭和大家族彼此有休戚相共的关系。这句话我也承认,不过我却十二分反对中国大家族的混居。我以为供养父母,就负担方面说,是比较简易的事;父母和子媳同居也是比较简易的事;不过我们要知道中国大多数的大家族,往往包括许多"寄生虫",除了父母之外,还有许多不是一定要同住的人。有了这种情形,在感情方面,便有挑拨煽动之虞;在负担方面,便有做事的人愈苦,坐食的人愈不知耻的可痛状况。所以我要大声疾呼,"打倒"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否则大多数人的"生活",便要永久的"暗无天日"!

我的婆婆异常宠爱威尔佛。这个小孩子,当他婆婆来的时候,已经能说许多中国话,他常用这些中国话和他的阿妈瞎谈。威尔佛是一个中国式的极好看的小孩子,他的样子很可爱,很喜欢他的阿妈和祖母。他的祖母常用手托着他的下颏,仔细察看他的神气,同时点着她老人家的头,表示赞成之意。随后用手摸摸他的头的后部,由袋里拿出瓜子或杏仁给他吃。

威尔佛说的方言,简直是希奇古怪的混合物,其中杂有官话,上海白,他的阿妈又教了他一些广东话。此外婆婆还要很忍耐的把她本乡的土语教他。

婆婆在我们家里住了几时要回去了,她回去的时候,对章卿说道:"你们的确是一个中国式的家庭,里面还有了一位中国式的夫人,差不多没有一样不是中国式的。我其初以为你的夫人是一位西式的妇女,所以在未曾亲自看见以前,简直不能相信有现在的这样情形,现在我的心里真快乐。"婆婆又对章卿说:她要我们回到家乡去看看。

章卿的父亲是在菲律宾经营出入口生意的,他经商的资格已经很老,常在菲律宾主持他的商务,和他自己年岁差不多事业相仿佛的人来往来往。他的回到家乡,不过偶尔回来,视为休假闲游的事情,所以家里的事情全靠婆婆管理。

当婆婆临别和章卿谈话的时候,我静悄悄的在旁看着她老人家的脸,听着章卿的答语,想着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家族的一切生活,我心里很觉得我们真是家族的一部分,应该是其中不可脱离的一部分。我在这种情景之下,觉得我们的小家庭和大家族确有休戚相共的关系;我们不是可与他们分离的,我们也不应该和他们相离的。

婆婆去了以后,章卿和我谈起婆婆告诉他,说我并不拘泥西式的话,对我说道:"母亲虽如此说,但是我爱你关于你的西方特性方面,却有这一点:我们俩的情爱,是彼此共同享受,是彼此出于本心的自由,是彼此立于平等的地位,这便是使得我极快乐的地方。"

我和章卿尚未动身回乡以前,我们第二子产生,取名"爱尔佛"。爱尔佛生后六星期,有一个美国妇人问我:看了胸前

所抱的小孩生着一副东方式的面孔，要觉得爱子之心为之一淡否？我很简单的很老实的答他说："不。"我对于我的丈夫，一点不因此而觉得对他淡漠，对于我们的儿子那里会如此呢？

爱尔佛之来，使我得着很好的托辞，乐得不出门，在家里安静几时。我在这个时候，很用心习官话和章卿的家乡土语。初学的时候，也感困难。幸而章卿却是一位很能鼓励的教师，于是我也就瞎三话四的瞎用我所学的新语言。我大半和威尔佛瞎说中国话，他会说好几种话，真是我们家里的"方言大家"；他对于我的中国话，听起来尤其认真，一点不肯含糊过去。我对章卿却不能像对威尔佛那样多说，因为他听我突然改变的腔调，很觉得可笑。

到了那年年底的时候，我决意到一个中国女子中学校里面，担任英文和历史教员的职务。我把这个意思告诉章卿的时候，他颇觉奇异；但是也不反对，他看我那年教书的生涯，也很觉饶有趣味。我喜欢教书，尤其喜欢我所教的几班里面的女子。无论就团体说，或就个人说，我都觉得中国的女子在精神和心意方面都是极好的。中国青年女子的可爱，简直非言可喻。我因此心里便很望生一个女儿，到了第二学期的末了，我有了实现这种希望的可能，章卿也帮我欢喜。

秋季开始的时候，婆婆写信来，叫我们准备到家乡去过冬。那个时候，章卿的身体已有一年多很强健，不过总觉得北方冬天过冷。此时我们决意实践前约，回到故乡的祖宅去看看。章卿因此便告了六个月假。

二十四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描述乡下的山水景象，尤其是在

黎明的清晨，和爱人携手偕行，此种乐境，真是令人神往。城市生活有城市生活的好处，乡村生活有乡村生活的好处，本不可一概论。不过我们久过城市生活的人，最好每隔几时尝尝乡村生活的风味，所以旅行却是一种乐事。西人的办事机关，向有一种例假，有的每隔三年，或每隔五年，或每隔七年，总有一种长假，在这长假期内，薪俸照领，使办事的人得乘此机会，选好玩的地方去游历一番，换换空气，真是一种好方法。中国的机关，很少这样优待办法，也是我们生活上一个缺点。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我们似可在相当时候，约知友数人，或家里人，作"游园会"，或"野游会"，即西人所谓 picnic，远则一日，近则半日，同入青草如茵，高树蓊郁，或山高水长，临流围坐的乐境里面去，一洗红尘俗扰，也是快事。

译余闲谈中的闲谈　本书第二十节《译余闲谈中的闲谈》曾经说起一位"撒烂污"朋友，娶了美国妻，半途"逃之夭夭"的事情。我现在要把本月廿二日报上所载关于此事的结果，报告一下，报上的标题是"华夫美妇准予离婚之判词"，内容如左：

"嘉定人顾志义，昔年留学美国时，与该国跳舞学堂女生顾吉泰琴史氏发生爱情后，娶之为妻，偕同回国。去秋，顾弃氏离沪，踪迹不明，氏乃具状诉请离异。现已由临时法院缺席判决，为录判词于下：(主文)准原告与被告离异，讼费归被告负担。(事实)原告请求准与被告离异，其事实之陈述略称：氏生长于美国印逖那卜地方，父母皆系美国人，氏与被告系于中华民国八年二月八日，在美国结婚，嗣被告回国，氏亦同来。先后同居凡六年有奇，并无子女，二人感情颇洽，后被告因营业失败，郁郁不得志，忽于去年九月十日弃氏他往，踪迹至今

未明。惟六个月前，曾由南京寄氏一函，略称：予因经济困难，不能再养吾爱，为吾爱计，不如离异等语。氏因被告函上并无住址，无从回答，只得投院请求准与被告离异云云。(理由)本案被告虽经公示送达，迄未到案。本院斟酌原告之供词，似属可信，照原告所供，被告既有离婚之要约，并经原告当庭表示承诺，则协议离婚之条件，实已满足，自应准予离异。并依民事诉讼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责令被告负担讼费，特为判决如主文。上海临时法院民庭推事吴经熊书记官蒋公健。"

别的事情撇撇烂污，或者还不要紧，讨老婆的事情，却不能像买东西一样，高兴就要，不高兴就不要。担不起家累的人，开头就要审慎，像这类大撇烂污的事情，并且大丢中国人的脸，真是憾事！

我和章卿决计从婆婆的敦嘱，一同回乡去看看。费了十天工夫，把上海寓所拚挡清楚，除阿妈和忠心的男仆阿秦之外，其他仆人都暂行辞退。收拾行李之后，往各友人处辞行。当时路旁树上的叶子都已下落，廊沿青草也都萎缩，檐下的冷风时作怪响。章卿的面色渐见苍白，咳嗽又起。我们赶紧从上海严冬的酷烈里面，逃到中国更南的地方去享享温和环境的清福。

我们乘了一个很大的轮船，这个路程，照寻常讲起来，本不算远。不过那个时候因战事的关系，不免有许多耽搁，不免有许多变更。途中经过了三次的变更和耽搁，我们到了章卿本省边上一个埠头。我们在此地暂停，打算再乘三日小火轮。那个地方的小火轮很小，专做埠头上来来往往的生意，且多破旧不堪，在岸边汽笛一阵一阵的吹得非常响闹。所卸的货不

外干的水果和染料,所装去的货大概有米布檀香等物。我们本要搭这种小火轮,继续行程。不过当这个时候,忽有一事阻挡我们的动身。因为我快要分娩,所以暂时到了一个本地医院里面去。看护我的是一位身裁短小笑容可掬的女医生,穿了一件南方样式的衣服,本领却很好,在她的医院里面,我生了我们的女儿,取名爱丽霞。

十天以后,在一个冬天的黎明,晨光微带灰色,清风凛然,我们随波起伏的小船已在港口等候,登船还要用舢舨渡过去,所以有许多舢舨来兜生意。我产生不久就动身,本非章卿所许,是由我用甘言蜜语骗得他允许的。那些争来兜生意的舢舨,好像大鱼一般,在浪里摇跃不已,船头两边画有两个大眼睛,船尾湾得奇形怪状,煞是好看;驶船的伙计多是瘦而多筋的人,穿着浅蓝色的布衣。章卿扶我爬进了一个舢舨里面去,当这个黎明的清晨,密雾里露出温柔的日光,我觉得非常愉快。

当时港口里许多小船都忙得很,许多沙船旁边还有许多装行李的小船,上面还挂有四方形的棕色风帆,在风中作响。此外还有两只中国兵舰驶过,舰身很大,漆了灰的颜色。

眼睛再向远处看,相距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岛,它的起伏不平的侧面正朝着我们,在水光飞跃的海里忽然伸出一大排灰色岩石。后来我们的船渐渐驶近大陆的时候,和这个岛也渐渐的接近;岛上瓦盖 的屋宇,四周有弓式露台围着,一幢一幢的前后衔接,曲曲折折,看上去好像极美丽的花边一样。这个岛还有树荫遮护着,树上的叶子不是夏天的碧绿颜色,却是冬天的谈黄色。在这些树荫里面,隐约可以窥见屋宇的颜色,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珊瑚色的,有的是灰色的,五花八

门,光耀夺目。再望望岛上的山岭,又见岩隙突出的仙人球和深红的异草,相映成趣,顿增山岭的光辉。我立觉这个岛真是可爱,对章卿说:"这个真是我们的幸福之岛。我们老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地方罢。"

不久我们便到了码头。阿秦先上去喊轿夫。不一会儿,我们都坐在轿子里面,我的轿子在我丈夫的前面有几码路的远,轿夫飞快的向前跑。

二十五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提起那样好的花园,又动了我的旧感触。什么感触呢?就是觉得中国私家的好花园虽随处都有,而好公园实在绝无仅有,实在是我们愉快生活上一个大缺憾。较好的公园,在城市的地方,尤其特别需要。在成人需要,在许多城市的儿童尤其需要。因为城市的房屋比较的狭小,有树林草地的地方更不易得,必须有广大的青草如茵绿树成荫的地方,让那般儿童奔走游玩,欣赏天然之美,吸收新鲜的空气,养成活泼的精神。我每到上海法租界里的法国公园,未尝不羡慕那般外国儿童的福气,深觉这个公园虽有少数执有"派司"的中国人也可进去走走看看,但是我每想到这是由法国人布置的,不是由中国人经营的,觉得非常惭愧;又想起我国人自己不争气,一般人享不到这样愉快的生活,不但惭愧,而且愤恨。

我们上岸之后,便在章卿的本省,将近他小时所处的小村了,此时我心里充满了愉快。我所乘的轿子,边旁挂有纱帘,内外透明,我因好奇心的驱使,常常从帘里向外东张西望。我

们的轿子沿着海边的城镇走,这个城镇是一个小小的空旷光亮的地方,有许多小屋子,上有曲瓦盖着的屋顶,屋檐离地很近。我们慢慢儿离了这个城镇,向山上走。我随手把轿上的纱帘稍为拉起一点,向外大看而特看。我到了这个时候,心里万念俱集,深觉回乡的有趣,因为这次真是我和我的丈夫一同回乡了,我觉得我丈夫在他家乡所过的生活,我也参加了一分。

我们向着上山的狭小弯曲的许多小路走去,上山都罩满了烟雾。向外望望,除了许多村舍之外,左右的高墩上都种了东西。凡遇有肥饶的平地,都拿来做了菜园。这种东一块西一块的碧绿菜地,一洗冬天枯黄萧条的野景,更使人精神为之一爽。我望着这个山,好像看见了一个严肃的大汉,一身穿了许多花球。慢慢儿这种起伏蜿蜒的小山也渐远了,在淡黄灰紫的光中看去,隐约可辨而已。经过的小径,还有许多小溪,上面盖有斜曲的狭窄石桥。

最后我们完全看见我的丈夫祖宅所在的乡村了。这个乡村在一个小山的旁边,有许多瓦盖的屋子,稠密得很,远望过去,好像一群鸟巢的殖民地。大道的两旁都沿着一排一排的墙。那个时候还早,所以居民都在高卧,寂 然无声,矮檐的白灰的和石造的房子面前的大门还是紧紧关着的。我们的轿抬到一个灰石高墙的屋子,走近了大门,便停了下来。阿秦举手打门,门开之后,好几个仆人赶出来照料;后面还跟出三只跳跃如飞的黑狗,向着我们狂吠,后来章卿对这几只狗说了几句话,才把仇视的样子一变而为欣悦欢迎的神气。

我们进了大门,经过一个很大的天井,又经过一个极讲究的花园;这个花园极其美丽可爱,是我在中国所仅见的。花园

里有一个人工造成的湖；湖面光平如镜，偶有金鱼触动，才现微波。桂树木兰花遮满了路径的上面，蓊郁阴暗，湖边竹叶随风飘动，反映水中，有如一幅美景图画。

到了此地，章卿扶我下轿，一同走过两扇大门，进了大厅。婆婆早已听见我们到了，已立在那里欢迎我们；我一见了她老人家的颜貌，更觉得我真是回乡了。我当时微微觉得我是处身于一个大厅里面，厅的后部排着祭坛，坛上放有玻璃盒子装着的神主和金身神像，像前香炉里有香气上腾。墙上挂着的金色辉煌的绣品，灿烂耀目，好像日光穿过棱镜一样。坛前排着乌木造的大靠椅和茶几，此外还有大理石面子的圆椅，上面罩着好看的缎套。

我们一同走过了这个大厅，便进了婆婆的房间；到了这里，婆婆请我坐了一张椅子上，我坐下之后，才忽然的觉得我自己已十分疲倦了。

二十六

译余闲谈　我是始终坚决反对大家族制度的，你看麦葛莱女士和章卿在美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过的都是小家庭生活，多么安适自在。这是因为家里人口简单，夫妇之间更无所谓客气，更无所谓虚套，高兴谈就谈，倦了就随便可以休息，一切多么自由；她一到了大家族里面去，就有许多人围着闹着，虽是好意欢迎她，款待她，但是已经疲倦了，非俟婆婆叫她休息不敢休息！已经就要吃些苦头，已经不免麻烦了。这还是因为那个大家族里许多人都存着麦葛莱女士是“外国人”，已经另眼看待，若是本国人，一定还要噜苏。我有一位好友的妹妹，嫁了一位总算是新人物，而且是大人家，但是不幸处在大

家族里面,新官人因和新娘子感情极好,每日在自己新房的时候比较的多,于是父母和妯娌等等就在背后私议,说他娶了老婆就把父母和其他各人丢到脑后了!渐渐的便对她现出淡然的态度,好像她犯了什么罪一样!这许多"岂有此理"的屁话,已经常常使他新夫妇觉得难受。不幸未到五个月,这新郎患伤寒症逝世,全家的人都说这是因为新娘和她的丈夫太要好所致!你看在肝肠寸断的少女,再加以这种不入耳之言,人生至此,天道宁论!我看见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许多黑幕,实在可说是"罪恶贯盈",非弄它到"鸣呼哀哉尚飨"不可!

我们到了祖宅以后,先在婆婆房里坐下。当时家人群集,其中有远亲,有堂房弟兄,有来宾,不过都是妇女,章卿把我一一介绍与她们。婆婆的第二子的夫人,叫做春时太太,先出来代表婆婆敬客。这位春时太太年纪很轻,才十七岁,娇小玲珑,飘飘欲仙,在那些妇女里面,真像一枝艳丽妩媚的桃花。她穿的衣服,浅淡的碧绿色和浅蓝色夹着的,小脚上穿了一双绣鞋,头上黑发光滑可鉴,加上许多首饰,目光明锐,满面笑容,并含羞答答的样子。她进房的时候,捧着漆器茶盘,上面放着极细致的磁杯,银托银盖,里面还放着银制花匙,递香茶给我们喝。

家里各人都这样轮着出来敬茶,至于我们的两个小儿子呢,则喝些热牛奶,吃些饼糕。我手里抱着新养的小女孩,正在很安适的睡着,家里许多人围着向她看看。

当时许多人里面有一位走来走去凑忙的,身材矮小的太太,靠近着我,对我作滑稽的笑容;婆婆替她介绍与我的时候,她深深的向我颔首为礼。婆婆说她是曹太太。这位曹太太穿

的衣服颜色很华丽，和我的朴素淡装适形相反。我的婆婆很严肃，这位曹太太却天性欢悦。她两脚虽小，走起来却轻盈迅速，同时也不妨碍她的雅步态度。

当时我已十分疲倦，对眼前花花绿绿的衣服，房间有一边排着的床铺，各人言笑的声音，忽然之间觉得模模糊糊，好像都在很远的地方。当我正在恍恍惚惚，仍在强笑的时候，忽闻我丈夫的声音；他对我说："母亲想你一定疲倦了，要叫一个阿妈陪你到我们的房间里面，请你一定要躺下休息休息。"

我就依他意思到房间里去躺下，手里还抱着爱丽霞同睡。我们床挂有紫色的帐子，上面铺有软而且白的绒毯。我和爱女睡了不多时，章卿偷偷蹑蹑的走进房间来。他看见我微醒，就问我："你人舒服吗?"我很睡懒的样子，点点我的头。这时他指着一盒的饼对我说："这个就是那位身材矮小的，跑来跑去凑忙的曹太太送给你的。我想你已知道……"讲到这里，他嗫嚅了一会，才接下去说："我想你早已知道，倘若我从前不坚执恳求你的母亲，把你嫁给我，这位曹太太也许已经是我的岳母了。"他说的时候，把我的面皮轻轻的捏了一下，和我开玩笑。

我这个时候已完全醒了，听了他的话，便问他说："在外面的那位玲珑矮小的曹太太就是——李瑛的母亲吗？那末李瑛在那里?"

章卿答道："关于她的消息，她们并未曾直接的告诉过我。但是在谈话之间，她们故意提起曹太太是刚由她的女婿家里回来的。风闻李瑛已嫁了，而且已经生了三个小孩子——先生两女，后生一男。我想……"我丈夫说的时候，满目笑容，温良可爱，用一只手揽着我，俯着身去吻爱女淡红色的还在睡里

的脸,吻了才继续的说:"我想我们子女的产生次序比他们的好,因为男孩子应该长些,然后生出女孩子年幼,更觉得可爱!"到了午时,我已经很安静的睡了一小时,章卿又跑了进来,他的旁边还立着一个女仆,女仆手里拿着一个漆的茶盘。我见了他们,就在床上坐了起来,对章卿说:"我本想要出去和你们一同吃点心。"一面说,一面就要预备起身。

章卿看见我就要起身,慌忙得很,赶紧劝我说:"请你还是仍旧躺着罢,我的母亲刚才在那里埋怨我,说我不该许你带着一个十个月的婴儿旅行。我也埋怨她,说她不要以为是出于我自己的主意。母亲很称赞你的精神好,不过她说为你的身体起见,你至少还要休息两个星期才好!"我听了他的话,就很温和驯良的再躺下去,并对他说:"好,好,我素来是很愿服从的!"

二十七

译余闲谈 中西生活上的风俗习惯有许多不同,就是"吃"的一件事,也有许多异点。有许多地方,两方彼此摹仿,弄得"不伦不类","非中非西"。考所谓"杂碎"的历史,还是在昔李鸿章游美的时候,想吃中国菜,由唐人街酒食店进馔数次,西人陪着同吃,后来问起菜名,华人难以具对,糊里糊涂的"统而言之"说"杂碎"(即英语所谓 Chopsuey),从此"杂碎"之名大噪,美国人有许多以为这就是中国菜,其实烹饪殊劣,并不像中国菜。

中国人有许多喜吃"西菜",或叫"大菜"。其实就是在中国许多大商埠,所谓"大菜",也不过有"大菜"的形式,其实还是中国菜的味道,和真正的"西菜",还是不同。真正的"西

菜”,有许多中国人吃了觉得很不惯,觉得不合胃。反过来看,有许多初到中国的西人吃“中国式的”“大菜”也吃不来。我有一位同学也娶了一位美国妻。这位美国夫人初到上海的时候,对于中国式的大菜完全吃不来,据说吃后就想呕。后来她情愿自己烧,不过用厨子帮忙而已。

中国菜的味道的确比西菜好吃,就是久处中国的西人也这样说,不过他们一面说好,一面却说中国菜实在太多。你看麦葛莱女士也说中国菜好吃,不过她也有嫌多的意思。中国人请客,来了一碗又一碗,到了末后大家已经吃得“无可奈何”,还有四大碗结结实实的菜同时拿上来!给你看看!往往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猪蹄子,这真是讨厌,真是大不经济,真要改良。

婆婆说我产后未久,至少还要休养两星期。我听了章卿的婉劝,也就静卧在我的很美丽的床上休息。当我卧着休息的时候,处处觉得中国家族生活的特别的地方:我常听见打着呼唤仆人的小锣声音;我的房门关闭或开起来的时候,常听见户外有许多人的笑声,有的时候微微的听着,有的时候听得很清楚;我又常听见缠过的小脚在户外走廊走过去时候的得得的足音;这是耳朵里所常听见的种种声音。眼睛所常看见的,是春时太太(按即章卿的弟妇)跑进来时候身上穿着非常光亮的红红绿绿的衣服;她常跑进来慰问我的健康,并带进好吃的,特为我购备的东西。此外厅上祖先祭坛上所点着的香,也常常有烟吹到我们房里,使人闻着,往往追想前尘影事,百感交集。房里的东西,如所挂的饰物,所有的衣服和用具,都薰满这种香气,再加上陈旧灰尘的老气味,由我嗅起来,觉得是

中国特有的气味;但是我觉得比世界上许多芬香气味,都还要宝贵。

我在房里休息到了第三天,下午吃了第四餐以后,很不耐烦起来,对章卿有些埋怨的说:"这样的生活只是忙着吃,别无所事。"

他说:"你吃的餐数虽多些,但是每餐所吃的东西都是很少,这样比隔多时吃许多,似乎好些,你以为怎样?"

每天早晨很早的时候,专门服侍我的年青女仆就拿进一杯牛奶和一碟饼干,在我们房间里面。到了八点半的时候,这个女仆就预备开早膳:我们早膳所吃的是稀饭,和吃稀饭用的小菜,其中有咸的,有甜的,也有酸的。到了十一点钟,吃一碗鳖鱼汤,或是鸡汤。午时吃中饭;中饭吃的有好几碗鱼肉青菜和汤,并且吃饭。下午吃的点心有麦粉或豆粉做的薄糕,或是其他各种的饼糕。至于茶呢?各人房间里面都有茶壶篮暖好的茶,随时可以用。到了七点钟,我们用晚膳;两星期以后,我和家人一同用晚膳,和婆婆及丈夫同座。晚膳很讲究,先一样一样的吃过许多好菜,最后吃点饭。到将要睡的时候,再喝一杯热牛奶,或是一点甜粥,或是喝一杯茶,里面还有莲子和杏仁拌着。我简直一天到晚不停嘴的吃。我觉得中国菜味道真好,尤其在我丈夫的本省,因为这个地方的炒烧干脆的东西特别著名。

但是章卿却很想吃美国菜。我对厨子详细教他做几样美国菜给章卿吃;用西班牙酱煎杂的鸡,生菜鱼片,牛排等等——有的时候还要做点美国糕饼。章卿也很喜欢吃美国的罐头食物,和牛油、牛酪,甜酱,面包等等同吃;这种罐头食物是时常由外埠买来的。

这个时候，有一件小事情，使得全家都觉得有趣。什么事呢？就是章卿居然大教他的家人烧煮所谓“杂碎”，把“杂碎”的秘密内容和历史告诉他们。这种“在美国做的”中国菜，本是好笑得很，凡是有留学生的中国家庭，都视为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听见人说，有许多留学生到上海青年会开的西菜馆里去，都要吃所谓“杂碎”，弄得青年会西菜馆的厨子莫名其妙，只得去一只由美国开来的轮船上，去请教船上的厨子，学习“杂碎”到底怎样烧法！我们到了家乡，在这个时候，回想在美国大学俱乐部时候吃着“杂碎”如何有趣，又看见我们家里厨子很聪明懂事，所以我和章卿非常高兴，就把这种在全世界上最被人误会的菜，介绍到这个老式的祖宅里面来。家里许多人看见这种从所未见的中国菜，都说看上去似乎有点熟悉，其实从来没有试过，而且都觉得比美国菜里面的什么酱杂鸡，西班牙牛排，或是热饼，都更好吃。

二十八

译余闲谈　或者有人说：“你坚决反对大家族制度，麦葛莱女士不是在大家族里面很合得来吗？”我说这是因为他们都把“麦葛莱女士是外国人”的意思存在心里，所以有的地方特别原谅她，你看春时太太代她做长媳的事情，家人不强她拜祖宗等事，便可以看出特别原谅她，况且麦葛莱女士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家人就是要和她多嘴，也无从着手。再进一步看，我们试把麦葛莱女士在大家族里“好像囚犯”的生活，和她与章卿在美国及在上海所过的愉快活泼的小家庭生活，比较比较，到底那一种更合于“愉快家庭”的现象？而且我们处处都看得出麦葛莱女士的“苦心迁就”。所以我还是始终坚决反对大家

族制度。

或者还有人说："照你这样讲，似乎只顾自己的小家庭，把父母置之不顾！"我说不然，如有父母的确处在年老孤单的地位，子女当然有同居爱护的责任；我所反对的大家族，是父母无和子女同居的必要时候，而且还夹了许多父母之外的家族中人在一起。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和父母断绝关系，请勿误会。这个问题说起来很长，将来想另作几篇文发挥发挥。

麦葛莱女士说旧俗婚姻也有好处，我也极端反对，近来很有人拿一两件结果好的旧式婚姻，拿一两件结果坏的新式婚姻，大有赞美旧式彼此婚前从不见面的男女婚姻！这真是胡闹！姑不论婚姻大事，就是购买一件东西，你要想买一件称心的东西，你还是自己先要看看，先要审察审察呢？还是一味让别人代庖，自己闭着眼睛不问？托别人买东西，也许有时偶然能称你的心；但是岂可作为一定的真理，预断别人代买的东西，件件都能称心吗？我的话被"老前辈"听见了，一定大不赞成；不过我要问一般"老前辈"："你们讨小老婆的时候，是由自己选呢？还是请你们的'尊大人'和'令堂'作主？"

讲到祖宗一桩事，我也有几句个人的意见要讲讲。恭敬祖宗，是当然的事；不过中国的顽固习俗把人人视为祖宗的唯一的"遗物"或是"专利品"，就要贻害无穷！其中理由很多，一时也讲不了，简单的讲：(一)养成"家奴"，对于全国社会的事反而漠视。(二)养成一种大谬观念，以为没有本领不要紧，不能自立不要紧，对社会无所贡献更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养儿子；所以就是自作孽生了一个"大憨大"，也想"娶媳抱孙"，把自己作的孽发布于社会上去！(三)永远不能打破万恶的大家族制度，由此束缚个人的自由，摧残个人的幸福，替社会造成

许多不健全的苦恼分子。我的话，或者有“老前辈”，或者有“遗老”“遗少”们要视为“狂语”，但是我个人却深信不疑。我现在有了一个“小犬”，已决心等他大的时候，请他自己另组小家庭（如果他自己没有能力，就不要他组什么家庭）。那个时候的“老头子”的我，和“老太婆”的我的夫人，无论如何，不准有我们未来的大家族的存在。我希望有多数同志，共同把万恶的大家族制度弄到“驾归瑶池”！和它“永诀”！

当我们津津有味的弄“杂碎”的时候，我丈夫的弟弟刚巧回家暂息，他的名字叫做莲卿。这个时候，章卿的父亲还不在家，所以我还没有看见过他，但是依我所看见过的相片，可以断言他的弟弟很像他的父亲。莲卿的夫人就是前文所讲过的春时太太。他们的婚事是完全由父母作主的；在未举行婚礼以前，彼此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是我看他们似乎很相配，很和乐。我心里觉得旧式婚姻虽不适用于西方，但是在有的民族用起来，其中也未尝没有它的好处。我曾经把这种意思告诉章卿，并且对他说：“我们的儿女长大的时候，一定要他们和中国人联姻。”章卿默然对我望了好久，做出发松的样子叹口气说：“我爱，他们父亲给与他们的榜样又是怎样呢？”

我的中国话，本来懂得很有限。口音和成语又缺乏练习，所以我对于家族中人还不能谈话，于是在饭桌的时候，或在婆婆房间的时候，总是一声不响，只有和颜悦色，和春时太太的静默态度一样。有许多女宾来的时候，都由春时太太敬茶；她敬茶的时候静默无言，只不过樱口边装出甜蜜的笑容，表示敬意而已。我看她向女宾敬茶的时候，非常留神，因为我晓得她是代我做长媳的人所应做的职务。

我们在家族里的生活,因为渐成习惯,久经训练,也就觉得进行顺利。每日按餐用膳,房间和小孩都有许多老妈子,依着主妇的指挥而从事照料,所以我们自己的空工夫都用到家人互相招呼,并轮流照料供奉祖先祭坛的事情。不过关于祖先祭坛行礼的事情,我的丈夫不大注意,并始终不勉强他的妻子拘守旧礼;我们到一个小礼拜堂里面去做礼拜,家人也视为当然,不加干涉。但是有的时候,我却对于这祭坛研究得津津有味;觉得祭坛的雕刻精工,香炉蜡烛架的构造精巧,坛上围饰的绣品精致。坛上供有一个送子的观音菩萨,我觉得和天主教里某种神像相似,对她很注意。尤使我特别注意的,是坛上所供的许多神主。别人所视为神圣可敬的事物,我向来也很敬重的;但是我这个时候对于这些神主肃然起敬,还有个人的关系,其中含有很深切的情感。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想,这种神主所代表的许多男女祖先,他们的混合的品性仍存于我的丈夫的身上;他们的血脉仍继续于我的子女身上;我心里暗想,或者他们在天之灵也知道我怎样的感谢他们,怎样的希望我的子女能够显亲耀祖,不至贻羞他们。

因为有了章卿的教导和我自己细心的观察,不久之后,我对于家中的日常事情,也就熟悉。每日上午十点钟,我便到婆婆的房间里去看她,陪她坐几点钟;如她表示要我久坐,我就陪她坐到中饭时候,或甚至下午用茶点的时候,遇着天气好,我们一同到花园里去散步,婆婆轻轻靠着我扶她的手臂,她一手还拿着拐杖的笃的笃的在路中石板上一步一步的击着。有的时候,就在这个花园里用茶点,同时小孩子也在这里吃些甜饼,喝些热牛奶。

我费了好几天功夫,才把家族里面许多人认清楚,因为我

们家族里共有三十人,其中差不多都是妇女,有三分之二是仆人。家族里许多温柔淑静的妇女,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各人房间里过生活。婆婆的性情很静默严肃,所以在她左右的人都静肃得很。她和曹太太很要好(按就是从前要想把女儿嫁与章卿的),很相得,这是因为曹太太很随随便便,令人欢喜她。婆婆只对曹太太常展笑容,对其余的人便不这样常笑,婆婆和曹太太一面刺绣,一面闲谈;当这个时候,我就静听她们的谈天,听她们好像音乐的南方的土语声音。

二十九

译余闲谈 麦葛莱女士说到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她的本意虽是称扬,但无意中已把其中的痛苦内容泄漏了出来。简单说一句,在大家族里面,"个人"是牺牲品,毫无价值就是了!我的老友刘凤生先生对于这一点,有过几句很沉痛的句子,他说:"唐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叩之,书百'忍'字答之,呜呼!此一忍也,家庭间饮泣吞声之事,不忍闻矣!"我还要乘此机会报告一件最近发生的关于大家族的"不忍闻"的惨事。我有一位朋友,他自己是一位高等的专门人材,他的"贤内助"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贤女子,他的父亲是一位有道德的教育家,他的母亲也办过学校,也可算是知识阶级中人。此外家里还有弟弟妹妹等等,家境也充裕。这种的家庭,用上海话讲起来,总可以算是"呒啥"。但是婆婆听小姑的谗言,虽媳妇万般柔顺,总是要吹毛求疵,使她难堪。最近由小姑从这位贤慧的媳妇所看的一本书里,检出一封男朋友写给她的信。这封信是她未嫁以前,在学生时代,一位在学生会同事的男友写给她的,里面不过说些敬仰的话,并且我的朋友也曾经看见过,知

其来源,并不以为不应有的事,他们小夫妇本是很要好的,至今仍是很要好的。那里晓得婆姑就狼狈为奸,由小姑报告后,婆婆就藉此要把媳妇关起来饿死,并要叫儿子讨小老婆!闹得一团糟!咳!贞节不贞节,丈夫有直接关系的,并不疑心,干你小姑婆婆底事!"呜呼痛哉!"中国的大家族制度!万恶的大家族制度!"呜呼哀哉尚飨"!"打倒"!"打倒"!!"打倒"!!!

有的时候,我坐在一张铺着厚垫的椅子上面,臂膊的旁边排着一壶茶,和我们的小女儿爱丽霞玩玩;在这种时候,我心里往往在那里暗想,觉得坐在一个雕琢华丽,挂着丝帐的古式大床上的婆婆,实在可以代表中国永久习俗所赖以承上递下的人物。你看她嫁到梁家的时候,一切都照几百年来的中国妇人做媳妇的老规矩;自从到了梁家以后的生活,都完完全全依照中国古来由做媳妇而做婆婆的观念和榜样,所以当她从事刺绣或随便谈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她无时没有一种威严。在她的面前,我觉得自己年少不更事,觉得自己一无主张,觉得自己茫茫无措。

我曾经在深夜家人都睡的时候,把这种感想告诉章卿。他对于我的这种感想,很觉得高兴;因为他知道我所以有这种感想,是由于我对于他的家族有很深的爱情,对于他的家人都有很好的同情。在精神方面,章卿对于他的家族,当然表同情。不过在实际上有的地方却也不尽然;例如我在前面曾经说过,他有的时候很想吃美国菜,而他到家之后,第一件事便把我们房里挂好的帐子去掉。我们依西俗不挂帐子,家里人也没有说什么闲话。我们大家族里有一种客气容忍的特别精

神,一点没有像西人言论自由喜欢批评的毛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大家族里没有暗潮,有的时候却也不免冲突,个人的牺牲和愁苦,不过在表面上看不出,因为在中国的大家族里面,为保存全族的和平和幸福起见,个人的要求无不完全废弃。在全家族里面只有一个"威权";在我们的大家族里面,这种"威权"就在我的婆婆手上。这种制度,使得中国的大家族制度能和睦,能保存;这种大家族制度便是中国国家所由成立的基础。

讲到我自己呢,自从加入了这个大家族里面,渐渐的与之俱化,也浸润于上面所说的那种精神,不觉得十分勉强。所以将到阴历新年的时候,北京政府有事给章卿,叫他到北京去,我就依着中国的习俗,把难过的感情硬压下去,问章卿说:"章卿,我们全家的人都觉得多么荣耀! 你什么时候动身?"

那个时候正是阴历新年的前一个星期,所以婆婆很诚恳的叫我的丈夫将行期展缓,就北京的事情看去,迟点动身尚无妨碍,俾得在家过新年。这个时候家里正在筹备新年,随处都嗅得着好吃的菜正在那里烧的气味,各人都预备新衣,各人的面孔都现出欣欣向荣的快乐神气。

三十

译余闲谈 我恨极了中国的大家族制度,据我所闻见,一百家里面,婆媳不和的总有九十九家。就是有点不至在表面上不和,而彼此都心里暗觉苦痛的,也是占大多数。章卿到北京去,应该带麦葛莱女士同去。他不是没有钱的人家,同去视为旅行,也未尝不好 竟计不出此,使她"心里异常觉得惊慌苦痛",这真是千不该万不该。

或者有人说婆婆不要媳妇襄理大家族里复杂的家务吗?我说这是做婆婆的人"自讨苦吃"!若采用小家庭制度,有一子结婚,即另外组织小家庭,各人管各人的;做婆婆的仍不过管理她自己和她老丈夫所有的小家庭,决不至复杂,而且只有格外省事,格外自由,格外舒服;分出的一个一个小家庭,也清清楚楚,各人没有闲话说,也没有不入耳的话听。我看见我的老师美国人卜舫济博士,他的几个儿子都结婚各成小家庭,他自己的家庭还是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婆,要游历欧洲就老夫妇两人携手游历欧洲,要到那里去,就两个人携手同行,在家里也享着清福,那里有什么复杂家务攫心扰神,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多么省事!而大家族里的婆婆必要"把持一切",真是"自讨苦吃",还要连累做媳妇的一同吃苦,彼此都过"苦生活",真是"罪无可逭"!要改良中国社会,要改良中国家庭,非把这种流弊丛生的恶制度打倒不可!而且就是为"婆婆"自身的真正幸福计,这种万恶的制度也有打倒的必要。

我们将到了新年,章卿北京之行也暂时从缓,上面已经讲过。有一天夜里,章卿去见了母亲之后来看我,未说话以前,就笑得不亦乐乎。他说:"母亲提醒我一件事,说照中国的规矩,过新年的时候,有三天工夫,仆人在屋里扫的灰尘垃圾,不可倒到外面去,要把这些垃圾好好的堆在屋角;他们相信倘不如此,一家的好财运便一同扫了出去!但是母亲说这话当然是一件老迷信,至于你呢,尽可以随你的便,你如果喜欢叫仆人把垃圾扫到外面去,尽可以照平常的办法,不必拘泥这种迷信。"我听了也笑了起来。我对他说:"请你告诉母亲,我们当然也要尽我们的本分,帮同保存全家的好财运。"章卿又继续

的说下去："还有一件事，在新年的三天以内，无论家里什么人，都不许发一句恶声，或说一句骂人的话。所以……"他说到这里，故意同我开玩笑，装出严厉的声音说下去："所以在这三天内，你的专制的中国丈夫也对于他的美国夫人停止他的训词——虽然他的夫人很需要这种训词。"我直望入他的眼睛，看见他的眼睛光彩奕奕，美悦动人，我倏然把他的眼睛吻得合拢，我自己的眼睛也就迷醉蒙眬了，我低声附耳说道："啊！我的至爱，你虽年岁大了，在家里却仍像一个小孩子。"我讲时便用手去抚摩他的黑发，他的黑发里已有一点灰色。我又对他说："章卿，我很喜欢中国的新年。"

由今追想当时的新年景象，犹历历在目。我的丈夫穿了一件很长的很威严的蓝袍子，没有花纹的(这是中国做官的人常穿的)蓝色裤子，短的古铜色的马褂，有软毛出锋镶边的，戴着一顶黑缎小帽，穿着一双黑缎靴子。我们的长子威尔佛也居然一位年幼的上等人的样子，也穿了一件青绿色的绸做的长袍，有滚边的深绿色的马褂，蓝裤子，戴一顶红绒顶的小帽。矮而胖的爱尔佛穿一件灰蓝色的马褂，深红的裤子，衣前挂一条虎头式的袋子，袋子的颜色有白有黑；此外还穿一双绣鞋，戴一顶小小美丽的结成的帽子。至于我们的小女儿爱丽霞呢，平日穿着美国式的折绉的白色服，全家的人都爱她这样的装束，那时到了新年，也在美国式的衣服上面加上一件桃红色的绸衣，戴上一顶夹着桃红与黑色的帽子，使她在西式上面显出东方式的美丽样子。我自己穿着上海最时式的中国女服，用淡紫色黑色夹着的花缎制的。宾客来贺年的，来往不绝。我们也出去拜年。各处都充满了酒肉饼糕的香味，耳朵所听的是锣鼓声，炮仗声，与欢喜声。

但是不久新年的景象已经过去,我丈夫动身的时候到了。

阿秦用他老练的本领,不做声的把行李预备好。在三天以内是章卿准备动身的时候。他赶紧把家常须用的几句中国话教我练习,庶几他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使得我能够达意。婆婆决意等到我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我应该要开始做长媳的职分,叫我帮助婆婆做许多琐屑繁杂的事。我本不怕做,因为我也爱她老人家;不过我的技巧和周到能否胜任,自问却毫无把握,所以我当时每想到未来的事,心里异常觉得惊慌苦痛。

三十一

译余闲谈 天下爱情最真挚的,只有"母"与"妻"。

我们看麦葛莱女士与章卿离别的苦楚,更觉得章卿应该要带她同去。或者有人说他的母亲也舍不得他,也要丢了家务同去吗?我说他母亲在家还有子女安慰她,和麦葛莱女士的言语不通,零丁寂苦,情形当然不同。

或者有人说:你既知道"母"爱,何以主张小家庭,我说:倘若采用小家庭制度,章卿的母亲当时便可不至有大家族事务的麻烦,尽可随着他的父亲一同在外住在一起,享他们夫妇家庭之乐;麦葛莱女士也可不至有大家族里长媳职务的羁绊,尽可随章卿出外,享他们夫妇家庭之乐。岂不是各人"得其所哉"!那个时候,竟任一母一妻在家吃苦头,也就是大家族的遗毒,于真正的"孝""义",两有妨碍。

章卿将要动身到北京去,在上文已经讲过。我和章卿在家乡,相处数月,差不多没有一小时的分离,现在忽然要和他分袂,真使我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他在将要动身的那一天,

从我们房间里跑出跑进，布置一切，毫无宁晷。最后他走近了我，立在我的身边，对我轻声附耳说道："我的至爱，你要和我言别了。我此次不得不去利用机会，从前做的事是没有什么好机会的。"他揽我凑近他，我们彼此以极诚挚的心情，互相接吻，我此时双泪涌流，不能再自禁止了。

他也悲不自胜，求我说道："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否则我也不能离开你！"然后他捧起我的脸，用手巾把我脸上眼泪揩掉，很正经的对我说："对我笑一笑！"我就对他笑一笑。

我们一同走向婆婆的房间方面去，看见婆婆也走了出来，她老人家的眼泪也在脸上直往下滚。此时家里人都出来送行，我们许多人共同陪送章卿到大门口，大门开着，门前排着一顶轿子等着，几把那个大门塞住。当时章卿身穿中国衣服，立在许多仆人当中，嘱咐他们一切事情，我仅看见他的侧面，觉得他当时的神气态度，似乎较前更偏于东方式的，更深含中国的神气态度。

他对于他的母亲深深的鞠一个躬，对她说些告别的话，对我也很严肃的微微的点一点头，然后他就不回头，直往轿里踏进去。进去后，轿帘放下，轿夫抬着向前走去，后面还有几只黑狗跳跃随着，随了一点地方才回来。

这个时候，别人都去之后，婆婆和我两人还立在门口，望着他的轿子往狭窄石铺的道路，拥挤而去，我们两人望不见轿子之后，才往里转；这个时候，我们两人彼此望望，嘴边现出伤心的笑，眼里都涌着眼泪，彼此相对摇摇头。我把一手举到我的心胸，再坠下去。我想我们两人都没有一种互能了解的语言可用，也只得彼此默然。

我和婆婆往屋里走，大门也随后关上。我伸手去护持她，

直陪她走到里门,我退一步,让她先进。我这样静默无声的陪她,一直陪她到祖先的坛前,她老人家就在坛前跪拜,我但看见装好祖先牌位的玻璃箱前面,香烟向上直滚。等她拜好之后,我再送她到她自己的房间里面去。这样的做法,我的真正中国式的长媳妇生活便开始了。

第四章 天长地久的爱

三十二

译余闲谈 强西方娶来的夫人,做中国式的媳妇,实在是给苦与她受。麦葛莱女士虽因极爱章卿的缘故,无事不可牺牲,但我们只要看她无时无地不露出苦念章卿的意思,即可知道她精神上所受的痛苦为何如。章卿既是爱她,更不该任她受这样非不可免的苦。这是我对章卿一万分不满意的地方。

男孩女孩,到底那一个更可爱?我个人觉得女孩更可爱,男孩便差些。男孩在十岁以内还天真烂漫的可爱,以后越大越顽皮;女孩子就是到十几岁,二十几岁,都有温良和柔娇媚取人怜爱处。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我现在还没有女孩子,有了女孩子的人,何妨出来发表发表意见?

章卿动身之后,我陪送婆婆到她的房间里面去,当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起我自己的朋友从前替我担心的话。这个时候,他们的话好像仍在我的耳朵旁响着。最初他们说:"麦葛莱女士嫁与一位中国丈夫,一定不快乐的!"后来我居然嫁了,他们

又说："在美国同居总算不坏，但是将来一同回到中国，便要吃苦头了。"后来我居然回到中国，并未曾吃过什么苦头，他们又说："倘若麦葛莱与中国的婆婆同住，那就要不得了！"后来婆婆到上海来暂住，倒也很好，不过又有几位在上海的外国朋友预料的说："你的婆婆住在你的家里，你觉得她还可爱；但是你将来试住到她的家里，到那时候，你就知道做中国媳妇的苦处了！"

我陪送婆婆到她房间里的时候，心里想着上面的许多话，暗暗的对自己说："麦葛莱，这个时候是你最后的一关了！你真要留心！你倘若做得不好，便使反对异国联婚的人多一种口实，多一件藉口反对的事实；倘若你能做得好，不至出毛病，你自己这件婚 事便不至发生什么问题，可以打破最后一关，完全解决了。"

婆婆与我一同出去用膳，这次用膳比寻常略为迟些。我们眼光望下垂着，勉强吃下去。继而我懒洋洋的把眼睛举起望望，看见婆婆泪珠满脸，我也觉得不过意，向前执着她老人家的手。我们两人都极力说出一两句话来安慰，我勉强说出一句"不要流泪"，她也回答我说："请你要忍耐！"

第二天早晨，阿妈替我小女儿爱丽霞穿好衣服，爱丽霞一团高兴，满面笑着，用眼睛向我望来望去，我就带她去看婆婆，此次去看婆婆也比寻常早些。我到她房间的时候，看见她已坐在床上，把绒毯卷叠在一旁，倚着墙坐着。我当时心里想起章卿，视线直射婆婆床上后部的一排抽屉（按中国旧式的大床，后面中间有装好的一排抽屉）。我记得章卿曾经告诉过我，说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立在母亲这排雕刻精美的抽屉下面，头部碰了一下，要稍微弯着头才容得下，觉得自己比

前长高些，很得意！他告诉我这一排抽屉里面，是他母亲放首饰及贵重东西的地方。威尔佛这个时候已能立在这一排抽屉之下，但是他立在那个地方的样子神气，使我想象章卿小时的情景；我此时在那个章卿幼时居住的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心里总想着章卿。那天早晨我把爱丽霞放在婆婆的床上，附近她的身体。婆婆俯着身去亲她的玫瑰花色的脸。我想我自己的母亲恐怕要看重男孩，但是我看见婆婆非常爱护爱丽霞，我心里十分愉快。婆婆这样，却也有些理由；因为在我丈夫的家族里面，两代里只有一女，就是爱丽霞，所以在中国虽然男子是宗族里无价之宝，而爱丽霞却极受人爱。有的时候，我觉得全家里面都爱爱丽霞，比什么其他男孩子都爱得多；在许多男孩子里面，章卿的弟妇春时太太的小儿子也在内，在家骑竹马，闹得天翻地覆。我此时追忆西方有句话，说中国的家族不欢迎女孩子，未必确吧。

婆婆抚弄着爱丽霞，对她说玩，这个时候我问婆婆要我替她做些什么事。

三十三

译余闲谈 风俗的移人，真是可怕，非有特等聪明的人，很难只顾理性，不受它的无谓拘束。麦葛莱女士因和缠脚的妇女相处，竟自觉大脚的难为情！中国从前妇女情愿忍痛缠脚，也何尝不是盲目的社会风俗逼她这样。从前非缠脚简直嫁不到上等男人。我有一位朋友，现在是顶刮刮的一位簇簇新的新人物，但是他的夫人告诉我说，他们是从小订婚的，订婚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她的“姑爷”未娶以前，听见她的脚缠得不小，恐怕做“新娘子”时候不好看，常常吵闹！可见盲目风

俗的害人不浅！所以有志改良生活的人，对于风俗当存“批评的态度”，以“理”为根据，不宜盲从。但是这种事非有几分胆量不行。

婆婆正和爱丽霞玩弄的时候，我在旁问她要我做什么事，她指着她的梳妆台上所排的看风景相片用的望远镜。我就把那许多风景片子和镜子一同取给她。这许多风景片子，合起来是讲明有系统的历史上的事情，不过当时已经被人夹乱。我既然能读相片上面的英文说明，就把它们一张一张依着前后的秩序排好。我做这件事，做得很老练，而且很迅速，大博婆婆的称赞。

我从那个时候以后，帮助婆婆做的小事很多，上面所说的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为尽我做长媳的职务计，每日有许多钟点要陪伴婆婆，天气好的时候，我要陪她到花园里去散步，我和她坐在一起，从事缝纫，如同我在家时帮助我的母亲一样。有的时候，我还助她做那些缠脚用的小鞋子。这种小的鞋子，婆婆自己照她的小脚的大小做的。有一天我告诉她，说从前听见章卿谈起中国妇女要替家里许多人做鞋子，觉得异常奇怪；现在亲眼看见了这些小鞋子，才明白做鞋子确是中国妇女的一种技术。

婆婆和曹太太对于她们自己能做这类小鞋的本领，非常觉得自豪。曹太太的脚比婆婆的还要小，还不到两寸半长，婆婆的脚却比她长两倍，样式也和她不同。据我所发现的理由，曹太太很拘守旧俗，要把脚缠得很小，不肯放大；婆婆便肯渐渐的把她的脚带放松，肯采用维新的办法。

我对于缠脚的风俗，却也觉得津津有味。我在上海的时

候,我所教的学校里的许多女学生,和我在交际中所遇的妇女(除少数例外)都是天足,其中大多数并且穿着外国式的高底皮鞋。在公共地方虽也常见缠脚的妇女,似乎都不令人注意,但是到了家乡便不同了,只有十二岁和十二岁以下的女孩子,能因新法而免受此种惨酷的方法,至於我所同住的妇女,都是缠脚的。照中国上等人的清洁习惯,缠着的小脚是很受护卫的,每隔两三天就要把缠脚用的白布带子换一次。我在家里望望许多缠脚的妇女走路,很觉得中国文学里所描述的三寸金莲,步履婀娜,有如风里修竹的摇动,在她们的绉褶的绣裙之下,露出灿烂耀目的纤小绣鞋,煞是美丽可观。回看我自己的脚反而觉得大得可怕,渐渐的甚至觉得自己大脚难为情。有一天我和婆婆各坐在一张有手靠的椅上,中间隔开一张乌木茶几,我把自己的和她的脚平排比着,叹口气对她说道:“咳!这大脚实在难看!”婆婆却摇手表示不以为然的意思,并且很客气的说道:“不要紧,看虽不好看,走起路来却好得多。”

我当然喜欢使我的爱女爱丽霞属于青年中国,不受缠足之苦,我常常听见人说缠成一双三寸金莲,要流一桶的眼泪,我当然不愿我的爱女遭这种酷烈的待遇。我看见许多缠脚的妇女,不过偶然觉得麻木,叫老妈子用手捶腿,还没有什么苦痛,所以我想她们的一桶眼泪,一定是小的时候流的。她们全身都靠着这一双小脚支持着,停的时候除非有老妈子或手杖辅着,不能稳定,要向前向后前退一小步;她们居然仍能很自然的立着,仍能有力,倒令人非常觉得奇怪。

三十四

译余闲谈　这一段事实,很可以暗示中国注重养儿子传

代的风俗。所谓“祖宗的香火”要有人接下去，否则祖宗便要做饿鬼！人类的传种，非但无懈可击，本是一件好事，否则人类便要灭绝。而且依现代的思潮，种子不但要传下去，并要使传下去的种子特别的好，所以才有所谓“优生学”，成为一种科学。但是我国专为祖宗传代的思想，却有许多流弊；例如一个人没有本领，过倚赖生活，都还不觉得十分重要，讨老婆养儿子却视为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所以藉口没有儿子而讨小老婆，社会上简直视为千应该万应该的事！甚至从前妇女有“七出”之例，养不出儿子也在可以驱逐之列！好像养儿子是妇女一方面的事情！做父母的人，因为恐怕祖宗“断绝香火”，所以就是他们儿子是一个“大憨大”，是一个“贼坯”，也要替他娶一个老婆，希望养一个孙子！牺牲他人的女儿，在所不计！我说就照迷信的说法，这种没有心肝的人真该绝种！此外因为只有男子有传代的资格，女子没有，所以承袭遗产的，只有男子，女子便没有份。于是重男轻女的恶根性，因之愈益牢固。其实想起来，“香火”不“香火”，有什么道理？人类生的时候，没有那一个在鼻子前面点一根香，在眼睛前面点一双蜡烛，才觉得舒服，何以见得死后没有香火便 要做饿鬼？世界各国，注重祖宗香火的，只有我国，难道在“鬼世界”里面全世界的鬼都是饿鬼，只有中国的鬼是饱鬼？诚然如此，譬如全世界都没有饭吃，只有中国人有饭吃，也要被人抢得一塌糊涂，大家吃不成！这种事情，真是“莫明其土地堂”！

讲到个人方面，还有一个大流弊，就是不希望自己而偏重希望子孙。我常听见人说：“我自己不行了，现在只望我的儿子将来能好好的做一番事业。”这种人真配得上“自暴自弃”的尊号。

讲到女子缠足的一件事,我觉得我的婆婆走路的态度非常雅观。春时太太(即弟媳妇)的脚,因听从她丈夫的嘱咐,已经稍为放大了一些,走起来很慢,似乎不大好看。有一位张太太,也是小脚的,步行很艰难。要做章卿的岳母而未成功的曹太太,虽是小脚,走起路来,却异常的敏捷,一步一步非常伶俐,有的时候,她还要与我们的第二小孩子爱尔佛赛跑着玩。我们的爱尔佛这个时候已经两岁半了,非常欣悦伶俐得可爱。曹太太和他赛跑的时候,把双手抓着他的双手,接着向厅的前后跑着,两个人都笑得不亦乐乎。我自己呢,有的时候也要举起脚尖,立住脚根,做出三寸金莲雅步的走路样子,婆婆与曹太太看了也笑不可仰。

我的丈夫离家之后,我与婆婆同住,生活倒也过得顺利。章卿的父亲向来半年回乡一次看看,至今也尚未回来,章卿的二弟也出门了。甚至他的静默安闲的三弟也到南洋去加入他父亲的商业。这位三弟缄默镇静,在家的时候每天替我到花园里采些玫瑰花。所以此时我们家里余下的都是女子,住在棕黄色的小山上,此时将届春季,将由棕黄而变为深绿了。

婆婆的为人,很宽宏大量,仁爱慈祥。除有的时候,仆人太不小心,做错了事,她声色稍为严厉点;其余的时候,我从没有看见她有过疾言厉色。我看她坐在她的床铺上,好像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尊严,指挥一切家务,我看时觉得很有趣味。她所出的命令,很少是直接的,往往先招人一个家人,或上级的仆人,嘱咐一番,再由她们转达与有关系的人。这样一来,她的命令好像由皇后发出的命令一样,很重要,很没有收回成命的余地。家里的许多仆人,没有一个不忠诚于她的。

婆婆很自豪的带我参观我们大家族里的复杂的房屋；在这房屋里面，梁氏世世代代“生于斯”“死于斯”的。

在大座的房屋里面，连有许许多多小座的房屋，彼此都相类，各有各的天井，各有各的大厅，厅里有祖宗的祭坛，旁边便是私室。这种“家里的家”不但在大屋后面有许多连着，并且向东西分，与当中的一排房屋成为直角的形势。

婆婆把她往昔做新娘时候所住的房间，指给我看，并把章卿在那里产生出来的一个房间指给我看，那个时候正是我们祖母用严厉而慈爱的手段管理全家。我看了这许多东西，很受感动，更觉得我自己是家族里的一分子。

在这大家族里面，他们都是很忍耐的，很勤苦的，很客气的。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我自己晓得有许多做错事的地方，幸而婆婆不像中国其他的易于触怒的婆婆，她却非常有耐性，她遇着不适宜于我的事情，从来不叫我做；无论什么小事，她叫我做的，都显出她确曾用过一番鉴别的功夫。我有的时候也陪她到寺庙里面去，到祖宗的坟墓上去，但是我都不过做一个旁观者；她对于宗教的观念很宽大，并不勉强我迁就她。她带我去看祖父母与曾祖父母的坟墓，她晓得我心里存着很恭敬的意思。至于烧香拜祭等事，都是我们的弟妇春时太太去做，用不着我去做。

三十五

译余闲谈　吾国的嫁妆，倒有许多希奇的事情。做起棉被的，十几床一来，叠得高高的，沿街“耀武扬威”由女家抬到男家；尤奇的是马桶也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简直好像把新娘子视为“大撒烂污”的朋友！新娘子的脚盆，也有大大小小的好

几个,好像新娘子向不洗脚,嫁了人才大洗而特洗！这真是不通到"不知所云"！在比较开通的少数地方,这种怪现象还是时常可以看得见的;至于内地,那更是司空见惯,非有十几个马桶陪新娘子过去,简直好像说不过去！有人说这是"子孙桶",非同小可！我以为就是不用新法,一定要把儿子养到马桶里面去,也不是十几个儿子一时连着养出来,何必这样着急!

至于为大家族而牺牲个人的惨事,也就够了,即就麦葛莱女士本身而说,她在大家族里的生活,是否比得上她在小家庭里所过的甜蜜愉快的生活?

我们家里关于长媳应做的祭祀的事情,都由我的弟妇春时太太做去,在上面已经讲过,这位青年的弟妇,也很可做中国旧式妇女的代表,她虽受了相当训练,但却未曾受过教育,由我看起来,常常觉得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她的天性是很娇羞,很静默,但是不久之后,我居然可以和她谈谈。有一天她领我看看她做新娘时候陪嫁的衣箱。这些衣箱是用白漆漆过的,上面还加了红色金色的装饰;箱子里面装满了她嫁时带来的许许多多衣服,折得整整齐齐;里面还有嫁时就预备好的长子穿的小衣服,也是她嫁妆的一部分。

先备好小孩子的衣服做嫁妆的一部分,是章卿家乡本有的风俗。这种风俗,我觉得很好。中国人有许多地方是老老实实的,这也是其中的一件。那些预备好的小孩衣服,有的绸做的,有的缎做的,有的洋布做的,颜色都很华美灿烂。这类小衣服都是希望的符号,有结果的婚姻与快乐的吉兆。我对于结婚与生育的观念,虽然本很习惯,但是像这种老老实实一

点不掩饰的态度，我发现之后，倒也觉得有趣而且奇怪。

他们对于重要的事情，虽存这样简单的老老实实的见解，而对于个人礼仪方面，却非常的注重形式，非常的严格。我把这两方面比较一下，觉得相去很远，也觉得希奇。这种仪表是一种具有久远文化的老民族所有，这种民族已久有他的基础，到如今不过奉行故事罢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进行，都是根据于一种信仰，以为人类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家族生活；为了保存家族生活起见，无论什么牺牲，都置之不顾；否则生活便无从发展。他们既认家族的舒适是很有价值的事，所以觉得无时不当保存，个人方面无事不可牺牲。

在我们大家族里，在大门以内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很顺利的过去，所以我简直不想到外面去走走。在我们的村内没有戏院，遇着节日，有各处游行的戏班来做戏，戏台是临时搭成的，有的时候搭在庙里，有的时候搭在私人的家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到邻近的大城里面的戏院去看戏。有的时候，有客来我们家里留住几天，我们也和宾客同去看看戏。我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倒有很深的印象；我们夜里同去看戏，有十几顶轿子连着走，轿夫抬着向前飞跑，走的路又是弯弯曲曲的，前后有许多男仆拿着灯笼跟着奔。

家里的小孩子倒也受着家人的庇荫，过他们快乐的生活，和仆人及年幼的家人一同玩耍，有的时候在门内，遇着好天气，也同到门外去玩玩。他们甚得祖母的疼爱，袋袋里装了许多铜圆。往昔中国用钱串的小钱，那个时候已经用铜圆了。小孩子有了铜圆，就向过路的小贩买许多玩物，买竹头做的弓箭，吹得响的笛鸟，泥做的戏子，还有许多糖果糕饼。遇着节

日,花样更多了,有许多用糖吹成的东西,插在细小竹竿上,吹成的式子有的像灯笼,有的像鸟,有的像鱼,真是五花八门。遇着其他的节日,还有就竹架上用纸扎成的大鱼,上面涂着五颜六色的花样,风里吹得飘来飘去,倒也好看;还有像鸟像龙的纸鸢,放到空中的高处,也是小孩子喜玩的东西。

三十六

译余闲谈　在西洋如有人家生了十个或十几个子女,常有报纸把他们的照片大登而特登,视为新闻。在我国则多生几个子女,真算不了什么希罕的事情。怪不得梁家婆婆听见许多西人家庭说起子女的数目,往往只有一两个,便要奇怪!我觉得家庭倘若真是由"爱"组成的,就是没有子女,也乐得一个干净,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有了一两个子女,也未尝不能增加些家庭乐趣;但是如果成群结队,此哭彼叫,已经受不住,倘更加以经济的压迫,去之不能,育之不周,那真是地狱生活!大概社会文化愈进步,男子非有充分的经济能力,不敢贸然成室,不得不有迟婚的趋势,故生育率也可略少,并且医学进步,人力也可制胜天然;有此两因,过分的繁殖,未始不可避免的。

异国联婚,我是很赞成的。一则西洋女子体格好的,具有特别优良品性的,对于我们的将来种族,也许有好影响;二则异国联婚多了之后,民族的仇视也许可以略减。不过我们中国要娶西洋女子,第一要没有陈旧的旧家族从中扰乱;第二须有充分的经济能力:否则还是享不到家庭的幸福,并且要自害害人,不可不慎。

我们家乡所在的那个城里，有少数外国人居住，其中有好几位美国籍与英国籍的妇人常来看我。她们里面有几位很希奇的问我，怎样忍得住大家族里的烦恼。她们问的时候，当然问得很温婉，防备触动我的愠意。

婆婆对于这些访我的外国女宾，觉得异常有趣；其中有许多能说中国话的，我并且把她们介绍与婆婆。往往当她们将要辞别的时候，婆婆总喜欢问她们许多话：问她们是那一国的人；问她们的丈夫做什么职业；又问起她们有多少小孩子。讲到最后的一问，她们大多数都回答只有一个小孩子，有的时候也有人回答有两个小孩子。但是有一次有一位极美丽的，头发作铁棕色的外国女宾来看我，她辞别之后，婆婆和我的谈话，使我永不能忘。婆婆问我这位外国来宾有几个小孩子，我回答她说："一个小孩子都没有！但是她有五只狗——而且最近又从上海买了两只狗，下期轮船就可以运到。"

婆婆听了，大吓一跳，用很惊吓声调对我说道："一个小孩子都没有，却有五只——七只狗！"我们两个人都不禁大笑起来。但顷刻之间婆婆又恢复她的严正态度，对我说道："外国妇女总是不愿意有小孩子的。"我听了却驳她说道："我却愿意有小孩子，我喜欢许多小孩子。"婆婆笑着说道："你是做了中国人的夫人啊！"

幸而此后一次来访我的是一位生了六个小孩子温雅可爱的美国妇人，来看我的时候，并且带着她的两个小孩子同来。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家名誉居然得以保存了。

在那个时候，我常常想到异国联婚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们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位由美国来的留学生来访我们，住了好几天，后来他对章卿说："我在美国大学的时候，几几乎娶

了一位美国女子。我现在懊悔得很，可惜当时没有充分的勇气把这件事做到。”我在那个时候听他这样讲，也替那个美国女子可惜，觉得她失却机会享受与我同样的愉快；这种愉快我现在比从前更觉得是真实可靠，一点用不着怀疑；但是这类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我个人讲，却有许多地方，倘若有不幸的事发现，也许不能有现在的满意结果。譬如说，假使我的丈夫不那样温存体贴，不那样真诚忠挚；假使他的大家族不那样仁爱宽洪；假使我自己迟疑多虑，执拗成性，或是不能使我自己适应环境，我可以每天都有困苦愈深的可虑。所以我以为异国联婚这一件事，不能有什么一定的规则可循。婚姻本是当局个人的事情，异国联婚更是当局个人的事情。有一位在美国大学的美国女子，因为钟情于一位同级同学的中国学生，曾经写一封信来请教我，她信里最后几句说：“我的好友，你是做了梁太太了，你一定要替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回答她说：“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两个人能够解决。没有人能够给你很安稳的指教，因为无论在那一方面，一有错误，便要终身失欢的。但是我却有一点可以贡献，我以为倘若爱情的强烈程度，能够受异国联婚的试验而不至畏怯，便用不着向别人寻求什么指教。因为这种爱情，本身就不容有什么疑虑的存在。”

三十七

译余闲谈 “出必告，反必面”，我觉得这种礼节，在二十一岁以内的子女，对于家长守着，未尝非“家教”之一种；但是已经到“成人”的地位，简直可以不必，而我国的自命有家教的大家族，仍拘泥这种规矩于成年子女的还不少。我有好几位朋友仍要吃这种苦头，费时费事，毫无意识！

麦葛莱女士之爱章卿,连对于他幼时所留下的东西,都觉得可爱,这真是可以称为"彻底的爱"。

在全家里面,章卿既赴北京,能讲英文的人只有我与我的长子,我极力学习中国语言,倒也还算顺利,为我初料所不及。章卿临走的时候,为我预备好一张单子,上面写好许多日常用的中国话;在我自己呢,一天到晚听见家人很快的谈话,非常留心听着,处处学习了解,耳朵也就练得很灵。所以不到多久,家中对我说的中国话,我差不多句句都懂。

我在晚间很静的时候,常与婆婆作长谈;我们大半谈章卿的事情,谈的时候,婆婆拿出许多关于章卿幼时的"古董":有一件是章卿幼时穿的深红色的绒马褂,一顶小帽,一件是银制的儿童玩具,一件是他小时初读英文用的教科书。我对于这许多东西,都非常的喜欢,婆婆居然都能好好保存起来,想到这点,我愈爱婆婆。我尤其喜欢的是婆婆给我看的章卿小时的相片,这张照片连章卿自己都未曾存有,所以我从前还未见过。我和章卿所摄的照片,婆婆倒也觉得很有趣味。我示她章卿在大学时候参加学生戏剧的戏装照片,婆婆大为发噱。我又把我自己各岁所摄的照片,我父母的照片,我祖父母的照片,给与她看,她说出那一个像那一个,一点也不错。在这种夜里,有的时候,我和婆婆同看章卿从北京寄来的杂志;有的时候,我们谈谈外国的风俗。不久我就觉得和婆婆谈天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因有她的帮助,我居然也学会阅写简单的中国字;这是因为婆婆的父亲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所以也给他女儿多少教育的机会,为婆婆同辈女子里面所不易享到的。

夜里我和婆婆谈天,谈到钟上指到十二点的时候,她便轻

轻摩着我的手，对我说道："你睡的时候到了。"我常要回答她说："我先要把寄给章卿的信写好了再睡。"她听了常要摇摇她的手，对我说道："时候太迟了，你一定要去睡。"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却很坚持的，往往要回她说："母亲，倘若我不把那封信写好，我便睡不着！"她听我这样说，也就允许我。到了第二天，我便把我所写的好几张信给她看，因为我和章卿来往的长信，婆婆听了也觉得异常有趣的。我常把这些信的内容，尽我所知道的中国字，很诚实译给她听，并常在我写与章卿的信里，把婆婆附笔的话加入。

我当时也学用西文字母来写中国话的语音，因为我们家乡土话利用西文注音方法，很有成绩，很有标准可循。我常把怎样利用外国字母来写中文语音的方法，做给婆婆看，她也觉得很有趣味。章卿回我的信也常用这样写法，不过他寄给他母亲的寻常通讯，仍用中文。婆婆常告诉她的朋友说："儿媳辈彼此常写长信，每次竟写至十五张二十张之长。"说的时候，显出一团高兴的神气。我这样常常陪伴婆婆，觉得非常愉快，除了此事以外，我一点都未受着什么拘束。我可以很自由的一个人出去走走，到城里答访朋友，或出外购买东西。

我自己生性事事要做得周到，所以我每有出门的时候，未走以前，总先到婆婆的门口，对她说明为什么事出去一趟，要征求她的同意。我实行这种形式上的小礼节，婆婆总是答应的，没有一次反对我的请求。她惯于享受这种敬礼，我觉得我也乐得从她，用不着反对。我接到朋友的请帖，无论是西人，或是华人，我或受或谢，总依婆婆的训示，因为我很信任她对于人的好坏及社会的习俗，都富有经验，一定不会错的。

三十八

译余闲谈 讲到我国奖励节妇的事情，真是惨无人道。麦葛莱女士说是"古代"的风俗，其实区区七八岁的时候，就听见家里的伯伯叔叔与父亲往观节妇殉夫的惨剧（时在福州），看了回来，还围坐大谈，说节妇先穿好凤冠霞帔，坐一顶轿子，前面有人打着锣，在热闹的街市兜一个圈子，再抬到特别搭好的高台上，将要上吊以前，还由所谓父母官的知县老爷向她三跪，然后她才从容不迫的把头套入绳圈上吊。这个时候死者的夫家与娘家许多家人亲族，甚至朋友，都个个人面上现出无上尊荣的神气！唉！这种野蛮无比的事情，居然我本身时候还有机会遇着！我说这种死者的家人亲族，乃至朋友，乃至当地的所谓父母官，真等于刽子手，都是该死的东西！刽子手还是手刃定过罪的犯人，他们却是手刃无辜的女子，其罪 实不配与刽子手比，实在罪不容诛！

还有无数所谓文人，喜欢替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做"墓志铭"，大加称赞！真是糊涂虫，无耻已极！

这种事情的遗毒，就生出无形箝制寡妇，及"上门守节"等等非人的行为。不必说什么"古代"，也不必说什么二十年前的时候，就在去年，我有一位朋友的亲戚，是住在安徽的"遗老"，自己讨了四个小老婆，却逼着他的一个十七岁女儿"过门守节"！满嘴仁义道德！说这是家门无上的荣光！唉！这种没有心肝的人，照我办起来，恨不得"着即就地正法"！

我的意思，不是说做女子的不要贞节。嫁了一位恋人，忠心于他，就是贞节。至于做寡妇的人，再嫁不再嫁，应从她的自由，别人不应强迫她嫁，也不应用许多圈套，硬把她压到非

永做寡妇不可的一个深渊里面去。换句话说，倘有一个寡妇，得了一个知己，再嫁过去，这于贞节上不能算有亏缺，我们决不可轻视她。

自己尽量的讨小老婆，却欲伸出头来主张什么节义，主张什么“上门守寡”，藉此增加“家门无上的荣光”，我只有馨香祝祷他们快点死光，否则社会风俗总无彻底改良的希望！

章卿离开家乡的几个月里，我们所认识的人竟有两个逝世。一个是年纪很轻的青年，而且还是家人对他希望殷切的独子。还有一个是年青的女子，曾经陪伴婆婆去上海看我与章卿的。她虽服侍婆婆，但并不是寻常的女仆，是婆婆远亲里面一个孤女；婆婆待她很慈爱宽洪。婆婆向来是深居简出的，那次到上海去，在她竟可算是一件大事。这个女子陪她到上海去，回家未久，即配给一个很有希望的人家。婆婆把她嫁出去的时候，妆奁方面也应有尽有。后来那个女子听见我与章卿也一同回到家乡来了，她就穿起做新娘子时候用的淡绿色衣服来看我。她看见了我，喜欢得什么似的，这种聚晤欣悦的神气，真使我受极深切的感动。她见我之后，很殷勤的把她丈夫和她婆婆的为人告诉我。谈起她的初生的小孩子，更觉得得意。相聚数小时，她还同我们的几个小孩子玩嬉一会，才辞别。辞别的时候，她还满口答应不久再来。那里料得到那次就是永诀，以后便不能再见她了。在她欢悦之后，死神忽然把她抢去。

我经了这两件事情之后，才恍然觉得死的一件事究竟是人生不远的事情。还有好几次，目击一群一群的死去，其中有的是我们家里的小孩，有的堂弟兄，有的朋友，有的仆人，都向

阴间去。我又看见许多坟墓,由山下望到山上的墓碑,沿着山边,显成一排一排的白色,有的地方蜿蜒好几里路,这种景象,看了之后,使我心里更觉得人生真如朝露!

在这些山上还有许多希奇的石造的“节坊”,各归各的立着,寻常多树立于道旁,都是用来纪念节妇的;这种节妇都是古代殉夫的女子。依中国的古俗,凡是情愿殉夫的节妇,于夫死未久的时候,先把她要自尽的志愿宣言于众,于是她的家人就立一个高台,请了许多亲友参加这个典礼;到了择定的时候,这个节妇就在这个高台上自缢,死后就立一个节坊旌表她的节烈。在中国的家族里面,凡是不再嫁的寡妇,极受人尊重敬礼;这种尊重敬礼,除了做婆婆的所受的以外,没有及得到她的。守节守到年纪大了,寡妇所得的威权愈大。中国虽不禁止寡妇重嫁,但是重嫁之后,有许多困难的地方,所以非有大胆的人,简直不敢做。倘若一个寡妇重嫁,她与第一丈夫所育的子女是归丈夫的家族,与她不相干;至于她的第二丈夫的家族呢,又要鄙视她;所以弄得两面不讨好。

三十九

译余闲谈 祭祖宗是“追远”的厚德,在原则上当然没有反对可言。不过我觉得形式未尝不可改良改良。譬如无论日里夜里祭祖都须点烛,烛油是一件污龊的东西,有什么好处?有人说祖宗要蜡烛照着才看见吃!就说祖宗要藉光才看得见,白昼的日光,夜间电光灯光难道不见,偏要加点一双蜡烛做什么?

再有拿几碗菜排着做做空样子,等一会儿还是要装到生人的肚子里去!这种骗人的事大可不必。我常看见有人祭祖

宗桌上排十双筷子,我说倘若到了十一位祖宗,岂不是有一位要用手来拿东西吃吗?至于烧纸钱,烧锡箔,都是极端骗人的事。我们平常铜角子铜洋钿不能通用,要用真银或真金造的,就说有所谓阴间,就说阴间要用钱,我们又怎样晓得几张钱纸一烧就成了钱,锡箔一烧就成了金银?简直大骗其祖宗,以自欺欺人罢了!我以为要纪念纪念,何妨挂些照片,供些鲜花,岂不简便清洁?

上面所说关于寡妇或守节的事情,当然有人以为这类事应注重个人的自由意志,不应有外力的压迫,但是讲到我个人的意见,却十分表同情于终身守节的寡妇;我现在不幸做了寡妇,固然出于梦想之外,但是在这件梦想不到的事情以前,我已久有这种同情。虽我初见中国许多“节坊”的时候,心里异常难过;但是我倒也觉得中国的这种观念,似乎不是不自然的事,虽则在当时我已经知道这种风俗在二百年前,已有上谕把它禁止了。

从前章卿与我都深信我们俩的爱情,在我们生存的时候,一定是永久不变;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自己还有一种很强烈的观念,以为真正相爱的人,他们的死不过好像火炬一时的熄掉,又在永远不变的精神界大放光明。那个时候我脑海里已潜有这个观念;现在我生在世上,也是依着这个观念做去。

为着这同样的原因,我并觉得中国人对于死者的态度,很可以慰人心意。他们对于所爱的死者,没有一刻工夫断绝关系;死辰的纪念与生辰的纪念视为同一重要。所以他们生命的递嬗是没有间断的,由死而生而渺茫,而又复生,使个人觉得他自己是这种进行不止的历程中的一部分,如光之亮而熄,

熄而亮，循环不绝，觉得自己有承前传后的责任——这样一长拖的延传下去，成为不可免的聚合。

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虽在个人的牺牲，虽信精神的不灭，但他们的人生观却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却不厌恶人生，反而祝求长寿。所以在中国的祝语里面，如健康，尊荣，财富种种里面，最注重的还是长寿两字。这两字常有人刻在戒指上，手镯上，发簪上，儿童衣冠的绣品上等等。我常在他们日常风俗上觉得对于人生无限敬重的表现；例如新娘离开母家时就预把未来婴儿的衣服做好，以多子增强家族为幸事，对于祖先的坟墓非常看重等等。

有几次我也陪伴婆婆去祭扫梁氏的祖坟。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在章卿将要回家的前几天，我陪她一同走向祖坟上去，她一手携着我的手，一手拿着她的金头拐杖。当时她衣服简单，穿了一条有褶的黑裙，一件单灰色的外衣，穿了一双很好看的黑的小脚鞋。

我和家人立在颇远的地方，大家都默然静立，婆婆一人则行她礼节。坟前铺了许多纸钱锡箔，用小石头压着。婆婆跪下去叩头，双手合着，嘴里很虔诚的轻轻的祝祷；然后有一个仆人帮着她烧许多纸钱锡箔等物，同时还放炮仗，把有恶鬼的空气震震清楚，祭礼便完毕。

四十

译余闲谈　讲到我国太太奶奶们送客时候的大喊小叫，使我倏然忆起数年前的一件好笑而又可恨的一件事。我当时是和一家同居，我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家庭，而同居一家却是一个大家庭。他们有老太太，有好几位少奶奶，有好

几个丫头,有好几个老妈子。他们极喜欢打麻将,夜里总要请几位外面来的太太少奶,至少一桌。打起来,总常常打到深夜。这都不关我的事,不过当我夜里睡到正酣的时候,常在两三点钟,他们却刚才散局。十几位"女性"的主人送出好几位"女性"的嘉宾,由房里送到大厅,由大厅送到天井,由天井送到大门口,一大堆的送着,就一大堆的喊着,一方面大喊"来啊!""来啊!""一定来啊!"一方面则胡乱的大声回答说"来的!""来的!""一定来的!"喊了一两句不够,一路送就一路喊!老太太一个人喊不够,许多少奶奶帮着喊!老妈子丫头跟着喊!小声喊不够,还要大声喊!我日里工作得疲极,夜里梦中被她们惊得跳起来。最初一两次以为火烧房子!后来才晓得是她们客气送客的把戏!每经这样一次,我总要从梦里惊醒起来,叽哩咕噜一顿。我有几次看见别人家里也有这样现象,只有禁着嘴不敢笑。有一次与家人到了一个亲戚家里去,出来的时候,也承他们用同类的"呼喊敬礼",我拖着腿三步做两步走,赶紧走出大门"避难"!

我陪伴我的婆婆去扫祭梁氏祖坟,一同回到我们的村里去。我们将到了自己的村落,在路上走的时候,随处有人从他们门口喊着招呼我们,婆婆也就回答几句话问问他们的好,彼此客气得很。到了村边,我们到一个亲戚家里看看,藉此休息一下。我们告别出来的时候,这家亲戚就有许多亲友送了出来,走了一段路,嘴里都喊着:"来啊!再来啊!不久就要再来啊!"我这个时候还看见山上的斜阳,还嗅着邻近海水的咸味。我们转过了山石,看不见送我们的亲友,还觉得"来啊!再来啊!不久就要再来啊!"的声浪震于耳鼓!这种声音却是我一

生最后一次听得到的，当时真梦想不到。

章卿来信说就要回家了。我在一个月里，天天念着他的回家。他由北京写给我的信，都是情书，总写得很长，说他身体平安，事务顺利，回来之后，还有许多话要当面告诉我。后来寄来一封信，说明他定乘某轮，大概于某日可以到。那里知道当时因为国内战事的关系，船期很难预料。他所乘的那只船途中既已耽搁，又须变计驶到别个埠头，章卿不得不跟到那个埠头，再设法换乘他轮回家。一时又没有轮船，竟致屡次延搁。他又赶紧写信回来说明原委。继而又耽搁起来，他又写许多信来申明理由。婆婆和我都望得心焦。最后到了一天早晨，那个时候我因为许多时候的盼望，疲顿得很，夜里睡得很迟，那天早晨章卿居然回来了。

我从酣睡里醒了起来，听见极静的屋子里忽然人声嘈杂，听见锣声，听见外厅里的足声，又听见婆婆房里的欢迎笑声。我赶紧披上外衣，抱着女儿爱丽霞，奔到房门口去开门，刚在这个时候，章卿也到了我的房门口，刚要伸手叩门，房门刚巧开了起来，我当时在晨光朦胧之中有点模模糊糊的看见章卿。他满面笑容，婆婆就站在他的后面，也满面笑容，我和章卿见了面，彼此都很严重的呼了彼此的名字，彼此呆呆的望着，要把几个月的苦念都消灭了它。既而他望着小女儿看，他用中国话对她说道："爱丽霞，我的千金！"爱丽霞也居然晓得对他笑，两臂伸出要他抱。婆婆很喜欢的诧异道："她居然还能认得他！"好一会儿，我们三个立在一起，彼此不做声，都围着小女儿。我这个时候更深切的觉得我自己是家族的一分子，是中国的妇女，忠心诚敬于我丈夫的族人。

后来章卿把他那次所以回家的理由讲给我听。他说在北

京政府所担任的法律职务已结束，将放外差，委任去做美国的一个中国领事。所以我们都要一同回到美国去了。章卿本有志于外交，经过了这种领事的职务，将来在外交方面的前途希望更有把握了。但是这样一来，我却要离开我所亲爱的中国了，这个时候，我对于中国已有了极深切的感情。但是我和章卿都以为这样离开中国，不过是暂时几年的事情，我们过了几年当然还要回到我们的中国乐土，我们俩一同享受我们的老年愉快的生活。

四十一

译余闲谈 “容貌严肃”使人怕，“笑容可掬”使人悦。我国大多数家庭生活的最大缺憾就是充满“严肃”之气，大多数个人的毛病也是板着面孔，常带几分“严肃”之气。老友陈霆锐先生从前在暨南学校教过商法，当时暨南的商科还在徐家汇松坡图书馆里面。我当时有一天也因事到该校，被老友涂九衢先生拉着吃饭。据他说陈先生来上课的时候，常在校里吃一顿午饭，他吃饭的时候，笑话连篇，说得大家笑哈哈，弄得满座春风，大家的饭还未吃完就消化了！我以为这种怡悦的音容，愉快的习性，不但是家庭生活的要素，也是社会生活的要素。“板面孔”的可厌朋友，不但不宜于良好的家庭生活，并且不宜于生存社会里面！

我们因为章卿要到美国去做领事，家人平静的生活，到这时候也变忙了一点，我们差不多立刻就着手准备到美国去过我们的新生活。章卿盼望这个变更的实现，非常的高兴，好像他是将要回到故乡似的。我当时听说就要到美国去，最初的

感触是心里觉得异常的愉快，但是转念之间，觉得我所爱的我所亲昵的中国与家人及日常事物，要因此离开，又不免心里难过。不过我表面上却不得不现出欢悦的样子，勿引起家人的不悦，然而我也不愿太有欢悦的样子，因为恐怕婆婆怪我以离开家人为快乐。

在这个将要动身到美国去的时期里面，我见着我的中国阿翁。当时是在秋初的一天，那天天气很好，章卿和我因事同往城里去，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我们的轿子刚到大门口放下来的时候，看门的仆人就对章卿报告老太爷已经到家的消息。我一听见这个消息，心里怕得什么似的。从前我第一次看见婆婆的时候，凑巧身上穿了一套中国式的衣服；这次遇见阿翁，却凑巧身上不是穿中国式的衣服，却穿了一套白色和蓝色丝绸造的美国式衣服，头上戴了一顶白边的西式女帽，帽上还有黑绒，玫瑰花蕊等饰物。当时章卿自己呢，穿了一套白色法兰绒的西装，头上戴了一顶巴拿马的草帽，他下了轿，随手把草帽和手杖交给仆人。我们一同走进了客堂，坐在婆婆旁边有一个人立起来迎接我们，这个人就是我的中国阿翁。我看过去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长者，容貌严肃，面上胡子剃得很干净，头发已经灰白。他身上穿了一件蓝绸的袍子，上面加了一件黑色马褂，头上戴着一顶寻常式样的黑缎小帽。我当时看见他，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老人家的严肃的容貌忽然变为笑容可掬的态度，尤奇的是他也和婆婆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一样，居然也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觉得这个时候阿翁对我殷勤握手，致辞欢迎，全是因为我未回来以前，婆婆已把我的为人告诉他，他的这种态度正是深信婆婆的表现。他和我握手行礼之后，就招呼我坐在他刚才坐的婆婆旁边的那

张椅子;同时他自己和章卿就坐在我和婆婆的对面。这个时候,婆婆满面笑容,对着我笑,表示她的异常愉快。我起先对于章卿的国家风俗总是怀疑,这个时候连阿翁都已见过,我觉得章卿的背景都已完全显露出来给我看过了。我从前对于章卿的背景,心里存着苦楚与恐惧的观念,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却觉得仁爱而安稳。我最后还怕着看见阿翁,一见之后,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怕,自己也觉得可笑。

阿翁听见他的孙子能说很流利的家乡话,十分满意,他常把他的孙子一同拉到他的身边,每次至一小时之久,问他们许多话,试试他们的实际知识,或是告诉他们故事,给他们听着取乐。至于我们的小女儿爱丽霞,阿翁也很爱她。爱丽霞真有趣,只要有人用简单的中国话吩咐她,她已知道合着她的手,或是叉着她的手,深深的向人鞠躬。婆婆很觉得她的小孙女可爱,常说:"这个小女孩和她的父亲小时一样!"阿翁听见了,总表示同意,大笑一番。他们老夫妇两位,虽然是旧式人物,都能彼此互爱互敬,成为情投意合的伴侣,很使我看了感动。那个时候阿翁刚巧回家来陪伴婆婆,我觉得很愉快,因为章卿和我不久就要携带三个小孩子离家,照中国的老俗,我们都应该住在一起的。

四十二

译余闲谈 西俗出远门总是带着家眷一起走的居多。你看就是老学者,像美国的杜威博士、克伯屈博士等,来华演讲,都各人带着夫人同来。中国作客他乡,多数都是孤身的。顾荫亭先生近和他的夫人由欧洲倦游回国,顾夫人也说西人以离了眷属远游为奇怪少见的事。这件事当然西俗好;不过中

国一般人做不到这件事,也有他们种种的困难;例如大多数仍是大家族制度,势难带着许多人同走,只好一个都不带,此其一。就是可以带着小家庭一部分走,往往因经济方面的关系,觉得钱用不起,也只好作罢,此其二。中国有许多地方交通不便,途中实在累赘,而且彼此都受累,所以索性以少动为上策,此其三。还有中国职业界常不安定,得了一件事,不知能做多久,所以多取审慎态度,不敢来往徒劳,此其四。有此种种原因,这件事明知依西俗好,也只得嘴里说声好,实际上有许多人做不到。

章卿被政府委任,将要到美国去做领事去,我和章卿就忙着预备动身的事情。有一天下午家人谈起我们的儿女里面,应否留一两个在家乡。

阿翁对章卿道:"依寻常的情形,你应该和你的弟弟一样,一个人独自到美国去,把你的全眷留下与我们同住,至少你也应该留下一个小孩子在家乡;但是你的母亲和我都明白你现在所处的情形和寻常不同。你的妻子是美国人。她对于我们的见解,已有许多十分的迁就谅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现在我和你的母亲当然也要体谅体谅她的意思,而且她的意思也就是你的意思。我们知道,依美国的观念,小孩子应当跟着父母的,我们当然不能禁止你照着这样办法。但是我要你知道,倘若你能留下一个小孩子,我们就非常的愉快。我们要小心保护,这是不消说的,你也一定知道的。"

好一会儿工夫,彼此都默然无语。我当时在旁边,心里也忐忑不安,当然轮不到我说话;就是轮得到我开口,我也说不出。我当时心里在那里暗想:倘若这许多小孩子都离开家乡,

婆婆要何等的寂寞;但是我们小家庭在美国,少看见一个小面孔,也是难过的事情。我一面这样暗想着,一面眼巴巴的望着章卿的面孔,看出他的面孔上也有进退两难的神气,不过不大留意的人还看不出。后来章卿竟开口回答。

他很诚恳的说道:"父亲,母亲,我们心里异常感激双亲的慈爱,我们这种异常感激的心意,想起来父母也一定知道的。我们知道小孩子跟着双亲,有许多益处,这些益处是我们自己所不能给与他们的。但是我们的几个小孩子里面,有那一个我们可以留下享受这些益处呢?讲到威尔佛,他是我们的长子,我们也想带着他同走。次子爱尔佛呢,在我们几个人里面,他似乎是最不宜于南方的天气。夏天的酷热已使他面色苍白,活泼减损。所以他很需要航海,换换空气。至于女儿爱丽霞,她还是一个婴儿,又是我们的独一女儿。所以我们似乎都离不开他们。这决不是我们忘记双亲的好意而敢一意孤行,务请双亲谅解。"

这样一来,阿翁和婆婆当然都彼此对着摇头,略有伤怀的意思。虽是他们两个老人家彼此摇一摇头,继而也就彼此笑了起来。

父亲答应章卿的请求,并且说道:"这样也好。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此事非他,就是每隔多少时候,无论你的职务怎样忙,一定要回来一趟,而且你们一齐都回来,和我们团聚再去。不要让你们的小孩子忘记了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忘记了中国语言。最多过了四年,你们一齐都要回来。"

阿翁这个意思,章卿和我当然立刻答应。婆婆和我彼此重复着说:"再过四年,一齐都回来。"这样说着的时候,我们都眼泪盈眶。

那天夜里，我对我的丈夫说："我们起先应该要答应留下一个小孩子。"

但是章卿对于这件事的脑子，的确比我清楚。他问我："到底留下那一个好？"他这句话问得很有意思，我当时听了他这样口气，知道我的提议完全是空的。

四十三

译余闲谈 人生有这样的恋爱，精诚可开金石，可哭鬼神！昔者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说人生朝得此爱，夕死可矣！反观世上的夫妻，有真爱情的，死心塌地互爱的有几人！多数不过是在形式上做了夫妻，不得不这样敷衍下去罢了！可以算是一生一世没有享过这种精神上的心灵上的愉快！已经铸成大错而无可挽回的人不必说，一般还有自由选择的男女朋友，总要求得真爱才好，不然，宁愿终身抱独身主义的清爽舒服！不要去受那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无穷苦痛！

在我们将要动身到美国去之前的那个星期日，章卿和我准备与中国辞别。我们陪着父母及其他许多家人亲戚，一同步行到本村的一个很高的小山上去，那个山顶上有一个庙，庙在山岩凹处，四望达数英里，在淡淡的夕阳之下，风景尤佳绝。这个庙居然包括三个宗教，因为在大殿上供着三位大石像，一是孔子，一是如来佛，一是老子。章卿和我两人竟贾其余勇，一同跑到山的绝巅。我向着山下四方一望，看见明媚足以自豪的村庄，沿着山边，五颜六色，着实可爱；又看见虎豹藏身的许多高山间有沃壤平原，密布丛林绿茵。再放眼远瞩，看见许

多山向着云团凝聚的天边蜿蜒倾斜，但觉万籁俱寂，遥盼无际。我当时觉得我所处的中国国土，真万分可爱，真欲跪下去向我所践的泥土接吻。我当时情感的勃发，竟有不能自禁之势，慨然对章卿说："章卿呀！这真是我们的家！我希望我们一天都不要离开它。"

章卿用中国话对我说道："我们不久就要回来的；我们老的时候，就共同生活在这个可爱的地方。"

在那天傍晚的时候，我们两人共同坐在家中很静寂的花园里。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在花园里遥闻从婆婆房里传出的她的侄儿的读书声音，因为他正在温习第二天的功课；又听见在一个颇远的客堂里，有两个丫头在那里玩笑声。同时又听见近园的路上，有轿子抬过去的竹杠轧动的响声与轿夫的草鞋步声相应。

再听得远的东西，就是在极静中的锣声，卖物小贩的打竹筒声，打小鼓声。

仰首望望附近许多小山，但见众山被黄昏的阳光衬出的紫色，莹润的月亮从紫色的天边慢慢儿涌现出来。鼻里闻着供菩萨用的异香。海上起的微风吹着附近龙眼树的枝叶，使它震动起来，树上的龙眼互击作响，摇来摇去，好像远望着的小灯笼一样。我们俩在这种情景里面，合手默然静坐了许多时候。静默许久之后，我丈夫很温柔的说出入我心坎的几句话。他说："麦葛莱，相离能给我们教训。从前我们在美国婚事未成的时候，我有一次暑假和你相离，使你反省自己，寻着你自己的本心。我这次到北京去，又和你相离若干时，愈使我有一种很深的信仰，同你一样，就是深信爱情是万古不灭的。在形体上我们也许有的时候要相离；但是在精神上，你和我是

二而一，是海枯石烂，此情不灭的。”

那个时候，明洁的月亮越升越高，圆洁可爱，一如我们俩的爱情。

四十四

译余闲谈 悠悠苍天，人生至此，悲惨曷极！我译至此，不禁一洒同情之泪！以麦葛莱女士之贤淑，章卿若能在外交方面事业青云直上，由苦而甘，同享到老，才是使人满意的事，乃至有此凄惨的结果！讲一句迷信的话，可叹一声“天道宁论?”讲一句愤激的话，简直天没有眼睛！

据最近由美国回国的朋友姚希琛先生传来的消息，说麦葛莱女士十年来在美抚养遗孤，艰苦备尝，已于去年五月间逝世。她所敬重的远在中国的家，并没有怎样照拂她，她和子女在经济上都很艰苦。两男一女都已十几岁，形貌都像白种人，惟头发全黑像中国人，现都依靠他的外祖父母，中国的祖父母却不想他们回来，也不帮助他们！所幸美国社会事业兴盛，只要有志向，不难有工读机会，将来尚无堕落之虞。咳！大家族的刻薄！“夫复何言”！

姚先生又告诉我，麦葛莱女士因嫁与中国人，她的本国亲友甚不以为然，逝世后送她灵榇的，中国留美的学生恭送的不少，本国人反而寥寥无几。民族歧视的成见，不知何时才能消灭，真可浩叹！

我于伤悼之余，觉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乎情义，麦葛莱女士与章卿先生的至情至义，实足与日月争光，躯壳虽去，而此种至情至义之精神，实与宇宙同其长久。他们所以感动我们者在此；我们所以敬重他们者亦在此。

译者附启 我译这本书,受读者奖励的信近二百封,口头奖励的还很多,真使我且感且愧。其实是麦葛莱女士至性的原文处处动人,我因事忙,匆促执笔,很觉得惭愧。最近又得许多热心人士的信,劝印单行本,现已决定刊单行本,作为"生活周刊丛书第一种",以答盛意。

译完的时候附记

我和章卿在家乡花园里静坐谈心后几天,就一同动身到美国去了。以后的事情只能简单的说几句,因为惨悼已极,简直也没有什么适当的话说得出我的凄惨!我们到美国只有一星期之久,章卿就患伤寒症,其实他好几年就常常有些病,不过他很能抵抗,隔几时身体又觉得很健康起来,所以我们有一个时候竟把其初的忧虑恐怖忘却。但是那好几年与疾病的奋斗,元气已不免亏损,因此这次一患伤寒症,就入危境。只病了六天,他就与世长辞了。他将要逝世的时候,很静的,很赍恨的,断他的一口气。我们当这次病发生时虽然就怕有突然的惨变,但彼此都不深信竟至有此极惨苦的灾难!我们俩临诀的时候,我们彼此重申我们千古不磨的至诚相爱,好像我们在黑暗的人世携手偕行,彼此的手更紧握一层。他这个时候再三对我说:"全世界中,你是我的最心爱的,……全世界中,你是最能了解我的,你是始终如一的爱我的,你是我至爱的贤妻。"他刚把这些话说完,我臂上所扶着的我至爱的人,竟一瞑不视,所留下的不过是他精神所附的躯壳,他的精神就此一去而不复返了!

说到这里,我的历史也就完了。我写的时候,凄惨苦楚,

又现目前,但是想起我的子女,回想我远在中国的家,还在那里等着我回去,我又深信人的躯壳总是要失败的,只有藉着至诚的爱,才能获得精神上的凯旋,也就勉强忍受,过此余生。

《一位英国女士与孙先生的婚姻》译余闲谈

附:[美]Louise Jordon Miln　著:《一位英国女士与孙先生的婚姻》

译者附言

我的朋友姚颂馨先生看见我把《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译得津津有味，又听见许多读者看得津津有味，特为介绍这本书* 备我接着译出来。所以我在动笔译述以前，先要谢谢他。

这本书原名 MR. AND MRS. SEN，是 Louise Jordon Miln 记的，一九二三年由美国纽约 A. L. Bure Company 出版。原书材料很好，不过笔者不免存着种族的成见，有的地方说些不相干的话，我译述的时候，只撷取他的精华，酌删他的糟粕。这是要预先声明的。

---

* 本书 1929 年 12 月生活周刊社初版，署名邹恩润译述，附“译余闲谈”。出书前，曾于《生活》周刊 1928 年 1 月 1 日第 3 卷第 9 期至 1929 年 4 月 28 日第 4 卷第 22 期连载。

一

译余闲谈 花园会(garden party)也是增加社交愉快的一种好方法,择一个适当的花园,或是自己的花园,备些茶点,请若干男女亲友来聚会,闲游谈笑,或杂以有趣的游戏,空气新鲜,花卉悦目,于身体精神都有很大的益处,藉此联络友谊,犹其余事。这种社交方法,所请宾客可以略多,而在经济上又不必需要巨费。

与花园会取意相仿的有所谓野游会(picnic),约几位朋友赴野外或近山游览,随带热水瓶面包简便菜肴等物,就草地围坐谈心,鸟语花香,泉声松影,好像别有天地。不过野游会的人数不能如花园会之多。

我国交际大多数都不过请人饱吃一顿,而且只有男子专利,家庭妇女儿童更少参加的机会,弄得家庭生活异常单调。我觉得像花园会野游会一类的交际,很可提倡举行。

这本书的主人翁,当然是孙先生与一位英国女士,这是不消说的。那位孙先生的大名叫做孙钦露,那位英国女士的芳名叫做爱翡。但是他们两位本来是不相识的。在他们不相识以前,有一位"老小姐"叫做珠莲女士,和他们的婚史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为叙事的系统起见,我先要谈谈珠莲女士。

珠莲女士是美国惠贞尼亚州(Virginia)人,世居该州露斯希尔地方,离京城华盛顿不远。当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惠贞尼亚州是属于南方的范围。珠莲女士的父亲是南方的一员将官,不幸阵亡。女士有四兄一姐,四兄都为南方而从戎,三兄

都以身殉国，一兄死于北方的俘虏狱里，所留下的不过一个寡母和姐妹二人而已。不久她的阿姐私奔于一个军官，不知所终，她的母亲因年老伤感，不久也就逝世。所以珠莲女士从小就过很孤寂的生活，所幸家里还有忠实的老女仆招呼她，尤其是一位黑种老家人，名叫来生德，很诚实的在家服务。所以珠莲女士住在父母所遗的屋子里，并由其他遗产里得到的收入，倒还可以维持她的生活。

她所住的地方叫做露斯希尔，与华盛顿相近，上面已经说过。虽父母俱亡，兄弟均故，平常却很喜交游，华盛顿人士，很有许多和她来往的。她的交游中尤其亲密的有三位朋友。一位是女医生，虽是美国南方人，却嫁了一个美国北方人，还有一位是英国女士，她的表兄是一个英国贵族，当时住在美国华盛顿，她就在这个贵族家里担任女教师，教导看护她的两个小外甥，还有一位是中国青年，在华盛顿中国公使馆里任职。

珠莲女士老而未嫁，已是一位老小姐，她每年总有一次就她家的花园里开花园会，请友人参加。有一天晴光明媚，又是她举行花园会的时期到了。那天珠莲女士当然盛妆出来款待嘉宾。来宾里面有银行家，有公使及其女公子，还有其他几位男女宾客，姑不细述。且说当时开着花园会的时候，园里排了许多小桌子，桌上铺着讲究的桌毯，上面排了许多饼糖水果及冰淇淋等物，其中有一张桌子上的东西已经吃完，桌旁的椅子上却坐有四位女士在那里畅谈。

现在让我很简单的把那四位女士介绍一下。有一位是茉丽女士，她的父亲是代表奥利康州的上议院议员。有一位是露雪女士，她的父亲是大理院的法官。一位是玛利女士，她的

父亲是华盛顿一个著名教堂里的牧师。当时是夏天，所以她们都穿着雪白而艳丽的衣服，头上都戴着精致伶巧的帽子，但是有一位女士却没有戴帽子，身上却穿了一件绿色的比较简单的长衣。

茉丽女士对着这位穿绿衣的女士喊着说道："你的样子，好像是天然生长在这个花园似的。"其实茉丽女士这句话问得倒也有点理由。因为那个时候她们坐在树荫之下，凤尾草的叶子密布于上，虽当时还不过在下午四点一刻左右，炎热已退，清风徐来，但见将退的阳光照着碧绿的树荫与齐平的青茵，真是眼前一片赏心悦目的欣荣绿色。在这种天然绿色之中，爱翡女士却穿了一身绿衣，绿光映耀，媚态益增，怪不得茉丽女士要说她好像是天然生长在这个花园里面。

当时各位女士衣上都插有名贵鲜花，爱翡女士胸前却不过插着一朵大红色胡椒花，这朵花虽不名贵，插在她的妩媚婀娜的身上，却为其他名贵之花所不及。

那四位女士谈谈笑笑，爱翡女士忽然谈到接吻问题，她的意思，生平不喜欢受人接吻。这几句话却被许多男宾听见，其中尤以一位青年更加注意。他听见这位女士的意思，特别留心向女士详细观察一下。

那位特别注意的青年，虽已二十七岁，看上去年纪还要轻得多，身材高度适中，圆润丰满，面貌身段都很美丽，眼光奕奕有神，衣服尤整洁异常。他注意爱翡女士的议论，随后怎样，下次再谈。

二

译余闲谈 我觉得西俗宴客与中国宴客,有两点很值得注意。第一点是他们的菜肴很简单,吾国总是大鱼大肉,一二十碗的拿上来,总要使得你吃到肚子装得满满的,不能再装进去,才觉得是优待嘉宾!不但糟蹋东西,暴殄天物,时间方面也极不经济。

第二点是西俗宴客,宾主谈笑,总是轻声低语,力避喧哗,中国则流行猜拳,"一品高升啊!""五金魁呀!"大声疾呼,筋起脑胀,好像对手的耳朵是死人的耳朵,非这样狂叫不听见似的!在中国菜馆里想聚几位朋友共宴谈心,而左右贵邻却闹得乌烟瘴气,使得我们讲话非特别张大喉咙,放大声带,老实是糊里糊涂,这真是一种野蛮的习惯!

爱翡女士和几位女友在珠莲女士所开的花园会里,谈论风生,讲到接吻问题的时候,唤起近座的几位男宾的注意,尤其是有一位青年男子,停一会儿,这位青年和另一位男宾叫做葛得时将军,由座位上立起来走走,无意中走过刚才说的几位女士围坐着的桌子前面。那几位女士看见倒也很加注意。其中只有露雪女士在华盛顿交际场中遇见过那位青年,当然有点认得,和他微笑颔首。等到那位青年走过之后,露雪女士就对她的女伴说,这位就是孙钦露先生,曾在华盛顿见过一面。爱翡女士听了随口插嘴问一句:"他是何国人?"露雪女士答道:"中国人。"爱翡女士听见孙先生是中国人,心里存着种族的各殊,也就淡然置之。

转瞬夕阳西下,宾朋星散。珠莲女士忙着送客,正在这个时候,孙先生与爱翡女士凑巧又立在一起,彼此对眼望了一下,但也不过望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别的意味。

宾客散得将要完了,珠莲女士从门口转进里面,招呼留下的几位朋友坐谈。原来这几位朋友是珠莲女士请他们于花园会完后,留在她家里用晚膳的。在这几位留下的朋友里面,凑巧孙钦露与爱翡女士也在内。当珠莲女士进来招呼留下的几位宾客的时候,人数愈少,相见愈易,那位英国女士的碧眼儿和那位中国青年的黑眼又遇着了。到了这个时候,爱翡女士才微笑一下,孙先生也很谦和的微笑着报她。

既而宾主入席,西俗男女共宴,由主人派定那一位男宾和那一位女宾并坐。这一次晚餐,凑巧珠莲女士又把孙先生和爱翡女士坐在一起,所以爱翡女士左席就是孙钦露。

爱翡女士这个时候对于孙虽仍是淡漠的态度,但是既承主人派定,也不得不敷衍谈话,以存礼貌。所以就座之后,爱翡女士把头略倾向孙先生那方面,很客气的轻声问他说:"你喜欢美国吗?"孙先生满面笑容的回答她说:"我很喜欢美国,不但美国,有许多其他的友邦,我都很欢喜的。"

爱翡女士随着问他:"我看孙先生常犯思乡病罢!"脱口说了之后,觉得初见面奈何说出这样亲切关心的话,不禁红上双颊,颇觉不安起来。

孙先生却很自然的回答说:"有的时候,的确很觉得思乡之苦。"爱翡女士赶紧接着说:"我刚才那句话是不应讲的,抱歉得很。"说时微微有点叹息。

孙先生却十分有礼的替她回护:"承你下问,无论何事,都

以回答为荣幸。况且男子思乡并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既而又说:"爱翡女士,遇着我在谈话里有批评英国的地方,请你不要见怪。我知道你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

"你怎么晓得我是英国人?"

"你告诉我的。"

"我?这倒奇极了,我们从前彼此不相识,何从谈话?"

"爱翡女士,你自己告诉了我。我在花园里和葛得时将军一同走过的时候,我听见你说几句话,就听得出你是英国人。其实只要听见说出一个字,就辨得出是英国人,不至错误的。"

爱翡女士听见他一口拿定她是英国人,所谓被他"一语道破",又红上双颊。她像羞答答不大好意思似的。

孙钦露却清辩滔滔,继续的说下去:"在中国有两句格言叫做'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倘若一字英语的声音由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嘴里讲出来,竟不能显出是英国籍,这个字音一定是跌入一个听觉迟笨或聋子的耳朵里。"

爱翡女士听见孙先生暗里在那里称赏她,倒不易接语,只得轻着语意问道:"在你中国语言里格言多吗?"

"在中国语言里,格言很多很多。"

爱翡女士笑着说道:"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中国话,有人说中国话非常难学。"

孙钦露很敏捷的回答说:"话虽如此,其实中国话也不难学。"他就轻声低语的说出一两句中国短语,弄得全座宾主都倾耳静听,一点儿也不懂,大家都笑了起来。

三

译余闲谈 言语真重要;误会,疑团,淡漠,等等,只要有近情近理的诚挚谈话,便易冰释。我生平交游多直爽的朋友,彼此有话径说,最可怕的是有话放在肚子里,使人摸不着头脑。我国有两字成语叫做“阴险”,可见“阴”便近“险”,“险”则往往不能脱“阴”。

中国上等社会的妇女,大多数总是讲究“躲起来”,就是现在还有许多地方是这样。我看外国影片里面有时有中国的情形。其中的中国妇女总是江北老太婆,或是牵子背女的江北乞婆,那种怪形怪状,令人见了真觉无容身之地。难道中国就没有美丽端庄衣服讲究,替本国争些体面的妇女?都是“躲起来”,只有那些不躲起来的出来“献丑”!听说日本政府遇有外人到本国摄影,都派人随着指导,无形中就加以取缔,所以流传于外的人民,不至“献丑”。怪不得电影明星张织云女士到美国游历的时候,彼邦人士见她美艳超群,都以为她是日本女子。

孙钦露在珠莲女士家里晚餐席上,正说一两句中国话与爱翡女士听的时候,弄得全座宾主听着不懂,都笑了起来。笑了之后,大家又谈点别的话。停一会儿,爱翡女士又谈到中国语言,他对孙先生说道:“中国语言听起来真难懂,我想无论如何,总是学不会的。”

孙先生很和婉的问她:“你果肯尝试学习中国语言吗?如肯尝试,我倒也情愿教你。”

爱翡女士回着说:“你不见得情愿教人罢。我自己却不情

愿教人什么,我的担任教书,不过是为自立之计罢了。”

孙先生听了很惊异的说道:“你真是一位女教员吗?你的年纪这样轻,居然有学识担任教育事业,真是难得。我以为教育是最高尚的职业。”

爱翡女士很郑重的告诉他:“我实在学识浅陋,并不懂得什么。我不过在我的表兄家里,教两个外甥。一个名字叫狄克,还有一个名字叫博浪。我教他们都是很粗浅的东西,连带招呼这两个小孩子。我本不喜教书,为力谋自立计,姑且担任下去。”

孙钦露听见爱翡女士的口气,知道她的身世是很可怜的,所处的境遇也是不甚宽裕的,不禁引起他的同情心,反增加了他的爱惜之意。这种注重容德不重钱财的态度,却是中国人的美德。在西洋男子对于女子,大多数都是崇尚拜金主义,有钱的女子处处受人奉迎,否则往往自悲身世,不能获人怜惜。

既而孙钦露又旧话重提的说:“我很情愿教你中国语言。”

爱翡女士听见他这样郑重其事的口气,不免有一点诧异,问道:“为什么我要学中国语言呢?”

钦露笑着回答她:“你或者想着中国语言十分艰涩难学,或者又想着你学中国语言没有什么用处,但是若有一天你到中国去,你所学的中国语言便很有用处了。”

“我到中国去?我想我决没有这种好运气!决没有这种机会!”

钦露听了摇着他的头说:“人事难料,谁也不敢预说。”

爱翡女士毅然的说:“我却敢预说。”

两人这样你一句我一句,针锋相对,彼此说完了话,都笑了起来。

讲了这许多话,钦露还是很坚执的说他应该要教爱翡女士中国语。女士又问他有什么理由。他说在花园里初次遇见女士的时候,觉得她有的地方很类似中国的女子,虽则他在海外久,生平未曾见过一个中国女子,当时心里却有这样的感觉。爱翡听见他生平未曾见过一个中国女子,又不免引起她的好奇心,不自禁的问道:“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女子吗?”

钦露很和缓的申明:“苦力的女子,当然随处可以看见,我所指的是上等社会的女子。我离中国多年,在中国的时候年纪还小得很,当时中国的风气比现在还要闭塞,上等社会的女子总是终日关在大门以内,在外面简直看不见,我自己并没有姐妹。讲到我的母亲,她弃养的时候,年岁非常的轻,我当时还在襁褓之中,所以关于我母亲的音容笑貌,我简直一点没有影象,说起来还不免伤感。在华盛顿我认得两位中国夫人,在欧洲也认得几位,但是她们都已嫁了人。所以我说我生平没有见过一个中国女子。”

爱翡女士听他倒也说得头头是道,理由充足,不过想起刚才钦露提起她有的地方像中国女子,她倒要问个明白。关于这一点,钦露如何解释,且等下次译出奉告。

四

译余闲谈　有人说恋爱是出于感情而无理性可言。我以为正是因为出于感情,所以不为世俗成见所拘束,否则受理性的判断,多所顾虑,或者反为世俗成见所拘束。例如爱翡女士之对于孙钦露,此时虽尚不足于语所谓恋爱,但爱翡女士横梗于胸中的尚有一种族异同的成见,而仍恋恋不能尽忘所见的

孙先生,便是偏于感情作用而不能自禁的倾向。

但是此中也不能说全无理性作用,在钦露方面,当然也有他的人品性格,有以吸动他人之处,其程度之强烈,竟不能为种族成见所掩没。

孙钦露在珠莲女士家中晚宴席上,与爱翡女士恰巧坐在隔壁,谈论风生,清辩成趣,后来说到爱翡女士有的地方使孙想起中国女子,她倒要问个明白,到底有什么理由。钦露说他到外国多年,到了夏天,外国女子总是全身穿得雪白。在中国的旧俗则以白色为丧事不幸的表示,如外国之对于黑色一样。那天下午在珠莲女士家中的花园会,许多妇女都穿着白色,爱翡女士独穿绿色的衣服,所以使他特别想到中国女子的服色。这是一事。还有她身上插的胡椒花,在她行动的时候随着震摇摆动,又使他想起中国女子喜戴的,也往往有插在头上常常摇动的首饰。

爱翡女子反诘钦露道:“你说生平没有见过一个上等的中国女子,那末你怎样知道中国女子穿的什么戴的什么呢?”

钦露听她这样细心的诘问,对她笑了起来,笑后接着说道:“你真问得利害,不过我还是没有被你问倒。我生平虽未曾见过上等的中国女子,但是我却看见过她们的相片,而且我是能够阅读中文的,我在中文小说里,当然也阅过关于中国美人的描述。”

这样一说,又说得爱翡女士只有报以一笑,不能再驳他了。

谈笑愉快的餐叙,不久告毕。那夜晚宴后并不举行跳舞,不过于散席后稍坐清谈,并佐以音乐,赏心悦目。钦露又善于

多种乐器,大献他的好艺术。宾主尽欢而散。

那夜珠莲女士还留着爱翡女士在她家里过夜。

第二天早晨,她们两位正在同用早膳的时候,仆人来生德拿进一大盒花,芬香扑鼻,娇艳动人,爱翡女士不自禁的拿起许多来嗅嗅香味。

那个花盒里现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凸起的名字,仔细一看,却是孙钦露三个字。名字下面还写上"昨蒙宠召,无任感幸。"

爱翡女士看见那些可爱的鲜花,不自禁的在那里玩赏,忽然看见孙钦露的名片,却发呆起来。

珠莲女士当时看见爱翡女士的神气,诧异她对于钦露有何误解,随口问道:"你为什么不喜欢孙先生呢?"

爱翡女士微笑答道:"我何尝说过这句话?"

珠莲女士有意和她说玩笑,再进一句说:"我以为这样?"

爱翡女士接着说:"但是我也不敢说我是不喜欢他。"

珠莲女士笑着说:"但是我相信你也不敢说你是喜欢他。"

爱翡女士听她辩得这样曲折入微,禁不住的笑着承认说:"一点不错!我到底喜欢他不喜欢他,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但望两者都不是。其实我喜欢他或是不喜欢他,于我有什么相干?我又何必多此无谓的念头?"

"为什么不相干?倒也请你说个理由。"

"讲到理由,我倒说不出什么。但我转念一想,觉得他总有什么缺憾似的。"

珠莲女士很殷勤的问道:"总有什么缺憾?你有什么理由?"

爱翡女士吞吞吐吐的答道:"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理

由，有之或者因为他的种族和我不同，也未可知。”

珠莲女士很镇静的说道：“讲起孙钦露的为人，比许多我们同种族的人都好得多，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爱翡女士听了默然不语。

珠莲女士继续的说下去：“我所以很优待他，还有我的理由。我的理由是因为他于我有特别恩惠。”爱翡女士听到这里觉得非常惊异。究竟孙钦露对珠莲女士有什么恩惠，说来话长，此处暂搁一下。

五

译余闲谈　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我觉得旧式婚姻的大病，就是两方的“心”，尤其是女子的“心”，没有达到“心悦”的地步，硬被什么形式方面的“文定”“拜堂”“合卺”一类把戏，强成所谓“终身伴侣”，真是天地间一件很滑稽而惨酷的事情。我曾经一次听见一位女士在极熟的几位朋友谈座中说几句很好笑的话，她说现在中国内地还有许多把素不相识的人，一旦睡在一个床铺上去，从此便要一生一世在一起，真是“岂有此理”到了极步！我以为这种事所以成为“岂有此理”，就是因为男的娶了一个形式上的妻，未曾先获得女的“心”。

爱翡女士这个时候的心还不在孙钦露，所以她的态度淡然，是应该的事情。孙钦露如不能获得她的心，爱翡女士就是始终淡然，都是应该的。

珠莲女士告爱翡女士勿轻视中国人，说中国人也有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的区别，与欧美各国一样：上等社会中国人之高尚聪慧与别国同。并且说孙钦露于她有特殊的恩惠，所以

更宜领受她的特别优待。爱翡女士听她说得娓娓动听，也就渐渐的听得津津有味。

珠莲女士更进而说明孙钦露何以对她有过特殊的恩惠。据说她有一位叔祖曾到北京经营商业，被匪徒虏去，几遭不测，幸有一位中国朋友叫做孙章祚的极力营救，卒免于难。从此她家里的人对于这位孙章祚先生就感恩不忘，她也听了家人谈起，知道这件义气的事情。后来她在报纸上看见华盛顿中国公使馆里有一位秘书孙先生，是由中国来的，她又想起这件故事，便试往中国公使馆去询问，居然问到一位孙先生，晤谈之下，才知道他叫孙钦露，所谓孙章祚者就是他的祖父。珠莲把他祖父援救她叔叔的事情告诉一番，他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自从那个时候起，这位老小姐珠莲女士便认识了孙钦露，彼此成为朋友。

珠莲女士告诉爱翡，说她最初和孙钦露的交际，常请他到家里参加宴会等等，还不过存着“报答恩惠”的意思；后来因常聚谈，觉得他的为人高尚纯洁，性情和易，有种种令人敬重的地方，所以每次请到他，不像从前那样出于“义务”的意思，却是出于真心欢迎，巴不得他一定要到！

爱翡女士听了这一番话，还是默然。她心里还是怀着异族的成见，还是存着冷淡的态度。

珠莲女士发了这篇议论之后，把孙先生所送的花，支配在几个花瓶里面，还提议再到花园里去采取玫瑰花，爱翡随她同去。

两小时之后，爱翡女士满臂拥着许多新鲜娇艳的玫瑰花，回到华盛顿，依旧去尽她女教师的职务。她是在她表兄史诺家里担任教导两位外甥，前面已经说过。

珠莲女士在家里所开的花园会是在星期四，所以爱翡女士回到华盛顿的那一天是在星期五。到了星期六的早晨，爱翡女士忽然遇着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天早晨爱翡女士忽然接到一个男子送给她一盒鲜花，再细看盒里所附的名片，方知不是别人，正是在珠莲女士家中所遇见的孙钦露！当时她视孙钦露不过是一位偶然见过的寻常朋友，加以彼此种族不同，更觉淡然，所以收到这盒花的时候，心里似乎觉得孙钦露微嫌卤莽。不过他既经送了来，也就不好意思退还，顺便把所送的花插在她卧室中的花瓶里。

星期六往往是爱翡女士最忙的一天。那天她的表嫂史诺夫人总是上午出去购买东西，下午又要出去访问朋友，所以爱翡女士还要替她在家里照料一切，爱翡女士在上面所说的那个星期六，虽因孙钦露送她那般好的花，最初心里不免多一件心事，但是她自己那天很忙，转身也就把这件事忘却，不放在心里。

凑巧那一天有两位女朋友来访她。在常友，碰着忙的时候，她当然可以挡驾，怎奈那天来的却是爱翡女士极熟的朋友，阍人对她们说不在家，她们却已三步做两步的跑了进去，横冲直撞的奔上爱翡女士的房间来。那两位女宾不是别人，就是珠莲女士花园会里和爱翡女士同桌的女宾里面的两位。一位是露雪，她的父亲是大理院法官；随她来的还有一位是茉丽，她的父亲是上院议员，想读者都还记得。露雪女士的为人是最喜抉发人的秘密，口锋滑稽而锐利，她带了茉丽女士同来，已怀着一肚子的鬼胎！她们走进了房间，爱翡女士就说她非常之忙，不能抽身陪她们出去游玩。露雪说那不要紧，她们不过来访问访问，不是一定要一同出去游玩的，一面张嘴说

话，一面却转着两颗好像探海灯的眼珠，往房间四面东张西望。既而她忽然呼着说道：

"爱翡！真的吗？"

"你不要大惊小怪！你倒底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孙钦露真的送花给你吗？"

爱翡女士听了却大吃一惊：这个时候，孙钦露的名片不在花上，她们又何从知道？这种事情既被口锋滑稽而锐利的露雪女士打听到了，倒不免一番口舌。

六

译余闲谈 吃醋的毛病，有的地方，女子确比男子利害。我听见一位女友说她们同学在女校里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极要好的知己朋友，譬如有甲乙二同学要好，倘若一旦甲与丙也要好，同时并不弃乙，但在乙则往往要因此气得发昏章第十一，不吃饭啊！哭啊！诉啊！闹得一团糟！

我有一位朋友，他夫人的酸素作用特别利害，他偶然遇着美妇女，只要对他夫人提起赞了一句好看，她就要一天没有笑容！说话也要没精打彩似的！那位朋友发现了这个毛病以后，遇这种事，只得"噤若寒蝉"！

酸素作用是人情所不免，不过酸得太利害了，也是徒然自寻苦恼。倘像《红楼梦》中的黛玉，别人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差不多都能引起她的酸素作用，那真是自寻绝路，和这种终日愁眉哭脸的人一起，也算倒霉！

露雪女士在爱翡女士卧室里，一口道破孙钦露送花与爱翡的秘密消息，弄得她异常惊异，赶紧接着追究道："这又是那

个人告诉你的话?”露雪女士答道:“没有那一个告诉我。我自己看见他的,我看见他亲向花市采购的。我陪一位女朋友刚巧同往花市商定结婚用的鲜花,忽见孙钦露走了进来。我看他细心选了许多好花,还买了极讲究的花盒,他无意中看见了我,举帽为礼,却没有谈话,仍继续买他的花。等到他花和盒都装配妥帖之后,我亲耳听见他吩咐花市伙计径送与他所要送的人。那个人是谁?我又亲耳听见他吩咐那位伙计把那盒花送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孙先生苦心孤诣的选购那许多好花,原来是存心要送给你!是不是?孙先生到底是不是送了花给你?请你立刻给我一个答复!”

爱翡女士问道:“你来看我,就是专为这件事吗?”

露雪女士忙着答道:“当然是的!”茉丽女士也凑闹忙的插一句说:“当然是的!这是不消说的!”

露雪又逼着爱翡说道:“倒底孙先生有没有把花送来?到底有没有?爱翡!”

爱翡女士被她这两位女友那样盘问穷诘,弄得真不耐烦,最后才慢慢儿的回说:“是的,他是送了花来。”

露雪听了,狂呼道:“爱翡!真令人羡煞!”茉丽也大肆她的揶揄口气,接着说:“你真是一位好幸运的女子!好幸运的女子!”

爱翡一面继续做她的女红,一面淡然说道:“我倒不觉得什么!”

露雪和茉丽同声喊道:“爱翡!你难道痴了吗?孙钦露从前从未送过别人什么花。孙钦露居然送花,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而今竟送给你!真是……”说到这里,她们都吃吃的笑,笑声与语声混在一起,分别不出她们究竟讲些什么!

爱翡女士也不自禁的笑了起来,说:“露雪!你们的话却错了!你们说孙先生从前从未送过别人什么花,殊不知他却常常送花与珠莲女士。昨天早晨他就送了许多花给珠莲。送来的时候,我也在那里,所以还亲眼看见。至他今天送给我的花,真不过一点儿,远不及送给珠莲的多。”

茉丽听了歪着嘴耸着肩插着说道:“珠莲女士吗!不错!我知道孙先生常常送花给珠莲女士。但是你要知道珠莲女士是一位老小姐,孙先生对她好像是对娘一样;珠莲女士之待孙先生,也好像做娘的爱护儿子一样。至于孙先生送花给年青的女子,你却轮着第一!”

露雪忽然有所思,随即问道:“和花一同送来的,是否还有一封信?”

“没有什么信附着送来。”

茉丽又改着声调揶揄道:“告诉我们……你谢他的时候,到底怎样措辞?”

“我收花以后,并未曾和他晤面。”

“但你当写回信时候,你怎样说法?”

“我未曾写什么回信。”

露雪与茉丽那里肯停,还是噜苏不休,噜苏了一大顿才去。

爱翡女士对孙先生的送花,本很淡然,但是经了那两位女朋友酸素作用,多方揶揄,倒唤起她的特别注意,自想依寻常礼貌说起来,似乎也要写一封信去谢谢才是。

七

译余闲谈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的婚姻,进行似乎很迂缓,

其实应该如此，一是审慎的意思，二是要做到两方情愿，不能仅凭单相思。我国某大学实行男女同学之后，有某男生单相思某女生，写信乞婚，不许；有一天跑到那位女生房间跪着哀求婚事，又不许；他竟用刀斩下手指一段，血淋淋的跪到那位女生那里哭求，还是不许；而且闹了这个笑话，被学校当局开除！这个性急朋友真是愚不可及，也可以说是自作孽！

爱翡女士得孙钦露赠花之后，看见她的两位女友露雪和茉丽那样妒羡她，倒唤起她的注意，觉得孙钦露的好意，不可不写一封短信去谢谢他。她的两位女友是星期六来访问的，下星期一孙钦露便接到爱翡女士的谢信。信里这样说：

孙钦露先生：

承你惠赠蔷薇，使我回忆珠莲女士家中聚会之愉快，殊深感谢。

爱翡上。

孙钦露接到了这封信。看了又看，玩索她的文义，还端详她的字体，简直发呆了半晌！好像上了电气一样！

爱翡送那封信，是自己在星期日下午陪着她的两位外甥博浪和狄克出去游行的时候，亲身付邮，不放心假手于仆人。她把信投邮之后，心里独自暗想，不知道孙先生要不要回她一信，更不知道孙先生要不要求她允许来访问她。

在孙钦露回信或是访她之前，爱翡女士与孙先生凑巧相遇于跳舞场。孙先生一闪眼即看见爱翡女士，殷勤谢她的谢信。爱翡女士觉得孙先生精神焕发，笑靥迎人，又觉得他的跳舞工夫，超卓美雅。

爱翡女士和孙先生有过两次晤叙之后，隔了一个多月，孙

先生无意中又认识了她的表嫂史诺夫人。爱翡女士原来家住英国伦敦,她的父亲是一位学校教师,母亲温柔贤淑,善于家政。膝下只有这一颗掌上珠,所以父母对她都视为宝贝一样。不幸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她的贤母就弃养;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又见背。于是这位爱翡女士乃陷于孤苦零丁的境地。幸而她的母亲的姐姐有个儿子,就是史诺爵士,在她方面说起便是表兄,这位表兄和她的表嫂都极爱重她,见她寂寞悲悼,到美国华盛顿去的时候,就带她同去,请她担任女教师,教教他的两个小儿子,也就是她的两个外甥。

且说爱翡女士的表嫂史诺夫人有一夜在她友人兰笙夫人家里宴会,席中遇着孙钦露,觉得他的恂恂温雅,谈吐隽永,无一不合于西洋人所谓士君子的资格,很可敬佩。回家以后,在家里晚席宴上,对她的丈夫说:

"我在兰笙夫人的宴会席上认得一位新朋友,我请他有空的时候到我们家里来谈谈,不知道你赞成吗?"

史诺爵士装着诧异的神气说:"你请些朋友到家里来谈谈,这也是极寻常的事情,何须用得着我来赞成或反对呢?"

"我当然喜欢交游,求得愉快的生活,那个能像你那样一天到晚看报纸杂志,真闷煞人!"

史诺懒洋洋的批评说:"你自己不喜欢看报纸杂志,所以觉得闷煞人。"

史诺夫人笑着说:"你不要瞎批评,刚才说起的事情,我还有一点没有告诉你,我所说的那位新朋友不是女友,乃是男友!"

史诺爵士也笑着回她:"你这句话是多说的!男友不男友,有什么关系,用不着这样严重的声明!你既认识的一位男

友，到底是那一位？”

“我新认识的一位朋友是一位很可敬爱的中国人。”

史诺爵士听了一点不诧异，不过爱翡女士在旁听了，却特别注意，赶紧问他道：“你喜欢中国人吗？”

史诺爵士说：“我极喜欢中国人。我以为深知他们的人，没有不觉得他们的可敬可爱。”

当时在座的有一位男的来宾，叫做汉密顿，很含醋意，问史诺爵士道：“你说这样的话，你认识了很多中国人吗？你真能深知他们吗？”

他们谈锋滔滔不绝，随后还有很重要的话，而且牵涉到爱翡女士的本身。

八

译余闲谈 爱翡女士的父母俱故，史诺夫妇是她的至亲，对她的事特别关心，是应该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我以为婚姻的事情，最好是由男女两方本人自己物色，但同时最好也要有较有经验的亲友做顾问，然后可减上当的机会。这个意思，在吾国今日的女子方面尤为重要。像在上海的地方，自由新女子受着已婚男子的欺骗，嫁了过去才发现已有大妇的，时有所闻，不可不慎！

讲到女子自己物色夫婿，我觉得中国做父母的比西洋苦。我看西洋女子大了总是由自己物色，物色到了，只要告诉父母罢了，物色不到，情愿做老小姐，父母心里也没有什么难过。在中国则女子年逾二十而未订婚，做父母的人就觉得有一大宗心事未了，非办妥不可。要改良这一点，当然要提高并普及女子教育，社会交际方面要多予女子以参加的机会。

爱翡女士的表兄史诺爵士和她的表嫂史诺夫人在家里晚宴,在座的除爱翡女士外,还有一位男宾汉密顿。史诺夫人谈话之间,无意中谈到新认得的一位中国朋友,这件事我在上次已经告诉诸位。且说当时汉密顿听见史诺爵士赞许中国人,大含醋意,问他是否认识了很多中国人。史诺爵士很从容不迫的回答道:"我在中国住过十年,因此和他们交游也有了十年。我在英国考取了文官考试,便派到中国北京去,在英国公使馆里供职。我在那个地方非常愉快,希望能常驻下去,不幸过了十年,却被擢升,调到日内瓦去,于是我才与中国告别,至今恋恋不舍。我的中国朋友当然不少。他们大多数都是很可敬佩的,你倘若和他们相处愈久,相知愈深,必愈觉得他们的好处,这是我所敢断言的。"

谈到这里,史诺夫人插嘴说道:"我新认的那位中国朋友孙先生告诉我说:……"话尚未完,史诺爵士把将近嘴边的酒杯放下来,问道:"你所说的那位孙先生是否就是孙钦露?"

史诺夫人很严重的回答说:"是的,就是叫做孙钦露。我当面请他到我们家里来谈谈。"

史诺爵士很高兴的说:"好!我希望他一定来看看我们。"

史诺夫人说:"他已经答应了,一定肯来的。"

这个时候,心里老不高兴的,当然是大有酸素作用的汉密顿。

史诺夫人忽转首对着爱翡女士说道:"爱翡!还有一件事,我忘记说起,据孙先生告诉我,你曾在珠莲女士家里见过他。"

旁听的汉密顿更觉酸得不可耐,等不到爱翡回答她表嫂的话,已经脱口而出的问爱翡道:"爱翡女士,你喜欢这个人

吗?”

爱翡答道:“珠莲女士非常喜欢他。我不过偶然遇着他两次。”

汉密顿故作鬼脸说:“什么珠莲女士!我虽从来未曾见过她,深信她一定是一个痴婆子。”

他说了这句话,很有自鸣得意的神气。这个时候史诺夫人一心一意于孙先生送花给爱翡的事情,也无心理会汉密顿讥讽的话,只对她问道:“爱翡!他真的送了花给你吗?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在什么时候送给你的?”

爱翡女士淡然低着头答道:“这类无关重要的事情,难道我也要把他详详细细记到日记簿子里去吗?”

史诺夫人却固执的问她:“他真的送了花给你吗?”

史诺爵士也随着问她:“孙先生真的送过花给你吗?”

爱翡女士很镇定的仰着头答道:“是的,孙先生有一天送过一束蔷薇花给我,真美丽的花。”

史诺爵士很诧异的说道:“早就应该让我晓得!”

史诺夫人诘问他道:“为什么早就应该让你晓得?”

爱翡女士笑着对史诺爵士插嘴着:“难道你要暗探中国的事情,像日本一样,要想攫取中国的山东吗?”在美国华盛顿会议的时候,中国的山东问题闹得乌烟瘴气,名闻遐迩,所以爱翡女士也拿来做谈话资料。

史诺爵士也笑着说道:“你居然知道什么山东!真是你的进步!我看将来我们回到英国,你简直有资格做国会议员!将来你也许旅行到中国去,看看山东的孔子坟墓!”

汉密顿听他们说得津津有味,他只觉得一肚子充满了酸溜溜的酸气!

九

译余闲谈 有某君的令妹，因为他老太太贪人家有五十万的家产，糊里糊涂的把这位贤慧的妹妹嫁过去，嫁过之后，才知那位女婿在生理上有缺憾，而且是一个阿憨，见客的时候，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再问一句，他再答一句，你不问，他一直不做声，陪你静坐！不到三年，那位小姐已生了痨病，现在听说已进痨病第三期了。我有时看见她到亲戚家里去，固然满头珍珠，衣服华丽，但是她的心里不知有多深的哀痛！

近来有一个朋友托我替他妹子做媒，我问他有什么条件，他说要相貌好，要品性好，要学问好，要富有，要有靠得住的高尚职业。我说你提出许多"要"字，把我吓倒，我"要"交这本卷，倒不容易！

我以为故意嫁与一个穷措大，当然不必，把财富看得太重而置其他于不问，也是大错而特错！

爱翡女士同她的表兄史诺爵士表嫂史诺夫人，在晚宴席上谈起孙钦露，来宾汉密顿却在旁大发其酸素作用，这是我在上次奉告过诸位的。如今且让我谈谈这位汉密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生长于美国诗家谷，生平毫无所长，只晓得讲究服饰，顾影自怜，用他父亲的金钱，在华盛顿过他贵公子的浪漫生活。讲到他的品貌，除不免略带大块头的毛病外，倒也生得一副小白脸，够得上花花公子的资格。有钱挥霍，又有小白脸做"照会"，华盛顿的妇女当然有许多入他的彀中！供他挥霍的一位父亲是以牧师做职业。牧师原以传教为宗旨，而这位老太爷却藉传教为幌子，大发展他的敛钱手段，所以腰缠

万贯,居然面团团作富家翁。那位老太太呢,却是一位优柔寡断,昏聩姑息的无用妇人。汉密顿弟兄两人,他自己居长。他们得了这一对贤明父母,当然难兄难弟,彼此半斤八两,以无业为高尚,以挥霍为能事,以浪蝶自居为得意。

汉密顿有一位大富的舅父,他是诗家谷地方一位有名的书业中人,但自己却无所出,所以他的千万元的产业,将来百岁之后,汉密顿弟兄两位大有承继的希望。因此社会上趋炎附势的人,对他们两位格外的恭维,格外的敷衍。在他们的父母,也觉得这件事大靠得住,对两子也格外的溺爱,视他们为财神菩萨,说什么是什么!

汉密顿对于己身,别无希望,只望娶得一位如意的夫人。他心中所谓如意的夫人,要有两种资格:一是贵族,例如那一国的公主之类,可在社会上出点风头,二是要大富,穷贵族还是无可取,同时还要有几千万元的家私,任他取之无穷,用之不竭,才觉称心满意。他竟想藉着讨一个老婆而达到名利兼收的目的,倒也亏他想入非非,高妙得很!

汉密顿的婚姻标准,既如上述,照理他不应想到爱翡女士身上去;因为爱翡女士既不是出于贵族之门,也不是富翁爱女。但是他自从见了爱翡女士之后,却死心塌地的实行他的单相思主义,把以前心中的理想一笔勾销!在史诺夫人呢,她对于父母俱逝的爱翡女士的终身大事,当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她看见汉密顿挥霍如意,又听见他有继承千万元遗产的风说,虽是爵士夫人,而对于这样巨富的人家,心中却也想玉成其事,希望爱翡女士配得这样富有的夫婿,使她一生吃着享用不尽。于是乎汉密顿遂成为孙钦露的情敌!

十

译余闲谈 原文著者批评吾国男女社交不公开的现象,近来似乎已经略为开通,不至如此之甚。但是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内地,还不免“锢禁”的主义,好像社会是男子所独有的,和女子不相干!

西国请客,女主人占很重要的位置,差不多在席上是“发号施令”的人,她在席上还要能说能谈,使得来宾都能欣欣然尽欢而散。中国的女子向来不讲究这种能力,所以有许多遇到这种机会往往呆得很!这也是提倡男女社交公开的人所宜注意改进的一事。

当汉密顿在史诺爵士家里晚宴席上大发酸素作用之后的第三天,孙钦露第一次到史诺夫人家里访她,当时刚巧她在家,彼此晤叙了一番。过了一个星期,史诺夫妇便请孙钦露到他们家里晚宴。上次他们请汉密顿的时候,宾主共四人,这一次也是如此。这四位里面,两位是史诺伉俪,一位是孙先生,还有一位呢,当然是爱翡女士了。爱翡女士在珠莲女士家里宴会,曾经和孙先生同席过,现在又知道史诺爵士也很欢迎他,所以史诺爵士请爱翡那天晚宴不要出外,请她做陪,她也就很自然的答应了。

那天在晚宴之前,爱翡女士对于应穿什么衣服,倒也踌躇了一下。她想起上一次在珠莲家里晚宴的时候,她身上所穿的是绿色,很引起孙钦露的注意,这一次若再穿那样颜色,恐怕孙先生疑她有意和他兜揽,有意使他注意。她想绿色是她最喜欢的,除此之外,只有红色和灰色还可以选用。最后她便

选定一件红色的衣服，那时已经不早，她赶紧整发修容，穿好衣服，奔到楼下去，碰见孙先生恰巧来了！她便招呼他一同走进客厅里面去，走进客厅之后，孙先生的态度非常自然，落落大方，而爱翡女士反而两颊娇红，对孙先生嫣然一笑，冀以掩其娇羞。在她心里转念之间，以为她那晚不穿绿色而穿红色，当可减少孙的注意，那里知道红色正是中国新娘子穿的衣服，也免不了孙的注意，这是几个月以后孙钦露才告诉她的。

爱翡女士一面招呼孙钦露坐，一面通知史诺夫妇，他们知道之后，也就一起出来，叙谈甚欢。继而相偕入席。入席之后，爱翡女士觉得孙钦露虽和她的民族各异，而其态度闲雅，谈吐隽永，妙趣环生，精神焕发，处处超过同属于一个民族的汉密顿。因此她又想到珠莲女士那样优待孙钦露，史诺爵士又这样欢迎孙钦露，的确有他们的理由。

这个时候的孙钦露，温雅谦和，谈论风生，使在座的都觉得随他的笑语声而坐于春风之中，真是可人，不愧良侣。他谈话的时候，当然多对着史诺夫人说，而他的眼光，却常常闪到爱翡女士的脸上，次数多而且久；妇女在这种地方是最易注意的，所以史诺夫人已经觉得。

在孙钦露方面，他觉得爱翡女士比前次所见的更妩媚，更可爱。他在华盛顿社会里，遇着的女子也不少，像汉密顿的妹子也在华盛顿，她的胡闹和乱来，也是他所知道的，如今看见爱翡的贞淑，愈引起他的敬意。

在中国地方，对于妇女向取“锢禁”主义，无所谓男女社交的，倘非家属，或是索性做乡下人，男子是不轻易看得见女子的，讲到宴会交际，更不消说了，孙钦露是中国人，如今却享着这样社交的愉快生活，在他尤是特别的遭遇。

那晚席上的谈话,是随便谈谈普通的事情,并未曾谈到有关个人的地方,但是却是很有兴味的谈话,所以史诺夫人席终立起来招呼来宾散席的时候,爱翡女士心里觉得很可惜,觉得那席晚宴过得太快。

席虽散了,史诺爵士却对他的夫人说:"我和孙钦露还有话要在此地谈一下,请你勿依通例叫我们就到客厅去。"他吩咐了这句话,还故作笑语说:"我要考问考问孙先生一二秘密的事情,我要把他的脑袋都抓了出来!"孙先生听了只眼巴巴的望着笑,开着门等史诺夫人及爱翡女士先到客厅里去。当爱翡女士正随着史诺夫人走过他所开好扶着的那扇门,孙钦露对爱翡说:"我最好要使得我的脑袋快快的被抓了出来!"引起她们都笑起来。史诺爵士究竟要问什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十一

译余闲谈 史诺爵士是生长于保存君主名义的英国,他的拥君议论是不足奇的。不过他的言论后面还有一个原因,便是酸素作用。他不赞成民国,是不愿意看中国是民国,这句话便露出酸溜溜的意味了!无论个人或国家,将向好的路上走而尚未做得很好的时期中,最是遭忌的时候!一个人的本领将好而未很好的时候,立于一条线上或是有利害关系的旁人便要大发醋味!等到好得使人心悦诚服,便把醋味一变而为敬佩。国家也如此。日本是新兴之国,西洋各国对她的猜忌,比猜忌中国不啻千万倍!现在渐渐的由忌而转到敬佩了。这种趋势,我们在西报上是很看得出的。使人敬佩是全由自己努力,决不是别人方面的事情。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

史诺爵士留孙钦露在餐室里多坐一下，说他有话和他谈谈，他一面注视杯中的酒，一面开口说道："我住过中国多年，这件事想来或者你还没有知道。"

孙钦露听了笑笑，继而说道："但是我也未尝不知道。我们公使馆里备有名簿，凡是现在华盛顿的人士，其中有到过中国的，或是对中国的事情特别热心的，我们都有登记。"

史诺笑道："你们有这样的记录，我也知道。不过我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恐怕你一点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的年纪还小得很，还躲在你母亲的胸前吃奶。"

孙钦露皱眉笑道："是啊！凡是爱中国的中国国民，当中国正在过渡特需人材的时代，巴不得赶紧长大起来，好好的把自己训练好，对国家有所贡献。讲到你呢，你到过中国，喜欢中国，爱护中国，是中国的好友，所以中国的爱国国民应当特别欢迎你这样的外国好友，史诺夫人约我来晚宴，我非常高兴的跑来，也是这个原故。"

史诺接着道："讲到我住在中国的经历，为时却已不少，竟达十年之久。"

孙钦露喟然的说："光阴如箭，我离开祖国也就很久。比你在中国的时候，只差一年七个星期。"

史诺听了很表现诧异的神气，说："我还不知道你离开中国居然有许多时候。"略停一下，再接下去说："各人对于本国的情形，特别明白，不是外国人所能及得到，这是当然的趋势，不过国际间彼此国民也应该有相当的了解，从前西洋各国对于中国总难免有许多误会的地方，现在幸而渐渐的有人真能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孙钦露点首表示赞同的说道："现在外国朋友了解中国实

在情形与优点的确已有人，不过还嫌太少，我们还希望渐渐的多起来。”

史诺很殷勤的说道：“我也这样的希望。倘若你一时得不到，也无须自馁，往前干去就是了。”

孙钦露回答道：“我当然也极望我的国人有这样的勇气。不过外国如不和我国表同情，事事加以窒碍，我们不得不多行延展我们成功的时期，也是一件憾事。”

史诺插着道：“的确要把成功时期延展得多。孙先生！我老实告诉你，除了我自己的祖国以外，我所最喜欢的，最羡慕的，最信任的，也就是你的国家。”

孙先生举着酒杯，接下去说：“爵士！我也要很诚恳的对你说，除了我自己的祖国以外，我所最喜欢的，最羡慕的，最信任的，也就是你的国家。”说完了，喝尽一杯酒。

史诺爵士也满面笑容的把杯举起来，陪着喝尽一杯。喝完之后，他说：“孙先生！有一件事我也要老实告诉你。当满清推翻的时候，我实在希望它不至推翻！”

孙钦露笑着解说道：“在我们中国的国民，意见却和你相反。我深信凡是自爱而且爱国的中国国民，没有不觉得推翻满清是应当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莫之能御的事情。”

史诺听了末了一句话，居然也略示让步的说：“说是大势所趋，莫之能御，这也许是可有的事情。不过我个人总是不赞成的。这是个人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不必多所争辩，以致动气。”

孙钦露也简单的回答说：“我们随意谈谈，决不至动气，请你放心。”

“我也以为不至动气。不过照我个人的见解，仍旧希望满

清可得复辟。”

孙钦露很惊异的问道:“你为什么缘故有这样的见解?”

“我觉得清朝是你们最好的朝代。而且我不喜欢民国,我不信仰民国,尤其觉得和东方民族更不相近。”

孙钦露听他这样的固执成见,不禁笑了起来,说道:“满清末季那样腐败,你也承认它是最好的吗?”

“我要说满清末了几个皇帝里面仍有很好的。在这里面有两个皇帝,是无论何国所没有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指康熙与乾隆?”

“是的。”

孙钦露听完笑了一下,把所装满的杯中酒喝了一口。

史诺接下去说:“我实在不赞成推翻君主。”

“推翻君主,在中国是数见不鲜的事情。”

史诺驳他说:“我以为不然,朝代的递嬗,和百姓的推翻君主而立民国两样。”

孙钦露申说道:“孟子曾经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史诺有意揶揄说道:“那末孟子也受了赤化!”

孙钦露大笑说:“这样说起来,孟子居然也新到这样地步了。”

史诺还争着说:“我是不愿意看中国成为民国!这句话你也许觉得很不入耳!”

十二

译余闲谈 孙钦露觉得中国的需要在经济方面,他想专营银行业以贡献于祖国,这是他理想中自身的归宿。我常觉

得一个人总要有个归宿，再说得清楚些，就是一个人总要有些专门的本领，拿这本领对社会有所贡献，在这专业内有多少贡献，终身以之，这就是我所谓归宿。像我国有许多青年与壮年，专恃家产的享用，饱食暖衣而终日逍遥不做事，当然无异衣冠的猪猡猡！就是做事，倘做自己所不宜做的事，性所不近的事，也是苦事；或是一辈子做普通的事，没有进步，没有渐渐达到专精的境地，也是无所归宿。（初任事的时候做普通点的事情是当然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进步，一辈子固步自封便不行。）再讲得简单些，一个人如能探得自己的特长，就特长方面修养准备，然后再留心机会，利用特长于某种专业，对社会有充分的实际的贡献，这是人生最快乐最有价值的事情。这样做人，才有归宿。否则糊里糊涂，空空洞洞，白过一世，就是不至列入猪猡猡，也就大不爽快，太无意味了。

史诺爵士大发挥他的尊君论，孙钦露当然大不赞成，但他却色和辞婉，并无剑拔弩张的发急态度，他很从容的对他说道："你刚才发表的意见，在个人方面，我并不因此对你有什么恶感，但就事理方面讲，你的意见的确是错的。可是一个人的本身如果是好人，他虽有偏见，于他自身的人格是没有什么损碍的。我深信你的意见是你由衷之言，至于我的不赞同又另为一事。这些话姑且搁起，但就中国的现状而论，满清既经推翻，决无复辟的可能，凡是做中国国民的人就应该就民国方面积极改进，使中国成功一个健全的国家，此外似乎都是废话！"

孙钦露说到这里，问史诺道："你说有几句话要考问我，到底什么事？"

"是的，我确有几句话要考问考问你，所以我请史诺夫人

及爱翡先退，要和你一个人谈谈。我所要问的事情，你当然不容易告诉我。不但你，就是在美的中国公使，也不容易告诉我。但是我是一个老手，特提出来考问考问你，也许要被我探得出来。”

孙钦露听他说得这样严重而又滑稽，大笑之下，继而很严正的问道：“你是否指山东问题？”

“不是，我不是指山东问题。我知道你自己和你的爱国同胞怎样尽心渴望至圣孔子所在地的恢复原状，我对这件事也和你们极表同情，所以无须什么讨论。”

钦露很镇定的说：“承你的好意，非常感谢。”

“我所要问的是要知道你个人对于如何使得中国‘中兴’方面，有什么抱负，我用‘中兴’两字，还要请你原谅。”

钦露正容答道：“没有什么要紧，我自己也常提起这两个字。我个人深信中国的基础和新势力是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危机也在金融之权握诸外人之手。我久在国外，对于欧洲及美国的银行制度及方法，特别用心研究，也是有鉴于此。”

史诺听了很为动容，进一步问道：“你的目标究竟何在？可以让我知道吗？”

“我的意思，而且深信我国有许多人有这同样的意思，就是极想做到在中国的银行都完全归中国人主持，全由中国人用正当的方法，适当的方针，投资经营。”

史诺拍桌称赏，说：“对极了！望你极力干去，这一层果真办到了，其他的事也就易于进行了。”

“是的，我们都这样想。”

他们谈到这里，各人吸各人的香烟，静寂无声，停一会儿，史诺很静的开口说道：“我想你不知道我在中国有多少财产。”

"我略为有点知道。我想你在中国所有的财产仍旧存在。"

"仍旧存在。不过我深信你所主张的中国银行是要完全用中国的资本,是要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

"一点不错!我不愿有一块钱由外人投资,我不愿行里有一个外人担任管理,担任职务的,上自总理,下至仆役,个个都是中国人。"

史诺听了这样毅然决然的主张,还有什么高见发表,说来话长,下次再告。

十三

译余闲谈 良好的家庭出来的子弟大都也是好的,这件事虽也有例外,但是大概是对的;因为耳濡目染,感化于不自知。反过来看,乱七八糟的家庭,造出来的也大半是乱七八糟的子弟!纨袴子弟装出大少爷的臭脾气,何尝不是他的老子常摆老爷的臭架子示之模范!有某君娶妾,他的夫人对他吵个不了,他慨然说道:"我家三代都有妾,我这件事也不过遵守祖训罢了!"真说得堂哉皇也!孝子贤孙!乱七八糟!

孙钦露有意尽瘁于中国的银行事业,对史诺爵士发表他的意见,说要使中国的银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持,不愿有外人越俎代庖。史诺听他赤心为国的筹谋,倒也十分赞成,不过他说:"你的主张,实获我心。但是我深信如有可靠的外人存款,可靠的外人和你的营业上来往,你也肯容纳罢。"

孙钦露很敏捷的回答说:"那是当然的。无论那一个文明国的银行家,只须不是国仇的帐,都情愿肯容纳存款,都于营

业上有往来。”

“你能明白这一点,那是很好的事情。”

孙钦露听了这句话,再进一步申明说:“我们的主旨当然是要替中国人的金融谋利益,所以并不想去兜揽外人的存款,不过来者不拒罢了。”

史诺很郑重的告诉孙钦露说:“你的宗旨诚然非常之好,不过要知道罗马之建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致的。你这件事倒也不是短时间里所能实现的。”

孙钦露很表示赞同的意思说:“你的话一点不错,我所建议的这件事,岂但非一朝一夕所能致,就是加以数年的工夫,也不见得就可以办好。”

史诺听了点点头,慢慢的说道:“我希望能加入做你第一批的存户。我要想把我在中国的产业完全变为现款,存入你所经营的国家银行。我还可以答应你做长期的存款,等到我的小儿子狄克三十岁的时候再收回,平常只要收收普通的银行息金就可以了。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我真要收回,也于事前很宽裕的时间里通知你,使你有所准备。这样一来,你便可放心进行,不必多所顾虑了。在你的一方面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觉得你的银行用不着我的存款,我也可以随时收回,免得使你为难。”

孙钦露笑着说道:“我非常感谢你的盛情,山东如果在你的手里而不在日本的手里,岂不是大幸事吗?”

史诺听他这样东扯西拉的滑稽口气,也就笑了起来,停一会儿又继续的说道:“我还有一句真心的话,在你的试验期内,如果你觉得资本不够,尽管暂时挪用我的款项,不必作为外资论,暂算为你自己的资本就是了。”

孙钦露当时自然很感谢史诺的一番热心好意，他这时穿着一身极整洁的西装，安闲稳雅的坐在他的座位上，很从容的燃着他的香烟吸着，好像正在深思似的。略停一会儿，他对主人说道："你这样热心帮忙，牺牲未免太大罢！中国的时局时常变动，已是一个问题；况且还有一点，我不避直率的老实告诉你，承你不弃，视为好友，为时究竟很短，你又何能深信不疑呢？"

史诺答道："你的话固然是深思远虑。我诚然是和你初交，关于你个人的情形，的确尚未深悉。但是我深知你民族的良好品性，尤深知你所属的高尚的阶级。"

"我们中国并没有什么阶级之分。"

"这话不对，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我深知你的家族情形。我认得你的父亲，你父亲的第二堂兄尤与我莫逆。从这样好的家族出来的子弟总是好的，所以我对你也很放心，用不着十分深悉你个人的详细情形。"

孙钦露听了，连忙谢谢他的盛意，史诺却接着下去说："况且我深信中国的前途远大，很相信你的银行计划，很爱中国，很喜欢中国人。以上所说便是我肯出力为你帮忙的理由。"

他们两位谈到这里，把银行的事情可算暂告一段落，史诺又对孙钦露说："我希望你来，不拘客套的谈谈，正是因为想问你一些关于中国的事情。今天夜晚我们已经谈得不少，以后望你随时惠临，一点不要客气，我还要和你谈谈别的事情。我想你不以此为麻烦罢！"

孙钦露赶紧答道："不！决不麻烦！倘若史诺夫人和爱翡女士容许我来，是我莫大的荣幸。"

"她们一定欢迎你的。我们一同去客厅里坐坐罢。"

十四

译余闲谈 正当的男女社交公开,当然是进化的社会所当有的好现象,不过在此开始提倡的时候,流弊却不可不有相当的社会制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经过靠得住的介绍人,而且要注重真正的“公开”,我意中所谓公开,是指男女两方都应该把光明正大的交际公开于家长或有关系的亲友,不可两方私自认识私自偷偷摸摸的进行。青年的人有的地方当然因阅历浅而易受人骗,有了这样的公开,多得顾问和指导的效用,便可大大的减少危险。

像爱翡女士,父母俱亡,亲人只有史诺夫妇,也可算是她的家长。你看爱翡女士和孙钦露的交际,何尝瞒着史诺夫妇?史诺爵士深信孙是诚实君子,也就坦然。这便是男女社交的公开。

朱贯三先生是留美学生里面资格很老的人。他十年前在南洋公学教算学的时候,课余喜欢与同学闲谈。他说他最初到美国,同校里有一位美国女同学,彼此虽未叫应过,在校里走路上常常遇着,所以他觉得很面熟,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她,很客气的向她点点头,而对方也没有“反应”!他回校后大发牢骚,说那位女同学看轻他,后来有人提醒他,说没有经过介绍,你觉得她面熟,她也总不觉得你面熟,依美俗那位女子是不错的。

西俗对人不轻易说请到舍间来谈谈,如果他对你说了这句话,就是表示满意你的人格很有信任,依礼你必须去一趟的。这个风俗很有道理,如把不相干的人引到家里,加以男女社交的公开,就很容易出毛病,至少是一件可危的事情。

史诺爵士和孙钦露在饭厅里谈了许多话,后来史诺请孙同往客厅里去坐坐。临走出的时候,史诺笑着脸附着孙的耳朵轻声说道:"你们中国向来不讲究男女社交公开的,你对于男女交际却很得法,倒是一件奇事。"

孙钦露从座位上刚立起来,开着门想让史诺先走,听见这几句话,也笑着回答道:"这是承你赞许!我虽然受了欧风美雨,懂了许多新礼节,但是中国的良风美俗,我还是同时要保存的。"

他们走进客厅的时候,史诺夫人因为等候得疲倦了,竟在那里大打其瞌睡。他们走进了,她才半睡半醒的打一个呵欠,呼着孙钦露说道:"孙先生,我竟睡懒得这个样子,请你快来谈谈,使我全醒。"

孙钦露赶紧走近她的身旁,很谦和的答道:"这是我很荣幸的事。"

这个时候,史诺夫人身上穿一件孔雀绿的艳丽薄衣。手上带着灿烂耀人的钻戒,大有半老徐娘风韵犹存之概。史诺爵士看见他的夫人居然仍很动人,很觉得自豪。在孙钦露,知道她一身装饰价值的浩大,只觉得她奢得可怕。

孙钦露和史诺夫人谈话的时候,同时他的眼珠却向房里四处瞎转!这种神情,却被心灵眼快的史诺夫人看了出来。凑巧这个时候史诺随口问道:"爱翡到那里去了?"

史诺夫人答道:"她就要来的。她走出去的时候,亲口这样告诉我的。"

不多时爱翡女士果然来了。她欣欣然走进来的时候,手里带了一本书,拿给孙钦露,对他说道:"你肯在我笔记簿上写

几个字吗?”

孙钦露立起来去接受这本书,同时欣然说道:“你允许我吗?”

史诺爵士知道孙钦露是一位诚实君子,看见他的表妹这样欣欣然的态度,也就眉开眼笑的对她望望。

爱翡女士对孙钦露这一问,只答以嫣然一笑。孙钦露接下去问道:“你要我写英文呢?还是要我写中文?”

爱翡女士答道:“请你把两种文字都写上去,分开写在两个地方。”

孙钦露应允她说:“我一定遵从你的话,不过可否许我带回去写?一个人要十分郑重的写什么东西,应该要有充分的预备,馨香洁手从事才是。”

爱翡女士点首答道:“这当然可以的。”

孙钦露手里拿着这本书,问她道:“你自己已经在这本簿子里动过笔没有?可否允我略为翻开来看看?”

他等她点首之后,才把书面翻开,随口说道:“啊!真是使人感动的笔述。但是此时我不急急于看下去,将来还要细细的看。”孙钦露的眼睛真快!他仅仅略翻一下,已经被他看见一事,就是爱翡女士自述喜欢骑马以资消遣。所以他把那本书合拢之后,接下去说道:“爱翡女士,我知道了,骑马是你所喜欢的一种消遣。你在美国也常常骑马吗?”

“我在美国简直没有骑过马。史诺爵士公务忙得很,没有时间陪我一同出去骑马。史诺夫人呢,却懒得很!而且讨厌骑马。讲到我自己呢,又不喜欢独自一人出去骑马。”

孙钦露说道:“爱翡女士,我希望将来我们成了老朋友之

后，史诺夫人肯允许我陪你出去骑马。到那时候，我还要希望你也肯允许我陪着出去骑马。”

爱翡女士怎样答法，史诺夫妇有何表示，下次再谈。

十五

译余闲谈 我们中国的家庭生活所以多枯燥，当然有许多原因，但是不讲社交，无愉快的环境，也是很大的缺憾。中国请客总是到菜馆里去的多，而且只有男子参与，像家庭宴会，实在很少很少。至于愉快的环境，尤其缺乏。女子多不讲家庭布置与装饰(home decoration)，尤无音乐的素养。在西洋差不多家家有钢琴，人人会唱几句。在中国从前是以歌唱为卑贱的。男的弄弄丝竹，家长往往视为懒惰的表示，女的唱唱歌，弹弹琴，更有家长视为轻贱的事情，很不以为然。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乐歌是快乐家庭里面的一个要素。我国只有奉基督教的家庭还有些乐歌的空气，至于一般官僚派的人家，尤其是自诩所谓“世家”的，简直是“绝响”，还不如乡下人月下篱前唱唱山歌，有他们天籁之乐。

孙钦露表示希望有机会和爱翡女士一同出去骑马，爱翡听见他这个意思，不禁红上双颊，娇羞不胜，既而说道：“孙先生，我有许多时候都全费于教授小孩子，恐怕不能抽出相当的时间。”爱翡女士是在她的表兄史诺爵士家里任女教师，教她的两个外甥，这是读者所知道的。现在她就藉此拈来说说。

爱翡女士这样随意的说了一句，旁听的史诺夫人却认真起来，赶紧插进一句声明说：“孙先生，你不要听她瞎说。她虽要教授我的两个小孩子，但她非常自由，高兴的时候就多教

些，不高兴的时候，尽可少教些，决没有牵绊她的情形。她的自由，和我一样，不过我不喜欢骑马，除非我的丈夫一定要拉我出去一同骑着玩玩，我简直连想也不去想它。至于爱翡呢，那就大不同了，她很喜欢骑马消遣，她坐在我们那匹马名为‘狮子’的，真相配得很……”

史诺夫人这样不惮喋喋的声明，不过是要表明她待爱翡女士很不错，并没有迫她工作得苦，以致连空闲的时间抽不出。但在孙钦露方面却是另一心理，他听见史诺夫人说爱翡会骑马，而且有空闲时间骑马，那末他当然便有机会和她偕辔并行了。所以他听到史诺夫人的话刚才略为歇一下，他就脱口而出的说道：“这样看来，爱翡女士也许有一天允许我一同出去骑马，那是我再荣幸没有的事了。”说到这里，他觉得自己未免过于口快；随即顾左右而言他，想对史诺爵士谈点别的事情。可是史诺夫人连忙接下去问道：“孙先生，你骑马的时候很多吗？”

孙钦露回答：“常常骑的，但也不算十分多。”

“我们朋友里面有位于德夫人，骑得非常之好，你曾经和她一同出去骑过吗？”

孙钦露回答说：“我不认得这位于夫人。其实我从前未曾和那一位妇女一同出去骑过马。我多自己一个人骑着到乡郊去兜兜圈子。”

史诺夫人笑着说道：“你对骑马倒有这样好的兴致，天一亮就爬起来，独自一人到乡郊去骑着兜圈子。”

这个时候爱翡女士无意中问道：“孙先生，你什么时候能约我们出去骑马呢？”

孙钦露很安静的答道：“随便什么时候，只要你们觉得便

当就是了。”

爱翡建议说:“本星期四何如?”

“好极了,不过你喜欢在本星期四什么时候?”

“上午十点钟何如,那个时候天气还不热。”

史诺夫人听见他们两位这样一问一答,很殷勤的说道:“孙先生,那一天请你到我们这里来用早膳罢,我们每晨九点钟就用早膳,适合你们的时候。”

孙钦露很诚恳的谢谢她,说:“史诺夫人,你待朋友真好,我一定按时奉访。”

他们的预约到此可算告一段落。史诺爵士因谈话已经谈得不少,要请爱翡女士弹钢琴,唱唱清歌,爱翡女士却让史诺夫人献身手。后来孙钦露也加入唱了几曲。他们在音韵悠扬歌声清越的空气中,彼此都感觉异常的愉快舒服。

停一会儿孙钦露起身告别,史诺夫人及爱翡女士都和他握手告晚安,史诺爵士送他到门口,彼此相告晚安,欣然握别。

十六

译余闲谈 合得来的好友家庭,时常轮着到各人家里便餐,乘此机会谈心,也是家庭社交的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我国请客总是找到一个菜馆,彼此大鱼大肉大吃一顿,像这样家庭里轻便的聚餐是很不多见的。西人还有于下午四五点钟时候请友人到家里用茶点,设备非常简单,清茶一杯,饼糕数块,便足了事。所重的在促膝谈心之乐。这种茶叙,一友可,数友亦可,自由得很。

我国通常可以留得住朋友的,似乎只有打麻将;至少可以说,这是最流行而最有功效的留客方法。像区区对于“碰和”

便是完全门外汉，连坐在旁边作“壁上观”都觉十二分的无味。所以到了友人家里，如果他们凑起来打麻将，我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就只有赶紧溜之乎也！而我生平最觉快乐的事，却是和知心良友作痛快的谈话，有的时候谈了数小时还是嫌短！和我表同情的师友却也不少。

孙钦露在史诺伉俪家中晚宴之第二日早晨，送了许多兰花给女主人史诺夫人以表谢意，史诺夫人当然受了。至于爱翡呢，他并没有送什么，也许因为他正在细看她笔记，一时未看完，看完后再一起送点东西给她。

到了午膳的时候，史诺爵士看见饭桌上有了许多嫣艳芬香的鲜花，问起是那里来的，史诺夫人才告诉他是孙钦露送的。爱翡女士这时无意中又问史诺爵士道：“你喜欢孙先生吗？”史诺也随口回答道：“和他来往很有趣味，我是喜欢他的。”他说完了这句话，却反诘爱翡女士道：“你喜欢孙先生吗？”爱翡女士给他这一问，却怔了一下，才回答道：“我不觉得他讨厌；讲到喜欢不喜欢，此时还说不到。我和他晤面还不过三四次，这是你所知道的。以这样短浅的交际，那里就说得到什么深厚的交谊呢？而且你知道我对于应人接物，是不轻易加以爱好的。”

他们这段谈话是在星期二。第二天下午孙钦露亲到史诺家里访问，刚巧他们都出门，彼此遂至相左，孙钦露临走的时候留下三张名片。

到了星期四那天。孙钦露依约于上午九点钟的前五分钟就到史诺家里。前次他们约他这天来此共用早膳，用早膳后他再陪着爱翡女士出去骑马，这是读者所知道的。不过这天

早晨却临时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在平常呢,用早膳的时候,爱翡女士的两个小学生总是陪着她一同用早膳的,这天早晨,史诺夫人因为这两个小孩子都受了一点风寒,叫他们在床上多睡一会儿,不必急急忙忙就要起身的。史诺爵士自己呢,临时因英国公使馆来了一个电话,说有要紧公务急待面商,把他立刻请了去。天下无巧不成事,真是不错!史诺夫人又因为前一晚赴一处跳舞大会,把两条腿跳得酸痛,夜深回家,早晨刚睡得未久,睡魔也未全去,于是也就懒洋洋的不愿起身。这样一来,这天早晨在早膳席上的人只剩了爱翡女士与孙钦露两个人。

在爱翡女士方面呢,她常和史诺伉俪一起,对于许多交际的事情,见识本很丰富,就是在史诺家里约她自己的男朋友用茶点,两人对谈,也是做过的事情。所以照理讲起来,她和孙钦露既不是第一次见面,陪他用早膳,算不了什么一回事;不过她在心理方面,觉得这件事情这样突如其来,一时倒不免有一点尴里尴尬。

既然到了那个时候,她也只得做做主人了。孙钦露到的时候,她出来陪他,先对他说明各人不能来陪的原因,并十分的替他们道歉。停一会儿她就引他到餐厅里去共用早膳。

他们俩共用早膳的时候有什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十七

译余闲谈 西人喜欢享用"无盖空气"(open air)的生活,说得易懂些,就是喜到屋外无盖的地方,如公园,郊野,草地等等地方,空气新鲜,日光充足,或拍网球,或骑马,或作其他游戏运动。就是老夫妇,也喜欢偕往这种地方散散步。我国人

喜欢享用这种生活的习惯,就很有限。一则躲在家里的习惯居多,二则社会上关于这方面的设备很少。其实这种“无盖空气”的生活愈多愈好。于身体及精神两方面都有极大的好处。这种“无盖空气”的生活,儿童方面尤其需要。所以西人的儿童,总是由父母用小车子推到公园里去,或常到空旷地方走动走动,我国一般儿童便终日由大人抱着在家里的时候居多。彼此体格发育的程度相差很远,这一件事未尝不是一个原因。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在史诺家里同用早膳,因为时候已不早,所以吃得很简单,便赶紧打算出去骑马,在席上没有什么深谈。当他们早膳用好之后,孙钦露依西俗把她所坐的椅子移归近桌的原处,爱翡女士心里想孙钦露从前虽自己说起未曾见过一位中国女子,而对于西俗优待女子的礼貌却纯熟得很,觉得孙钦露虽为东方人,而所受的西方教育与陶冶却已非常周密完善。

他们两人用早膳后,即欣然一同出门,走近已经备好的两匹马,当时孙先生穿上一套骑马用的衣服,益显出他的英姿焕发,人品非凡。爱翡女士也穿着妇女骑马用的服装,于妩媚中寓活泼轻盈的气概。爱翡女士心里在那里狐疑,不知道孙钦露骑马的本领到底好不好,后来看见他照顾她自己上马,非常得法,非好手不办,才知道这位孙先生的骑术的确很好,这个时候,她突然有意揶揄他说:“孙先生,我看你这样纯熟,一定照顾过不少的女子上过马!我忽然想起你在我表兄家里晚宴的那一夜,你曾经说起,你从来未曾和女子一同出去骑过马。真的吗?”

孙钦露听了,回以一笑,走近她的鞍边,仰首对她说道:

“爱翡女士,我的确未曾和那一个女子一同出去骑过马,不过陪着友人的夫人骑马,却是常有的,这是寻常交际上所常有的事,也是你所知道的,因为这个缘故,我练习的机会也就不少。”

爱翡女士听他这样申说,也就回眸嫣然。孙钦露一直笑着跨上自己的一匹马,彼此并辔前行,彼此望望,觉得彼此的骑马姿势,都非常的好。

他们的双马跑出城市,渐入郊野,望见青山绿草,苍翠欲滴,益以清光明媚,微风爽人,爱翡女士不禁莞尔对孙钦露喊着说道:“何等的愉快!”孙钦露也欣然答道:“有如天上非人间!”

爱翡女士又说道:“孙先生,你的骑术,比我表兄史诺爵士高明得多,我看你的骑法,完全是英国式。”

孙钦露解说道:“是的,我在英国中学校肄业时代,就在那里学习骑马,不过我在美国独自一人骑马的时候,也常用美国式。”

她很快乐的插问一句:“为什么缘故?”

“我觉得美国式的骑马似乎舒服些。”

爱翡女士听了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的样子。

孙钦露接着说:“你不妨学学美国式的骑马,便知道了。”

爱翡女士又连摇她的头,并且说道:“我不喜欢学甚么新花样。”

“你也不喜欢学习新的语言吗?”孙钦露这样的问她。

爱翡女士驳他说:“我想你不能说中国语言是新的语言罢!”

孙钦露也用说笑话的样子笑着说道:“在你的方面看起

来,说是新的语言,也未尝不可。"

他们这样谈谈笑笑,并辔在郊野跑了一圈,一同回来。将到史诺家里的时候,孙钦露对爱翡女士说道:"我希望异日仍允许我们这样一同出来骑骑马。"爱翡女士现着笑涡说道:"我很欢喜你的建议。"这个回答当然使得那位孙先生心花怒放。

孙钦露把爱翡女士送到史诺家里之后,独自回去。当天下午饬人送一大堆鲜花与史诺夫人,慰问她前一夜的辛苦。同时他并送了许多玫瑰花给爱翡女士,并附以名片,上面写了"异常感谢"几个字。爱翡女士受了之后,除插在自己卧室的花瓶里,还拿了一朵插在自己的衣角上,因为她向来是喜欢玫瑰花的。

十八

译余闲谈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如有时间享受"明窗净几"的生活,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什么是"明窗净几"的生活呢?例如在家里设备一间极安静的书房,与外面尘嚣完全断绝,其中设备差不多和上面所说的孙钦露的房间一样。每天有几个钟头在这里面看看所喜看的书画,转转所喜转的念头,写写所喜写的文章,这真是俗语所说的"羲皇上人"!我自己虽有这种梦想,但是每天上午八时忙到夜里十时,那里有时间享受这种福气。只有梦想而已。天下要做得"称心"的事,谈何容易!

孙钦露与爱翡女士作郊野骑马之游以后,亲陪爱翡女士到史诺家里,然后他独自一人骑着原马,缓缓的回家,在回去时候的途中,一个人在那里瞎想,他觉得他从前对于爱翡女士,不过存着交得一个好朋友的意思,现在仔细一想,觉得爱

她到极点，实在是已经发生了恋爱。那天早晨彼此并未曾深谈。在早膳的时候，因为时间匆促，赶紧吃完，以便出去骑马，当然谈不到什么要紧的话。彼此在马背上的时候，马步迅速，虽可谈笑，也不宜于什么深谈。但是爱翡女士嘴里随便的露出几句话，已经使得孙钦露觉得柔音悦耳，谈吐倾心，而且在晨光明亮，万象皆春的时候，他看爱翡的娇媚轻盈，更觉得比她的实在的年纪轻得多，这个时候爱翡女士已经二十二岁。孙钦露已经二十七岁。由孙钦露看起来，爱翡女士的活泼精神，妩媚态度，不过十八九岁的光景。他独自一人在马背上想起她的言笑，想起她的神气，想起她的举止，又想到她的品性。他觉得她虽十分的活泼娇艳，而又端庄不陷于佻㒓；并且看她对于史诺伉俪亲爱有加，情意浓厚，更可见得她的品性敦厚，存心慈祥。他一路上在马背这样左思右想，所得的断语，简单的说起来，就是他深信爱翡女士是一位容德才华俱全的女子，他对她已有了深挚的情爱。

讲到孙钦露自己呢，他的原籍虽是中国的河南，但从幼生长于外国，所受的美风欧雨，浸润至深。他自己常说，他要兼并中西之优点，使冶于一炉，成为完璧。所以他的志趣的高尚纯洁，也不言能喻。他通英德法三国文字，流利精纯，得未曾有。至于他的仪表，精神焕发，清洁无比；举止礼貌，虽西方所谓"士君子"，亦有望尘莫及之势。天下无论什么事，最重要的是要"相当"，若是蠢夫偏要想才女，丑女要恋名士，那便是天地间的大缺憾。像他们这两位，旁观的人，除非另有作用之外，当然希望有情人都成眷属。

闲话少讲，且说孙钦露那天回到中国公使馆后，一天没有出门，就是用膳及茶点，也叫仆人高升拿到房间里独自一人用

着。他的房间布置得很精美，地上有地毯，墙上有名画，架上有名著，瓶里有鲜花，他坐在软而且厚的“沙发”上，静悄悄的心平气和的细看爱翡女士给他的笔记。他到底看出了什么东西，又要在下次奉告了。

十九

译余闲谈 天下事在要想得而未得到或将得到的时候，是最感得快乐的时候，等到真真得到手之后，也不过尔尔！所以有人说：“做恋人时代比做未婚夫妇时代快乐。做未婚夫妇时代比做实际夫妇时代快乐。”孙钦露在这个时候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什么似的，也是他最感快乐的时期。史诺夫人也许看出他的“心事”，所以有意从从容容的和他“寻开心”。

把话说回来，上面所说的“做恋人时代比做未婚夫妇时代快乐，做未婚夫妇时代比做实际夫妇时代快乐”，并不是说实际夫妇间的感情一定不好，不过“好新奇”是人类的普通性，乃是一件事实。再进一步说，情的作用也许可以分为“热情”和“挚情”两种。“热情”作用是一时的，“挚情”作用是永久的。“热情”原是只有一时的作用，如果没有“挚情”来继续接连下去，便是苦痛的根源了。

孙钦露独自一人在房里，坐在宽厚的“沙发”上，静悄悄的翻阅爱翡女士叫他题写几个字的一本笔记，异常的安闲舒适。她的那本笔记里，请了许多名人题了许多文字，他越看越有趣。那里面有许多名人，爱翡女士所以认得，当然是因为她的表兄史诺爵士在美国外交界声誉素著，交游素广，因此社交方面也非常讲究，爱翡女士也常参加其间。除了当时名人的题

词之外,还有许多是她自己的朋友,珠莲女士也在其内。孙钦露看到爱翡女士自己所记的文字,更觉得精神专注,兴趣浓郁。这本笔记簿子,还是她十六岁时候做生日的那一天,有一位挚友送给她的。在那个时候,她的年纪虽然很小,而她的文才却已峥嵘可惊,孙钦露看了,当然又加上一百分的倾倒。他把全本看完之后,满面笑容,带这本书走到书桌的旁边坐下,先拿中国笔,濡着墨,就空白的一页上题上几句,再用钢笔把英文写上去。等墨水都干了之后,他还拿到窗口去细细的看一遍,才把他合起来,他还想细看一下,所以暂时还不想就送去。

过了一天他稍为空些,就去访史诺夫人。到了史诺家里之后,只见史诺夫人一人在家,他欣欣然对她说道:"我居然遇着你在家,愉快得很,你今天身体已经健适了吗?"

史诺夫人十分殷勤的接待他,并谢他说道:"我现在身体完全好了,承你多次的慰问,非常感谢。这几天我的丈夫因公使馆里忙得了不得,有的时候到了夜深才回来,今天可不在家,刚才我打电话问他,他说今天下午也许可以回家用茶点,但是现在时候已不早了,想不见得能够回来。我想你这几天也是忙得很,承你盛情,多次差人慰问我和我的小孩子,你待朋友真好。"

孙钦露说:"这也是你们待我好,所以使我难忘。"谈到这里,他便问起史诺夫人的两位小公子在那里,他说他要想看看他们,其实他何尝真是要看看他们,不过要想看看他心目中的"她",所以不得不先问"她"的"他们"罢了。

史诺夫人听了他这个意思,回答的话却也很别致,她是否另有用心,固非我们局外人所知,不过她的确这样的回答他:

“你喜欢看看狄克与博浪吗？你真的喜欢看看他们吗？我的这两个小孩子天真烂漫，讨人欢喜，现在又承你见爱，真觉得十分荣幸。不过今天你却看不见他们！他们都随着史诺爵士的表妹到露斯希尔去玩去了。”（按露斯希尔即珠莲女士所住的地方。）史诺爵士的表妹是谁，就是孙钦露所倾倒的爱翡女士，这是读者所知道，用不着我来多嘴。不过史诺夫人有意不直说，却喜欢兜一个圈子说出来，倒也别致，也许是女子酸素别动队的作用！

孙钦露听到这里，才豁然明白他此行的目的完全无着，但是当时又不好意思转身就跑，只得略为坐下谈一会儿，起身告别，并请史诺夫人代向史诺爵士道候。他走出史诺公馆的大门，便一溜烟的往露斯希尔跑。

二十

译余闲谈　西洋女子的谈锋，滑稽流利，真是社交的宝贝。讲到口才，不但女子，就是男子也是很重要的，谈话似乎是人人会的，但是要谈得好，真不容易。我国社会里的谈话，试一细心默察，便看出有种种的差异。大概年纪到了五六十岁，谈话易犯“噜苏”的毛病，他也许自己记性不好，也以为别人记性也一样的不好，所以一样的话，往往说了一遍又一遍，说个不休！半小时可以讲完的话，他要讲一小时，甚至要东拉西扯的讲到数小时！有一类人讲话，好像是他一个人的专利品！在几个人谈话里面，只听见他一个人像连环炮的声音，不容别人有插嘴的余地！上两种的谈话，都容易使人讨厌，不耐烦，又不好意思立刻转身不顾，溜之大吉，真是难于对付！有一类对少数人说话的时候，声如雷响，叫他跑到演台上去，听

众很多的时候，他却又只有嗡嗡之声，好像千金小姐似的！这种人也极可厌。还有一般做牧师的学着外国人说中国话，把一字一字陆陆续续的不相连的分开来讲，使听的人真要急得不要听，或听起来实在不能入耳！这种人生好一副中国嘴巴，偏偏不用，真该打！

孙钦露到史诺家里遇不着爱翡女士，听说她陪着她的两个外甥到珠莲女士家里去了，他便向珠莲女士家跑。到了之后，黑仆来生德看见是女主人熟友，便赶紧说女主人在家，连忙把他引导进去。珠莲女士正和她的朋友雷绮女医生坐谈，看见孙钦露进来，便说笑的对他说："你好几天没有来了，此来是为着寻觅失却的表而来的呢？还是有意来吃晚饭？"这样问着的时候，眼睛眯着笑，表示她的欢迎的意思。

孙钦露也笑着瞎说道："两个目的都有。"

珠莲女士年纪虽老，而说笑的本领和兴致的好，却也不让少年。她又笑着回答说："这样看来，我要请你吃一顿晚饭是免不掉的了！"她讲完之后，又接一句说："你来访我，我还不觉得不舒服！"她说了上面几句笑话，才觉得还未替雷绮女医生介绍过，便对孙钦露说道："我想你还没有见过雷绮女医生，让我来介绍一下。"

孙钦露微笑着对雷绮女医生俯身鞠了一个躬，同时看见这位女医生却也生得落落大方，面容光亮。雷医生答礼之后，就告诉他说："今天下午我们在此地真愉快，开了一个儿童会，好像聚了许多天上安琪儿在一起，天真烂漫，精神活泼，看看令人心旷神怡，百念俱消。我不是被请得来的，也是偶然来访珠莲女士的，居然碰到这个盛会，饱我眼福。这会刚才散的。

你可惜慢了一步,否则也可以看看。"

孙钦露进门之后,一直没有看见爱翡女士和她的两个娇小玲珑的外甥,心里正在诧异,听了雷绮女医生最后的几句话,才知道他又跑了一个空,这个时候他当然不好意思再跑回史诺家里去,珠莲女士既殷勤留他晚餐,他也就答应下来。

这个时候,珠莲女士的仆人说有电话,她走开去听电话,孙钦露先陪雷医生坐下。雷医生的年纪和珠莲女士相仿,人很和蔼可亲,向孙钦露笑着说道:"我和珠莲女士在很小的时候就彼此认识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精神有今天那样好,刚才听她把故事告诉给那几个小孩子听,真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怪不得他们都喜欢她,都听得津津有味。这种情景,我看了真觉感动。"

孙钦露很温和的答道:"这种情景真是令人感动。"

雷绮女医生正在接下去说:"那几个小孩子真可爱……"恰巧珠莲女士打好电话走进来,听见末了"真可爱"三个字,也瞎凑上去说:"真可爱!真可爱!"孙钦露听了大笑说道:"你们说得这样好!到底那个儿童会有多大?"

珠莲女士翘着嘴唇,故意做埋怨的口气说道:"你自己何不早一点来!早一点便都知道了。"继而转作笑容说道:"我不瞒你说,只有两个,就是爱翡所带来的两个小孩子!"说到这里,珠莲女士忽然插一句问道:"孙先生,你也喜欢爱翡女士吗?"孙钦露看不见爱翡女士,又突如其来的受了这一个难问题,他究竟如何说法,倒也很可注意。

二十一

译余闲谈 珠莲女士说做女子的应当常在快乐的生活中

过去,这是西洋一般女子的写真。说我国的女子,从前以"善病工愁"为美女的一个条件,不必说了,现在还是没有弄得好。我近来觉得女子要过快乐的生活,也要养成享用快乐生活的本领。譬如野外的游戏运动,如拍网球之类,我国女子有几个有这样的素养?又如作长距离的散步,我国有许多女子走路起来,半步一走,慢得要命,而且走不多远就"吃勿住"!又如社交也是快乐生活之一,我国女子有许多在家里尽管"哗喇哗喇",出外见生人,又好像"木头人"!社交谈话当然是快乐的事情,但也要多看书报,常识丰富,否则别人谈天,十八九自己不懂,何从参加?但是我国大多数的少奶奶们,对于阅书看报的素养很少很少,有的不过看看孙行者猪八戒一类的旧小说,讲时事的日报,就是家里订好,也是不大愿意看的。这是大多数的情形,当然也有例外。这当然也不全是女子自身的错处,女子教育,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关系。

珠莲女士突如其来的问孙钦露是否也喜欢爱翡女士,孙钦露倒也爽爽快快的直率告诉她说:"我是喜欢她的,她的笑靥迎人,使人如坐春风,所以可爱。"

珠莲女士却一半好像揶揄他的神气说道:"你只爱她的笑靥。我却觉得她没有一点不可爱,全部都可爱。样子可爱,品格可爱,才华可爱,样样可爱。我几时要请她带着她的两位小外甥同来玩玩,我希望那个时候你也一定来加入。"

孙钦露喜容满面的回答道:"这是再愉快没有的事情!我今天到史诺家里的时候,本要看看那两位娇小玲珑的小孩子,当时他们已经到你这里来了,当然没有看见。"

珠莲女士又嬉皮笑脸的露出她的滑稽腔调:"啊!你当时

看不见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到我这里来了，你知道他们到这里来，而且亟要看见他们，所以你来得这样迟，等他们都去了你才来！”

孙钦露急着说道：“你又来不讲理了！我也那里料到他们去得这样快呢？”

雷绮女医生在旁边看见珠莲女士那样说笑话，害得孙钦露急得什么似的，只对着地毡发笑。

既而黑奴仆来生德进来通知晚膳已经预备好了，请他们一同出去用膳，走出客厅门口的时候，珠莲女士一面嘴里还在那里自言自语道：“爱翡女士真可爱，但是那样孤苦零丁的身世又是何等的可怜，做女子当然要常常愉快，常常要觉得人生是快乐的，常常要在快乐的生活中过去。像爱翡那样可爱的女子，更应该有快乐的生活随着她。”

他们宾主三人入座之后，谈笑风生，充满愉快的空气。雷绮女医生虽曾见过好多中国人，但是多是下等阶级，至于上等人士，看见孙钦露还是她生平第一遭，因对象之不同，她的观念亦随之而异，对于孙钦露的仪表谈吐，十二分的敬佩。

他们谈的时候比吃的时候来得多。晚膳之后，他们还在廊前坐谈了许多时候。孙钦露先前来的时候，对珠莲女士说谎话，说他的表不见了，来的目的，寻表也是其一，这个时候他想时候已经不早，无意中把自称已经失掉的表抽了出来看看，回转头来向雷绮女医生说道：“时候不早了，雷绮博士，要不要让我送你回府？”

珠莲女士插着道：“用不着你劝她回去，她难得到这里来，现在既经来了，我要留她在这里过夜，不让她这样匆匆忙忙的就回去，至于你呢，也还可以再谈一会儿，用不着这样急急的

要走。”

孙钦露听了她的话，也就陪着她们再谈一会儿，才起身告辞。他走了之后，大门刚才关上，雷绮女医生就对珠莲女士说道：“孙先生的为人真有趣，我遇着他，也可算是生平快事。”

且说这一天夜里，史诺爵士回家之后，史诺夫人就告诉他说：“今天孙钦露到我家里来过。他留下了一张名片，向你问候，而且非常殷勤的问起我们的两个小孩子。我想他似乎专门为着要看我们小孩子而来的，后来知道我们小孩子出去了，他觉得非常失望。”史诺夫人这样告诉史诺爵士的时候，恰巧爱翡女士也在旁边，所以她说到最后几句，恰好像煞有介事的装出郑重的声音。她说完之后，还转首对爱翡女士说道：“爱翡！说起也奇怪！孙先生今天没有一句话问到你，我心里非常诧异。你那一天得罪他没有？”

爱翡女士问道：“什么那一天？”

“就你陪他一同出去骑马的那一天。”

爱翡女士说道：“啊！说起那一天，我们骑得很愉快，他而且约我几时再出去骑马咧。”

“恐怕你笑过他骑得不好罢！”

“没有这回事，他骑得非常之好，用不着我来笑他。”

这个当儿，史诺爵士有意无意的插上一句话：“凡是孙先生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好的！”

二十二

译余闲谈 爱翡女士这样经过审慎历程的爱，才是心坎里发出的爱。所以西谚对于男子获得女子的爱，有一句成语叫做“赢得她的心”(win her heart)，所谓“赢”是要经过努力的。

讲到这一点,我记起最近上海男女同学的某著名大学,发生一件笑话,这个大学里有一位女生,年方二九,美艳聪慧,活泼轻盈,有一位和她不相识的男生,居然大发其“单相思”,贸贸然写一信去求婚,对方当然置之不复。又是第二信去作进一步的请求,又不复,最后一信竟说如不允许,即以最后手段对付!这位女生为之一吓,报告家长,家长告之校长,请他特加保护,俾免危险,一面该女生自己亦特别“戒严”,真是不胜其苦!这位男生不知道对方是人类,是有情感的,是有自由意志的,不像看见好东西,只要买了拿起就走的!

孙钦露在珠莲女士家里和雷绮女医生共用晚膳的第二天,就派人把爱翡女士请他题词的一本笔记送还她,送去的时候,还附去一大盒的百合花,爱翡女士那天早晨还躺在床上,听见有人送东西来,心中很诧异,以为何以这样早!后来望墙上的一架悬钟看看,却已将近十点钟了;这不是说她天天晏起的,原来她在前一天夜里赴一个友人所约的跳舞大会,一直到夜里三点钟才宾主尽欢而散,所以她第二天早晨睡得特别长久。那一天史诺的两个小孩子,当然也因女教师的疲顿,放了一天假。

她坐在床上,拥着那一大堆百合花,翻开那一本送还的笔记看看,看见里面孙钦露所写的中国字,觉得非常美观,不过它的意思到底讲些什么,她实在莫名其妙。她于是翻过一页,看他译成英文的意思,方才明白。其中有一句是孙钦露问他自己所最喜欢的女子名字是谁,只中文方面有答句,而在英文方面却空了起来,爱翡女士看了又大转其念头。她再翻回一页,对着中文呆看着,终究看不出什么名字,她想这一定是因

为中文名字之不易译成英文的缘故，所以孙钦露在所写的英文里没有把他译出来。继而她又想，难道这中文里的名字就是他未婚妻的吗？转念又想，孙钦露曾经亲口告诉过她，说他久游海外，生平未见过一个中国女子，那末这个中文的女子名字不见得便是他的未婚妻的了。她又想孙钦露所最喜欢的这个女子名字，读起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声音？她对于中国文，是完全门外汉，所以心里虽自己一人这样瞎想，嘴里当然读不出这个名字的声音来，她想来想去，想了好一会，才想到史诺爵士是久住过中国的，他对于中文多少有点知道，等到见面的时候，不妨问问他，也许可以弄个明白。

她这样替自己打定主意之后，便躺下去，好舒适的把头靠在温柔美洁的大枕头上面去，同时把那一大堆花拖上去，面部左右及胸部都堆满了芬香扑鼻的鲜花。

史诺夫人因史诺爵士十分爱重他的表妹爱翡女士，所以对于她的房间，也特别布置得精美，这个时候爱翡女士躺在床上，身上穿一件轻松稀薄的睡衣，头上蓬着如云的黄金发，娇容上的玫瑰红和百合花争艳，笑靥时时显露，明洁精锐的眼珠和窗上透入的阳光争媚，再加以那个精美绝伦的房间布置，托着这位好像天上安琪儿，真使人有天上非人间的感想！这一副图画，恐怕就是画家名手，也有不能传达之憾！

闲话少讲，且说爱翡女士躺下之后，又望着眼前的百合花瞎想，她想她所心爱的百合花，不知中国有没有。随又想到前一天史诺夫人有意郑重其词的说孙钦露来时没有一句话提起爱翡，不觉自己对自己发了一笑。自言自语的说道："为什么孙先生一定要应该提起我呢？史诺表嫂居然那样大惊小怪起来！"

她瞎想了一会，又对孙钦露所写的英文字，觉得越看越好！心里想象这样好的英文字，就是善于写字的英国人写出来，也不过如此。又想这种秀丽的字，写的人似乎有一双秀小的手，而前一次她和孙钦露一同出去骑马的时候，他扶她上马，那一双手又是稳定有力，是一双堂堂大丈夫的手。

总之这个时候的爱翡女士之对于孙钦露，心里已觉得十分可爱了。前此时期是友谊时期，后此时期是更进一步的恋爱时期了。

二十三

译余闲谈 本书著者毅然决然的说在中国惧内的丈夫实在不少，这件事我们并没有过科学的统计，究竟是多是少，当然不敢贸然下肯定的断语，不过就译者个人见闻所及，“季常”先生却是“比比皆是”！其实有许多惧内的人并不真是“惧”，不过是觉得酸素作用特别强烈的女子常常噜哩噜苏，喋喋不休，为勉求安静计，不得不马马虎虎罢了。这是在下根据观察推测有惧内令名者的话，是否正确，当然还待富有实际经验者的审查。其实倘若真是不幸嫁了一个“坏坯”，就是用“雌老虎”威风来“管”，也不见得管得好；就别一方面说，倘若用不着管而硬要瞎管，徒然使做丈夫的精神上觉得苦痛罢了。

关于惧内这事件，使我记起两件事。现在“文明结婚”渐渐的多了，而仍行旧式婚礼的还不少。我最近在号称开通的上海，到一个朋友家里去“观礼”，看见新郎新娘用拜跪礼，尤奇的是他们对拜时将要下跪的时候，彼此不肯先跪：喜娘帮新娘，男方几个家人帮新郎，坚持好几分钟才像跪不像跪的了事！最好笑的是新郎腿向左右弯开，要跪不跪的神气，好像马

上弯弓，如临大敌！我一时莫名其妙，后来经旁人告诉我，才知道新郎倘先下跪，便有惧内的危险！这也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预防法！

还有一件事，此我最近在美国杂志上看见的一笑话，上面画着一个雇主坐在办公桌的旁边椅上，对着立在桌旁的一个雇员说道："我知道你就要结婚了，你来信要求增加薪水，是不是要加入家用里面去？"那个雇员尴里尴尬的神气答道："不是！我的薪水数目是我未婚妻所知道的，我要另外加点薪水，另外私自存在银行，不给妻子知道，预备婚后自己的零用！"这样看来，受管的丈夫，不独中国为然，简直可以说是"中外同慨"！

爱翡女士和孙钦露将由友谊时代而进于甜蜜的时代，这是记者在上次就告诉过读者诸君的。且说自从孙钦露题词于爱翡女士的笔记以后，他们常常聚首，彼此都深切的觉得彼此互爱，彼此都喜欢常在一起。

他们俩一是英人，一是华人，同在美国旅居，同有思乡之苦；孙钦露虽是中国人，但因生长受教育于英美。兼并中西的长处，所以格外使得爱翡女士觉得惊奇爱好，况且她的至友珠莲女士和她的至戚史诺爵士都非常敬重孙钦露之为人，愈有以坚爱翡女士之信心，知道绝对不至受骗，所以也就放心和他做朋友，相处日久，相知日深，自然的趋势，便发生比朋友更深一步的感情。

在孙钦露方面，他既倾倒爱翡女士之雪肤花貌，又心折其娴淑贞正愉快和蔼的德性。当时他于万分满意之中，微微觉得爱翡女士似有一种小小缺点，这小小缺点非他，就是她不大

喜欢小孩子。她对于史诺夫妇固然亲爱异常,可是对她的两个小外甥,虽也爱护,但总少十分喜欢他们的感情。中国人是极重嗣续问题的,所以孙钦露对于这一点颇费踌躇,不过这是未来的事情,在当时他对爱翡女士既那样的倾倒心折,这种小小的狐疑也不足阻碍他的热情。

中国虽盛行多妻主义,但是平均的中国人却能造成很好的丈夫。有许多人以为中国女权不发达,做女子的往往享不到许多平均的权利,这虽是事实,亟待有心人士的提倡改良;但是有一事我们不可忽略的,就是在中国惧内的丈夫实在不少,老婆管丈夫的实在比丈夫管老婆的多。至于中国人在外国与异族女子结婚的,大都很能优待他们的妻子,都能持久维持他们的爱情而过满意愉快的家庭生活。

闲话少讲,言归正传。爱翡女士和孙钦露在华盛顿那样亲热,不到两个月,华盛顿社会上人士一传十,十传百,差不多哄动一时。有许多人不过作为有趣味的谈资;有许多人却大发其酸素作用,尤其是汉密顿和十几个多事的妇女。

其实受过高等教育的上等的中国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上等的英国人,讲到行为礼貌各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异;不过在传统的观念方面,当然彼此有很不同的地方;例如西方人对于祖宗,对于老年人,对于子嗣,没有像东方人那样注重得利害。

二十四

译余闲谈 史诺夫妇和珠莲女士平日都是极爱重孙钦露的人,但是一听见爱翡有嫁给孙钦露的趋势,竟一致的表示不赞成,这种的原因,无非民族的成见作祟。我以为指导婚姻的人当以男女两方本人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可杂以自己的成见,

或私见，我国指导子女婚姻的家长，也往往不免夹以自己的成见。例如近来有一部分人娶了外国女子，他们的家族也往往不问怎样，先取反对的态度，此外为着对方的家族是自己的好朋友，或有权势可贪，或因金钱歆动，对于对方的男子或女子便马马虎虎，硬把自己的子女配过去，这都是家长作孽的事情，不可不改。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的交情愈益亲密，不免引起华盛顿社会人士的注意和谈论。在爱翡女士的亲戚方面，最先看出他们俩的趋势而不胜其惊吓的是史诺夫人。有一天早晨史诺爵士正在修胡子的时候，史诺夫人突如其来的问他道："你肯不肯让爱翡嫁给孙钦露？"

史诺爵士听见这一句话，如闻雷声，把剃刀吓得丢到地上！板起面孔回答道："你不要瞎说！"这种疾言厉色，是史诺夫人从来没有看见她的丈夫有过的。

史诺夫人很郑重的说："这是我亲眼观察的结果，决不是什么瞎话。"

史诺爵士仍是怒气冲冲的说："你如有一点脑子，不应该这样瞎说！"

史诺夫人笑了起来，仍旧说道："这是我亲眼观察的结果，决不是什么瞎说。"

史诺爵士还是板着面孔说："亲眼观察！都是你的瞎吹罢了！"

史诺夫人这个时候很冷淡的回答他说："你自己不是没眼睛的人，何不张开眼睛来看看！"

说到这里，他们两个人各做各人的盥洗更衣，一同下楼去

用早膳。总之他们两个人对于爱翡的婚事都不愿意罢了。

对此事最早看出的,除史诺夫人外,要算雷绮女医生。她是珠莲女士的老友,曾经在珠莲女士家中和孙钦露一同吃过晚饭的,前面曾经说过,想读者还能记得。她本在诗家谷地方行医,以独身寡累,每年总要到几个好地方旅行,散散心,快乐快乐,华盛顿也是她所常游的一个地方。她在这时候,正巧到华盛顿来看看她的老友珠莲女士,看出爱翡女士和孙钦露的甜情蜜意。有一天早晨她正在珠莲女士家中和她一同用早膳的时候,她也突如其来的问珠莲女士道:"你肯不肯让那样美丽的爱翡嫁给孙钦露?"

珠莲女士听了也吓得一跳,也怒着眼埋怨她瞎说。

雷绮女医生很冷静的说道:"珠莲!我看他们的亲密趋势,不得不断定他们有这事的可能。"

珠莲女士还是不高兴的说道:"你的话徒然要吓煞人,我以为决不至有这种事情。"

"何以见得决不至有这事情?"雷绮女医生这样问着。

珠莲女士很武断的回答说:"因为这种提议,一听上去就使人觉得不对!我想孙钦露不至有此心事,倘若他竟想如此,我要恨死他!"

雷绮女医生一面用她的早点,一面接下去说:"我以为孙钦露现在也许不想有这件事,在爱翡方面也许不想有这件事,但是爱情是冲动的,不一定用得着想的,有许多人结了婚之后才想呢!据我的观察,他们两位一定要走到彼此结婚的路上去。"

珠莲女士不赞成爱翡嫁给孙钦露,还在那里气着,雷绮女医生却接下去说道:"我在诗家谷的时候,看见一位开古董店的中国人娶了一位娇小聪明的美国女子,他们俩都是中等阶

级，结婚之后，那位丈夫把她待作宝贝一样，情愿他自己工作得勤苦，不愿他的爱妻有一点辛苦。我已经说过，这一对是中等阶级，讲到彼此是属于上等阶级的男女，那就不敢知了。”

珠莲女士听了还是不能回心转意。

二十五

译余闲谈 读者听见汉密顿和汉密玲两个人居然不自量力，也许要觉得奇怪，其实不足奇，天下最不易得的是“自知之明”。我在火车里或影戏院里，常常看见丑得不堪注目的女子，偏偏喜欢从衣袋中取出小镜子，用粉拍在面上大拍而特拍，自己对自己再三端详，看个不了，我想她自己一定想天地间像她那样标致的恐怕寻不出！还有一次我在长江轮船上，从窗口望见官舱中有一个客人面孔黧黑，在房里大擦其雪花膏，可惜擦了半天，还是一团黑。但是我想他自己以为这样拚命一擦，便已变成一个“小白脸”，因为我看他擦完走出来的时候，很有顾影自怜的神气！难哉“自知之明”！

孙钦露和爱翡情爱日密，史诺夫人看出来势，老实告诉史诺爵士，雷绮女医生也同时觉察，径告珠莲女士。但是史诺爵士和珠莲女士都一百个不相信，说他们做朋友则有之，至于婚事，万万不至成为事实，于是仍旧纵任孙钦露常到史诺家里或珠莲家里，史诺夫人和雷绮女医生也只得默然，不欲多辩。

华盛顿是一个喜管闲事的社会，爱翡女士和孙钦露又是交际场面的人，所以大众更注意得利害，“爱翡和孙钦露”一句话，差不多成了茶余酒后人人嘴上提及的。可是他们两位本人却丝毫没有听见，所以也行所无事。

史诺夫人和雷绮女医生的大惊小怪,不过是出于"关切"的意味,和"酸素作用"没有相干。且说当时对此事酸素作用最利害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汉密顿,一个是汉密顿的妹子汉密玲。

汉密顿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纨迭子弟。当孙钦露刚刚认得史诺夫人而尚未到过她的家里的时候,所谓汉密顿者,曾经在史诺夫妇家里吃晚饭,当时爱翡女士也在座,偶然谈起孙钦露,他已经醋意横溢,想读者还能记得。

汉密顿的妹子汉密玲怎样呢?她是手段很辣而面貌不扬的一个女了。在华盛顿胡闹,租了公寓中一个房间,大纵其浪漫生活,她这副尊容和这样卑下的性格,偏要转孙钦露的念头,竟腼然敢做爱翡的情敌!同时她的阿哥那副贱骨头,也竟腼然敢做孙钦露的情敌!总算得无独有偶了。

有一天他们兄妹两人在公寓里大喝其酒,谈起爱翡女士,汉密玲就把爱翡和孙钦露发生恋爱的事情告诉她的老兄,对他说道:"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说完之后,居然呜咽悲梗而哭了起来!汉密顿看她那样伤心哭了,也莫名其中的真意,不过对于爱翡和孙钦露的事情,却很坚决的回答说:"我绝对不相信,她那里肯嫁给那个中国流氓?"

最可笑的是汉密顿这样骂了孙钦露一句,汉密玲居然袒护孙钦露,愤然对她的阿兄说道:"我此地不能任你这样蔑视孙钦露!你要骂他,请你到别个地方去骂!"在汉密玲所以有这样口吻,也许是出于"单相思",不过使汉密顿愈陷入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

既而汉密玲更进一步建议道:"我们两个人能彼此互助吗?让我们两个人各成……"她这样说着,在她自己固然十分

明白命意所在，在汉密顿一心只想着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也只听见一半，或者也可以说只懂得一半！所听懂的一半，就是关于汉密玲如何能帮助他成就他所希望的事情，所以很迅速的，很愁虑的回答她道："你看怎么办好呢？"

汉密玲问道："你真要娶她吗？"

"是的。"汉密顿这样很直率的回答她。

她又问道："你真下了决心吗？"

汉密顿皱着眉头说道："……但是我知道她不中意我，她不要我。"

"你亲口问过她吗？"

汉密顿听他的妹子这样逼着问，他又不便和盘托出，虽嘴里不好意思说，却把头点了几点，表示承认。

汉密玲又问道："你何时亲口问她的？"

汉密顿叽哩咕噜的说道："在什么时候开口问，对此事有什么关系？"

汉密玲说当然有关系，她到底有何高论，下次再谈。

二十六

译余闲谈 我国的老式婚姻，全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两方本人非但不参加，并且羞答答的规避！尤其以女子为甚。在这种情况之下，男女本人方面无第三者竞争之可言。不过到了新式的婚姻，由男女本人自己物色，于是便难免竞争，或数女谋一男，或数男谋一女，那个谋到手，便算胜利，这是自然的趋势，不是什么不好的现象，但是"谋"的时候要出以光明正大的态度，堂堂正正的进行，不应该下暗箭伤人，做出卑鄙诡骗的事情。我有一位同级的同学，看中了某女

校的著名美女生，但是“谋”她的人多至数十，我的那位同学在上海光明正大的进行，后来她赴美留学，他也跟着到美国去留学，但是还继续做他的光明正大的“谋”的工夫。所谓光明正大者，用自己的热情和品性学问感动对方的敬爱，增强对方的友谊，不用欺骗或暗伤他人的恶劣手段。经过八年之久的竞争，那位女士深觉他人用情之伪，只有他最靠得住，竟委以终身。我觉得这件事便很正当。至于汉密顿和他的妹子汉密玲，我不怪他们竞争，只怪他们的手段太卑劣可鄙。

汉密顿在他的妹子汉密玲公寓房里大谈其“爱翡和孙钦露”。汉密顿并不知道他的妹子在那里单想思孙钦露，以为她心里专为他设法把爱翡弄到手；在她的妹子方面，她以为我们各有所爱，你帮我的忙，我帮你的忙，各人把各人的目的达到，岂不各偿所愿？所以他们在房里谈话的时候，有的地方简直各不相谋。这种尴尬的情形，想读者在上次已经看出，此处无庸多述。且说他们谈话的时候，汉密顿既对他的妹子承认已经向爱翡求过婚，汉密玲就问他在什么时候开口的，他以为何时开口在实际上无关重要，不肯说出，后来经他的妹子再三诘问，他才没精打彩回答道：“我已经向她开口求过好几次了。”

汉密玲接着问道：“是不是在她常见孙钦露之后？”

汉密顿听见孙钦露三个字，忽然怒形于色，很粗率的说道：“你不要提孙钦露！他那里配得上和我争婚！他和我的求婚有什么关系！”

汉密玲很坚决的对她的阿兄说：“我老实告诉你。孙钦露和你的求婚的确有极大的关系。据我的女友邬玛利告诉我，孙钦露第一次看见爱翡是在珠莲女士家里所举行的花园会。

你第一次向她开口求婚,是不是在那次花园会举行之后?请你不妨老实告诉我罢。"

汉密顿本是一个无用的纨绔子弟,被她的妹子这样锐不可当的逐层诘问,他当然不能再有所掩饰,不过一时却不好意思取消他的强项态度,所以嘴里仍不肯说,只得把头点一点,表示承认他的求婚确在那次花园会举行之后。而且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自己无用,心里虽爱爱翡的美,又没有本领去弄到手,既知道他的妹子诡计多端,手段泼辣,所以暗中希望她能助他一臂之力,成其好事,所以他妹子所问的话,就是他心里不高兴回答,也不得不勉强回答。

汉密玲看看她的阿兄点着头,已知道他的意思,便燃着一根香烟,插入嘴里吸着,同时她的暗淡无光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呆看,显出她在那里计上心头的神气,既而说道:"我想到一个法子!我们一定要骗得孙钦露相信爱翡曾经爱过你,随后又二三其德,背盟违誓。"

汉密顿听了这句话,跳了起来呼道:"好极了!好极了!我真要怎样感谢你的妙计啊!"他快乐的声音还没有完,不料他的妹子又接着说道:"我们同时还要骗得爱翡相信孙钦露已经和我订了婚!"

汉密顿听了这句话,笑容尚未完全收下,怒容已经涌着上来!他怒声斥道:"胡说!我决不愿听这样的话。我对孙钦露恨极了!就是你为我而假装和他订了婚,我也不愿有此污辱!你竟敢对我说出这样的话,真是荒谬绝伦!"

汉密玲多么厉害,看见她的阿兄那样瞎跳瞎闹,她不但不怕,而且发一声冷笑说道:"我要末不和孙钦露订婚,若和他订婚,便要做到真的,便不是假装的!"

汉密顿当然火上添油，更怒得不堪言状！但是她的妹子仍是不理会他的样子，接下去从容不迫的说道："我要向法庭提起诉讼，说孙钦露违背他和我的婚约。所可惜的我一时还拿不到他的证据。他从来不肯写信给我，连一张字条都不肯写给我。就是我打电话给他，我还没有说上三句话，他就把听筒搁起！他又从来不肯和我跳舞。所以我要向外宣布和他有婚约，却也有些困难。"

汉密玲究竟有何泼辣手段显出来，只有再听后来的事实才能知道。

二十七

译余闲谈 造谣言是最靠不住的事情，无论造得怎样周到，终极总要水落石出，无可掩饰的。据由日回国的国民政府特派员殷汝耕君说，日本存心阻挠我国北伐的成功，所以南北军正在北方交战的时候，日本各报便大造谣言，说北军如何胜利，南军如何无用，读报的人也就姑妄听之，不生疑窦；后来北军大溃，南军竟克复北平天津，日报势难再说谎，只得据实记载。读报的人觉得前后记载如此矛盾，便恍然大悟从前的谣言，对于日报的信用，大为减损，这真可以说是"心劳日拙"！其实造谣言害人，都是逃不掉"心劳日拙"的结果。

汉密玲和她的阿兄汉密顿在公寓中有了一番密谈之后，她便打定主意，硬着心肠，实行她的阴谋。她生性阴险泼辣，而胆量和智慧又足以济其诡计，所以不动则已，动则大有锐不可当之势。汉密顿虽也是坏坯，但却柔懦无用，畏首畏尾，尤其不愿把他妹子的名字和孙钦露连在一起；不过汉密玲做事

向来独断独行，就是她的父母也没有力量劝阻，那位阿兄的话，当然更似过耳东风，对她的实际动作，可以算是丝毫不生影响的。

汉密玲第一步先造谣言，糟蹋孙钦露的名誉和人格。这种谣言的内容大概说孙钦露实在是一个卑鄙恶劣的淫棍赌棍，曾在华盛顿一家洗衣作楼上，关着一个中国女子，日夜把窗帘放下，里面只有她和孙钦露两人！此外他又开一所秘密赌场，骗人钱财，无恶不作。最近那个被关闭的女子忽然死了，听说病的时候，一个医生都没有请过，死后即偷偷摸摸的用箱子装好，于深夜运出，藉避警察的耳目，至于葬在什么地方，当然没有人知道的！那个女子死的当夜，孙钦露竟丝毫没有哀怜的意思，还到跳舞场里去作乐！还和几位太太们及爱翡女士跳舞。以这种恶棍劣徒，史诺家里的人竟不加留意，任他和爱翡女士来往，将来结果只有惨剧，可以断言。史诺爵士自己还可以说是因为公事倥偬而无暇顾问；至于史诺夫人，便不该装聋做哑，目击爱翡女士之危险而不加援救。以上都是汉密玲所造谣言的刻毒内容。

喜欢听人闲话，差不多是社会上一种最普遍的恶劣心理，汉密玲这种谣言传出之后，居然不胫而走，传遍一时。大家也不知道它的根源所由来，老实说也不注意它的根源所由来，大家瞎传以为酒后茶余的谈资就是了。这个谣言的结果，当然引起多人对于孙钦露发生恶感，就是爱翡女士也因此受人的冷眼。

这个谣言的全部分内容，差不多华盛顿交际场面的人个个听见，不过史诺夫人，爱翡女士，和孙钦露却不清楚。爱翡女士听见关于孙钦露个人的坏话，但是涉及她个人的地方，当然没有人肯告诉她，所以她自己一点儿不知道。至于孙钦露

方面呢，也不过微微的听见有人附耳窃语，说他认得爱翡女士，并没有听到有人说他引诱她的话。雷绮女医生和珠莲女士也各有所闻，却都不甚相信。史诺爵士听得更多，但他竟完全信任孙钦露的人格，不相信那些谣言。孙钦露对于这种无根之谈，也不屑置辩，他们两人见面的时候虽未曾谈起外面所传的谣言，但都彼此谅解。孙钦露对于史诺爵士的信任和友谊，当然更加深一层的认识和铭感。

此外最觉得着急的还是中国驻美的公使，上面所说的那种谣言，他当然完全听见，而且屡次对孙钦露噜哩噜苏。孙钦露也不多加争辩，不过淡然置之。

此时最重要的当然是爱翡女士的态度，说起也奇怪，她不但不相信外面的谣言，而且对孙钦露的情谊反比前浓厚，这件事当然使孙钦露感激涕零，非可言喻。但是汉密玲却有再进一步的举动。

二十八

译余闲谈　司马光先生说他一生没有做过不可告人的事情。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没有做过不可告人的事情的最不恐慌，最不至心虚。所谓"问心无愧"，尽管外面甚嚣尘上，闹得不亦乐乎，还是没有什么可怕。像孙钦露虽遇着汉密玲那样刻毒，他却能那样心境泰然，从容不迫，就在乎他本来没有做过汉密玲所捏造的种种事情。

雷绮女医生说"心劳日拙"的人可怜，一点不错。天下最能使人心服的是"开诚布公"，最能使人厌恶的是喜用诡术。有某机关的领袖，专门利用办事人中彼此互为侦探，他对各人都假装唯一信任的意思，叫各人时常报告别一同事的秘密，他

坐听各人的报告以便操纵,后来各人发现了他的"诡计",都不把真话告诉他!喜用诡术的结果如何?

汉密玲捏造很苛刻的谣言,破坏孙钦露的人格和名誉还不够,还勾通一家无赖的报馆,把孙钦露和汉密玲已经订婚的捏造消息,登出来宣布于大众,不过登出的时候,不敢就把两个人的姓名赤裸裸的写明,仅说有一位诗家谷著名牧师的女儿和一位在交际场中素来惹人注意的中国青年外交家订婚,里面当然还加了许多肉麻的描述。但是真姓名虽然没有写明,有了这样详细的形容和描述,华盛顿交际场中的人士,个个人都心里明白的。

汉密玲一方面勾通无赖的报馆传布已与孙钦露订婚的假新闻,一方面又极力自向所认识的人士大吹,说爱翡女士虽与孙钦露那样要好,意中人居然被她抢得。华盛顿许多人对于声名狼藉的汉密玲,本是"久闻大名",现在听见孙钦露居然爱上了这个宝贝,都不禁付之一笑,但是也有少数人不相信。雷绮女医生看见这段新闻的时候,就知道是汉密玲从中捣鬼,暗叹一声:"可怜这位心劳日拙的女孩子!"

孙钦露于早膳后翻阅报纸,偶然看见这段新闻,虽然没有看见他自己的姓名在内,但明知是汉密玲有意和他捣乱,他冷笑了一声,便跑到一位律师那里去,商妥办法之后,他从容不迫的去看爱翡女士。总之他一点不恐慌就是了。

他去看爱翡女士,并不是要把汉密玲的无赖行为去惊动她,因为这件事他既托律师去办,用不着去惊动她。他见了爱翡女士之后,便请她一同出去骑马。她本来很愿意陪他的,不过她那天要教两位小外甥的法文及地理,深以没有余暇为憾。

孙钦露说："像今天的那样晴光明媚，真是难得的天气，偶然缺课，有什么要紧？"爱翡女士见他来意恳切，也就答应了下来。

在平常遇着一同出去骑的时候，孙钦露总要先问爱翡她喜欢到那里去跑跑，那天他却没有问她，乘着自己的意思，扬鞭前驰。平常他们并辔出行，总喜欢到郊外空旷的地方，欣赏欣赏野景，那天却又不同，孙钦露所取的路径，却多走市街及寓所所在的区域，爱翡女士心里莫名其妙，问他理由，他却说这是捷径，再问得紧些，他又笑而无言。既而两人一同跑到珠莲女士的家里，就在那里用午膳，雷绮女医生凑巧也在那里，彼此说笑仍甚欢乐。午膳后，孙钦露和爱翡辞别而回，所走的路径又是避却郊野而就市道，在华盛顿的寓所所在的街道所经尤多，爱翡又问孙钦露什么缘故，他又笑而不言。

在孙钦露方面，这样的行为，当然有他的用意。汉密玲用尽种种方法，捏造种种谣言，一方面要极力离间孙钦露和爱翡的友谊，一方面要使人相信孙钦露已和汉密玲订婚。未婚夫妇时代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时期。倘若孙钦露果与汉密玲定了婚，果与爱翡女士断绝友谊，在那样晴光明媚的可爱日子，在华盛顿街道上应该只孙钦露和汉密玲一同骑马才是，何以还有爱翡女士和孙钦露并肩飞驰的事实？孙钦露那天正是要用这种反证的方法，破坏汉密玲的诡计，而他同时又不愿爱翡女士心里多一件心事烦闷，所以秘而不宣，仅以一笑了之。至于他所付托的律师有何后文，下次再告。

二十九

译余闲谈　一个人有能力还靠不住，有了能力还要用到正当的路上去，才有好处。我们看汉密玲那样对付葛利律师，

虽以老手段的律师,一时也无可如何,可以看出她未尝没有她的特别能力;又看她那样一试再试,不肯罢休,那种坚持的精神,也未尝不是她的特长。这种能力和特长,如果训养得当,不拿来做"坏心术"的事情,尽可以造成一个精明强干有作有为的人才。可惜她所生的家庭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所参加的交游,又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社会,于是耳濡目染,尽是邪曲的途径,真是可惜!这种地方很可以看出环境的重要。

汉密玲之爱孙钦露,我们只能说她不自量,决不能说她坏;她设法和爱翡抢夺所爱,只能说她用的手段卑劣,决不能说她不应抢。还有一点很可注意的,爱情是要双方的,就是起于单方,也要弄到成为双方的,才是正当的途径,若不过单方的而要硬来,是摧残对方的自由意志,不但不应该,到底也弄不出什么好的结果。

上次说过孙钦露和爱翡女士一同出去骑马,有意多走街市的用意,同日代表他的律师葛利也往访汉密玲。汉密玲听见仆役拿着这位律师的名片进来,她起先还没有想到他就是为着孙钦露来的。汉密顿兄妹有一位很富的舅父,这是从前提过的,这个时候汉密玲心中在那里瞎猜,以为他们的那位有钱舅父也许一命呜呼,把遗产传给他们,所以有律师来打招呼,代为主持支配的事情;转念一想,如果那位舅父真是伏惟尚飨了,她的母亲应该有电报来通知,那时并未接到这种电报,恐怕所猜的事情不见得有可能性。她一面心里这样瞎转念头,一方面出来延见那位律师,探个究竟。

她走出来的时候,偶向窗外一望,千巧万巧,凑巧看见孙钦露和爱翡一同骑着马并行而过,她看他们谈笑甚欢,不禁一

肚子装满了酸气。

汉密玲虽听过葛利律师的名字,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葛利平日喜欢到戏院里去跑跑,戏院也是汉密玲常到的地方,所以她看见他的时候,虽然是初次相会,却觉十二分面熟,招呼他坐。

葛利却仍旧立着,同时说道:“我不愿多费女士的时间。我今天到这里来,是为着蔽当事人孙钦露……”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汉密玲就接着说道:“无论如何,你总须坐下来谈!何必那样慌忙!”

葛利看她那样老手段的神气,倒被她一吓!便坐下来说道:“孙钦露在某报上看见一段捏造新闻……”说时把带来的报纸指与她看,又接下去说道:“敝当事人对女士向来不大认识的,何以有此捏造的消息,他觉得非常愤懑。我已经为此事去看过那家报馆的主笔,叫他登报更正道歉。敝当事人特叫我来看女士,他的意思要彻底追究原稿的来源,如追究出来,必以法律手续严控。不过如果女士以为此事经过更正及道歉后,便可终了,不至再生枝节,则孙钦露亦不为过甚,即此中止。此事的进行,最后视女士的意旨而定。”

汉密玲听了之后,竟悻悻然说道:“这件事我要亲见孙钦露面谈一切。”葛利答道:“要亲见他恐怕事实上已不可能!因为他已把这桩事完全付托与我了。”汉密玲更怒上心头,说道:“不要胡说,我非亲见他不休。”葛利摇头说:“不可能!”汉密玲说:“就是他不见我,我也可以写信给他。”葛利冷笑道:“既把案子委我以全权,就是你的信给他,他也要把你的信交给我,由我回答的。”汉密玲至此乃高声斥道:“他敢把女子的私信公开给人看吗?”葛利却低着声音回答道:“这有什么希奇!女子

的私信,我也不知看过多少了!"

做律师的人大多数不免老奸巨滑,葛利谈到这里,自觉越谈越远,就是这样口角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他便平心静气的对汉密玲说:"女士!你不要动气,我来的目的很简单,该报既允更正道歉,我们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追究原稿,女士对于此点,有何意见?"

汉密玲说:"我用不着告诉你,我要自己当面告诉孙钦露。"葛利律师看她那样坚持,始终不得要领,也只得告别而去。

汉密玲见他去后,心想报上更正之后,她从前所用的心计和苦工,完全一笔勾销,又想起刚才看见孙钦露和爱翡那样亲密得如胶似漆,不禁伤心,泪下如雨,掷身俯伏于沙发上呜咽大哭起来。但是她转念之间,觉得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既决意动手做了,非做到底不肯甘休,于是她又盘算再进一步的计划。

三十

译余闲谈 天下最可怕的是"厚面皮",最少希望的也是"厚面皮"。昔人有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也是厚面皮之一种。我常以为任何机关的领袖,对于雇员或任何职员,以为不可用则索性请他"卷铺盖",既以为可用,便应该加以礼貌,即偶有无心之过,亦应善言婉劝,以养成其自爱自重的潜意识,不应该任意乱骂或直斥,徒造成厚面皮的习惯。家长之于子弟则亦有然,好子弟素未多见家长之斥责,只须略有不愉之色,不悦之言,已经觉得心里难过;若做家长的专喜闹脾气,今天骂一顿,明天打一顿,使子弟把打骂视为"家常便

饭”，面皮厚了，虽天天打而且骂，也还是无济于事！汉密玲也是厚面皮的“英雌”，所以爱翡自以为出以利害的应付，在她只有付之一笑！

汉密玲勾通一家报馆登出一段谣言，暗示孙钦露已经和她订了婚，爱翡女士虽不曾亲眼看过那张日报，当天就已耳闻有这么一回事，不过她听见之后，竟淡然置之，不加思索。她的表兄史诺爵士当天也听见这件事，他虽不疑心孙钦露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却很诧异，不知道什么人故意造此谣言，造了这段谣言又有什么好处呢。爱翡女士连这样诧异的思想都没有，老实就完完全全置之不理，连念头都不为之一转。史诺夫人同时也有所闻，因为其中措辞鬼鬼祟祟，并未指明名姓，且因前次和史诺爵士提起爱翡和孙钦露的婚事问题，吃了一鼻子的灰，所以也不愿多谈。

那家登载谣言的报馆刊登更正函之后的数天，史诺夫人在家里开下午茶会，招待宾朋，那次茶会特别的盛，而来得特别早的要算汉密玲女士了。她寻觅机会，想独自一人和爱翡女士谈话。寻了许久，乘着她独自一人和爱翡同坐在厅内一角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诘问爱翡道：“你舍得钦露吗？”

爱翡女士见她这样唐突，板着面孔反问道：“汉密玲女士，你问我什么？”

汉密玲多坏！她明明知道爱翡已经听见了她的话，所以置反问于不答，凑紧一步说道：“我的哥哥舍不得你，这是你所知道的。……”汉密玲嘴里刚才说出一句话，爱翡便老大不高兴，挡着说道：“我不愿和你作此无谓的讨论。”

汉密玲那肯中止？她还是厚着面皮接下去说道：“孙钦露

是我至敬极爱的意中人,虽全世界给我,不能使我舍得他!"

爱翡听见汉密玲说出这样不怕难为情的话,赶紧提高声音止她说道:"嗳!你不要说了!"爱翡女士心里尤其觉得替汉密玲汗颜的,是她和孙钦露相交如此之浅,竟厚颜说出这样肉麻的话!

当时客厅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当然不少,汉密玲和爱翡两人本系坐在一角轻声谈话,爱翡听她越谈越令人不耐,想略为提高声音这样喊一句,借此阻止她,使她不要再往下说。不料汉密玲却不动声色,仍本其奸滑的态度说道:"孙钦露是我至敬极爱的意中人,你尽管提高声音,无论什么人听见,我都不怕!"

爱翡女士听她这样说,心里也觉得以汉密玲素来的行为,确有这样厚面皮的本领,她自己声明的话,确也一字不差!爱翡正在这样暗转念头,汉密玲却仍旧厚着面皮接下去说:"我老实告诉你罢,倘若不是为你起见,他已经和我订了婚了。"

爱翡女士至此不禁红晕双颊,怒斥她说:"这真是荒谬绝伦!"

汉密玲却将计就计回答道:"这真是荒谬绝伦!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是真正舍不得你;而在你的方面呢,我也不信你舍不得他。如果你真是舍不得他,请你明白告诉我……"她说到这里,正眼对爱翡面上望了一下,看见爱翡正在那里翘着她的嘴,便接下去说:"如果你真舍不得他,那末我们两人便是情敌,只有分头奋斗,看是谁胜;如果你并非真正舍不得他,你肯把他给还我吗?我是真正要他。你也要他吗?"

爱翡女士听到这里,已经气得娇喘急迫的说道:"我看你这个人一定发了痴,你的胡说实在令人发指!"她说的时候,张圆两个眼睛做出可怕的神气望着汉密玲,立起来就要走。

汉密玲还不肯休,一手拉住她。

三十一

译余闲谈 中国家庭如要增加愉快的空气,对于社交方面很有注重的必要。西俗小家庭常有请朋友在家里茶话之举,称为 at home,并非平常排着长桌各人呆板坐着的正式茶会,不过预备很简单的糖果清茶,由夫妇发出卡片,说明自下午几时到几时招待朋友茶话,就在客厅里随意坐谈,来宾在所定时间内随意来来往往,谈笑为欢,可以说是一种很简便愉快的家庭社交的方法。

史诺夫人在家里开下午茶话会,汉密玲女士也来,在一个厅角和爱翡女士开谈判,爱翡女士听得不耐烦,立起身来想走,却被她一手拉住。当时大客厅内的男女来宾来来往往的济济一堂,爱翡女士是极顾体面的人,被她这样横拉直撞,恐怕被别人看见,很不雅观,于是不得不赶紧坐下,以避别人耳目。汉密玲见她坐下,又诘问道:"回答我!你一定要回答我!你到底是否舍不得钦露?"

爱翡女士很冷淡的回答她道:"我是喜欢孙先生——我想不但我,无论什么人都喜欢孙先生的。"

汉密玲作不信任的神气说道:"你的喜欢孙先生,不过和常人一样吗?我不相信!"

爱翡女士垂着她的莹洁的粉颈,抬着眼直望汉密玲,表现看不起她的神气。

汉密玲恳求她道:"他真是一个尽善尽美一无缺憾的男子!你肯把他给还我吗?"

爱翡女士答得倒也很有趣,她说:“不是我所有的东西,我不能够给与别人!你这样侮辱我的话,我不愿再听!就是你吵到我的表兄史诺爵士面前,我都不怕的。”

汉密玲至此换着声调问道:“他今天也到这里来吗?”爱翡女士老实告她说:“我不知道。”

这个时候汉密玲忽见爱翡身上插的美丽芬香的鲜花,便也一步不放松的诘问道:“这些花也是他送给你的吗?”

爱翡女士听她这样噜哩噜苏,喋喋不已,决意立起来就走,这一次汉密玲不再拉着,不过嘴里却在那里叽哩咕噜的说道:“我知道是他送给你的。”

男女宾客来的来,去的去,而汉密玲却好像有什么胶漆粘住,来了许久,总不想走。史诺夫人对她望望,觉得很诧异,而爱翡女士则极力的避开她。

夕阳西下,天将黑了,未去的来宾只有一打左右,也将要告辞了。这个时候汉密玲还没有走,钻在这一小堆来宾里面瞎谈,谈了一会儿,老性又发,硬凑近爱翡女士说道:“你时刻不忘孙钦露,何以我来此许久,从没有听见什么人谈起他,他为人的无可取,于此可见一斑。”她说过这几句话之后,又把近来外面对于孙钦露的种种谣言(其实就是由她有意传布的),把孙钦露的如何如何坏,穷形尽相的详悉无遗的告诉爱翡女士。说了还要问爱翡道:“这些情形你曾经听见过没有?”

爱翡女士很气愤的答道:“我都听见过,不过没有像你这样说得不留余地使人难堪罢了!”汉密玲还想噜苏下去,爱翡女士被她这样骚扰着,不易脱身,实在苦不堪言!幸而那个时候忽然看见孙钦露来了,他那天因特别事故,所以到得独迟,正在厅的门口和史诺爵士谈话。爱翡女士如同遇了救星,乘着这个机

会抛开汉密玲，望着孙钦露身边跑，走近了对他说道："我真渴望着你来，我要约你明天一同出去骑马，你答应吗？"

孙钦露赶紧伸出手来和爱翡女士作亲热的握手，很敏捷的答道："这是我向来所极愉快的事情，也是你所知道的。"

那个时候，汉密玲极力向爱翡女士糟蹋孙钦露的话，最后一两句，孙钦露其实已经听见，不过他是素有涵养的人，所以仍是满面春风，愉快和悦，一点不动声色。

那个时候，女主人史诺夫人也知道孙钦露来了，也跑过来握手欢迎，孙钦露周旋其间，处处得当。爱翡女士等到史诺夫人话刚说完，她对孙钦露说道："我要谢谢你送我这样可爱的百合花。"一面说，一面移其视线望望身上所插的花，望了之后，满面堆着笑容对着孙钦露双眼直注，并且低声说道："我觉今天这些花比往日更特别的可爱！"

既而众宾都散，汉密玲也只得没精打彩的回去。史诺夫人留着孙钦露共用晚膳，孙钦露低声偷问爱翡女士道："我要不要留在这里用晚膳？"爱翡笑着说道："要！"

三十二

译余闲谈　我们看了这段快人快事，不禁发生种种感触，以为无论国家或个人，要保护自己应享的正当权利，要抵御无理的外侮，非有实力不可。国家靠武力来侵略别国，固然要不得；但是国家没有实力抵御强暴的掠夺，也是大可羞耻的事情。个人靠强力来欺凌别人，固然要不得；但是没有实力以自卫，没有实力以卫所亲爱的人，也是大可羞耻的事情。

昔人所谓"唾面自干"，实在是奴性，实在是不要脸！近来我在某处还听见某人演说，说譬如一个人打我一个耳光，我也

打回一个耳光,他又打来,岂不是打个不完!照他的意见,竟要白吃耳光,无须反抗!我要痛劝国民,力除这种奴性。

爱翡女士在史诺家里面约孙钦露第二天下午同去骑马,孙钦露满口答应。到了第二天下午,孙钦露依约来会,爱翡提议骑到华盛顿城里去玩玩,但是孙钦露只满面堆着笑容,把马首转到波汤默克河方面去,经过那条河上的一道桥,便往乡下跑。那个时候正是十二月,那天的前一晚,白雪纷飞,所以那天的村景,白地共长天一色,一望无际,景致绝佳。

此时双辔并行,虽冷风袭人,而他们却不觉得冷。孙钦露左顾右盼,觉雪景之可爱,好像展览名家画帙,引人入胜,大有徘徊不忍遽去之概,所以故缓其步,得得慢行;仰望树林雪滴溜下,灿烂如金刚钻,莹洁胜于珍珠,暗叹造物神工,成此奇景!在爱翡女士呢,但觉飘然如羽化而登仙,好像身处天上非人间,这个当儿,彼此默然,觉得彼此由互敬互爱而发的友谊,其深切为往日所未有,觉得这种出自心坎的敬爱友谊,无论赴汤蹈火,受尽挫折,都是不能磨灭的。她常常用她的明眸望着他看,现着她的皓齿望着他笑,见他精神奕奕,光彩焕发,笑容可掬的回应她的笑靥,心里的愉快欣慰,简直非俗世笔墨所能描述。

后来夕阳西下,淡黄的阳光和雪光相映,又是一景,他们以时候不早,回辔向城里跑。将到城的时候,爱翡女士觉得后面有很急迫的蹄声赶着,她心里诧异,回首一望,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她回首望了之后,回转头来,攒眉不舒,默无一言。

这个追在后面的不是别人,就是汉密顿!当时孙钦露还没有注意是他,直到他的马颈和孙的马颈并排时,孙才看见。

汉密顿本不善于骑马,那天又喝了一点酒,虽未大醉,却有几分醉意,一近孙钦露就开口骂道:“你这黄种抽鸦片烟的下流!我随后要拿点手段给你看看!”说的时候,怒目胀筋,好像可以吃人的样子!拿起马鞭挥了一下,继续的大声喝道:“你快快滚蛋!我不许你和这位女士一同骑马!我不许你再和她说一句话!你这个不要脸的洗衣作!(按美国有一部分无知识的人民,以为中国人都是做洗衣生意的,故有此言。)懂了我的意思吗?”

孙钦露听了,微微的笑了一下,态度非常的镇定,转首对旁边的爱翡女士说道:“爱翡女士,请你骑着你的马走下去一点儿距离,我一刻儿工夫就可以跟着上来。”他说话的神气和声调都异常的自然。

爱翡女士答道:“不!我要和你在一起?你是不是要杀他吗?”

“在你的面前杀他吗?不!在你的面前,我连打都不打他,只不过要使他下马立立就是了。请你稍为骑着马走开一些儿距离,我顷刻之间就可以追上来陪你。”

爱翡女士只静坐在鞍上,未开口,也未移动,汉密顿已在那里扬鞭要打。孙钦露却从容不迫的把手所执的缰带套在臂上,稍侧他的身体,用两手抓着汉密顿的两臂,把他丢在地下。丢的时候,并不用粗暴的手势,只要使他下马立在那里不敢动!一方面他用手向汉密顿所骑的那匹马轻轻一拍,使那匹马得得的向前跑掉,留下那位汉密顿立着发呆。他初不料孙钦露这样的英武,到了这个时候,动都不敢动,和刚才的横暴不可侵犯的神气,真是天差地远!

孙钦露把汉密顿这样处置之后,仍很安静的顾爱翡女士

说道:"我希望他那匹马自己认得路回到马厩里,现在我们可以向前走了。"爱翡女士初看孙钦露动手的时候,她面上忽然发白!此时才娇喘初定,对于孙钦露一笑,孙亦报她一笑。在途中他们两位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谈话,等下次奉告诸位。

三十三

译余闲谈 我们看爱翡女士那样深思远虑的态度,再三细察那个女子名字的究竟,很可以看出她对于终身大事的审慎。我国的女子,现在风气渐渐的开了,知道自由婚姻的可贵了,但是事前的审慎态度还十分缺乏,所以上人老当的时有所闻。有的男子已有了正式的妻子,女子不知道他的底蕴,竟大用其爱情,一旦事已成熟,大妇凶横吵闹,弄得进退两难,往往有屈居于作妾的地位而不得不饮泣吞声忍受的。这种事实,诸位留心看报的,必时有所见。于是顽固派的道学先生便振振有词,以为还是专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好。殊不知过渡时代女子自己不审慎所致,不能完全推在"自由婚姻"上面去。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骑马回到华盛顿城外的时候,汉密顿截途骚扰,被孙钦露从容处置之后,孙钦露仍和爱翡女士并辔前进。爱翡女士笑着对孙说道:"我的心里想着一件事要想告诉你,我们既然是这样好的心腹挚友,我就倾臆的对你说,想你也一定不见怪的……。"

孙钦露笑着用手脱着帽子示敬的说道:"我的心腹挚友!当然不怪!"

爱翡女士继续下去说道:"我心里正在想着你的手,还是在

珠莲女士家里首次遇着你的那个夏天，心里瞎想的一件事情。”

孙钦露凑着说道：“我还记得初次和你相遇的情形，至今回忆犹历历在目。”

爱翡女士有点嗫嚅的说：“你的手，……你的手有点两样的地方。”

“中国式的手！”孙钦露猜着回答她。

爱翡女士颔首说道：“是的，我当时看见你两只手不很强厚，以为遇着用武的时候，恐怕不能有所作为，今天我才看出我当时心里瞎想的不对。”她这样说的时候，嫣然望着孙钦露。孙把手按着她马鞍的前部凸处，很诚挚的对她说道：“这个中国式的手。倘若得着你的允许，情愿永久的护卫你。”

爱翡女士低声答道：“我知道你的好意。”

孙钦露伴送爱翡女士到史诺家里之后，独自回寓，不在话下。

汉密顿吃了一顿苦头，也不好意思张扬，好像哑子吃黄莲，说不出的苦，幸而那匹租来的马居然自己知道跑回马房里去，不然他还要负赔偿之责。他经此挫折，在华盛顿触景生情，更觉难堪，所以跑回本乡诗家谷去浪荡几个星期再说。

转瞬由十二月到了正月的中旬，那个时候汉密玲所造的谣言，华盛顿社会也淡然忘却，不再提起，大概谣言总是不能持久的，这也是普通的情形，不足为怪。孙钦露还是时常和爱翡女士一同出去骑马，史诺夫妇和他们的子女也常往孙钦露寓所里游玩，并常到那里用膳，弄得孙钦露由中国带去的仆人高升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天，英国来了一位公爵和他的夫人。史诺夫妇陪他们同到美国白宫里去见大总统，家里只有孙钦露和爱翡两人

在那里谈心。爱翡女士忽然想起从前孙钦露替她所题的笔记里面，有一个他所喜欢的女子名字仅有中文，英文方面只是空白，她就取出那本笔记，叫孙钦露教她如何念那个中文的名字，孙钦露教了她好几遍，她也跟着学了好几遍，觉得还念不好，不禁笑起来，对孙说道："中国语竟这样的困难。但是我听着你念那个名字的声音，觉得很悦耳，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名字。我想那个名字的意义一定很可爱的。"

孙钦露很老实的告她说："这个名字的确非常可爱，在我看起来，更是世界上第一可爱的名字！"爱翡女士听了，愈陷入五里雾中，疑惧的情绪到了极点。她心里暗想孙钦露对于这个女子的名字爱到这样的地步，不是他的未婚妻，便是他的夫人，似乎二者之中必有其一的。她这样瞎猜着，又不好意思唐突的追问，只另从别条途径问他道："这是中国女子的名字，你当然不能译成英文。"

孙钦露回答道："可以译成英文。中国文字有许多译成英文之后，意义一点不至走漏的，像这个名字，我曾把相对照的英文字写过好几次！"

爱翡女士愈弄得莫名其妙，到底孙钦露所最爱的那个女子的名字是谁呢？

三十四

译余闲谈 婚姻是何等事！真当特别审慎！我们看见爱翡女士对于孙钦露所"最欢喜的女子名字"，大费其"研究"工夫，也无非是审慎。现在又看见孙钦露因为他母亲的乳名和爱翡的乳名，凑巧相同，他虽与爱翡有了交情，也不敢贸贸然写上"我最喜欢的女子名字是红璧"，恐怕唐突她，这是何等的

审慎态度！我国现在自由婚姻渐渐的有了。但是有许多一点儿没有“审慎”的态度。最近报上载有某君因与某女士同事，认识不到半个月，便写信去求婚，大写其“吾爱”，被对方回信骂了一顿，他还不知自返，笑话越闹越大，真是可怜！“爱”固然是好的东西，但是交情够不上而乱叫“吾爱”，只配“骂”一顿！近来上海有一位女学生受一个海关“听差”之骗，信他是一个海关职员，最后弄到自杀；又有一个闺阁千金受一个已有妻子的仆人之骗，信他是没有娶过妻的“情种”，弄到“身败名裂”。咳！这样卤莽的举动，我们希望一般女子真须觉悟！

孙钦露在爱翡女士的笔记里题过几句中文和英文对照的话，其中有一句话的答话，他只写有中文，没有把英文写出来。那句话不是别的，就是他所最喜欢的女子的名字。这样一来，使爱翡女士疑团常聚，不知道那个名字还是孙的本国已婚妻呢，还是他的本国未婚妻，有一天便提出来问他。但是她又不便直问，只得从语言中兜圈子，问他是否因为中文的名字不能译成英文，所以他没有把英文写出。孙钦露回答说她可以译成英文，于是她更莫名其妙，禁不住问道：“既然如此，你何以不……”

当爱翡女士这样迟疑未即接续的当儿，孙钦露笑着说道：“我所谓那个最爱的女子名字，乃是我母亲的乳名，她做女孩子时候的乳名。我所以觉得那个名字可爱，我耳朵听了那个名字的声音，所以觉得比什么音乐都要来得好听，因为那个名字是我所亲爱的母亲的乳名。”

爱翡女士听了这一番话，才恍然好像梦中惊醒，心里并且觉得有些惭愧。她不免有些羞答答的样子告诉孙钦露说：“我

真对不起你,要请你原谅!”既而又出以“激将”的口气说道:“当然!你所最爱的名字,那里肯写在我的笔记里!”

诸位要知道,这句话,就表面看去,似乎不外带些酸溜溜的意味,其实出于情深女子的樱口,正含着无限的深情。但是在孙钦露听了这句话,当然不免有些着急,赶紧声辩道:“我何尝没有写?不过我只用中文写的。现在你若允许我把英文的译意写上去,我当十分愉快的照办,我当时所以只写中文而未即写英文者,因为未敢唐突你的乳名!”

爱翡女士听了最后的一句话,又不懂起来了,不自禁的惊讶道:“我的……”

孙钦露把两只笑眯眯的眼睛直对着爱翡女士的两只莹洁可爱的眼睛望着,对她说道:“我母亲的小时乳名叫做红璧,在英文可译为 Ruby,我知道你的小时乳名也是这个字,彼此是一样的了。”

到了这个时候,爱翡女士蓄了许多时的一个闷葫芦,才全然揭开,涣然冰释,同时心里觉得非常希奇,即对孙钦露说道:“天下居然有这样凑巧的事情!那末你母亲的全部姓名,当然是红璧孙了!”(按照英文例,名字放在姓前。)转念一想,女子嫁了之后,才把丈夫的姓加在自己名字的上面,如今“红璧”既和她自己的乳名符合,忽然和孙钦露的“孙”字说在一起,未免太冒昧了,于是刹那间不免红晕双颊,愧不自胜!

孙钦露是一位极聪明的人,看见爱翡女士那样娇羞的形态,赶紧说几句来敷衍过去,他笑着说道:“你说红璧孙还有些不对,依中国的说法,要说孙红璧才对。”

爱翡女士听了这句“校正”的话,也就随着孙钦露笑了起来。这样彼此一笑,也就把刚才难乎为情的心意,掩没过去。

他们这样谈了一番，孙钦露立起来，走到房内钢琴坐下，弹起琴来，爱翡则温柔和悦的坐在琴旁，他们俩这个时候在琴声悠扬中默然无语，不过要说有语也可以，因为他们此时"眉目传情"，有的人也叫做"眉语"，或"目语"。

他们俩这天在史诺家里的时候，史诺爵士夫妇先已陪着新自英国来的公爵去白宫访美国总统，这是上次说过的，想读者诸君还记得。到天将夜的时候，他们都回来了，孙钦露和爱翡女士只得暂停他们的"眉语""目语"，陪他们一同谈谈。停一会儿孙钦露也就告辞而去。

那天夜里，爱翡女士一夜睡不着，所为何事，容当奉告。

三十五

译余闲谈　那位老公爵觉得爱翡女士的可爱，想她做媳妇，先想把她介绍给他的夫人，再慢慢的介绍给他的儿子，我们在这种地方，很可以看出西方婚姻对于本人意志的十分注重，做父母或家长的人仅能在旁帮忙指导，决不能自己硬作主张的；又可以看出家长对于子女的婚姻应该怎样指导的途径。

西谚有一句话说："疑心由前门进来，爱情由后门出去。"爱翡女士对孙钦露似乎有了疑心，但是以为倘有所疑，索性在未决定以前弄清楚，不要于决定后懊悔，或多费手续。可怜中国的女子，有许多对于自己终身大事没有参与的权利，糊里糊涂把终身大事付诸命运，就是发生疑心也没有机会！

史诺爵士夫妇陪着新自英国来的公爵去访美国总统的那一天，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独自两人在史诺家里谈了许久。那天夜里爱翡女士躺在床上，一夜没有睡着，她心里希望终有和

孙钦露恋爱成熟的一天,同时又不免发生种种过虑的念头,因此身体虽然躺在床上,而两只眼睛却一直张着。等到东方将白,她才蒙眬入睡,睡后梦见孙钦露的本国妻子及他的那位妻子恨她的种种情形,自觉一失足成千古恨,愤懑已极,于愤懑之中气醒,才知道是一场幻梦。醒后默想自己何以这样瞎转念头,倒有点难为情。一面这样心中暗想,一面因时间不早,赶紧下床穿着拖鞋,预备盥洗修饰。这个时候,她心里忽想到孙钦露是中国人,是和她的民族互异,倘若将来恋爱真正达成熟的时候而嫁给他,似乎有种种不妥的地方。再四思维,愈想愈觉得这条路不对,决意要斩断这段情缘,等孙钦露来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告诉他。

既而到了用早餐的时间,那天从英国来的公爵还耽搁在史诺家里,所以他们一同用早餐。史诺爵士本来是很喜欢爱翡的,平日爱护无所不至,那天早晨,看见她从房里出来,对她满面笑容可掬,充满和蔼及诚心卫护的精神,而爱翡的轻盈昳丽,欣悦愉快,又善诙谐,也使得在座者如坐春风,为之心旷神怡。那位公爵坐在那里,也不自禁的怦然心动。在此处要特别申明的,那位公爵是一位老头子,他对爱翡女士转念头不是替他自己转,是替他的儿子转。他的夫人名叫玛利。他的公子名叫孚伯。他当时看见爱翡女士那样可爱,便想到倘然史诺夫妇有回到英国的时候,爱翡女士当可同回,届时他要请玛利夫人和爱翡来往,请到家里来住几时,介绍她和孚伯相识,做做朋友,也许可以玉成这段良缘。那位公爵一面在早餐席上和史诺夫妇及爱翡女士谈笑,一面心里却在这样大转其念头。他暗中转了这个念头还不够,还在嘴上说了出来,他说的时候当然不是说要替他的儿子做媒,不过说希望将来爱翡女

士随史诺伉俪回到英国的时候，到他家里谈谈，他深信玛利夫人一定非常的爱她。当时史诺夫妇听了，当然表示谢意。爱翡女士听了也笑着答谢。

且说那天爱翡女士再四思维，忽然觉得还是和孙钦露割断情丝的好，亟等孙钦露来一倾所怀，所以她那天在家一直留心来宾的足音和声音，希望孙钦露当日来访。可是那天孙钦露并没有来，不过送她一大堆花。平常他送给爱翡的大半是百合花，那天爱翡女士把送来的花盒揭开一看，却是艳红的玫瑰花，她随手把身上所插的百合花拿下，换上两朵玫瑰花。

后来午餐的时候，史诺夫人看见爱翡女士身上换了花，心中在那里暗想，不知道那些花是谁送给她的；但是史诺夫人是很细心的，当时有生客在座，当然也不肯开口发问。不过那位新自英国来的公爵，他的老眼睛一闪，居然看见爱翡女士身上所插的鲜花，已和早餐时所插的不同，那老头儿倒也爽心爽口，看见了便笑眯眯的对爱翡女士说道："你换了身上所插的鲜花。我听见说你平日总是插百合花，现在却插了玫瑰花。"

爱翡女士答道："也不一定要插百合花，不过有一位朋友常常送我百合花，所以我就常用这种花。"

她所说的那位送花朋友，当然是孙钦露，但是那位老公爵那里知道，所以还噜哩噜苏的问道："时常送得很勤吗？"

爱翡女士虽知他语出无心，但却不愿回答，只答一句不相干的话，说："今天的玫瑰花是我自己买的。"

过了两天，孙钦露来了。

三十六

译余闲谈 孙钦露能以"一见"而消除爱翡的成见，自有

他的精神感人之处。一个人的仪表谈吐往往有吸引人感动人的特别势力;这是因为由仪表谈吐里可以表现一个人的修养工夫和特有的精神。例如美国新闻学领袖威廉博士到过中国好几次,这位老先生演讲的时候,他的音容自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不是仅在报上阅读他的演词所能领会得到的。从反面看,"瘪三"自有他的"瘪腔","滑头"自有他的"滑腔"!

爱翡女士忽想孙钦露的民族和她的不同,觉得倘若恋爱成熟,恐有种种不妥的地方,于是有意折断此段情缘,渴望孙钦露来访,俾得老实和他说穿,等了两天,孙钦露来了。她这天初见孙钦露的时候,因心中别有见地,所以虽很温婉的招待他,但却有意维持一种较为严正的态度。孙钦露心里仍如前的敬爱她,心里并不觉得她和从前有什么两样。所谓"心理作用",本甚利害,这也不足为奇。

可是那天爱翡女士最初虽然有意维持严正的态度,希望从此可得渐渐疏远,避免情网的束缚,但是她一与孙钦露晤面之后,受他那样气宇轩昂,精神愉快,诚心恳挚所感动,不但不忍把她心中所要说的话告诉他,而且使她爱护他酷好他的心又油然而生,出于自然而然,有不能自己之势。她心里又在那里胡乱的暗想,她想孙钦露是中国人,她自己是英国人,民族固然不同,但她此时觉得他的人极可爱,只认得他是世界上她所最心爱的一个男子。至于国籍的各异,有什么相干?她又想英国的人民有上等的,有下等的,中国的人民也有上等的,也有下等的,以英国的上等人和中国上等人缔结婚姻,有什么不可以的理由?总之,她一见了孙钦露又死心塌地的爱他,所以自设许多理由替自己辩护。

民族的成见真利害，以爱翡女士的用情真挚，虽汉密玲女士想出种种谣言来糟蹋孙钦露，不能动她分毫，而她自己一想到民族各异的问题，竟不免发生犹豫之心，爱翡女士本人犹且如此，她的至亲史诺夫妇更可知了。所以当时爱翡女士和孙钦露的交情虽然那样好，而史诺夫妇都以为他们不至发生婚姻问题；至于史诺夫妇所以深信他们不至发生婚姻问题，也不过想到他们的民族不同，有此强烈的成见作梗，总不至成为事实而已。最先认得孙钦露的珠莲女士也有相同的见解。不过珠莲女士的老友雷绮女医生却有她的卓见，她始终相信男女的恋爱是不受国界所限的，所以她始终相信孙钦露和爱翡的婚事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旁人的见解姑且搁在一旁，且说爱翡女士的心理虽经过上面所说的一度的摇动，现在好像稀云蔽日，转瞬全消，又是青天白日气象了。他们俩的笃厚情谊还是和从前一样，他们俩常相过从还是和从前一样，孙钦露把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形告诉爱翡女士，她并且常常学写她的中国名字，就是“红璧”两字。到了这个时候，她就是有时想起孙钦露不是和她同国的人，她就连想到这样好的中国人真是可爱，所谓关于民族的成见，在她的脑筋里也就永久消灭了。

转瞬到了阳历的四月，阳历的四月正是初春的时候，青草柳阴，正在开始欣欣向荣，与人以赏心悦目的新气象。有一天下午薄暮的时候，爱翡女士和孙钦露正并肩在一条两旁绿荫夹道的路上缓步偕行，低声密语。既而走到一个地方，爱翡女士向街上一所房屋望去，看见那所房屋的门牌，知道那个房屋正是孙钦露所住的，而且常听史诺夫人谈起，知道那个沿街的窗，就是他的书房的窗，但是她是一位循规蹈矩

的女子,平日当然未曾到过她的男朋友的寓所。她此时和孙钦露且走且谈,当然也没有提起那所房屋。但是正在这个当儿,爱翡女士忽然紧握着孙钦露的手臂,极端受吓的叫喊起来!

原来她看见那条街转角的地方有两只小马拖着一部四轮无盖小车正在飞腾奔跃,如同发狂,势将倾覆,而车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史诺爵士的一男一女,也就是她所教的外甥和外甥女。车上只有一个小马夫在那里拉着缰绳,死命的挣扎,不但不济事,反使那两只马更跳得利害!孙钦露看见了,正在飞奔过去援救的时候,小马夫手上的缰绳忽有一根断了,那部马车就往前倾覆,把那两个小孩子压在车下。

三十七

译余闲谈 我觉得最能感人的莫过于“热诚”或“至诚”。在这种时候的孙钦露,我要把中国小说里所谓“全身都是胆”,改为“全身都是热诚”来赠送他。我生平最讨厌的是冷面孔,冷心肠的人,最敬爱的是以一腔热血待人的人。所以我的好朋友都是充满热血的人,找不出一个冷面孔冷心肠的人。

一个人要临乱而能镇定,非有大学问大修养不办。孙钦露当这种十分危难的时候,而心意还是很清楚的,否则更糟了!我们遇着危难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先有镇定的态度,只有镇定得住的人能对付危难的事情,慌乱的人绝对无济于事,反要偾事。

上次说过孙钦露和爱翡女士有一天薄暮正在一条树荫夹道的路上并肩散步。忽见史诺爵士的一男一女坐在一部四轮

小马车上,那两只马如狂的乱跳乱奔,弄得那两个小孩子立濒于危。孙钦露奔去救援的当儿,那部马车已经倾覆,把那两个小孩子压在下面,危险万状。此时两只发狂的小马惊得狂鸣,已不能前奔,还在瞎跃。孙钦露奋不顾身的奔上前去,把那两只马拚命的拉住,那两只马仍在极力的挣扎,虽以孙钦露的臂力过人,到底人的体力当然不及马,况有两马对持,他的疲苦也就可想而知,但他仍是极力挣扎着。爱翡女士当然也跟着上前相助,可是她是女流,所助也就有限。她此时看见孙钦露眼巴巴的望着压在车下的两个可怜的小孩子,他面上的哀痛,非可言喻。小马夫巴敦则更弄得神昏颠倒,手足无措,但知坐在地上大哭!

孙钦露一方面拚命的挣扎,一方面喘着对爱翡女士说道:"你……你赶紧和马夫把这辆车子翻开来!快快动手……但你先把一只手伸入我的袋里——裤袋里——就是这个左边的一个——拿出一把小刀,把它开起来。赶紧先用这小刀把鞍上的皮带割断,使马离开车子,快快动手!"

爱翡女士赶紧把手套脱下,把手伸入他的裤袋里取出那把小刀。可是在紧急的时候,事情往往偏不凑巧!她虽取出了那把小刀,却因那刀锋合在刀柄里合得很紧,她虽用指甲拚命的拉,差不多拉出血来,还是拉不开,一面看见孙钦露和两匹怒马坚持,当时她的方寸芳心,其苦自不可言喻。孙钦露大声叫那小马夫出来帮忙,而这个小马夫一半因为吓昏,一半因为哭昏,连孙钦露叫他的声音都听不见,依旧坐在那里发呆的哭着!

孙钦露此时两手既忙于对付那两匹马,只得叫爱翡赶紧把刀锋的背置在他的嘴里,让他用牙齿咬着,同时她用两只手

拿着刀柄拉，居然拉开，不过孙钦露的嘴唇却被刀锋割了一下，鲜血淋漓；从嘴上一直往腮上滚流下来。这个时候孙钦露一心在拯救压在车下的两个小孩子的生命，并不觉得自己嘴上被割的痛苦，也许连鲜血都没有看见。爱翡女士看见了这个情形，当然心如刀割的难过，但处此境地，也无可如何。孙钦露一见刀锋已开，赶紧对爱翡说道："现在赶快把鞍上皮带割断！赶快！赶快！"爱翡女士当然手忙脚乱的用那把小刀在皮带上拚命的割。马鞍上皮带有两条，颇粗厚，爱翡女士气力既有限，用的又是一把小刀，其困难也可以想见。她用了全身的气力，拚命的割，仅割了皮带的一部分，因为那两匹马狂跳得利害，这皮带也就分成两断。但是割了一条，还有一条。其先马鞍上两条皮带俱备的时候，不过马离不开，还得均衡，现在割断了一条，又留下一条尚未割去，失却平衡的牵掣，弄得更为尴尬！

这个时候，一秒钟有如一个钟头！孙钦露的两臂可以说是已经筋疲力尽，但是他深知一放那两个小孩子更无生望，所以他拚死不肯放。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那天所散步的那条马路，原是很静僻的一条路，情人谈心的地方本以静僻为宜，这也无足为怪。不过平常那条路上不过行人稀少，也不是绝无人迹。可是那个时候却许久没有一个人走过，只剩下吓昏哭昏一无用处的小马夫，拚命和两马对峙的孙钦露，及拚命割着另一条皮带的爱翡女士。这个时候，爱翡女士已筋疲力尽，全身颤动，还在那里勉强拿着刀拚命的割，心里一面念着孙钦露，一面又念着两个小孩的生命，泪如泉涌，真觉得是天外飞来的意外灾殃！真是"芳心碎矣"！

三十八

译余闲谈 “母亲的爱”感人至深。博浪虽非爱翡女士的女儿,但由她教养,情爱等于母女,我们看她哭抱博浪的一幅“图画”,其哀痛至情之感人为何如!

“从井救人”,虽昔贤不以为然,但我听见在福州地方,有一次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孩跌入井里去,那个井大而深,井边尤峭险不易攀援,那位柔弱无力的母亲,竟于刹时间不顾身的爬下去,救出她的爱儿!这种勇敢的行为,虽“勇士”有所难能,乃“弱不胜衣”的母亲竟做到!这是“母亲的爱”,虽赴汤蹈火,有所不顾!“母亲的爱”是最真诚的爱。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因见史诺爵士的一男一女所乘的小马车倾覆之后,正在极力营救,筋疲力尽的时候,那条马路上好久没有人走过,他们两人的力量又不够,十分觉得困难。正在这个当儿,马路旁边忽有一家的窗开了起来,里面钻出一个黑种女仆的头来,向外一望,吓得狂喊一阵。她这样狂喊,对他们两人虽无直接的协助,但使得旁人惊动,都开门拥出来看看,也未尝没有间接呼唤“救兵”的益处,后来闲人越集越多,惊动了附近的一个警察,也跑了过来。那个警察魁梧雄壮,穿着一身整齐严肃的制服,一看见这个危险情形,知道是他的职分内事,立刻跑近孙钦露,要想帮他去控制那两匹尚在发狂的小马。孙钦露看见这个警察过来助他,赶紧对他说道:“这两匹马我还能勉强对付,你赶紧把这部倾倒着的马车倒过来,那里面压着两个小孩子,赶紧救他们的生命,再迟恐怕无望了!”那个警察听了这几句话,连忙把那部马车翻

转来。他本雄健有力,并有孙钦露把两匹狂马制住,鞍上的皮带又已被爱翡女士割断了一条,所以他并不十分困难的就把那部倾覆着的马车翻了过来。翻出之后,各人才看见里面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爱翡女士的小外甥狄克已闭眼无声,不能动弹,她的外甥女博浪还勉强能够呻吟。这个小孩子也就伤得实在可怜!

这个时候,帮手更多了。又来了一个警察,年纪很轻,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妇人,面上戴着纱幕,眼上架着眼镜;一个殷勤备至的牧师;还有一个慈善会的干事。这几个都加入帮助拯救的事务,看见孙钦露满胸都是血,两肩负有重伤,就共同替他拉着那两匹马,孙钦露放了手,赶紧跑到爱翡女士的身边去,这个时候,爱翡女士正在双膝跪下,伸着双手把博浪揽抱在怀里。孙钦露此时虽身上负有重伤,十分苦痛,但目击爱翡女士对博浪那样温柔慈爱,不禁大为感动,反把自己的苦痛忘却!他看见她满面哀容,两泪直往下滚,同时把鲜血淋漓的博浪面孔,揽着紧贴她的胸怀,一手把那小女孩的脸向上轻托,向她细望,现出说不出的苦楚。

孙钦露一面这样看着爱翡女士,一面赶紧去把不能动弹的狄克抱了起来,赶紧把头低到他的鼻前,知道那个小孩子还能勉强呼吸,心中略慰。

那天那条马路上出事那一段,正和孙钦露的寓所相近,这是在上次已经提过的,想读者还能记得。孙钦露当时看见那两个小孩子实在伤得利害,知道不可再多震动,所以要把他们先抱入他的寓所里面去,但是那两个警察不知道孙与爱翡和那两个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却主张要用送病人的汽车运到医

院里去。后来爱翡女士对他说明那两个小孩子是她表兄的子女,孙钦露更毅然指挥他们说道:“赶紧打电话通知这两个小孩子的父亲——就是史诺爵士——在英国公使馆;如他已回家,就打到麻塞街他的公馆,我一方面先把他们抱到我的卧室里去。”那两个警察听他这样堂而皇之的口气,什么“爵士”咧,“公使馆”咧,知道他的来路不小,不但不敢固执己见,反对他举手行礼,遵命而去!

三十九

译余闲谈 一个人履坦途的时候,所谓好朋友也者,不大看得出,一旦陷入患难的境地,只有真心的朋友肯死心塌地的护持你,不弃你,这便是古人所谓“患难之交”。这个时候的恩惠,常能使受者感激涕零,永铭肺腑,古人所谓“得一知己,死可无恨”,也就是这个道理。夫妇之间也有这种情形。文豪欧文所著的“The Sketch Book”,里面有一篇的题目叫做《妻》(“The Wife”),感人最深,就是写一个丈夫破产,由富丽堂皇的生活一降而过乡村简朴的生活,他的爱妻仍是愉快舒适,用笑颜蜜意来迎他。孙虽受人诬蔑,而爱翡女士独能屹然不为所动,孙钦露安得不感激。

史诺爵士的小女儿博浪和他小儿子狄克,被马车压伤之后,被孙钦露救了出来,因受伤过重,暂时抱到附近的他的寓所里去。讲到那两个小孩子的伤势,狄克吓得魂不附体,顿失知觉,但是实在的伤势还不十分利害,所以那天夜里就由孙的寓所里搬回史诺自己的家里去,不过那个女孩子博浪实在伤势很凶,医生不许多所移动,所以仍住在孙的卧室里。博浪伤

得实在可怜,她的头部有一大块压坏,有一个小小的手臂断了,有一条腿也伤得不成样子!许多名医一小时一个的来往不绝,都说外部伤得这样利害,恐怕身体内部也难免有很重要的损伤。博浪因此在孙钦露的卧室里养病,躺在他的床铺上足足有了两个星期。在这两个星期里面,虽特别请了两位看护妇,白天一位,夜里一位,彼此轮流着,但是博浪只要爱翡女士,一刻也不许她离开左右。爱翡辛勤看护,真是衣不解带,夜不合睫,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所以她就渐渐的支持不住,幸而博浪后来除爱翡女士外,倒也很喜欢孙钦露的中国仆人高升,所以隔若干时爱翡就叫高升来陪着那个小孩子,自己跑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去偷睡半小时,但是过了半小时左右的时候,博浪又于苦痛中呼唤爱翡女士了。

上面所说的隔壁的房间也就是孙钦露的书房。最初爱翡女士因愁劳交并,对于这个书房的一切,也无暇关心。后来博浪的伤渐有起色,她走入这个书房的时候,也就东张西望,渐加注意。她看见那个书房里的器具都是西洋式的,有很舒适的阔臂大沙发,有很讲究的书桌和书橱。不过中国书很多,所布置的中国东西也不少,所以她觉得那个书房却充满了中国空气,因感觉到中国空气,又想到孙钦露的为人,于是她虽是到那个书房里去休息,往往脑筋里却在那儿不停的想这个,想那个,想个不休!

孙的卧室里挂了一张中国画的观音菩萨,博浪身上苦痛略减的时候,小孩子天性喜欢玩,对于这个观音菩萨倒也觉得津津有味。高升乘此机会,大讲其观音菩萨的故事,滔滔不绝,博浪听得非常有趣。那个高升所知本有限,所以讲得没得讲的时候,居然捏造连篇的神话,瞎三话四的敷衍一阵,这样

一来，才使爱翡女士隔多少时候得到隔壁房里躺在沙发上去打半小时瞌睡。

在这个两星期里面，孙钦露当然是天天来的，不过他夜里却只得睡在驻美的中国公使馆里，有时就睡在史诺爵士的家里。史诺夫妇当然也是每天来的。可是史诺夫人因见爱女重伤的苦楚，一见面就泪涔涔下，哭个不住，所以医生劝她不要加入看护。

那两位特别请来的看护妇，差不多等于领"干薪"。但是有了他们帮忙，爱翡女士当然觉得便当些，也不能说不无小补。

我们记得，汉密顿和她的妹妹汉密玲曾用种种恶劣手段来离间爱翡女士和孙钦露的情谊，结果爱翡女士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俩反因此挫折而情谊更进一步的巩固。如今不幸遇着这两个小孩子受伤的意外事故，更使他们俩彼此愈益相爱，而且使孙钦露获得更深一层的了解。为什么呢？容再奉告。

四十

译余闲谈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在此长时期的交友时代，双方没有一刻不注意审察对方的人格品性。这点很能唤起我们的特别感触，尤其因为我国自由婚姻正在萌芽时代，有许多青年男女往往卤莽讲恋爱，很缺乏审慎的态度，以致后悔无及。

史诺爵士的一男一女，差一点儿给马车压死，幸亏孙钦露拚命的援救，才免于非命，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他这样奋不顾身的救了这两条命，史诺夫妇固然感激得异乎寻常，就是几

个警察和几个名医生，也敬佩得异乎寻常，此外亲眼目睹的还有一位美丽聪慧的爱翡女士。

孙钦露的雄健勇敢，侠义超卓，神志镇定，大公无私，这种种美德，当他前次在途中对付酗酒胡闹的汉密顿，爱翡女士已经目击心折，深印脑际。所以孙此次的见义勇为，在别人觉得异乎寻常，在爱翡女士方面虽多了一重印象，但却觉得平常，因为她深知以孙的人格品性，自然有这种行为，是出乎他本心所不能自己，非有意造作以鸣高的。

但是经此一次意外的事故，孙钦露对于爱翡女士更加了重要的新印象，使他更死心塌地的爱她。

他起先还疑心爱翡女士不喜欢小孩子，但在马车闯祸的那一天，他看见爱翡女士满面说不出的哀痛，抽抽咽咽的跪下去用双手极细心的去抱史诺女儿博浪，揽在怀里，用自己的脸附着她的脸，眼里的泪珠儿不断的往外涌，那种温柔体贴万分情爱的精神，任你铁石心肠，看了也要悲咽感动起来！后来博浪因受伤太重暂时住在与闯祸地点附近的孙钦露的寓所里，孙钦露又看见爱翡女士看护博浪之辛勤切挚，完全是“慈母”的精神，使得他对她，不但万分羡爱她的天生丽质，并万分敬爱她的天性仁慈。

博浪的伤势慢慢的好了一些，她却很喜欢孙钦露由中国带到美国的仆人高升，所以遇着爱翡女士实在疲顿不堪的时候，也还能代表服侍个一二十分钟，让爱翡女士打一个瞌睡。后来史诺夫人看见博浪可无危险，可怜爱翡女士那十多天里衣不解带目不合睫的勤劳，心里实在不过意，便有一天和孙钦露商量好，叫他陪着爱翡女士出去散散步，换换空气。

这种事情，在孙钦露当然是无上的“优差”，他得了史诺夫

人嘱咐之后，便偷偷捏捏的无声缓步向博浪的卧室走来（也就是他自己原来卧室），他所以这样偷偷捏捏的无声缓步走来，不是怕什么，是怕惊动了亟须静养的博浪。他这样静悄悄的走到那个卧室门口的时候，立在门槛上望望，却看见博浪黄发蓬松的头靠着爱翡的胸前，爱翡的玉臂揽着柔弱无力的博浪身体。那个使人爱怜的女孩子正在熟睡，爱翡女士却醒着。孙钦露此时眼前好像现着一副慈母拥抱爱子的图画，就是西洋名画的《慈母图》也不是过。他此时自己看得出神，好像置身天国，看见安琪儿和天真烂漫的孩儿缠在一处！其实天下最能感人心脾使人依恋的，的确莫过于千娇万媚的美人和天真烂漫的孩儿。

他静悄悄的看了一阵，才蹑手蹑足的走进去，把意思轻轻的告诉了爱翡女士，让史诺夫人进来代了她，他们便静悄悄的一同出去。这一趟出去，孙钦露即向她求婚，结果如何，容再奉告。

四十一

译余闲谈　中国小说有一句滥调，叫做“为之魂销”，译者译述到这一段，要老实承认，手上虽持着一管笔，眼眶望着一张纸，身体虽坐在书案旁边，而灵魂（倘使有这样的东西），却好像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爱之魔力大矣哉！我以为享不着这样爱福的人，多看这样的纪事，也未尝不可说是“过屠门而大嚼，姑且快意！”

史诺夫妇的女儿博浪被马车压伤，幸得孙钦露的奋勇援救，复经爱翡女士的辛勤看护，体气渐渐的好了起来。有一天

上午，史诺夫人因可怜爱翡女士苦了许多时候，特托孙钦露陪出去散散步，换换空气；他们就一同去访老友珠莲女士，在珠莲女士家里同用午膳之后，略谈一刻，孙钦露和爱翡女士便一同告辞握别而出。他们自珠莲女士家回到华盛顿，本须经过扑汤默克河，河上有一条桥相通，在渡桥之前，还要经过一段深林，到了桥边可乘街车回家。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出了珠莲女士家门之后，就并肩缓步在这段树林里偕行。此时四望丛林密布，曲径蜿蜒，蓊郁荫深，绿叶满枝，日辉尽碧，益以千红万紫，群花争媚，似与尘世隔绝。飞鸟和鸣，有一个巢里母鸟正在那里教小鸟飞翔。有几个松鼠在河边大洗其面孔，双目眈眈，行所无事，一点儿没有惧怕的样子。许多蜜蜂在花堆里采蜜，东奔西探，忙得什么似的。在此鸟语花香，静寂环境中，只有一对素心人，挽臂偕行，情话喁喁，我们倘说一句含有迷信色彩的话，只有叹一声"几生修到？"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的情谊到了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深厚诚挚到了沸点，但是还未曾开口求婚，这是读者所知道的，开口求婚是如何一件重大的事情，孙钦露那样审慎，是无足为怪的，不过在这个时候，造化的势力真大，他处在这个环境，臂上挽着一位娇艳轻盈的伴侣，明眸皓齿，清光焕发，频用她那百媚横生的眼睛和笑靥对他仰望着，孙钦露好像受了电气一般，但知用手轻抚她的黄金云鬓，对她笑，两眼缩成一线缝，反而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无所谓中国，无所谓英国，无所谓他们所在的美国，只有一男一女和自然界，全世界中一切都没有了！

停一会儿，孙钦露才指着一棵苹果树对爱翡女士笑着说

道:"到了九月,我们还要一同到这里来,那时苹果都熟了,我们可同来饱啖一顿。"爱翡女士听了静悄悄的答道:"但是我在八月里就要回英国去了,你知道吗?"

孙钦露听了这句话,怔了一晌,眼里的热泪滚流的往下淌,断断续续的对爱翡女士说道:"你一定不要离我!我……我没有了你就不能生活。你是我的生命。"

他们这个时候,本来是站在一起的,孙钦露说到这里,两臂向爱翡女士伸出,现出恳求的态度。爱翡女士赶紧走上一步去就近他,贴近他的身体,孙钦露呢,赶紧把臂揽抱着她的"爱",用他的脸贴住她的脸!

一会儿他把手轻轻推开她的脸,用挂着眼泪的眼睛笑着对她望,她的眼也眼泪盈眶的向着他微笑的娇羞的望着!这个时候他们心坎中出来的爱不是用口来传达,简直是用两对眼来传达了!

孙钦露问她:"将来你肯随我一同回到中国去吗?"

爱翡女士答道:"随你到天边地角,都无不可!"这句话是她向来所未说过的。

孙钦露听了,再轻轻的把臂揽抱着她,轻轻的紧抱着,他的脸贴着她的脸。

天上的云霞一阵一阵的飞过,扑汤默克河的微澜轻声潺潺的流着。这个时候无所谓中国,无所谓英国,无所谓他们所在的美国,只有"天"!

四十二

译余闲谈 西俗成年女子的婚事,就是父母都没有绝对干涉的权,何况旁人?所以许多人对于爱翡女士婚事的阻挠,

实属庸人自扰的无谓事情,况且他们的动机全出于民族的成见,更属无谓。有成见的人,好像戴有色的眼镜,对于真相完全不明瀓,用此态度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无一是处。

孙钦露已开口向爱翡女士求婚,爱翡也有了很肯定的回答,这一幕情深如海的表现,已于上次说过了。到了这个时候,华盛顿社会上已遍传他们俩的订婚消息。报纸上视为可以哄动社会的新奇新闻,都大登而特登,办新闻业的人本想常常获得哄动社会的新奇材料,所以他们的尽量公布,目的也不过在哄动的作用,并无所谓反对,也无所谓赞成。不过在社会人士方面,个个都觉得新奇,以为事出意外。在他们原来的意思,以为孙钦露虽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与爱翡女士总有民族各异为之隔阂,在华盛顿社会以美外慧中著名的爱翡必不肯漠视这种隔阂的作用而肯委以终身,况且他们做了许久的朋友,从来没有听见有结为终身伴侣的表示,突如迅雷不及掩耳的消息传来,当然引起他们的惊奇。

在此消息公布之前,只有三个人心里知道这件事恐怕终有实现的一日。一个是史诺夫人,一个是雷绮女医生,一个是孙钦露的仆人高升,在这三个人里面,史诺夫人还是半信半疑的,她以为也许只做到好朋友为止,不至就陷入情网。换一句话说,她以为爱翡对于民族的成见也许和她的一样深,所以总不至有这件事的实现,所以这件事的真确消息传来的时候,她还不免有几分惊骇。

说也奇怪,珠莲女士之敬重孙钦露是读者所知道的,孙之认识爱翡还是由于珠莲女士的介绍,但是她听见他们订婚消息之后,竟因诚笃的友谊敌不过民族的私见,非常不舒服!她

甚至叫人通知孙钦露和爱翡,说倘若他们不将婚约取消,从此绝交,不相往来!他们俩那里肯依?于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她分开请他们到她家里面谈。她先请爱翡女士来,千方百计的劝她勿践婚约,后来竟因用了尖辣讥诮的话,触动爱翡女士的义愤。结果珠莲女士徒然失了爱翡女士的多年交谊,没有达到破坏这段姻缘的目的。她在爱翡方面碰了一鼻子的灰,又去请孙钦露来,极力劝他解约,也说了许多不入耳的话。孙钦露念她从前的厚谊,力制感情,未曾动火,不过始终不因她而变动初心。在珠莲女士方面,仍异常固执,从那时起,她便不和他来往,所以这次孙钦露从她家里出来,可以说末次的会晤,他心里怀念从前的友谊,怅惘无极,但是当然决不能因此牺牲他的"爱"。

在这个时候,帮助爱翡女士的倒只有史诺夫人和雷绮女医生。雷绮女医生到底是一位研究科学的人,所以成见也比较的少些;史诺夫人老早也看出了孙与爱翡的恋爱,并非临时受了什么意外的打击,所以也比较的头脑平静,感情和易,她心里也许不大愿意把爱翡嫁与孙钦露,但表面上却心爱爱翡,并不表现反对的态度。

这个时候心里最觉得快乐的,要推史诺的小儿子狄克和小女孩博浪,因为他们小孩子天真烂漫,脑子都干干净净,当然没有丝毫成见的存在,知道他们所亲爱的孙先生和所亲爱的爱翡女士定了婚,真是觉得欢天喜地,有说不出的快乐。

史诺爵士也是不赞成这件婚事的,他不赞成的原因,当然也是发生于民族的成见。不过他到底是一位外交家,老于世故,有些涵养,不像珠莲女士那样卤莽咆哮,令人难堪。但是他却也要力劝孙钦露把婚约打消,所以特约孙到他家里作一

长谈,他们谈些什么,究竟结果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四十三

译余闲谈 说严重的话很要一点工夫。有工夫的人可以轻声说重话,缺乏工夫的人未说一言两语便要动起火来了。这种地方,史诺爵士便比珠莲女士的工夫好得多。这种工夫是可以用心学得会的,并不是一定由天赋的能力。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的婚约宣布之后,史诺爵士很不赞成,不过他不像珠莲女士那样唐突卤莽,却能持以镇静,他心里也是极望能设法把此事打消。他先和爱翡女士谈起这件事情,他谈的时候,用手握着爱翡女士的手,很温婉的开导她,但是他虽然十分恳切诚挚的开导给她听,想用慈爱的情谊来感动她,希望她因此能回心转意,把此段姻缘打断,无奈他言之谆谆,爱翡女士却听之藐藐,始终像铁石心肠,丝毫不为所动。史诺爵士虽弄得舌敝唇焦,倒也无可如何,白用了一番工夫。

史诺爵士看见在爱翡女士方面他已绝对没有法想,只得另用一番工夫对付孙钦露,希望此着不至再失败。他主意打定之后,即请孙钦露到他的家里去倾谈。他们两位的这次谈话,作很长的辩论,辩论的时候虽是很激烈,但是始终彼此未曾动火,因为他们原来彼此都很敬重,又彼此都有很好的学养,动火当然是不会有的事情。彼此坐下之后,史诺爵士先取香烟奉给孙钦露吸,供给香烟本是开谈话会的情况,不是相骂时候所有的。史诺爵士奉给香烟之后,即很沉着的向孙钦露说道:“你和爱翡的婚事,我实在不敢赞同,我只得十分诚恳的请你再加考虑。”

孙答："史诺爵士，我深信我已经有过很审慎的考虑。"

史诺问："请问你在什么时候有过很审慎的考虑？"

孙钦露未答而微笑，史诺爵士却接下去说道："我深信你未曾有过很审慎的考虑，我以为你在求婚之前未曾思考一番，依我所猜想，你这件事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孙钦露承认道："此中有冲动的作用，也许是真的。"

史诺爵士听了微笑，既而叹一口气说道："这类的事情往往出于冲动啊。"

孙："冲动作用固然不免，不过我对此事未发生以前，的确从各方面着想，很周密的思考过一番，并非贸然从事的。"

史诺："你开口求婚的时候，心里未见得于事前有此存心罢？"

孙："我在开口的当儿，事前却未曾预先布置要在那时开口。"

史诺："但是实际上你确是已经向她开过口。"

孙："我确是已经向她开过口。不过我要声明的，她并未曾先向我提起这件事。"

史诺："你现在对此事有何感想？"

孙："我稍为有点替她担心，因为我恐怕她不见得过得惯中国生活。"

史诺："我以为你自己倒要替自己担心，讲到爱翡，你倒不必替她担心。倘若她仍得住在西方，不必到东方去，她便不至有什么不舒适的地方。不过你娶了一位外国夫人，我恐怕此事在你自己却是一件自讨苦吃的事情！"

孙："讲到我自己方面，我倒不怕有什么牺牲。"

史诺："但你说对此事有些替她担心。"

孙:“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不便利的事情未尝没有方法可以避免。”

史诺:“你既然有些替她担心,我十分盼望你就因此当机立断,悬崖勒马,把此事打消,我所以提出这个请求,不但为爱翡的前途幸福计,也为你的前途幸福计。”他说到这里,孙钦露仍不为动。

四十四

译余闲谈 史诺以为有许多中西的异点足为婚姻的阻碍,乃经孙钦露说穿,竟毫无问题,可见中西情形的隔阂,往往不免有许多误会的地方。例如我国的广东人有少数吃老鼠的!西人往往以为中国人都是吃老鼠的!在美国有中国人做洗衣作的,便有许多美国人误会,以为中国人都是洗衣的!有人提议我国的上等人士,应该多往外国旅行,藉消误会,确是很好的意思。

史诺爵士不赞成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的婚约,他先向爱翡女士极力劝导解约,吃了一鼻子的灰,又向孙钦露极力劝导解约,说了许多话,有一部分已于上次报告过诸位。孙钦露听了他的那许多话之后,冷冷的回答他道:“你极力劝我想法解约,我自问实在无法可想:我不能想法,也不愿想法。要末请你向爱翡去想想法,也许……”

史诺爵士接上去说道:“爱翡吗?我早已和她谈了一大顿,不但无济于事,反把事情弄僵!她那样固执成见,我实在无如之何!但是我知道你是很讲理的,你是肯听我的劝告的,所以和你谈谈。”

孙钦露默然未语，史诺爵士却滔滔不绝的畅说中西民族结婚之必无良果，说了许多风俗不同性格各异的话。他说了许久，有的意思孙钦露虽和他表同意，但是以为不是无可救药的，有的意思，孙钦露以为是全出于民族的成见，于实际是不符的。最后他对史诺爵士说道："你所说的话，我都考虑过。你所代为担心的地方，我从前也有些觉得担心，但是现在我却觉得毫无问题了。到了现在，我无论如何，决不能舍弃爱翡。"

史诺爵士听到这里，诘问孙钦露道："你在此地嘴里横爱翡，竖爱翡，你也知道在中国做丈夫的人永不把妻子名字向朋友道及吗？在中国做女子的名字向来是不公开的，丈夫对客人不提起她的名字，甚至子子孙孙都不提起她的名字。即就此一点而论，可见中西观念之差异。你要想强观念差异的人而成终身伴侣，恐怕终难永合的！"

孙钦露笑着答道："你的话未尝不对，但是你不知道中国无日不在进步的历程上走，你所说的情形是中国顽旧的人物，不是中国有新思想的人物。中国现在有新思想的人物并不怕把他夫人的名字告诉别人。况且我自己从幼就在英美受新教育，这种观念更无差异的可虑。"

史诺爵士听了之后，恍然觉得所说的一大堆话又是白说的了。他此时又想到西洋人多信基督教，只信一个上帝，而中国人则相信许多菩萨，在宗教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他便随口问孙钦露道："你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孙钦露答道："我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我所入的学校，都在基督教的空气中，我所交往的朋友也都在基督教的空气中，所以我对于基督教虽非受过洗礼的教徒，却也不是格格不相入的。我想你总是基督教徒。"

史诺爵士很自豪的答道:"是！我是相信上帝的。"

孙钦露说:"我也是相信上帝的。"

史诺:"但是你所相信的上帝,和我们西人所相信的不同,和爱翡所相信的也不同。"

孙:"我以为宇宙间只有一个主宰,有人叫做上帝,有人称他别的名字,在原则上还是同此一个主宰。所以我向来深信,无论什么宗教,只要是真诚的,恳挚的,在精神上并没有什么大差异的。"

史诺:"我以为你在此地敢说这样的话,在中国便不敢这样说。"

孙:"你这话未免说得过分。在中国虽有一部分人民有许多迷信,但是对于个人的信仰并无严厉的抑制。况且信教自由,我也决不至强迫爱翡信什么中国的宗教。"

四十五

译余闲谈　一个人无所爱则已,诚有所爱,不可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慈母之爱子是世界上最诚挚的一种爱,她的为子牺牲的精神如何！一个人对于恋人的爱倘若是真的,也应该有这种精神。所以但知自私自利的人说不到真正的爱。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排除种种困难而自由订婚之后,引起各方面的反对,史诺爵士力劝爱翡女士解约,既属无效,又力劝孙钦露解约,对孙举出种种不可不解约的理由,从东西民族习俗性格的差异,一直说到宗教的迥异,孙钦露逐段驳回,始终不为所动。史诺爵士劝到这个地方,见宗教的理由既不能动他分毫,也只得乘风转舵说道:"其实彼此宗教的迥异还不

是这件婚事的主要障碍,我所要知道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娶了一位英国女子做妻子,你想带她到中国去吗?”

孙钦露答道:“我对这一层也曾经细细的想过一番,我的意思,目前不带她回到中国去,因为这个时期在目前还未成熟,不过我想可以带她回到中国去的时期并不甚远。”

史诺:“我也以为这种时期未成熟。”

孙:“我的志愿是要回到中国去过我的生活,做我的事业,并不是要想终身在外国的。所以我要带她回到中国去是当然的一件事,不过时间问题而已。有一天我曾经把这个意思告诉过爱翡,并且问她情愿不情愿跟我一同到中国去。”

史诺:“她的答语,你可以不必告诉我,我已经猜得着。”

孙:“我也想你当然猜得着。”

史诺:“她此时未到过中国,不知中国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当然样样首肯,我深信她将来到了中国之后,一定觉得不免种种的苦痛,一定觉得精神上有种种的苦楚。东方不是不可享受愉快生活的地方。不过要西方女子嫁与西方男子,一同到东方去,才能愉快,若嫁与东方男子一同到东方去,情形便不同了。”

孙:“我以为这不是人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也许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但是现在天天在那里进步,不久必能有很大的改良。我打算在目前不带她到中国去,也是这个缘故。我以为我们俩的新家庭,在目前可暂在英国,我虽须往中国做我的事情,但交通尚属便利,我可时常来来往往。”

史诺:“这样办法,恐怕耗费过巨,在你的方面未免牺牲太大罢!”

孙："费用方面虽不免较大，精神方面虽不免较劳，但是因她是我唯一的心爱的人，虽以天下之大不吾易，这些许牺牲，算不了一回事。"

史诺爵士见孙钦露真像铁石心肠，这样劝他不动，那样劝他又不动，倒也弄得无可如何，谈了许多时候，还是一场无结果！

停一会儿，史诺爵士走近一张桌边，开了一个本来锁好的抽屉，取出一个椭圆形象牙小架子镶着的东西，拿到孙钦露面前，一只手附着孙的肩上，对他说道："这个肖像自从到我手里之后，只有我一个人看见过。"说完之后，他就把这个肖像交给孙钦露看看。

孙钦露仔细把那个肖像一看，看见上面是一位很美丽的中国女子。他再细细的一相，忽然说道："这是我的母亲！"

史诺爵士一面走回他所坐的椅子，一面慢慢的答道："不是！这不是你的母亲，是你母亲的姐姐。她的名字叫做莲馨。"

孙："啊！她是尼姑！"

史诺："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未做尼姑。"史诺和这位女子到底有何关系，和孙的婚事又有什么相干，且听下回分解。

四十六

史诺爵士不赞成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的婚约，说了许多话劝他解约，他丝毫不为所动，最后史诺爵士从抽屉里取了一张肖像出来给孙钦露看。孙仔细一看，似乎是他的母亲，经史诺爵士的说明，才知道是他的母亲的姐姐。据他说这位姨母已做了尼姑，史诺说他认识她的时候，还未曾做尼姑，并且告诉

孙钦露说道："你的母亲我也曾经看见过，她做女儿的时候我看见过，后来她出嫁了，我也看见过。"

孙钦露听见史诺这样的提起他的母亲，想到自己的母亲去世得那样早，那时他还在襁褓之中，音容渺然，无从追忆，不禁悲从中来，对史诺说道："我自己从未看见过她。"

史诺："这两姐妹的面貌很相像。"

孙表示同意的说道："十分相像。我的父亲临终的时候，曾把我母亲的肖像交给我，我至今还珍藏着。"

史诺："据我所知道，这两位姐妹的肖像是由一个画师绘画的。我当时也看见一张你在小孩子时代的肖像，如今回想当时，你的外祖父及你的父亲都异常的信任我的为人。"

孙钦露此时才明白史诺和他的家长及家人居然有过这样密切的渊缘，不禁肃然起敬，加上一番亲密的感情。

史诺接下去说道："我还有一桩秘密的故事要告诉你。这件事我以为终要永远秘密，除我自己一人知道之外，不再告诉别人，不料现在竟想把此中情形来告诉你。"

他说到此处，孙钦露如陷入五里雾中，一时真觉莫名其妙，但听史诺爵士继续的说道："我一生爱过两个女子，心里只想要过两个女子。"

孙："我一生却只有一个。"

史诺答道："我知道。"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取了一支香烟，燃着狂吸，才慢慢的把他那桩秘密的故事说出来。他说："我到中国北京的第二年，曾因避暑住过一个山上寺院里两个多月。当时你的外祖父也在这个山上避暑，他所住的地方离我所住的寺院不远。我所住的寺院里，有时有一两个朋友来聚首谈谈，大部分时候却是独自一人在那里消遣，因为我当时尚

未有家室,是一个独身的男子。寺院里的和尚所烧的素菜,实在可口,所以我住在那个地方很觉得舒适。我当时在那个寺院里住着,既属独身,行动当然非常自由,每天下午夕阳西下之后,便在山上东奔西跑的赏鉴风景。尤其觉得舒服的是常常独自一人,静悄悄的在深山中领略孤独缄默的异趣。但是有一天在山中正在这样孤独游散的时候,却遇了一件非常的事情。

有一天下午,我在山里一个很幽僻的地方,于高松蓊郁之下,夕阳刚下,红霞方兴,手展一本书卷,盘坐着在那里纵览。这个地方离你外祖父所住的房子很近。当时万籁俱寂,只有自然和我。忽然听见有女子尖锐的呼救哭声。你知道中国山里的木造房屋,一遇火患,是如何的容易焚烧起来。"

孙钦露点点头,表示史诺的话不错。

史诺:"我当时自然望着火焰飞跃的地方奔去,到了那个门口,也不能顾到中国内眷的门禁森严,只得拚命的飞跑的冲入,先把两个女子救了出来。她们体量都不重笨,所以当时虽我一人,竟将她们两位同时挟抱出来。这两位女子和我们刚才所谈的两张肖像完全一样。讲到当时火患正炽时许多男女仆人,却都像兔子一样,各自抱头鼠窜,但知他们自己的性命,遑恤其他!"

四十七

译余闲谈 有一位老先生很喜欢看不佞译的《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和《一位英国女士与孙先生的婚姻》,不过他说若是一位中国人嫁与一位美国人,或是一位中国女士嫁与一位英国人,他便不喜看!这样看来,外国人嫁与中国人,

她们的父母朋友多是反对的，也不足为奇，可见种族的成见彼此都难免。

史诺爵士和孙钦露谈起他在中国北京山上避暑的时候，所住的寺院和孙的外祖父的别墅相近，有一天那所山上的别墅忽遭火烧，他冒险把其中的两个女子救了出来，其中一位女士名叫红璧，后来便是孙的母亲，还有一位名叫莲馨，就是他母亲的姐姐。当时史诺爵士把她们救出之后，他自己既不懂得中国话，那两位女子又不懂英文，弄得他有点不知所措！红璧于惊慌之后，还对他微笑以表谢意，莲馨则哭着脸，不知所云。

后来史诺打定了主意，把她们挟抱到邻近的一个寺院里去，寺里的房间以方丈所住的最好，史诺特别和他商量，把那个房间暂时腾出，备这两位小姐休养。幸而这位方丈慨然允许，他布置妥帖之后，赶紧把她们安置在床铺上。房门外许多和尚你一句，我一句，问的问，答的答，闹得人声喧天。当夜史诺爵士不放心，未敢退去，即在那个房门外面踱来踱去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知道她们的家人于前两天远出打猎，才设法饬人去寻到了她们的父亲。她们的父亲和她们的四位阿兄，赶紧奔到，当时因为这两位小姐已经不但吓得魂不附体，而且也还受了火伤，所以，当时也不能多动，只好暂住该寺。孙钦露听到这个地方，当然油然发生敬佩史诺爵士急公好义的精神，况且所救的人和他又有那样密切的关系。史诺爵士吸了几口香烟，继续的告诉他说道：

“我和你的外祖父及他的四个儿子居然一见如故，便也移到那个寺院里同住了四五星期。我当时对于这件事，所效力

的地方，真是微乎其微，算不了一回事，因为这两位女士身体轻盈，我举起来好像两只小鸡，并没有什么费力，况且临难援救，也是应尽的义务。不过中国人的感恩图报，其情谊之殷切，实为任何其他国人所不及。经过此次意外的患难之后，你的外祖父完全不以宾客视我，完全视我为他家族中的一分子。后来这两位女士身体完全复元之后，她们随同父兄搬到原有的那所别墅里去，我也得随时到那里面去，聚首谈笑，如同她们的弟兄一样，彼此也不回避，尤其常在一起散步谈叙的地方，是在他们别墅的伟丽花园。说起也奇怪，你的外祖父本是守旧人物，平日外来的男宾，只得在花厅里坐坐，和内眷是向来不见面的，对于我却完全不同，视为自己家人一样，不分彼此。我因此也常到他的别墅里去走走，和全家的人谈谈。我在这个短时期里所学的中国话，比我用了两三年工夫所得的结果，还要多出十倍。过从愈密，感情也随之而日厚。说到你的母亲和她的姐姐，她们两位的面貌简直一样，有的时候，就是仆役也要弄错，不过我却能分得清楚，不至误认。红璧女士笑起来非常美丽悦人，莲馨女士则双目绝媚，秋波动人。久而久之，我对于莲馨女士，因敬爱已达极点，竟有求婚的狂想，一时又不敢显露，只得强抑下去，自斥不要再作这样的梦想，但是这种强抑的苦痛，也就一言难尽。有一天我凑巧在那个别墅里荷池旁遇着莲馨女士，我们照常谈谈之后，我的爱念又勃然发生，不能自禁，我就轻轻的握住她的手，竟大胆的把我心坎中爱她的意思，说了出来。我说完之后，赶紧望着她的眼睛，由她的可爱的眼睛的表情，我已知道她也爱我的，后来她答我的话，竟然证明我所猜的不错。我当时精神上的愉快，当然非言可喻；离了她便赶紧去看她的父亲。”

四十八

译余闲谈　真爱情是海枯石烂而不变的，倘若受人劝劝或进谗，便要变心，那里还算得什么真爱情？孙钦露的百折不回，便是这个道理。

史诺爵士听见孙钦露和爱翡女士自由订婚消息之后，不以为然，请孙钦露到他家里，用全力劝他解除婚约，他说了许多话，孙钦露丝毫不动心，记者在前几次已经报告了不少，但是还未曾报告完，本次可以告一结束。

史诺爵士最后劝告孙钦露的话，是把自己和一位中国女子在中国发生恋爱的经过告诉他。这位中国女子不是别人就是孙钦露母亲的姐姐，名叫莲馨。史诺得到她亲口表示爱他之后，即跑去见她的父亲，把他们俩相爱的衷曲，光明磊落的告诉了她的父亲，意思当然是要请求他老人家的同意，准允他们两位有情人成了眷属。这位孙老先生听了他的话，好像听见霹雳一声，惊骇万状。这位孙老先生平日待遇史诺之真挚诚恳，完全视为自己的子弟一样，爱他的心也总算是深切了，但是因为他是一位外国人，一旦提起要想娶他的女儿为妻，竟毅然婉谢，无商量的余地。史诺爵士把这段已过的恋史说完之后，对孙钦露表示他后来的感想，继续说道："我现在想起来，非常感谢你的外祖父，因为我深信当时假使我和莲馨女士竟如愿以偿，成为夫妇，到现在的时候，两方面一定都要觉得不愉快，因为各民族的人还是娶本族女子为上策。不过我在当时被你的外祖父坚拒之后，当然一肚子的郁闷，当日就离开了那个山上，往北京城里去。从此之后，我便永远的未同莲馨

女士晤面。两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位莲馨女士竟看破红尘，入山为尼；因为她入庵为尼的时候，写了一封最后的信给我，告诉我这件事情，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我心里至今还觉得悲伤。不知道她还生存否?"

孙钦露泪儿满眶的答道："她现在还在人世，做了那个尼庵里的主持，得全庵人的敬爱，不过我想起这位姨母，心里不知怎样总觉得非常难过。"

史诺："我听见她还生存着，非常欣慰。我现在所珍藏的东西，除上面所说的那封信外，就是她的那个肖像，这个肖像是你的外祖父送给我的，是一位著名画家绘的，你的母亲也有同样的一帧，就是你自己现在所藏着的。后来你的母亲是在河南和你的父亲结婚的，我当时得着你外祖父发出的喜帖，竟由北京赶到河南去观礼。你的外祖父看见我来，非常快乐，招待得异常周到。我看见了他，也好像看见了自己的老伯伯一样，谈笑甚欢。不过想起莲馨女士，不禁心如刀割。在中国的内地规矩，男女是不易相见的，但是你的母亲看见我来了，竟采新俗，亲把一朵花插在我的衣领上，她那种很自然的友谊，使我至今不能忘。你的外祖父本是守旧中人，而对于这种事竟如此宽容，也无非是念我曾于火险中拯救过他的两个女儿，视我为一家中人一样，如同他女儿的阿兄阿弟一样，并不以外宾相待，他的那样深情厚谊，实使我没齿不能忘的。我现今视你如同自己人一样，心里处处爱护你，也是有感于你的外祖父和你的母亲从前待我那样诚挚。我此次阻止你和爱翡女士订婚，也是出于爱护你的意思，因为我深信异族结婚，在男女双方将来都要觉得不愉快的。我很诚恳的请你把婚约取消，你能鉴我的苦心，答应我的请求吗?"

孙钦露很诚恳的回答道："我很对不起你，这件事我绝对办不到！"他说这句话时，意态异常坚决，史诺觉得他的一番话又是白说的了！他此时也无法再说下去，便叫史诺夫人备些茶点来吃吃，孙钦露见时已不早，婉谢而别，他们两人的长谈也就此告一结束。

四十九

译余闲谈 天下东西得到愈不易的，得到之后愈快乐。无论男女，要得到一个称心的终身情侣，真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倘若两方本人不审慎，眼光错了，不幸铸成大错，便是一件很难挽救的事情，所以要慎之于始，不可全任感情的奔放，还应该用理智加以审慎的考虑。但是有时两方本人看准了，还有许多由本人以外引起的障碍，那便须坚毅的精神来奋斗了。真能坚毅奋斗，没有不成功的，而且奋斗愈苦，胜利后的快乐也愈增，不过最要紧的还在开始时眼光不要错。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订婚之后，珠莲女士用一番苦劝的工夫，想劝他们解约，全归无效；史诺爵士随后也用一番苦劝的工夫，想劝他们解约，说的话比珠莲女士更恳切，更详尽，但是最后还是全归无效。他们两位的原意本想极力使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的婚约取消，而实际上却反而使得他们俩的结婚提早举行。何以故呢？因为珠莲女士本是爱翡的一个很知己的老朋友，现在为着这桩婚事，竟至彼此绝交，心里已经觉得很不舒服，益以史诺爵士的激烈反对，她目前是住在史诺夫妇家里的，虽史诺夫妇仍旧待她很好，而她心里因为史诺不赞成她的这桩婚事，噜哩噜苏的缠扰不清，使她住在那里心中十分不

安。她的这种为难情形,孙钦露当然体贴得入微,所以在爱翡女士当然不好意思催促婚期,而孙钦露却深知非赶紧举行正式婚礼,不能解决这种困难的局面。

于是孙钦露便着手准备,就在那年八月里和爱翡女士假华盛顿一个教堂正式结婚。结婚的那天早晨,清风拂面,晨光悦目,这一对情人便在一个附近的树荫掩蔽着的小教堂里,举行简单的婚礼。依西俗,女子出嫁的时候,原有一个亲属陪挽着入礼堂,婚礼行毕,才交给新郎,称为give away。那天的婚礼,孙钦露本想请史诺爵士担任这件事情,后来因为他不愿,也就作罢。行礼的时候,除牧师之外,女家方面的亲友在场的,只有史诺夫人及雷绮女医生,因为在亲友中许多人里面,只有他们两位的态度,还比较公正。在孙钦露方面,他身在外国,本国的亲友本也无多,而且他也不愿惊动他们,不过到场的友人里面,中国驻美的公使却也光临。这位中国公使对于孙钦露的婚事,原也不以为然,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却也笑脸迎人,见孙钦露赢得这样一位美丽淑女的心爱,不自禁的发生一种歆羡的心思,逢人便说老孙的艳福不浅。

西俗婚礼本甚简单,不若东方的繁文褥节之麻烦,所以孙钦露那天的婚礼简单,在他们俩的心里也不觉得怎样缺憾。况且他们原是以真切的恋爱为结婚的基础,是为他们自己的爱而结婚的,其余的俗例节目原不是他们所注重的,只要举行一个婚礼就算了。

他们俩百折不回,辛苦备尝,才得到那天的最后胜利,所以他们俩在行礼时立在牧师的前面,两人的面上容光焕发,两对眼睛更奕奕有神,从时时出现的微笑中衬出令人羡煞的亲爱的精神来 其实他们俩在这个当儿,你心目中只有我,我心

目中只有你,好像两个人——只有两个人,飞腾在九霄云外相倚立着!

那个时候,孙钦露本已准备好把他在驻美中国公使馆里的职务,移到驻英中国公使馆里去,他的手续既已办妥,所以在结婚后同乘火车到纽约住了三天,就乘轮赴利物浦,不久便到了伦敦,在那个地方组织他们由真切恋爱结合的小家庭。这一对情人在蜜月中海行的生活,适遇风平浪静,时在船面上倚坐谈心,远瞩海天,意为之远,近顾情侣,心神俱醉,人生本受爱情的支配,他们俩此时的生活,也就完全在爱情的天地中。这是途中的情形,以后我们便要谈谈他们俩在伦敦组织新家庭后的情形。

五十

译余闲谈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的这样愉快的小家庭,有谁不羡慕?不过我们要知道这种愉快的小家庭不是一方面的好就可以组成的,要两方面都好才组得成的。所以未有小家庭而在羡慕这种愉快小家庭的人,先把自身弄好,且慢"转念头"!即就经济一端而论,没有充分自立能力的人,倘贸然成室以自累,乃是苦事,乐于何有?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在华盛顿举行婚礼之后,便设法将他在驻美中国公使馆里所担任的职务,移到驻英中国公使馆,携同他的如花美眷,一同到伦敦去组织他们的新家庭。他们蜜月中的甜蜜生活,有一部分就在海行中享受。到了伦敦之后,转瞬过了三年。在此三年之中,他们贤伉俪的恩爱和好,始终如一,中间虽不免偶然有些小小吵嘴,但真是轻微得很,没有

等到吵嘴完结，已经彼此笑容可掬，相拥相倚的接吻蜜语了！总之，无论女的方面，或是男的方面，他们对此婚事都觉得十分满意，都觉得彼此是极相适合，极相爱护的，从未曾有过什么懊悔的心思。孙钦露在公使馆里的职务，非常之忙，但是非常顺利，非常乐业，非常愉快，这是他对于自己职业方面的情形。至于他对于他的夫人，更是爱如至宝，时常觉得有此贤慧的娇妻是生平最可自豪的一件事，相处的时日愈久，愈益爱得深切，爱得胜于心肝宝贝！所以在此三年之中，爱翡女士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情爱欣悦的空气中，她和孙钦露相处愈久，也愈觉得他的可爱，简直越看越可爱，越谈越可爱。这种以真诚挚爱结合的幸福家庭，当然是世界上最可宝贝的一件东西。

伦敦的社会，上流的社会人士，在交际场中对于他们贤伉俪也觉得珠联璧合，予以亲热的欢迎，并不表示什么关于民族的成见。在孙钦露的经济方面呢，他的薪俸也比前增加，处境更觉宽裕，所以他也有力量供给他的心爱夫人，一同参与社交，以及其他可以使她身心愉快的费用。

在这个时候，他们俩的情爱已有了结晶品，生了一个小宝宝，已经五个月了。这个小宝宝生得肥胖洁白得可爱，性情的欣悦愉快像他的老子，蓝眼金发却像他的母亲。他们贤伉俪对于这个小宝宝的爱好，当然非言可喻，而这个小宝宝虽尚不知人事，但对于他的父母的爱恋，却也异常有趣而增人爱好。

他们的小家庭离伦敦的“康新顿街”(Kensington High Street)不远，装饰得精雅玲珑，有一个小花园绕着。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处在这样的爱巢里面，恩爱与日俱增，彼此的互信透澈无间，过他们一丝一毫没有缺憾的共同生活。

有一次，他们因为英文名字的事情发生了小小的争执。

孙钦露的孙字在英文的写法，他向用 Sen，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本来是没有的，是依“孙”字的音而拼成的，爱翡有一天印名片，把这个字改为 Seun，因为看上去可像英文的姓，在名片上成为“Mrs. K. L. Seun”。其实这种更改原没有什么深意，中国有许多留学生，也往往于原有名字之外，加上一个英文名字。但是这位孙钦露夫人把名片印好之后，笑嘻嘻的拿到孙钦露的书房里给他看，他见他的夫人来了，笑着脸望着她，随后看了那张名片，笑着问她道：“她是谁？是你的一位新朋友呢？还是你的一位老朋友，忽然寻着了你？”

爱翡女士也笑着对他开玩笑的鞠一个躬，对他说着：“请看！就在你的眼前！”

孙钦露听了虽然仍是一团和气，但心里却不以为然，劝他夫人还是不改的好，彼此争执了几句，后来还是爱翡女士听了他的话，把新印的名片丢在火炉里烧掉，当时她心里不免有些不舒服，但是转瞬仍是笑眯眯的欣悦如常，这一场小小波澜也就平了下去。

五十一

译余闲谈　爱情虽不宜和金钱牵在一起，尤以看见美慧的女子嫁与面目可憎语无伦次的守财奴为天地间一件大憾事，不过要维持愉快的小家庭，也要有相当的自立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职业或事业弄得有点根底，经济能力已有相当的把握后，再存心物色恋人，再打主意成立小家庭。否则不但享不到小家庭的幸福，反使所爱的人和自己一同受苦，何苦来！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在美国华盛顿结婚后，即同往英国伦敦组织他们愉快安乐的小家庭，两年半之后，并生了一个小宝宝，取名露宾，他们贤伉俪异常疼爱这个挚爱深情的结晶品，家庭生活非常舒适和悦，其大概的情形，在上次已经说了许多。他们贤伉俪自到伦敦之后，因孙钦露在中国驻英公使馆里担任要职，在外交界中崭然露头角，为伦敦上流社会人士所钦敬，所以爱翡女士也随处受人敬重，享受愉快社交生活，她一方面觉得所享受的愉快的社交生活很满意，尤觉得她的欣悦体贴的丈夫和天真烂漫的爱儿更是十分的满意。

孙钦露在夜里睡梦中虽不免常常想到祖国的故乡情形，但是每晨睡醒的时候，眼一张开，即看见身边睡着一位笑靥迎人艳如桃花的安琪儿夫人，不但常能补偿他的思乡之苦，而且愈觉得爱翡之愈益可爱。他自己向来起来很早的，成了一种习惯，所以他每晨黎明即醒，他醒时爱翡仍是酣睡着，便先就床前小几上看看书，有的时候就把臂曲着置在枕上，撑着他的头，向着他的爱妻端详静看，越看越可爱，越看越出神！有时在这样端详静看的时候，他还想起从前的种种：想起在美国花园里和她并肩偎倚的情景，喁喁情话的意味，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时她的那样诚挚真切一往情深的态度：真是越想越觉得她的可爱，越想越出神！一个人在那样晨曦清明万籁俱寂的环境中，好像发了痴一样的在那里静看静想，而在那样静看静想中所得的心灵上的安慰与快乐，也就非拙笔所能形容其万一了！他自己一个人发了这样一阵的痴，爱翡女士醒了，媚眼微启，秋波动人，孙钦露赶紧笑着脸，轻轻的握着她的手，俯近去接她的爱吻，这是他们由深情挚爱结合的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当小宝宝露宾未出世以前，家庭生活中还有一个很快乐的方面，就是他们贤伉俪常常同出去旅行。西方的交通本比东方便利得多：在东方的中国，你若往内地旅行，因交通的不便，设备的不全，简直是受罪，丝毫没旅行的快乐，在西方便不然。孙钦露和他的夫人既住在伦敦，当然有很好的机会常去游览欧洲各国的名胜，所以孙钦露常常利用职务比较清闲的时候，陪他的贤夫人同往威尼斯去住一个月，往西班牙去住几个礼拜，又到巴黎去住一个礼拜，享受他们情侣旅行的愉快生活。不过在露宾出世之后，他们因为小孩子的关系，却常在伦敦的时候多，旅行的时候比较从前少些。总之在爱翡女士嫁了这样的一个丈夫，她心里以为十分的心满意足，毫无遗憾。

爱翡女士的表兄史诺爵士起先非常反对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结婚，并想出种种说法来劝孙把这件事打消，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等到他们在华盛顿举行婚礼后的一天，史诺以木已成舟，爱护她的心思又勃然不能自禁，就很自然的写了一封信去安慰她。后来爱翡女士随着孙钦露到英国之后，史诺夫人常常有信寄给爱翡，史诺爵士也常常写几句夹入他夫人的信里问候爱翡。至于史诺爵士和孙钦露之间，也有信札来往。

五十二

译余闲谈　我们中国从前因交通不便得利害，往往有娶了一个老婆丢在家里，自己远出经商或求仕，十几年不回家，现在内地交通不便的地方仍是很多，把老婆丢在家里的事情还是不少。除交通不便外，当然还有大家庭和本人经济能力的关系，有要走大家走，不走大家不走的趋势，所以做丈夫的

只得把老婆丢在家乡了。这种现象在西方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没有老婆则已,有了老婆总是常在一起的,做女子的没有丈夫则已,有了丈夫绝没有不跟着丈夫而跟着丈夫的族人之理。孙钦露既有了小家庭,到中国后只须住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另设小家庭,殊无须过虑他夫人有种种不舒服的地方。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的婚姻,史诺爵士事前虽不赞成,但后来已成事实之后,他们新夫妇在英国伦敦组织新家庭,史诺倒也心软意回,时常和他们通信,和好如初。过了几时,史诺爵士辞了英国驻美公使馆的职务,全家搬回伦敦居住,过他家乡的生活,那时他们一同到孙钦露夫妇的家里访问,孙钦露和史诺笑着殷勤握手的时候,爱翡女士在旁边看见他们的欣悦态度无殊曩昔,心里也为之大慰。史诺夫人之对于爱翡,相见之余,当然也亲爱的了不得。史诺夫人看见孙钦露和爱翡恩爱得那样深厚,家庭里充满了那样纯洁愉快的空气,不由得心里不发生欣悦愉快的感想,这是事实所引起的观感,不是任何私见所能埋没的。

在当天孙钦露夫妇就留史诺夫妇在家里共用晚膳,席上的谈话已经异常畅快,膳后又在客室里长谈。这个客室是长方形的,生了两个火炉,史诺夫人和爱翡围着一个火炉谈心,所谈的无非属于家务,小孩子,汽车夫,以及其他主持家事的琐屑事情。史诺爵士和孙钦露却坐在相近一个火炉的沙发上谈他们的话。彼此把别后的事情约略谈了一下,孙钦露忽然对史诺说道:"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中国寄来的两封信,家里叫我回到中国去走一趟,我颇想下星期就动身,还未把这个消息告诉爱翡,不知她听了以为怎样。"

史诺："你不想和她一同回去吗?"

孙："我以为和她一同回去的时期还未成熟，恐怕此时的中国情形，她到那里去还不免觉得有种种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我心里想一个人回去走一趟，让她暂时仍留在英国。讲到我家里在中国所经营的银行，事虽重要，但我在英国也未尝不可遥为策划，一时尚无亟亟回国的必要，不过我的祖母念孙心切，极想要看看我，所以我不便拒绝她的叮嘱。"

史诺听了点一点头，孙钦露接下去说道："爱翡和我回去的问题尚在其次，我还想到我们的小宝宝露宾，也许经不起途中的奔波跋涉，所以我以为他们母子两人还是暂住在英国为妥。"

史诺："如他们母子两人一时不到中国去，何妨搬到我家里同住，以便彼此招呼。"

孙："我很感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们家里也很安适，搬在一起同住似可不必，不过要时常劳你来看看，照料照料就是了。"

史诺："你打算回到中国去耽搁多久?"

孙："一时却说不定，也许一两天就行，也许久些要几个星期。"

史诺："你曾把这个消息告诉爱翡么?"

孙："我还未曾告诉过她。"

史诺："我和我的夫人走了之后，你便可以告诉她。"

孙："不！我想明天早晨告诉她，免她今天夜里心中多一件心事，以致睡得不安。"

他们四位谈了一会儿，时候已经不早，史诺夫妇便欣然告辞，握手而别。

五十三

译余闲谈 宗法社会的遗毒使男子娶妻是为全家族而娶的，使女子嫁夫是嫁给全家族的，于是弄得各方面都感觉苦痛。我以男子娶妻是为自己娶的，不应使妻子受大家族所给与的种种苦痛；女子嫁夫是嫁给她所心爱的一个男子，不必受大家族所给与的种种苦痛；男女由真正的恋爱而成为终身的伴侣，是两个人的事情，不应有什么族人加到这个小家庭里面去噜哩噜苏！

孙钦露的祖母由中国迭寄两封信给他，叫他一定要回到中国去走一趟，孙钦露以当时的中国状况还未有什么进步，恐怕把爱翡女士带回中国后不免吃苦，所以想自己一人先行回国，把爱翡女士及他们的小宝宝暂时仍住在伦敦。接到这两封信的那一天，史诺爵士夫妇适由美回英来看他，他就私把这个意思对史诺谈起，史诺叫他不妨把这个意思和爱翡商量商量，孙钦露因怕那天夜里爱翡听了也许要多一件心事而不得好睡，所以想等到第二天才告诉她。

孙钦露当天夜里因怕爱翡女士听了不得好睡，所以不肯即将当天收到两封信的消息告诉她，但是他自己那天夜里却因为这件事弄得一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一面觉得他的祖母的命令不可不从，一面又觉得不忍离开他的娇妻爱子，真是进退两难！但他想那时中国总不得不去走一趟，只得立意和他的夫人商量一下。

平日到了黎明的时候，爱翡女士不过蒙眬中翻一翻身，又要酣睡一阵才醒过来，醒时也是慢慢的醒来，那种令人陶醉的

娇媚睡眼，正是孙钦露天天早晨饱着眼福欣赏的一件事。但是说起奇怪，那天早晨天曚昽亮的时候，爱翡就醒了，而且醒得很快，一醒即张开眼睛，也好像有了什么心事似的。孙钦露本是一夜醒着在那里大转念头，那时见他的爱妻醒了，赶紧转身向着她，伸臂把她拥揽着，把他接到祖母两封信的消息，和他要想何时动身的意思，和盘托出的告诉她。爱翡女士听见了他要回到中国去，以为她当然也跟着她所心爱的丈夫同归故乡，乃笑容满面，奕奕有神，现出娇嗔的样子，对他说道："我昨天早晨看见你收到由中国寄来的两封信，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一直到了现在才告诉我，把一天的工夫全糟掉，现在又要忙着摒挡行李！你真是恶作剧！"她这种似乎埋怨的口气，正是她赤心帮助她的丈夫，死心塌地爱着她丈夫的流露。

孙钦露也和她说笑话的答道："你几时摒挡什么我的行李，我却以为我曾经摒挡过你的行李！"其实他们两人的行李也就是一人的行李，本来分不出什么彼此的，如今他故意分出我的你的，也不过是开开玩笑。爱翡听见了他这一番开玩笑的话，也不自禁的笑了起来，伸出两手来抱着孙钦露拥做一团。正在这样情意甜蜜倚偎着的当儿，孙钦露忽然装作正经的样子对她说道："我的行李用不着带得多！"

爱翡女士听见他又提什么"我的"，便回答他道："你的行李吗！那简单得很！两块手绢，一把保安剃刀，一本诗，就是了！你的行李简单！我是知道的。但是你难道以为我自己和我们的爱儿，还有一个帮着看护爱儿的看护妇，旅行过半边地球，难道也要只带着一个衣箱就算完事吗？"

孙钦露听到这里，很温和的对她说道："吾爱！我们决不能带着小宝宝去作长途的跋涉，你知道途中的辛苦和种种的

不便，在这样的婴孩当然受不起。”

爱翡女士听了他的话，回答道：“不带他去呢，把他留在英国，我实在放心不下，而且心里也实在舍不得；如要带他同走呢，对于这样小的婴孩的身体方面，的确也有不大好的地方。这件事我们怎样办才好呢？”她此时当然还不知道孙钦露不想带她同走。

五十四

译余闲谈 天下惟真诚的爱最动人！我们虽属旁观者，见了爱翡女士这样的真诚挚爱，也只有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于此处很怪孙钦露的怯懦，不该！

孙钦露在伦敦接连的收到他的祖母由中国寄来的两封信，叫他一定就要回中国去走一趟，他因为中国在当时情况还没有什么进步，恐怕把爱翡女士带回中国之后，不免感觉种种的不便，况且他们的小宝宝露宾还小得很，途中跋涉，亦有所不宜，所以他心里想独自一人先行回国，叫他的娇妻爱子暂时仍旧住在英国。他把将要回国的意思告诉了爱翡女士，爱翡女士其初以为他将要带她一同回中国，非常的快乐，却也觉得如把露宾留在英国，实在放心不下，问孙钦露怎么办才好。孙钦露听了她的话，把手抚摩着她的金发，很迅速的回答道：“当然！我们不能使露宾独自一人留在英国，所以我的意思要请你暂在英国陪着他。”

当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彼此都是黎明睡在榻上还未起来，这是上次已经说过的，想读者诸君都还记得。爱翡女士本在那里躲在孙钦露的手臂里，偎倚着听他说话，不过听到这儿

句,忽然吓得一跳,从她丈夫的手臂中将身缩了出来,轻轻的推开他,把她自己的身体移起来坐在枕头上,睁着眼巴巴的望着他呆看,然后很镇静的对他说道:"钦露! 我要和你同去!"

孙:"不! 吾爱! 此时不是你回中国的时候,在目前我不能带你回中国去!"

爱翡:"为什么缘故!"

孙:"带你回中国去的时候还未成熟,这个时期你去一定要觉得不舒适的。"

爱翡:"我应该要和你常在一起的!"

孙钦露被她的那样天真烂漫的可爱的神情,以及她的那样诚恳真挚的可感的厚意所激动,一时弄得说不出话来,只用着自己的手去触着她的手,用着自己的微笑的眼去望着她,表示说不出的感激的意思

但是停了一回儿,孙钦露又很坚执的说道:"吾爱! 我此时真不能带你一同回去,我觉得一时还是不带你回去的好。"

爱翡很镇静的说道:"你是否决意要回中国去? 你想你是否应该回中国去?"

孙:"是的! 我想我应该回中国去。"

爱翡:"你既决意一定要回中国去,却不肯让我陪你一同去吗?"

"你为什么又要提到这一点! 实在觉得在目前我不宜带你一同回去。"

爱翡听了他这句话,默然者久之,把她的眼睛转到榻前小桌上花瓶里的鲜花呆看着,看了好一会儿,又抬起眼睛移向她丈夫的脸上看,睁着她的百媚横生的眼睛巴巴的望着,同时把她的手放在她丈夫的手上,问他道:"钦露! 你是否心里觉得

把我带回中国去是难为情的事情？是否觉得有我随着你在中国，要使你失掉体面？”

孙钦露听了她这两句刺耳的问句，赶紧再三的声明说：“难为情吗？失体面吗？决然没有这回事，这层意思你还用得着问吗？”

爱翡：“那末你何以不肯带我同去？”

孙：“我怕！我替你害怕！我的至爱！”

爱翡：“怕什么？”

孙：“怕我的家族待你不好！”

爱翡：“有什么怕得！你的家族也就是我的家族！你到那里去，我也随着你到那里去！”

孙钦露揽着他的娇妻，拥在怀里，他们俩亲着，彼此无语，房中万赖俱寂。

五十五

译余闲谈　这样真诚深爱令人感泣的贤女子如爱翡女士，只有令我们羡煞老孙之幸福而已，夫复何言！不过女子的专一也有两种的分别。一种是心里真正觉得你本人的可爱，于是乎专一；有的是既经嫁了你，不得不靠你吃饭，或是既经嫁了，名分已定，无可如何，就是心里不觉得你本人的可爱，也只得专一。前者是为着真爱，后者是吃饭主义！

孙钦露得到中国去的家书叫他回中国去走一趟，他在接信的第二天的早晨黎明的时候，在床铺上和爱翡女士商量，他的意思是要请爱翡女士陪着小孩子露宾暂住英国，让他自己一个人先回中国去，而爱翡女士的意思却要随他一同走，彼此

谈了好一会儿,孙钦露感于她的至诚深爱,弄得说不出话来,揽偎着在床上出神,这是在上次已经详细说过的。到了后来,他觉得娇妻之亲热不忍相离,有若小鸟依人,怪可怜似的,心里实在不过意,便勉从她的意思,答应带她同走。爱翡女士得了这个好音,便起身收拾行装,布置杂物,整理一切,预备起程。

不过婴孩露宾因太小,恐怕途中受苦,决意暂寄史诺家里,由史诺夫人照拂。

在他们夫妇尚未离开伦敦以前,有一天爱翡女士问孙钦露道:"你心里不喜欢在中国住家吗?我的意思以为我们的小家庭尽可搬到中国去住,岂不很好?你以为如何?我在这几天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我看你自从接到中国来的那两封家信促你回去之后,简直归心如箭,这也不足怪,不过我想我们何以不把我们的小家庭完全搬回中国去呢?"

孙钦露笑着答道:"中国目前的状况还未有什么进步,把住过英国的小家庭搬到中国去,岂不像把英国的鲜花栽在中国的荒野?"

爱翡女士很柔和的提醒他道:"你要知道露宾是一半中国一半英国的,并不会过不惯中国的生活。至于我呢?既是你的妻子,一切都可以跟着你,也不至有什么问题的。"

孙钦露开玩笑的答她道:"你不要说露宾是半中国半英国的,露宾的样子比你还要像英国的呢。"

爱翡:"你这句话并没有答复我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所答非所问。"她这样说的时候,把手臂靠在孙钦露的肩上倚偎着,继续的说下去:"我住在伦敦这许多时候确是觉得异常的愉快,我确觉得真舒服,真是幸福,事事都使我十二分的满意,在

我呢,心里实在也喜欢伦敦,爱好在伦敦的许多亲友。但是这种种都比不上一件事,这件事不是别的,就是我心里所最酷爱的是要不离开你和我们的小孩子露宾。这是由我心坎里说出来的话,我那一天黎明在床上和你说的话,字字都是由我心坎里出来的,字字都是忠实的。我想到你,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的,都不在乎的。这是我心灵上要这样的,丝毫不出于勉强的。所以让我们索性住在中国。你的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要请你带我一同回到你的祖国去,把我造成功一个中国的妇女,这是我所心愿的。"

孙钦露听到这里,又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把两只手抱着她的那副娇嫩的脸,眯着眼望着,这就是他当时的惟一的回答。

爱翡女士现着笑靥,仍坚执的问他道:"你到底是否喜欢和我一同住在中国?将来我们尽可以时时到伦敦来看看,做做客,你说好么?"

孙钦露笑着答道:"无论如何,我们先到中国去旅行一次,尝试尝试看怎样。"

五十六

孙钦露得到中国家书催促回国一行后,本想请他的夫人爱翡女士陪着他们的爱儿露宾暂时留住伦敦,后来因爱翡女士很诚挚的要和他同走,他感于她的深情挚爱的话,不忍拒绝,就把露宾找史诺夫人照顾,他们贤伉俪就一同由伦敦动身,准备回中国。

他们到了香港,才看见中西风俗之界线。孙钦露虽是生长在外国的,对于本国的情形,虽未曾目睹,但是当然常常听

见前辈和华侨中的朋友谈起，所以多少也有些知道，这次到了香港，觉得中国确不无多少进步。例如他从前常听见中国是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礼制的，这次到了香港，看见马路上男女扶臂并排走的不少，即此一端，可见风气比前不同了。爱翡女士当然也因所见所闻的事情，引起不少的好奇心。

他们俩在香港因为孙钦露有许多关于银行的事情要和各方接洽商榷，所以住了几个月。他出去的时候，有时和爱翡女士同行，有时独自一人出去，大概看所去的场所而决定，因为爱翡女士一点不懂得中国的语言，有的地方使她孤默得不舒服。

那个时候有件凑巧的事情，就是香港总督是史诺爵士的一位至好的老朋友，而且这位总督的夫人还是史诺夫人的一个远亲。从前这位香港总督和他的夫人在伦敦的时候，曾经到过史诺家里参加宴会，所以爱翡女士和他们很相熟。爱翡女士嫁孙钦露之后，在伦敦组织了小家庭，这位总督和夫人也曾经到过他们的小家庭，彼此感情甚为融洽，因为这个缘故，这次孙钦露和爱翡女士到了香港之后，这位总督当然大尽其东道主的义务，招待非常周到，彼此来来往往，倒非常的亲热。有的时候，孙钦露接洽银行事务出去的时候，爱翡女士未同去，当往总督府里去走走谈谈。所以还不至孤寂冷落，就全靠有了这种社交的机会。此外中国妇女能说英语的，在香港的当然也不少，爱翡女士因为她所爱的丈夫是中国人，她更有意的要和中国妇女做朋友，彼此宴会酬酢，倒也不寂寞。

有一天晚上，孙钦露和爱翡女士在旅馆里共用晚膳的时候，孙钦露忽然笑着对爱翡说道："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在街上遇着一位妇女，因回来路途很远，就在附近的菜馆里请她吃了

一顿午餐。”

爱翡:“她是谁?”

孙钦露故意吞吐其词的说道:“我独自一人和一位妇女在外面吃了一顿午餐。”

爱翡女士知道他有意要引起她的醋意来开玩笑,不但不着急,反而有意镇静从容起来,而且也笑着和他开玩笑答道:“你不必吞吞吐吐,我已知道!”

这当然也是她的激将法,她本不知道,乃从容的说知道了,也无非要藉此套出孙钦露的话。孙钦露却一下不肯说出,反诘道:“你已知道了,你知道她是谁?”

爱翡女士看见激将法不行,给他这一反诘,只得胡扯的说道:“一定是英国有什么亲友来了。”

孙:“她不是由伦敦来香港的,是由美国的华盛顿来的。”

爱翡笑着说道:“一定是汉密玲女士了!难道她还追踪着你到香港来,要控告你违背婚约不成?那末香港的新闻纸上又可多一桩动人听闻的新奇消息了!”

孙钦露听了不禁大笑起来,既而对她说道:“这个妇女是你所认识的,而且和你很要好的!”

爱翡笑着低声问道:“真的吗?”

孙:“真的!吾爱!雷绮女医生居然在香港,而且珠莲女士和她一起在这个地方!”

爱翡女士还是现出半信半疑的样子,默然无语。

孙钦露继续的说道:“这件事也出于我意料之外。雷绮女医生向喜各处旅行,她到香港来还不算希奇,所希奇者是珠莲女士为什么也到这个地方来!”

珠莲女士原是爱翡的好友,因为不赞成她的婚事而绝交,

雷绮女医生是珠莲的好友,对此事却比较的有了公正的态度,这是已往的事情,想诸君还能记得,这次她们到香港来究为何事,容再奉告。

五十七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由伦敦动身,打算同回中国一行,途经香港,同住在一个旅馆里面。有一天孙钦露忽然告诉她说珠莲女士和她的好友雷绮女医生也到了香港,爱翡女士听了异常惊异,就问他道:“你自己在此地见过珠莲女士没有!”孙答道:“她本人我在此地并未见过,不过我听说她的确是到了香港。”

爱翡女士仍然异常惊异的说道:“这倒奇怪!珠莲女士境遇之窘迫,这是你所知道的。由华盛顿到旧金山的盘费,在她已经付不起,她何从弄来的钱到香港来旅行?雷绮女医生手中比较的充裕得多,因为她有了专门的自由职业,又没有什么家累,但是珠莲虽穷,她又决不肯用雷绮女医生的钱,我从前看见她与雷绮出门的时候,就是五分钱车费,她都要自己拿出来,不愿意由雷绮代付,可见她生性的廉节自励,不肯有丝毫的依赖性。所以说她此次来香港由雷绮女医生帮助她的经济,是决没有这回事的。但是除此之外,倒想不出她从何处弄到这一笔旅行费。难道她肯把这硕果仅存的一所房屋和用来勉强度日的一点钱来作破釜沉舟的旅行么?这也是不近人情的事,决不会有的。所以我想来想去,简直莫名其妙!”

孙钦露:“你曾经听见过她自己谈起她有一个表兄名叫李西奥吗?”

爱翡:“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见她谈过。”

孙:“我也从来没有听见她谈过有什么一个表兄李西奥,不过今天中午遇着雷绮女医生,据她说珠莲确有一个这样的表兄。雷绮比珠莲年龄大几岁,这是你所知道的,但从表面上看去,雷绮的面貌却后生得多,这也许是因为雷绮有了相当的职务运用她的心思体力,而珠莲则吃饱无所事事,瞎玩一阵,反因无规则的生活把身体弄老。讲到刚才所说的这位李西奥呢,他的年龄又比珠莲女士大了几岁,他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曾在南军中担任过一个将官的职务,所以大家都称他为李将军,倒也忠勇善战,在那时候很著名的波尔岩一役,他打断了一个手臂,后来在魏尔德涅斯一役,又打去了一个脚,他的父亲和他的阿哥都效命疆场,未得生还,他虽然这样残废,倒没有送命,不过他在战事结束之后,却穷得不得了。”

爱翡女士听到这里,不禁愁眉双锁,叹口气道:“战祸真惨!”

孙钦露很表同情的说道:“是啊!除了最近的世界大战之外,那次的南北战争,也总算是一桩惨祸了。”

爱翡:“但是当时那一战也有所不得已,因为奴隶之废确是一件很应该的事情。”

孙:“你的话虽不错,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南北剧战有一大半还是出于政治的作用,不尽是为着废奴的事情。”

爱翡:“我不相信!珠莲女士平日总是帮着当时的南军,你的这种偏见,也许是受了她的毒!”

孙钦露笑着说道:“你又不是大学里的美国历史教授,你又何以见得你的见解是完全根据事实呢?”

爱翡笑着道:“我们不要高谈阔论这些不相干的事情罢!还是请你把珠莲女士的表兄的事继续的告诉我。”

孙:“好！据雷绮今天中餐时候告诉我说,这位李将军在战事结束之后,穷得无聊,就跑到南美去做一些小事。曾经回家乡去走一趟,也曾经去看看珠莲女士的家属,那时她才十六岁。后来他又回到南美的巴西,在那里多年,总是不得意,勉强糊口而已。在一年前他居然做了一些木材生意,发了一些小财,后来他竟不幸死在海船上,因为身后并没有什么亲属,就吩咐把所留的两万金遗产交给珠莲女士。”

爱翡女士正在听得出神,不禁自言自语道:“这倒是她意外得来的。”

孙:“她得到这一份意外的遗产之后,居然旅兴大发,留下一部分作为养老之用,抽出一部分用来旅行,以此自娱。”

爱翡:“啊！原来她的旅行费是这样来的!”

五十八

孙钦露在香港旅馆里把珠莲及雷绮也到了香港的消息告诉爱翡之第二天早晨,早餐刚才用过之后,雷绮女医生便来访问他们,爱翡和她久别相逢,倍觉愉快,雷绮便在他们那里作竟日的畅叙。

雷绮女医生本是异常疼爱爱翡的,那天一看见她,就双眼笑眯眯的握着她的手,对她说道:“你的女傧相来了!”说完这句话之后,再细看她的美丽笑靥,继续的说道:“你生活愉快吗? 其实我这句话是多问的,因为我只要看你的焕发欣悦的态度和音容,便已知道你的生活一定是很愉快的了。”爱翡女士听了也很愉快的笑了起来,接着问她:“珠莲女士好吗?”

雷绮女医生答道:“讲到珠莲女士吗！她不但身体比从前好,自旅行以来,她的兴致也比从前好了几百倍了！兴致这样

浓厚,我如今带了她出来,不知几时才能够带她回去!她到了火奴鲁鲁的时候,你看她年纪虽这样老,在海滩上穿着游泳衣,随众追逐玩耍,简直乐得忘形!后来我千方百计,才骗得她离开那个地方。你说好笑不好笑?"

孙钦露在旁听雷绮讲了这一番笑话,不禁于静悄悄中笑出声来,开玩笑的说道:"你这样破坏别人的名誉,罪有应得!"

雷绮回转身向他笑着抗议道:"我丝毫没有破坏她的名誉,她不仅对于海滩游泳忽然有了这样的狂热,而且穿着稀薄的时式衣服,爬山越岭,鼓着勇气直上山巅,说是要藉此扩充扩充胸襟,开拓开拓眼界,我看她的年纪实也不小了,劝她不要这样瞎起劲,万一倾跌坠渊,不是好玩的。"

爱翡听了现出不安的样子,赶紧接着问雷绮道:"你既然陪她出来旅行,也负有一部分保护的责任,怎么可以纵任她这样乱来?"

雷绮很着急的申辩道:"你也不能埋怨我,你要知道我劝她的话不知道说了多少,她简直像小孩子对娘一样,努着嘴不肯依,她到底是个成人,我难道可以把她关起来不许她出去吗!"

她这样说的时候,宾主三人也就彼此付之一笑。雷绮望见桌上排着的一张露宾的相片,拿起来细瞧,嘴里不住的赞赏道:"真可爱!真可爱!"

既而他们同在旅馆里用午餐,又谈到珠莲女士身上,雷绮说道:"珠莲女士这次出来旅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她上了这样年纪,跳舞的兴致居然大发,在火奴鲁鲁的时候,有一夜跳得不亦乐乎,倘若不是我拉她回寓,她恐怕连时间都忘记了!"

孙钦露插着说道:"她觉得身体上舒适,跳跳也无妨!"

雷绮:“觉得身体上舒适！第二天早晨来生德跑来对我说他的主人因为昨晚跳得太起劲,今天两腿酸得移不动,要在床铺上躺一天休息休息才行。这样拚死命的干,实在有点犯不着啊!”

孙钦露听见来生德的名字,才知道珠莲女士此次因为得了一份意外的遗产,有钱出来旅行,连这个黑奴也带了出来。后来再问问雷绮女医生,并知道她此次旅行不但带了黑奴来生德,而且把家里所用的黑种女仆丁娜也一同带了出来。他们两位都是服侍珠莲女士多年的仆役,珠莲不惜工本的带他们出来玩玩,也许是要酬报酬报他们的忠诚好意。但是雷绮女医生谈到这件事,却现出很不耐烦的神气埋怨珠莲女士,她说:“我们出来旅行,本是乐事,珠莲却一定要带着这一对黑人跟在一起,既不雅观,又加了许多累赘的事情,我虽用了全力劝她不要带,竟完全无效。”

午餐后,他们同到旅馆的花园里坐谈,彼此谈谈在华盛顿时候的前尘影事。停一会儿,爱翡女士因为听见侍役说外面送了许多邮件来,便独自先到房里去看看有什么要紧的信。这个时候只有孙钦露陪着雷绮坐谈,雷绮医生乘此机会对孙钦露说道:“你们对别后和珠莲的事情,总算问得详细了,我现在却要问问你们俩现在情形怎样。”

五十九

雷绮女医生在香港孙钦露所住的旅馆的花园里聚叙,问起孙和爱翡自结婚以至现在,其中经过的情形究竟怎样。孙谈到此处,问她道:“你可许我吸香烟吗?”雷绮点点首,他就燃着一枝香烟,吸了几口,慢慢的开口道:“我以为我们结婚后的

情形非常圆满，我和爱翡彼此都十分的心满意足，毫无懊悔的地方，不过再细细的想一下，爱翡的心里可以说是毫无愁虑的事情，而我的心里却不免有些愁虑，愁虑的是什么呢？在美国在英国的时候，一切都是外国的环境，在爱翡生在外国的女子，有此环境，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现在到了香港，已经是要慢慢的接近中国的环境，我看她似乎已有些不方便的地方，如言语的不相通，性情习惯的差异，都使她在交际往来上多少有点不便。因此我心里常常在这里愁虑着，恐怕再带她深入内地，这种困难恐怕只有逐渐的加深。"

雷绮女医生原是很聪明的人，听他这一番话，也深以为然，她就建议道："既然如此，你此次回国，原是为看看你的祖母，不是决定不再出国的，何妨把爱翡交托给我，让我和她同往日本去作短期的旅行，等你事毕回到香港，我们再到此处和你相会，岂不十分稳妥？"

孙："你的话固然很有道理，我只要能够使得我所心爱的爱翡愉快，什么计划都可听从的。但是我想你所说的计划，爱翡一定不赞成，对她说了也是徒然的。我们在伦敦时，我曾千方百计劝她暂留在伦敦，她始终要跟我在一起，我看她那样恳挚，只好听她的意思……"

他们谈到这里，刚巧爱翡女士走进来了。爱翡原是听见有邮件来，所以独自走到房里去看信，那些信都是由英国寄来的，里面有一封是史诺夫人写来的，除报告些琐屑家务外，并提及露宾已经生出第一个牙齿，已经可以穿穿小皮鞋，不过赤足惯了，一下要他穿什么人造的不自然的皮鞋，他很不愿意。满心想把足上穿的那双小皮鞋踢掉。爱翡看了，为之一笑。她走进花园之后，略谈几句，雷绮看时间已经不早，即行告辞。

因为她所住的旅馆和孙钦露所住的相距很远，路途又不熟，所以孙钦露自己护送她回去，在途中的时候，雷绮女医生问孙对于新中国有何感想。他说，虽然尚有许多不满人意之处，但是无论什么新运动，总不能绝对没有缺憾的，所以也并不因此发生什么悲观，最要的还是依着正路往前干去。

雷绮女医生答道："你的话一点不错，讲到美国的华盛顿，当他从事立国的时候，他的左右也何尝没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

孙钦露插着说道："但是我们要记得他的居心，他的行为，他的死战，他的力作，都是赤心为国的，不是为着私利的。他有了这种正确的途径往前迈进，所以终底于成。"

雷绮："天下的正道往往被人自己弄坏了，所以人是最重要的，得到正派忠诚的人，公而忘私的干去，没有什么国家弄不好的；倘若人心腐坏，无论你在表面上采用了什么好的方法，也是徒然的。"

孙钦露随口问她："你觉得香港怎样？"

雷绮："我觉得香港美丽极了！"

孙："这也何尝不是用人力去造成的！"孙嘴里刚说出了这句话，转念一想此处所谓"人"，并不是中国人，因为香港是英国用大炮得去的，无论怎样美丽，也都是他们所经营的；又想中国人自己原有极好的地盘，自己闹得一团糟，不知经营，无暇经营，徒资外人的利用，不胜痛心。

转瞬雷绮女医生的旅馆到了，他就握手而别，乘着原车回到自己的旅馆。

六十

在雷绮女医生访问孙钦露的以后几天，他因在香港应行接洽的银行事务，纷至沓来，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很少和爱翡女士到交际场中去，别的地方也很少他们俩的踪迹。有一天他略为有些空闲，爱翡女士很想和他一同出去到一家中国古董店里看看，买些家庭布置上用得着的东西。孙钦露就陪她同到一家很有名的古董店去看看。刚到了那店之后，有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就是忽见珠莲女士买了许多东西，两手拿了一大堆，向外走出，后面还跟着她的黑仆来生德和黑女仆丁娜，他们各人的手里也拿了不少的东西。珠莲女士原与孙钦露和爱翡交谊甚笃，他们俩的认识，就是由于她的介绍，后来因为她绝对不赞成他们俩的婚事，遂至绝交，这是诸君所知道的。那天她于无意中遇见孙钦露和爱翡，成见仍未消灭，竟反眼若不相识，一点不肯招呼，向外继续的走去。她后面跟着的来生德看见主妇这样的态度，也埋头随着走，不敢说什么，还是丁娜觉得这样寡情太不好意思，暗暗里对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由她那双诚实忠心的眼睛表出无限的情谊。爱翡女士看见珠莲女士这样冷酷态度，只付之微微一笑。孙钦露回想从前珠莲待他的厚意盛情，如今竟冷淡一至于此，虽欲调解而无从开口，心里很觉得难过，眼巴巴的望着她向外走，直看她走得不见影子，才回转头来陪着他的爱翡观看店里的古董。那家店主本来知道孙钦露的家世富有，所以招待得特别周到，他们随意买了几件东西就同行回寓。

那天夜里，孙钦露因为觉得爱翡在白天受了珠莲女士的委屈，心里十分不过意，对她格外温存体贴。第二天早晨他独

自一人又到那家古董店里去,回来的时候,竟带回一串非常可爱的珍珠送给爱翡,同日珠莲女士也收到一项礼物。

珠莲女士所收的礼物是谁送给她的呢?在表面上是那家古董店的老板送给她的。那位老板亲自送去一个镶好宝石的檀香精雕的小盒子,说是承她买了许多东西,特再送些小礼物,聊表谢意。天下年老的妇女们大概贪多务得,所以珠莲女士嘴里虽尽说着何必如此客气,但是看看那个小盒子确实可爱,也就不客气的收了下来,很慎重的把它包藏好。她心里越想越觉得这位古董老板实在是天地间不易多得的好人,越想心里越佩服他,竟于第二日又到他的店里去花费了许多钱,买了许多本来不想买的东西。

这也是那家古董店的老板财运特别亨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礼物不是他所破费的。孙钦露自那天在那家店里遇见珠莲女士后,虽觉得她那样寡情不该,但回想他在美国时承她那样优待,心里仍觉得她的厚惠可感,所以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跑到那家店里买了这件礼物,又因为珠莲女士的性情异常执拗,态度非常坚决,如说是他送去的,恐怕一定要璧谢的,于是另想一个方法,就托那位老板用他的名义送去,只要她肯收下,钦露的心里就觉得略为安些,至于她不知道是他送的,也就无暇计较了。这种地方,很可以表示孙钦露天性之敦厚。

事后珠莲女士还常常对雷绮女医生赞叹这位古董店老板之不可多得,她简直是一路赞到美国去!在雷绮女医生呢?她却是一位异常聪明的女子,她想天地间绝没有做生意的人对初次不认识的顾客大送其贵重的礼物,心里明知这一定是孙钦露弄的把戏,不过不愿意对珠莲说破,让她去继续的高兴罢了。因为就是她肯说破,如果珠莲不相信,徒然白说一顿;

如果肯信，不但她那执拗的性情不肯对孙钦露恢复好感，而且要把那件礼物毁掉。说破既是毫无裨益，反不如让她瞎高兴，于她的精神上倒有点益处。

再过几天，孙钦露和爱翡女士便离了香港，准备到孙的家乡去。

六十一

孙钦露和爱翡女士离开香港之后，一路顺适，将到河南祖宅之前，因内地的人民少见多怪，孙和爱翡商量，叫她把从香港制好带来的中国式的妇女衣服穿起来，免得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她穿好之后，孙钦露笑着问她道："你喜欢这样的衣服吗?"她笑靥嫣然的回答道："你叫我穿的东西，我心里没有不喜欢的。"

离祖宅尚有半里之远的时候，爱翡女士坐在轿子里面，从轿窗望到两旁的田里，看见有许多妇女也在那里持锄耕种，心里暗暗叹息中国上等妇女远不如农妇之勤于职业，替社会尽了这样重要的义务；不过看见那些农妇身上穿的衣服那样破烂不堪，却很觉得她们的生活实在可悯。

此时同在途中的孙钦露，他虽生在中国，从小就在外国长大起来的，此次回国到故乡来看看，也觉得事事新奇，好像到了没有到过的外国一样。

他们的轿子到了孙家的大门口，看见大门已经开着，孙老太太和全家男女老幼都拥着出来迎接他们，此外还有几十个男女仆役也忙着照料。他们那样热烈的欢迎，爱翡心里当然很感动。不过许多人都现出异常的好奇心，好像街上许多人围着看猴子似的，倒弄得爱翡女士不免有点局促不安起来。

在香港的时候,孙钦露就把中国的风俗习惯讲给她听,使她不要临时也许有所恐惧。她也说既然嫁了他,就是他的人,既然爱他,为他无事不可牺牲,况且区区风俗习惯上的异同,断无不可以迁就的地方。这是她在香港的时候,一点儿未曾亲眼看见中国大家族情形的时候,所以心里觉得这不算一回事,必能容受得了的。但是后来到了孙的祖宅,看见这个大家族里的人口在六十以上,孙钦露要忙于和他们敷衍,使她深觉得她在这种大家族里的地位实在渺小无足轻重,她的夫婿也不是她所独有的了!过惯了小家庭主妇的生活,忽卷入这样大家族的旋涡中,怪不得她精神上深感痛苦,终日惘然若有所失,但她为心爱孙钦露起见,却还能忍耐着,。

爱翡女士慢慢的觉察中国大家族里的老太太实居最重要的地位,好像一个君主国里的皇帝,如果没有了她主持一切,全家好像就要瓦解。讲到这家的孙老太太,做人虽异常的精明,但待人却很敦厚,对于这位外国娶来的孙媳妇也很疼爱,可惜她老人家不懂爱翡的话,爱翡也不懂她的话,彼此相见的时候,倘若没有孙钦露在旁边做翻译,彼此都好像变成哑巴一样。爱翡觉得孙钦露的精明敦厚的天性,得诸祖母遗传的居多,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性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过孙钦露平日却另有他的欣悦和蔼的态度,使人遇着他如坐春风,精神上觉有一种愉快;至于这位老太太就很不同,她的态度音容都很严肃,一天到晚不易看见她的笑容,所以遇着她的人却往往发生一种畏惧的感触。这也许是她要管理六七十人的那样复杂凌乱的家事,不得不凭藉严厉的人格以相周旋。此外爱翡还觉得她的这位祖婆婆年纪固然有六十几岁,而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外国妇人到了这样年纪还能维持他们的很壮健的体

格。这也许有一部分是由于她从小就把一双脚缠得那样小，简直不及三寸，把全身的重量加到这样小的一双脚上，就是体格好的人恐怕也走不大动，而况因此已使体格方面受了不少的损害；还有一部分也许是因为中国妇女素不注重运动及户外生活，一天到晚躲在闺阁里，所以比较的易老。

六十二

爱翡女士和孙钦露一同到中国河南祖宅之后，她对于中国的大家族生活，深感精神上的苦痛，前面已经说过。那个时候，在河南内地，妇女们只有关在大门内的时间居多，社会上的交际简直无妇女参与之余地，比之西洋的家庭生活常和社会的交际相联贯，做小家庭中的主妇有她的朋友，有她的礼尚往来，有她的户外娱乐，和中国内地习俗以妇女抛头露面为大忌的，当然完全不同，益以爱翡女士在那个地方言语不通，人地生疏，更没有与社会接触的可能。她所靠的惟一的伴侣，只有孙钦露一个人，但男子又有他在外的应酬，而在中国，这类应酬也只许男子参加，女子没有共同参加的机会，所以她这个仅有的伴侣，也要打一个折扣，不能完全归她所有的了。爱翡女士于无可如何之中，只得藉针黹以自消遣，但是这种消遣当然也不能一天到晚，于是在静寂无聊之中，每每不免悒悒寡欢，想到留在英国的爱儿露宾，更引起她无限的伤怀。

孙钦露原是一个聪明人，他的祖母也是一位仁慈敦厚的老太太，对于爱翡女士的枯寂生活，当然也很觉得，不过因环境所限，也很觉为难。有一天孙钦露忽然带了一个裁缝师傅进来看爱翡女士，爱翡起先倒弄得莫名其妙，后来听见孙钦露说明原委，才知道是祖老太太叫他来替爱翡做一套骑马的新

衣,意思要请她和孙钦露一同出去骑骑马,欣赏欣赏乡村中的自然美景,藉此旷达心胸,散散闷气。爱翡其初不肯,以为在香港的时候还不敢有此举动,恐怕引起社会的注目,现在到了内地,风气更比较的闭塞,安可有此举动,引起社会议论,也许由此要牵累到孙氏全族,她觉得这样的责任倒担当不起。这原是她的一番好意,因爱孙钦露而顾虑到孙氏家族的名誉。后来经孙钦露加以解释,说乡人觉得此事之新奇则或有之,但决不至以此为不道德之行为,请她不必过虑,她也就首肯。中国的内地裁缝当然从来没有经手做过什么妇女的骑服,这次却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很聪明,经过孙钦露和爱翡的指示,不到一天,就把这套新衣服做好,成绩倒也不差。

新衣服制好了,讲到马呢,祖老太太却也很费心思,她觉得自己家里虽有,但却没有特别漂亮的好马,所以特向一家亲戚,也就是孙钦露的表兄黄姓那里借了两匹好马。凑巧那位表兄住过上海多时,女友中不少会骑马的,他们常在上海静安寺路附近的地方并辔疾驰以为乐。所以他除了男子应用的马鞍,还买了一副女子用的,后来回乡,那副女子的马鞍竟成了废物,不料现在废物竟有了利用的机会。

一切都准备完毕之后,趁一天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孙钦露一团高兴的请爱翡女士把那套新制的骑服穿上,他自己也穿上了旧有的男子骑装,一同走出来。那位平日不大有笑容的祖老太太先在大厅上候着一饱眼福,看见他们一同穿着骑衣,都奕奕有英气,尤其是爱翡女士于柔媚之中寓刚武之气,她老人家也不禁歆羡起来,深觉自身不知修到几世才享得着这样的幸福!其余家中的妇女们当然更是大惊小怪,其中有的奶奶们还是缠着的小脚,几步一停的走着路,看见这样的情景,

简直有点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小脚伸出来！

孙钦露扶爱翡女士上马之后，他自己也一跃上马，彼此加鞭，两马并行着飞跑的出发，向山侧大路进行，只见松竹夹道，百花献媚，远望湖水光平如镜，飞鸟高翔，自由活泼，爱翡自顾也好像是初出笼中的鸟。一会儿他们的马步渐渐的缓慢起来，并辔谈心，顾盼欣悦，此时他们恍然如在美国波汤默克河旁一同骑马游行时的情景。

六十三

爱翡女士到河南孙钦露的祖宅之后，因社会环境及习惯风俗之不同，感受种种痛苦，前面已经说过。不但如此，她的爱儿露宾留在英国伦敦，虽交托与史夫人照顾，但母子之爱比什么都来得浓挚，爱翡女士以舍不得离开孙钦露，只忍痛暂与露宾分别，现在处在这样冷寂的境遇，更容易引起她思儿之念。她常想到那个小孩的玫瑰笑靥，常常想到他的纤小活泼的嫩手，常常想到他的巨大神气的眼睛，常常想到他的清晰悦耳的声音……一个人常常想得发呆，想得掩泪泣起来。

她这样一来，对于嫁给孙钦露的这件事有点懊悔吗？不！她爱他的心与从前一样，甚且比从前还要深厚。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觉得孙钦露的品性学识以及健康欣悦种种方面都合于她的理想。在西洋女子嫁人是嫁给对方的男子，不是给对方的家族，只要对方的男子是合于自己的理想人物，便没有什么可以踌躇或懊悔的地方，所以爱翡女士对于这一点，始终没有发生过什么悔不当初的念头。至于中国的家族制度及风俗习惯之不同，她也不怪孙钦露，因为这当然不是他所能负责的事情，也不是他个人所能一朝一夕改造的事情，所以她对他

只有原谅的意思,决无迁怒的观念。况且她看见孙钦露处处尽心尽力使她舒适,万般体贴,无微不至的行为,凡是在他个人能力里面可以做得到的事,所谓仁至义尽,无以复加,所以爱翡对他不但不发生怨怼之心,而且反觉得对他不住,反觉得他爱护之周至深切,情深如海。因为这种种原因,她虽然深深感觉所处环境之苦痛,但却想死心塌地的忍耐着,为爱孙钦露起见而忍耐着。可是她心里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而实际上的环境还是一样,她在精神方面还是不能安乐,益以思子念切,颇有难于久住的样子。

孙钦露的祖老太太本是精明无比,孙钦露自己又是一个绝顶聪明,对于爱翡的心事当然是异常的明了。其先她老人家因爱孙心切,而且在国内所经营的银行事业也希望孙子能就近料理,俾得蒸蒸日上,所以很有意思要他们夫妇作久住中国之计。在孙钦露自己呢?他在国外时就怕爱翡女士到中国后过不惯中国的生活,所以自始就不想把小家庭搬回中国来,只想隔几时到中国来看看,后来因为爱翡女士舍不得离开他,一定要跟他同行,而且几次劝他可将他们小家庭移到中国来,所以他也动了尝试的念头。如今这位祖老太太和他自己都觉得当初的希望都成泡影,势难继续维持下去了。于是有一天他的祖母就和他商量这件事情。据她老人家的意思,在事实上既不免困难,孙钦露不如再陪他的夫人回到伦敦去。她说她心里实在舍不得孙钦露远行,一则因为他是长孙,二则因为她自己年纪已大,有许多家事也要他帮忙,但是她心里也非常疼爱爱翡女士,不忍叫她久处不适宜的乡境里面,所以再四思维,只得对孙子割爱,让他仍把小家庭搬伦敦去住。她同时并极力安慰孙钦露,说他老人家究竟子孙众多,孙钦露虽远行,

她也绝不至无人照顾,不必多虑,至爱翡女士所恃者不过他一人,所以较量轻重,他不得不偏重爱翡女士的安宁幸福。

这位祖老太太的明白慈祥,弄得孙钦露一面静听,一面感动得泪如雨下。他表示一番感激的意思之后,就往爱翡的房里跑。

他跑进房里之后,看见爱翡一个人在那里流泪哭着,他赶紧把她揽在怀里,问她怎么一回事。她不料被孙钦露这样碰着,一时倒弄得把哭脸收不回来,只说没有什么事情,不过刚才忽然觉得头部痛得利害,并说:"我这样哭着脸的样子,很不愿给你看见。"爱翡女士无论在精神上有什么苦痛,她平日对孙钦露仍是笑靥相近,语语慰藉,所以她有末了这句话。孙钦露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哭过,所以也更觉得心里难过。

六十四

孙钦露在他的祖母房里商定仍将他的小家庭搬回英国伦敦居住的计划之后,走到自己房里,看见爱翡女士独自一人在那里流泪,问她为着什么事,她以头痛托词掩饰,并说不愿孙看见她这样的哭脸。孙钦露说道:"我幸而看见了,可以问明缘由来安慰安慰你。"爱翡于呜咽之余,轻声断断续续的回答他道:"没有什么,不过头痛使我哭了出来,我现在不再哭了,请你不要难过。"

孙钦露从来未见过爱翡女士这样哭过,一面用手抚摩着她的金发,一面很和蔼的低声对她说道:"我的至爱!你心里有什么抑郁,还是让它哭出来的好,不可郁在胸中,反而有碍身体。"

爱翡女士平日无不以孙钦露的忧乐为忧乐的,她无时不

在留意使孙钦露精神上获得愉快的,这一次偶然给他碰见了她的哭脸,原怕使他因此发生愁虑,心里很觉不安,很觉得对不住他,同时又见他那样温柔体贴千方百计来安慰他,心里更软了下来,好像冰雪遇着火而融化一样,脸上泪痕未干,已现出了笑靥;呜咽尾声尚在耳际,轻笑之声已在樱唇上微发出来。此时她懒洋洋的附着孙钦露的身体,把面孔挨着他的袖子,让她把她的泪痕擦干。孙钦露也微笑着赶紧把她揽紧抱着,此时的她好像小鸟依人,靠孙钦露若长城,彼此揽抱无语者久之。

停一会儿,爱翡女士低声说道:"我的头痛就要好了。现在已经好得多了。"

孙则低声答道:"我们一定要赶紧设法把这样的病医好!我的'甜心'! 你好好的休养一下,今天夜里好好的睡一夜,我希望我们明天就可以动身了。"

爱翡女士听到他的末了一句,不禁低声惊呼道:"动身——"她说出这两个字之后,好像全身都震动起来了。

孙钦露连忙接着她所说的"动身"之后,替她接下去说道:"——回到家里去,吾爱,这我们应该走的时候。"

此时爱翡女士一下说不出什么话来,她简直不信她自己的耳朵,以为这是梦境,而同时却又不能自禁的喜形于色,要想掩饰却掩饰不住的样子。

还是孙钦露先开口,他问道:"你这样歇了一会儿,身体上觉得舒服一些吗?"

爱翡女士:"我此时身体已经觉得十分舒服了。"此时他们慢慢儿离开身体,孙钦露的一臂还揽着她的颈肩,爱翡突然笑着问他道:"钦露! 你真的预备好动身吗? 不太匆忙吗? 你真

的要去吗?”

孙钦露笑眯着眼回答她道:“真要回去! 回到家里去! 回到露宾那里去!”

爱翡很相信孙钦露说的话,至此才觉得这并不是梦境,是确凿实在的事情。

爱翡女士将到孙家的时候,全家手忙脚乱的预备欢迎,现在听见她决计要离开中国了,又全家手忙脚乱的预备欢送。孙家那位祖老太太原来非常喜欢爱翡的,现在想到她就要去了,心里怪难过的,别的没有什么办法,只得多送几件珍贵的物品给这个孙媳妇带去作纪念物,里面有她生平最珍贵的一串珍珠,好几块宝石,一个首饰银盒,上面还有很精美的雕刻,刻着她自己未嫁前的做女儿时候的娇容。家里其他的妯娌们纷纷赠送纪念物,有的送绣品,有的送绸缎,有的送这个,有的送那个,简直弄得爱翡女士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她领受她们这样的盛情厚意,心里真觉得有说不出的感激。

六十五

爱翡女士想到即日就要偕同孙钦露回英国伦敦去,想到回伦敦后的小家庭生活,社交生活,以及爱儿露宾的笑容悦语,心里当然是非常的愉快。但在中国虽然只住了几个月,对于孙氏祖宅里的许多妯娌亲属,尤其是慈祥明理的祖老太太,彼此感情倒也很厚,所以想到分离,却也不免十分难过。在动身的那一天,祖老太太和她握别的时候,彼此都哭着好像泪人儿一般。孙钦露虽是男子,心肠比较的硬些,观景生情,倒也被她们弄得眼眶填满了眼泪,但却勉强装作笑容,一面安慰祖母,一面安慰娇妻,忙得什么似的。

他们俩与家人别离后的途中情形,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记述的地方,不过爱翡女士深觉中国的家族观念和西洋的家庭观念,真有根本上的差异。在中国的家族里面,做儿子就是自己成家立业之后,他还是大家族里面一个没有独立资格的男子,他的妻子仍是要附属于这个大家族,也没有随着丈夫独立的资格;在西洋则一个男子成家立业之后,丈夫是妻子所有,妻子是丈夫所有,彼此另组成社会上一个独立的单位,而与父母的家庭是截然分开的。爱翡女士在途中对此点反复思维,很觉得孙钦露虽是她的丈夫,应有和她同居的义务,但照中国的习俗讲起来,她同时还应有和大家族中其他各人同居的义务;如今她竟把孙钦露拉回伦敦去,岂不是好像她把孙钦露这个人从孙氏大家族许多人方面抢了过去,据为己有?于心似乎有些不忍,即觉对不住孙氏的族人,又觉对不住孙钦露。她想她自己是在西方文化里面生长起来的,对于小家庭的组织,是视为当然的,原可没有什么问题,而这种思想却与东方文化不相容,如何是好?讲到孙钦露呢,他虽也是生长于西方,但究竟是中国人,她深恐他对此事心里不免有些介蒂,所以在途中有一夜正当明月高悬,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们俩在轮船甲板上并坐密谈,孙钦露偎倚着她的香肩,轻轻的吻了一下,对她的笑涡望着的当儿,爱翡女士低声对他说道:“你待我的深情厚意,我真不知所报。不过有一句话屡次想要问你,就是你离开中国,觉得伤怀吗?”

孙钦露也低声的回答她道:“我和家人话别的时候,虽不免伤怀,但是我此次陪你一同回伦敦去,心里却丝毫没有什么懊悔的地方。因为我带了我的宝贝到中国来,现在又带着我的宝贝到英国去,有什么懊悔?而况在伦敦我们还留下了一个小宝贝,我们又那里能够舍得他呢?总之我的爱妻就是我

的愉快的源泉，就是我的知足的宝筏，虽有人把全世界的富有和我交换，都换不去的。”

他们俩这样偎倚着密谈的时候，那轮高悬的明月时而钻进白云里，时而又钻出来赤裸裸的显露着，好像羞答答的对他们望着，望望不好意思似的，又藉白云掩蔽起来。

他们到伦敦的时候虽近冬季，天气倒也温和，并不严冷。他们和亲友及爱儿聚首之乐，当然是异常愉快。转瞬耶稣圣诞将届，史诺夫人差不多天天来替爱翡女士帮忙料理家务，因为爱翡此时将作第二次的分娩了。

有一天史诺爵士正在书房里吸烟，史诺夫人奔进来报告一个消息，说是爱翡女士产生了一个女孩子，并说露宾的面孔像娘，而这个女孩子面孔却很像她的父亲。

爱翡女士非常喜欢她的小女儿，露宾也很喜欢他的小妹妹。孙钦露有了一个爱妻，得了一个爱儿，现在这个愉快欣悦的小乐园里，又添了一朵娇嫩艳媚的鲜花了，全园里更是好像春光明媚，温暖融和，桃红柳绿，鸟语花香，别有天地非人间。

六十六

孙钦露与爱翡女士同回伦敦后，孙钦露仍在驻英中国公使馆任职，家中则夫妇子女融和安乐，充满愉快人生的空气。他们俩最喜骑马，所以有许多时候都消磨于鞍上，并辔驰骋于村野山径之间。他们每当这个时候，往往回想到在美国初次共骑的情景，历历在目，其甜蜜的意味，永久不减。除骑马外，喜在家里请几位男女朋友打打网球，他们也都喜欢跳舞，所以凡是朋友开交际跳舞会的时候，他们总欣然参加的。有许多人结婚了数年之后，感情总要渐渐的淡漠起来，他们俩虽结婚

了好几年，彼此情爱的笃厚，体贴的温存，和最初却是一样，而且因经过许多困难挫折，也许只有增加些浓厚的程度。

说起也奇怪，爱翡女士此时想起在中国河南孙宅时的情景，不但无懊悔之心，而且倒觉得回想中国有趣味；她对朋友谈起中国的事情，居然津津有味的把许多身历的有趣事情告诉他们，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话好资料。

他们伉俪回到伦敦转瞬住了两年多，到了第三年的五月的时候，孙钦露的身体渐觉易感疲乏，最初医生说他有胃病，他却也不大注意。有一天在家中小花园里正和爱翡女士陪着两个小孩子游玩嬉笑的时候，忽然腹作剧痛，爱翡女士吓得面无人色，手足俱颤，立刻请向来所常请的佛斯德医生来诊，据说仍是胃病作怪，并安慰爱翡女士，说不甚要紧。但是孙钦露竟从此卧床不起，胃病愈趋愈险。有一天剧痛又作，此时因卧病多日，元气大不如前，更难耐此苦痛，爱翡赶紧用电话催请史诺速来。到了这个时候，孙钦露自知此次病症的加剧，全身支持不住，恐怕在人世的时间已有限，他把爱翡女士的手放在他自己的胸上，并说了几句安慰她的话，对她望着，看他的样子，知道他心里十分难过，好像刀割一样。史诺夫妇俄顷即赶到，并赶紧另请一位医生来看，据他说孙的心脏已异常虚弱，所以胃病随之俱剧，开方之后，暗对史诺说孙的病已无望，姑试服药以尽人事而已。医生去后，爱翡女士适因事暂时走开，孙钦露即握着史诺的手，流着泪对他说道："我自料不起，心中所难过者只有爱妻及幼小之一子一女，要完全托你照拂。爱翡在中国住不惯，不可再回中国，子女也只得在英国教养，不可离开他的慈母，免她伤心，我想你一定肯容纳我的请求的。"史诺点点头，不过仍极力安慰他，叫他不必悲观，服药之后，也

许可以渐渐的痊愈。

停一会儿，孙钦露又对史诺说道："现在我的子女年龄太小，一点不懂得什么，等他们年龄稍大起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要告诉他们好好的爱护他们的贤母……"他说到这里，双泪涌流，呜咽不成声。史诺只得尽力的安慰他，但人生至此，安慰的话如像投入大海的小石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那天夜里，孙钦露的病势愈趋愈恶，一手揽着哀痛万分的爱翡女士，呆呆的望着她，还勉强作微笑的面容，好像一个疲乏已极的小孩子，随后把头搁近她的肩臂，爱翡赶紧俯着首去亲他的嘴唇，不料她的心爱的丈夫竟从此逝世了。当时爱翡的惨痛，殊不忍叙述，史诺夫妇也随着挥泪。后来孙钦露的遗骸，就照他生前的意思，安葬在英国，一切后事，都是史诺替他料理，并由史诺写信到河南去详告孙的家属。孙宅接到噩耗之后，当然又是一场悲悼，可怜那位慈祥的祖母竟哭得晕去。后来，孙老太太总算体念孙钦露的意思，一切都照他的遗嘱办理，并拆分一部分家产变成现款，给她的在英的重孙子孙女，由他们的母亲管理。

这样美满的姻缘，竟以天不延年，致使"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我们虽属旁观，亦为泫然悼惜；但念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无不分之聚会，则亦姑作达观，勿为物牵。

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在生活周刊社译完

译者附志

《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译余闲谈

附:[美]　葛露妩斯著:《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

译者附言

这篇* 是美国女作家葛露妩斯女士(Ruth Dewey Groves)一九二八年的名著,内容惊心动魄,引人入胜,惟原著甚长,特由译者用意译撷其精华,诸君可随这篇文字的向前叙述,看见昳丽浪漫的珠莉女士对青年艺术家尼尔发生热烈的恋爱。尼尔则已与贤淑美慧的贞丽女士订了婚,贞丽又为富而狡黠的丁恩所酷爱而欲据为己有。其中可惊可喜的经历,耐人寻味。

译　者

---

* 本书1931年12月生活书店上海初版,署名笑世意译,附"译余闲谈"。出书前曾于《生活》周刊1929年5月5日第4卷第23期至1931年6月20日第6卷第26期连载。



译余闲谈 珠莉劝尼尔不要娶贞丽,以她不是艺术中人,不能欣赏他的艺术事业为理由,在她方面固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并不是真心有这个好意,但是这一点理由的本身却是很有价值。美国现在总统胡佛氏原为开矿工程师,他的夫人便和他同校研究过地质学,对此饶有趣味,当他做工程师时,协助他的地方不少;英国现代文豪萧伯纳,他的夫人也富有文学天才,对此很有兴趣,协助他的地方也不少。因为有了这样共同的兴趣,才易有同情,易有鼓励。我有一位女朋友擅长文学,嫁了一位工程师,他只知道欣赏铁锤引擎,视文学若无物,致她悒悒寡欢,我不是说工程师一定不懂文学,不过倘若他要娶文学家做夫人,他至少于欣赏铁锤引擎之外,也要知道欣赏些文学才好;他所找的她,自然也要对他的事业有相当的欣赏,否则缺乏共同的兴趣,不易有同情,不易有鼓励,便是一个缺憾。

"倘若你真要娶那个女子,我就要跳入河里去!"一个美丽活泼的女青年这样说着。听见这几句话的那个男青年笑了一下,似乎表示不相信的神气。

"尼尔!我嘴里这样说,真是要这样做的。"这个女子很郑重的申说她的意思。

男的:"是啊!你当然是真会这样做,犹之乎你去年和柏陀也这样说过,前年和哈利也这样说过……"

女的:"你不要瞎说!我何尝对他们献过殷勤?我全心爱你,几乎发痴,这是全村的人都知道的。"

他们俩正在一个艺术工作室里这样谈话。那位男青年叫做尼尔,他是格林维基村里的一位艺术家,这个村庄距离纽约只有五十二里。女的叫做珠莉,是他艺术工作室里所用的模特儿。这天尼尔正在准备为他的未婚妻贞丽女士开一个小小的宴会,请村里艺术界同志来欢乐一番,第一次把她介绍给他们。珠莉女士对尼尔发生了异常热烈的单恋,先跑来和他争论了许多时候,尼尔很不耐烦,叫她不要再像小孩子那样的淘气,还是来帮助他把桌上的花排好,以便当晚举行宴会之用。珠莉那里肯依?只见她愤然说道:"这些花,我想一定又是她送给你的。"说到这个她字,声音特别的提高。其先尼尔还在那里忙着排布桌上的东西,听她这样不断的叽哩咕噜,便停着手很认真的对她说道:"为什么她不应送花给我?就是这个桌毡也是她送的。"他说了还举起一个银制的花瓶,继续的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她送的。我老实告诉你,就是这个宴会也只是为她而举行的。"珠莉气得发颤,现着怒容向他说道:"你……你……真是一个可怜的疯子!"尼尔此时虽更觉得不耐烦,而她却继续悻悻然的说下去:"尼尔!许多人都在那里纷纷议论你的事情……她原来是卜斯德的女儿……我们都以为你发了痴。到底怎么一回事?尼尔我爱……"她起初疾言厉色,盛气临人,说到末了,顿把声音语气软了下来,接着说道:"你娶这样一个在艺术界以外的女子,要破坏你自己事业的前途,你知道吗?"

他们正在这样争吵的当儿,门铃忽然响了起来,尼尔匆匆的说道:"如果是贞丽来了,你千万不可再这样卤莽!"他一面说,一面走出开门。珠莉气得粉颊绯红,杏眼圆睁,怒视着他的背后,自量一时争不过贞丽,但她心仍不死,她想

男子的心是容易变的,也许还有她可以利用的机会。她心里这样暗自思量,同时因她所立的地方与门口只隔着一个很薄的帷帘,她从帘后窥见尼尔迎着贞丽狂吻,她此时心里简直好像有火焰熊熊的焚着。贞丽进来之后,珠莉便托故避出。她们俩原未见过。珠莉看见贞丽的温柔艳媚,笑靥迎人,觉得尼尔的狂吻,似乎也是出于情不自禁,但想到她自己用尽心机,落得一个空,这种宽恕的念头瞬闪间即逝,无复存余。贞丽初次看见她之后,也问尼尔她是姓甚名谁,尼尔以实告,她听了并没有什么疑虑,却很从容的说珠莉的身段婀娜娉婷,确是美女的模型。珠莉力劝尼尔不要娶贞丽,她表面上最大的理由是贞丽不是艺术界中人,不能欣赏他的艺术,不能促进他的事业,所以尼尔把模特儿告诉贞丽之后,眼巴巴的向她望着,看她对于模特儿的反应,是否和常人一样,后来见她不但无反对的态度,而且很有欣赏的兴趣,愈觉得她的可爱,又揽抱着她狂吻。等他放松之后,贞丽笑着问他:"什么使得你这样?"尼尔笑着答她:"你使得我这样。你的美慧迎人,沁我心脾,好像什么浪传布过来,使我无从抵抗。贞丽,我常常要和你接吻,我心里喜欢这样。"贞丽和他开玩笑的说道:"常常要这样,所谓常常,也有什么一定的时间么?"

尼尔:"常常就是随时的意思。"

贞丽:"随时!"

尼尔:"是的!随时!现在来宾未到,我又要吻了!"

尼尔正要再吻,贞丽不胜娇羞的当儿,门铃忽然又响了。

二

译余闲谈 境由心造，在相当的范围内，未尝没有一部分的真确。尼尔在将把德律风听筒提起前的俄顷间，心目中突现喜悲两剧的情况，很可玩味。由此推广想想，心平气和的人，由他眼里看出去的世界，常见欣欣向荣的气象；胸襟褊狭的人，由他眼里看出去的世界，却常见满地荆棘的气象。而实际的世界，则犹是这一个世界，但一则以乐，一则以悲。这当然要在相当的范围内，若穷困到无以为生的苦百姓，当然很难生出什么可乐的心境来，便须从积极方面补救了。

尼尔正和贞丽在他的艺术工作室里等候宾客来参加宴会，乘来宾未到的时候，正要再吻她的当儿，门铃忽然又响，他问道："你想是你的父亲来了吗？"她答道："不！尼尔，这一定是你的第一位来宾。我的父亲今天失望极了。他对我说他今晚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出去找一位朋友去，所以不能抽身到这里来。"

"我也为之大失所望！"尼尔这样的说，其实他心里确觉得不舒服。他虽觉得卜斯德是好人，平日很敬佩他，并不是因为他当时是个巨富的财政家，却因为他的本人很可敬佩。但在尼尔未与贞丽订婚之前，既真心爱了贞丽，心里却常怕她的父亲也许因为他是一个清寒的艺术家，在艺术方面的名誉虽在继长增高，在经济方面着想，未必肯容纳他作东床之选。如今既如愿订了婚，在此宴会里第一次要把贞丽介绍给同村里的许多艺术界同志，而她的父亲却不能亲临，依他从前潜伏的心理，当然不免觉得失望。

不过一会儿他也就把这样不舒服的心理忘却，因为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宾客，争来和他握手道贺，倒也热闹非凡，使他忙得什么似的，把刚才的心事完全抛开，随着他们一同快乐起来。这些宾客是一群一群结伴同来的，每群总有一位中心人物，或是一位著名的男艺术家，或是一位著名的女艺术家，他们都是嬉皮笑脸，满面春风，语言幽默，使人倾倒，一个静寂的艺术工作室被他们弄得变成了一个欢天喜地的世界。

珠莉在宴会未开贞丽未到以前，虽然先来和尼尔争吵了一顿醋潮，那天晚上的宴会本来不想参加，但是她对于尼尔的恋恋不舍，真像发了痴，好像多看见他一会儿，也可以解渴充饥似的，所以竟熬不过，终随着两位很漂亮的男朋友和一位沉静淡漠的诗家，一同到尼尔的工作室来，不过到得很迟就是了。宴会之后，继以交际舞，她乘着贞丽在那里和宾客谈话的当儿，静悄悄的跑近尼尔身边，柔声对他说道："请你和我跳一回舞，肯吗？"

一个人的感情究竟是易动的，而且在礼貌上对方女子以和颜悦色轻声柔语来周旋，也不好意思板着面孔坚拒，所以此时尼尔照普通的礼貌，很温和的从她所请。但是在他们俩正在开始跳舞之际，忽然那个临时雇用的仆役来通知尼尔，说有人在德律风上等他说话。他正想和贞丽知照一声，但是那个仆役赶紧做手势叫他不要知照她，一面孔严重和经了恐慌而强自抑制的神气，尼尔仅匆匆和珠莉道声原谅，即跟着仆役走出去。等到他们走出可以不令贞丽听见的距离，这个仆役才开声说道："据说卜斯德先生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他家里有个人在德律风上等你说话。他说在他和你谈话之前，不要先让贞丽女士知道。据说是她的父亲……"

此时尼尔好像冷水浇背,不寒而栗,他想不得了,恐怕因此有什么惨剧要随着发生。他此时虽尚未听到德律风上的的确消息,但他心里想近来太快乐了,或许不免有乐极生悲的事情。他一会儿跑到艺术工作室的隔壁一间小室里面,这个小室在平常晚间就是他拿来作卧室用的,德律风也就装在里面。他还没拿起听筒的俄顷间,回首望望隔壁大房间里的贞丽,心里异常替她难过;他还看见她在那里欣悦愉快的笑容迎人,尽她女主人的款待嘉宾的礼貌,心里何等的快乐欢慰,那里想得到有什么大祸临头?他想到此后她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她的忧愁就是他的忧愁,如今遇着这样一件十有九危的消息,愈益替她伤心。这两个房间相隔虽仅一壁,但在此刹那间两方面的人的心境,好像是处在两个绝对悲欢各异的世界。尼尔在这样严重空气中呆了一下,才摸着德律风上的听筒,提起来听着。他先轻轻的开声说:"我是尼尔。"对方答话的声音异常低,他几乎听不大出,不过勉强听到一句不清楚的话,好像是说贞丽的父亲死了。他略为提高声音喊道:"你替他请过了医生吗?"对方仍用很轻微的声音回答道:"我立刻就去请一位!"随后尼尔但听见的答的声音,知道德律风的线已断了。

三

译余闲谈 一个家庭里有一二聪明活泼的男孩子,好像种了一两棵青树;有一二秀外慧中的女孩子,好像开了一两朵鲜花。我个人觉得鲜花尤其是能替家庭中增加无限温柔和暖的空气,不过做父母的人对于女儿却有一件很担心的事,就是怎样助她选得一个如意的"他"。卜斯德对于他的爱女,"平日很怕她爱错了人",这种心事,我想凡是贤明的父母,无论中

外,都是有的。只要父母是贤明的,做女儿的也应当请他们做“高等顾问”,不可自己暗中瞎撞,以至上当,后悔无及。

尼尔在跳舞厅的隔壁小卧室里听了电话之后,心慌意乱的走到房门口,简直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呆呆的望着贞丽,看见她正在陪着一位来宾叫做赖安宜的跳舞,他想或许可用眼睛示意,或用手示意,就可请贞丽走过来,但是恰巧贞丽那个时候的视线并未移到他的身上,所以无从着手。珠莉原是很想和尼尔跳舞一会儿,偏于要动足的当儿,又有什么电话来打断他们,她心里觉得十分不舒服,但是她心目中仍脱离不得尼尔,虽未跳成,却仍在那里东张西望的注意尼尔,所以尼尔正要往前走的时候,即被她最先看见,笑眯眯的轻盈迅捷的跑过来问他到底为着什么事情。但听见尼尔对她说道:“珠莉!请你告诉那几位音乐师,叫他们快把跳舞的音乐停止。”珠莉原是一位很聪明伶俐的女子,看见尼尔的神色不对,知道必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当然特别的对尼尔献她的殷勤,立刻就依照他的嘱托,把这件事很迅速妥帖的办到。一等到音乐慢慢的低微下来的当儿,尼尔先跑到贞丽的身旁去阻止她的跳舞,同时对她正在陪舞的来宾赖安宜道歉,对他说道:“赖安宜,请你原谅她,因为此时她家里忽有要事发生,我立刻要陪她回去走一趟,并请你告诉其他来宾,并代致歉意。”尼尔这样匆匆的说完几句之后,就赶紧向贞丽看着。因为他心中最注意的就是恐怕她受惊,他果然见她已经吓得发了呆,只得对她问道:“让我把你的大衣取来,你的车子是否歇在门口?”贞丽赶紧把两手握着他的臂,此时欢欣鼓舞中的来宾都好像梦中惊醒,围着他们俩,纷纷询问什么事情,可是贞丽已经急得眼花,并不注

意有许多人围着，只很急迫的对尼尔说道："告诉我！尼尔，告诉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我的父亲……"

尼尔答道："我也不大懂得清楚，我们立刻就去。"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挽着贞丽向大门走，将近门口的时候，看见珠莉已立在那里，手中拿好贞丽的大衣，招呼她穿上。珠莉此时的行为，是不忍他人患难而出于好心呢，还是有意做给尼尔看，当然非我们所知道，无论如何，在这样乱纷纷的当儿，她的心有如此之细，总是可以敬佩的。尼尔陪着贞丽坐入汽车开驶之后，贞丽又很急的问他在德律风里究竟听见了什么话，尼尔告诉她说，电话是她父亲的随侍仆人榜资打来的，据说他老人家病很利害。贞丽觉得她那天下午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并不见他有什么毛病，何以有这样忽然发生的大病，心里实在不解。尼尔也安慰她说，据榜资的意思，他也不确知病情到底怎样，因为他打电话来的时候，连一位医生还未请到。贞丽听了他这几句话之后，默然无语，惟恐慌和伤痛的神情，看她的面容，已可概见。

他们赶到之后，刚走入她父亲的房门，有一个人，看上去明明是医生的样子，抬起他俯着的头，用很惨然的眼睛向他们望了一下，他们看了这一望，已经猜到事情不妙，贞丽心里已经觉得她刚才急急追问尼尔的话，至此已得了很惨痛的答语。她赶紧奔到她父亲的榻前，慈父的眼睛已经紧闭；她不禁放声号哭，哀痛万状，尤其因为她出生之后刚才两岁，母亲即弃世，全恃她这位仁爱的父亲，兼尽母职，把她抚养爱护，以至成人，如今忽以暴疾一瞑不视，弃此爱女而去，她追惟亲恩，悲怆更异寻常。况且她既无兄弟，又无姐妹，简直从小就在父亲的慈爱中生长起来，一旦失所依归，哀伤曷极！

卜斯德在世的时候,对于尼尔和贞丽的婚事,一点没有反对的意思,尼尔很敬重他,他也很爱重尼尔,所以卜斯德的亲友虽有许多人觉得尼尔是一个清寒的艺术家,配不上贞丽,而卜斯德却丝毫不为他们所动。他们有这样提起的时候,他总是一笑置之。他深知尼尔是一个诚实笃厚可以信任的青年,深信贞丽终身付托得人。他因爱女之深,平日很怕她爱错了人,但是后来听见她告诉他说尼尔是她的意中人,他这种忧虑便完全消灭,如释重负。但是他这一方面的忧虑虽已消灭,又另有一种忧虑,致他短命,内容如何,随后便可以明白。

四

译余闲谈 老友沈寿宇君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有一次问几位美国的同学,说譬如有两个女子于此,一个美而穷,一个丑而富,你们要娶那一个?他们都众口一辞的说要娶丑而富的。美国人拜金主义之剧烈于此可见一斑(当然也有例外)。他们许多人老实不客气的说"为金钱而结婚"(marry for money)。其实这种情形,岂但美国,就是我国也何尝没有,不过没有那样利害就是了。但就中国的实际状况说,老婆的娘家尽管有钱,做女婿的真能揩到什么油的,却也不多有,就是多得些嫁奁,所揩也就有限,而且常在"内务部"的掌握之中,做丈夫的要揩油,不但难为情,确也不易。有某君娶了一个富妻,自己虽从美国得了一个化学硕士,回国后一时无事,靠他的夫人暂维家计,每天夜里耳朵边继续不断的叽哩咕噜,也就够受!我个人以为丑而富,不如美而穷。

贞丽赶到她的父亲榻前的时候,伏尸痛哭,椎胸哀号,好

像要拚命把慈父从死中抢夺回来,左右诸人及尼尔看着这样惨状,虽一同挥泪,竟不知作何语以慰这个哀痛悲怆的贞丽。这个时候她已哭得神志昏迷,几至晕去,大家弄得发了呆,幸而在旁的老医生梅尔灵比较的镇静些,把两手伸过去紧紧的按着她的双肩,同时对尼尔点首示意,尼尔才从呆中醒来,赶紧半扶半抱的把贞丽送入客室里去,把她躺在一个沙发上,贞丽仍是抽抽咽咽的哭个不住,尼尔虽尽力对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她都好像未曾听进耳朵里去。

停一会儿,尼尔于无意中看见贞丽抬头对他哭着说道:"尼尔,你看见父亲死时面上怪难过的样子吗?"尼尔来不及加以思考之前,脱口而出的答了一个"是"字。她又哭着说道:"你……你以为有人做了什么事害了他吗?"尼尔听着她这样呜咽中断断续续的话,也觉得事有可疑,但在当时,为安慰贞丽起见,只得对她说道:"我想决不至此。你难道未曾听见梅尔灵医生刚才说过吗?据说是患了心脏病,患了心脏病的人,往往不能持久,死起来是很快的。"贞丽听了又哭着说道:"我想一定有什么意外可怕的事情使他到这样的地步……咳!尼尔!你想……"她说到这里,又呜咽得说不出话来……"你想……他也许将死的时候叫人来唤我和他一别……那个时候我却一点儿不知道,反在跳舞享乐……"尼尔极力安慰她道:"贞丽,你不要这样说,你父亲有知,听见这些话,也要使他老人家见你这样哀痛而抱着不安的。"这些话不但安慰不住贞丽,反使她越想越悲痛起来,越哭越伤心起来,尼尔弄得手足无措,不知所可。

幸而此时老医生梅尔灵恰巧走了进来,对尼尔说道:"赶紧叫女仆来,我们要把贞丽女士送到床上去安睡几小时才

好。"等一会儿医生告诉尼尔说道:"我刚才给贞丽女士服了一些安神药。"他们把贞丽安顿之后,尼尔想起贞丽刚才提出的疑问,不能自禁的问医生道:"梅医生,你看卜斯德先生是不过因病而死的吗?"梅医生听他这一问,对他怔了一会儿,才很镇静的说道:"你怎么问起这句话来?"尼尔迟疑了一下,回答他道:"我看他临死时的面孔,似有无限的苦痛和忧虑……"

梅医生忽然接着问道:"我似乎听见你已和贞丽女士订了婚,确吗?"

尼尔:"确的。"

梅:"那末,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卜斯德先生实在忧虑得过于厉害,竟因此病剧而死。我曾经好几次劝告他,说这样忧虑下去,是很危险的。"

尼尔现在很不相信的样子:"以他的境遇,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什么忧虑的事情呢?"

梅:"你有所不知,他实为经济压迫而忧虑;彻底说起来,经济压迫是世界上人忧虑的主因啊!"

尼尔很直率的说:"像卜斯德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经济压迫的忧虑,我却有点不懂。而且就是照你所说,他为经济压迫而忧虑至死,他将死的时候,脸上也何至现出那样恐惧的神气?"

梅:"他并不是为他自己恐惧,他实在因为想到经济方面,替他的爱女恐惧,他原想多活几时,勉自维持,把几年逐渐失去的财产恢复起来,免他的爱女受苦。"

尼尔听见卜斯德的财产消亡,虽还不明白究是什么一回事,但他对于财产本不在意,此时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是贞丽的苦乐问题,梅医生见他对于财产详情并不诘问,也觉得这位

青年难得，深为贞丽得人庆，所以他很诚实的把手按着尼尔的肩上，对他说道："卜斯德先生所有的唯一觉得自慰的事情，就是他觉得他的爱女将要嫁给一位他所信任的青年。"

五

译余闲谈　经验阅历愈多愈深的人，遇着意外的事情也愈能镇静；经验阅历愈少愈浅的人，遇着意外的事便容易慌乱，此经验阅历之所以可贵。上了年纪的人虽易有顽固的毛病，而遇事能够镇静的工夫却是他们的优长。少年人不应效法他们的顽固，而这种镇静的工夫却是应该学的，应该自己随处留意的。你看当此乱糟糟的当儿，梅尔灵老医生却能那样镇静，指挥得有条不紊，这也无非是他经验较多阅历较深的缘故。这还是比较的小事，天下事业愈大，问题愈重，镇静工夫的需要也更利害，因为必须自己先能镇静，然后脑冷思清，才能应付咸宜，庶免迷惑卤莽。

梅尔灵医生和尼尔等把哭得好像泪人儿的贞丽安顿于她的卧室榻上让她安息之后，梅医生又想起一个念头，他说要叫为卜宅管理家务的派克夫人赶紧打电话，请到贞丽的一两位要好的女友来陪陪她才好，同时他还要由医院里派一个得力的看护妇来照料照料。他这样吩咐之后，对尼尔说道："贞丽女士哀痛过分，我给她吃了安神药后，要让她好好的安睡数小时，现在时候不早了，你自己呢，也应该回去安睡一些时候，因为她明天还需要你的护卫。"

尼尔稍为坐了一会儿，直等到贞丽的一位要好的女友来了之后，他才回去。当时来陪伴贞丽的女友是谁呢？是一位

丁女士,芳名克拉,尼尔前此虽常听见贞丽说起她,却从来未曾会过面,那天晚上是第一次相遇。由尼尔看法,这位丁女士的样子很轻浮,为什么贞丽会交着这样的一位朋友,心里很觉诧异;但据派克夫人说,她确是贞丽的一位很亲近的好友。

尼尔当时正是心绪万分恶劣的时候,也无心去对此事多想,既然听见派克夫人这样说,他也就离开了贞丽,独自一人向家里跑。

他在街上独自一人在深夜里踯躅前进,头昏目眩,心神飞越,几不知人间何世,想起贞丽之可悯,边走边挥泪。他半走半撞的闯进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室,那时客人当然都早散了,就是临时雇用的一个仆人也没有影踪。他略睁开眼看看,模糊中似见椅桌凌乱,杯盘狼藉,好像是表示乐极生悲的样子,他此时不禁涕泪滂沱,把身体掷在一张沙发上,抱着头放声哭了出来。

在此夜阑更尽的时候,尼尔自以为是独自一人在房里悲伤,不料忽然听见有很柔和的女子声音在旁说道:"你要吸一枝香烟吗?"他惊得一跳,抬头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却是珠莉,他就开口问她道:"客人都散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未回去?"

珠莉:"我一直心里怕你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尼尔,到底什么一回事?是不是她的父亲死了吗?"

尼尔点一点头说:"心病。"

珠莉:"这件事在你真是不幸。但是这样一来,你不仅是有了一个巨富的女承继人(按西俗父母未逝世前,承继遗产者还不能就得到手),而且是可以得到一个巨富的妻子。"

尼尔:"不要胡说,珠莉,我岂是存心这样的人?而且卜斯

德先生并没有什么遗产留下来。”

珠莉作冷笑:“不久你自会明白,她爱你这样深,一定会把事实告诉你。”

尼尔:“如你所说的她是指贞丽,她自己未曾告诉过我说她的父亲并没有什么遗产留下来。其实她自己对于这件事并未曾知道。”

珠莉听了尼尔这几句话,现出很惊讶的神气,脱口而出说了一声:“哦!”下文便说不出什么,好像呼吸很急促似的。

她在刹那间,好像智囊的小脑子,异常敏捷的发生一个新观念:她心里暗想,贞丽原是百万巨富的承继人,钱是一生尽够用了,所以就嫁给一个清寒的艺术家,也不在乎,因为她并不怕没有钱用;如今不同了,倘若尼尔刚才所说的没有遗产留下是确的消息,贞丽便要一贫如洗,也许要变心去嫁给一个有钱的人,把清寒的尼尔置诸脑后,这样一来,尼尔岂不是又到她自己的掌握中了吗?珠莉想到这里,不禁心花怒放,好像精神振作了百倍,赶紧把桌上众客余下的白兰地酒,倒一杯很慎重的递与尼尔,要他饮些救救疲顿的精神,这当然也是她的一种温柔中含有用意的手腕。

六

译余闲谈　珠莉女士那样温柔体贴的深情蜜意,在她固然另有目的,但是这种行为却也很足以动人。我以为合于理想的伉俪,双方都应有这样的情意,可是这样的情意要由心坎中自然的发出,却也勉强不来的。不过没有了这样的情意,便只剩下义务上的夫妻。所谓义务上的夫妻,是既经糊里糊涂的结了婚,因没有办法,只得维持下去。有某君夫妇感情淡漠

到冰点，他的义务只不过按月交出多少家用的钱，此外彼此简直不相闻问，甚至彼此生病的时候都不大理会，但却生了四个儿子！这是他亲自叹息对我说的。

珠莉在艺术工作室里等到尼尔回来，大献其殷勤，拿香烟哪，倒白兰地哪，可是满怀悲念贞丽的尼尔一点儿不要领受，一面尽管温柔体贴，一面却仍然悲怆冷淡，珠莉到了这个地步，也自己觉得所用的手腕不灵了，只得开口对他说道："我这样的诚心待你，你却这样不要，那样不要，一点儿不肯领受！我想你这样子，总要有好些时候无意于艺术的工作，所以一时也用不着我，还是让我暂时到哈克那里去帮帮他的忙罢，你的意下如何？"

尼尔糊里糊涂答了一句"晚安"，这是通常晚间相别时用的话，珠莉听了，知道她到哈克那里去也好，到其他任何地方去也好，在尼尔是无可无不可的。

但是珠莉的心究竟不死，转念又对尼尔柔声和气的说道："你明天早晨几时起身？那时我要来替你弄些咖啡茶。"

尼尔："我不想到床铺上去睡了，谢谢你，请你不必费心罢。"

珠莉："你难道因为替贞丽女士悲伤，就打算一夜坐到天亮不睡吗？"她说的时候，满面表现替尼尔担心的样子。

尼尔把表拉出来一看，随着说道："现在差不多天亮了。"

珠莉："那末让我在未去之前，就替你把咖啡茶弄好。"

尼尔："请你不要费心……"尼尔这样说，原是怕她以咖啡茶为藉口，其实却要不肯走，在那里和他噜苏。但是有一件事出他意料之外的，就是珠莉很迅速的把咖啡茶预备好，送到他

的面前茶几上,又把白糖放在杯旁之后,立即爽爽快快的告别。

珠莉真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子,她很能察言观色,往往能做出出乎他人意料之外的事情。人非木石,谁能无情?尼尔此时疲顿已极,有一杯现成弄好的咖啡茶,当然受用得很,所以在珠莉离开之后,他便独自一人在那里拿着茶杯往嘴里倒,同时想到珠莉那样深情蜜意,得了他那样冷淡的反应,仍辛辛苦苦的弄好一杯这样好的咖啡茶,很可怜的出门而去,心里实在觉得不过意,不禁发生感激她的意思。但他转念之间想到贞丽,又把珠莉全忘了。

第二天早晨,尼尔又赶到贞丽家里,以后几天里,他每天都去安慰她,辅助她一切。那个时候,卜斯德身后的经济消息,贞丽一点儿未曾知道。尼尔由梅医生处听到这件事,而梅医生则从前曾与卜氏的顾问律师谈起,知道这件事。不过这位梅老医生,是卜家向来的家庭医生,和卜氏是很要好的,所以对于贞丽也很爱护,叮嘱卜家许多人,非到卜氏出丧之后,不可把这件事让贞丽知道,因为她正在悲怆逾恒的时候,如再加上一个不幸的消息,更要使她难堪。

卜斯德安葬之后,尼尔时刻害怕的是贞丽知道她父亲的经济陷于困难的情形,因为她刚遭大故,哀毁逾恒,身体已经疲弱得可怜,如再听见这样不幸的事情,恐怕受不住。可是这件事却给与尼尔一个机会,作他看出贞丽良好品性之另一个新的方面,因为后来卜氏的顾问律师嘉定纳把这件严重的事,用很温婉的语气和态度慢慢的告诉她之后,她并无过分伤感的表示。尼尔深觉贞丽之爱她的父亲是真心的爱他,并不是于父亲之外另有什么目的,所以当她失了父亲,那样哀痛得利

害，等到知道她失了巨大的遗产，虽觉得不幸，却没有什么过分的着急，不过她想父亲在时何以一点儿未曾提起，不禁很轻微的对嘉定纳说道："我却有点不懂，你说我们赤贫如洗了吗？我们在格兰柯武地方还有一所很大的房屋，而且父亲从未把家用的钱裁减过一些……"

七

译余闲谈 英语中有所谓"家庭的朋友"，在西俗也是很郑重的。所谓"家庭的朋友"，不但做某家庭中一个男子的朋友，并且成了那家庭里面的主妇以及他们姊妹子女等等的朋友，因此对不可靠的人决不肯轻易介绍到家庭里面去。我们中国人对友人说你有空请到我家里来谈谈，这句话似乎不甚重要，在西人对你说这句话，就表示很信任你的态度，你应当去看看他的，否则便很失礼。我国旧式家庭，妇女向不见男宾，自命新式家庭却往往误会，以为可以一切公开的，这也不对，像卜斯德交到了丁恩，也就够倒霉！

贞丽听见她父亲的律师顾问嘉定纳说起他父亲身后一无所遗，虽不十分置意，但却不解格兰柯武地方还有一所屋子，而且平常对于家用并无裁减之处，何以身后萧条至此，嘉定纳听她说出这样怀疑之后，便这样回答她道："他正是因为要强绷场面，所以把自己急死。其实他所有的产业早已抵押掉了。你刚才所提起的那所屋产，是他最后所强自保持的，但三个月以前也卖掉了。当时他从这所屋子上所得的一笔款子到底怎样用去，我至今查不明白。我在他所有的近来日期的收条里面，总找不出关于这一笔款子的收条。贞丽女士，我恐怕卜斯

德先生还有许多帐未清理,也许你所可有的一些遗产里面,不久都要拿来抵债哩。"

嘉定纳说的时候,深怕引起贞丽的伤心,所以有意把声调弄得很低微和婉,但是他觉得贞丽的态度很安定,他心里暗暗的揣想,也许贞丽另有可恃的产业,为他所不知道的。他暗想也许卜斯德三月前卖掉屋子所得的款子……但转念间又觉不对,因为他深知卜斯德的诚实品性,他既然还有债务未清,决不肯作此欺骗隐瞒的事情。

尼尔此时坐在贞丽的身旁,很贴近着,他一直在那里忐忑不安,也很怕嘉定纳律师的话说得那样直率,也许要使贞丽受不住,所以他一直盼望嘉定纳的声音和语意再可以轻淡委婉些;同时他又有几句极重要的话要独自一人和贞丽开口,所以盼望嘉定纳快些把话说完走开。一会儿工夫嘉定纳果然退了出去,此时尼尔当然乐得什么似的,正想向贞丽开口所要说的话,却被一个女仆进来打断,据女仆说有一个客人丁恩先生要见贞丽,贞丽答应她可以延见。

尼尔既有几句极重要的话要向贞丽说,便不肯她见客,提出抗议说道:"贞丽,我要请你这个时候无论什么人不要见,因为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贞丽:"但是尼尔,来的是丁恩先生,我怎能挥之使去呢?"

尼尔:"当然你不能挥之使去,他是怎样一位有力的帮助你的人啊!"他说的时候,显然大含醋意。

贞丽此时还不觉得尼尔的醋意,这样的对他说道:"他和他的女儿克拉,都是很热心帮助我家的人。像克拉近来因为我惨遭不幸,她情愿牺牲社交的快乐来陪伴我,这是多么可感!"

尼尔恐怕引起贞丽的不快,对她这句话并未加以辩驳。

他凑巧知道这几天克拉并不是用她全部分时间来陪伴贞丽的,确曾参加好几处社交的聚会,有一处是跳舞会。但贞丽既相信克拉用全部分时间来陪伴她,以此自觉安慰,他为她的安慰计,对克拉也就不愿多说去拆穿她的假仁假义。但他对于丁恩之为人,却一点不能有这样宽恕的意思,因为他向来很厌恶他。他也说不出为什么那样厌恶他,但总觉得丁恩的态度实在令人厌恶,简直不愿意和他握手;尤其是看见丁恩和贞丽行握手礼的时候,握着不放还要抚摩着那种密切肉麻的样子(丁恩一向对贞丽如此),更觉火上心来,很想打他一个耳光,才泄心中之愤。丁恩是谁?他却是卜斯德的一个熟朋友,和卜斯德是属于一个俱乐部,常相过从的,因此也成了卜斯德家庭的朋友,但无论如何,尼尔总觉得他这个人的品行靠不住,仍是很厌恶他。所以这天丁恩来看贞丽,笑着脸走到房门口的时候,尼尔很勉强的略点一点头,很冷淡的把手放在背后立着。在丁恩呢?他的心目中原来只有贞丽,所以对尼尔也很冷淡,只不过很敷衍的对他说一句客套语"你好吗?"看见他手不伸出来,他也不在乎。因为他一心一意准备着和贞丽握手,只要握到贞丽的手,他就心满意足,其他一切都不管了。

八

译余闲谈　我国俗语有一句说:"先小人而后君子。"这句话初视似乎未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其实很有意思。我们无论对于何人,要信任他,先要加一番很细密的观察与检查,这就是"先小人"的意思;观察检查的结果,确觉得他好,然后再加以信任,这就是"后君子"的意思。这种态度是不可少的。尤其因为世界上作伪的人太多,表面上看去似乎很好,其

实里面却不堪闻问。这种作伪的手段尤其易欺天真烂漫胸无城府的女子,所以做女子的更不可不慎。贞丽因丁恩是她父亲的朋友,便不自加考察,深信不疑,她不想她父亲是个有钱的老头子,她自己却是一个娟媚动人的年青女子。

尼尔正有要紧的话要向贞丽开口,忽有丁恩者来见。丁虽为她父亲的朋友,但是他的品行,尼尔觉得很靠不住,所以他来之后,尼尔很不高兴,就向贞丽告别,有意提高声音对她说道:"我半点钟后再来。我有些要紧的话要和你谈。"他有意这样说,要使丁恩听见,给他一个不可久留的暗示。尼尔临别的时候,贞丽和他亲了一个吻,这是他们未婚夫妻的送别礼。

贞丽当然是死心塌地的爱尼尔,但她却未看出丁恩的品行不可靠,她以为他既是父亲的熟友,而且他的女儿克拉也与卜家时常来往,所以心里也就把他当作自己的伯叔看待。尼尔走了之后,她就陪着丁恩坐下。丁恩装作很悲伤的口气开口说道:"我本不想在这个时候阻断你们的谈话,但是我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因为我要你知道我是你的父亲最信任的人,此次惊闻你不幸惨遭大故,心中实在替你难过,所以赶紧跑来安慰你,你得着你父亲的一个信任的好友来安慰你,也许可以减少一些你的伤心。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曾经当面答应他,说我要保护你一生的安全。"

贞丽听了他这一番话,在她天真烂漫不知诡谲的心里,当然视为诚恳殷勤的意思,就问他道:"我的家况之萧条,真像顾问律师嘉定纳说的那样利害吗?"

丁恩:"你父亲在世的时候,确曾和我谈过,说他的境况每趋愈下,形势日恶——但是,当然,嘉定纳到底怎么说,我却未

曾听见过,也就不知道内容究竟如何。"

贞丽:"据他说父亲身后一无所遗——就是这所屋子里的家具,都要卖掉抵还债务。"丁恩本来还用手紧紧的握住贞丽的手不肯放,贞丽此时说到末了两句话,不禁伤心起来,不知不觉中把手缩回来,掩面哭了出来。丁恩伸臂围着她的粉嫩颈项,把她的头拉近他自己的胸际,紧紧的抱住她。长辈对于幼辈的爱护安慰,原来也有亲爱的举动,却是也有相当的程度,抚揽尽管抚揽,但像丁恩此时的紧揽密抱的动作,显然含有其他不正当的观念,在有意观察的人未尝不能看出破绽,不过天真烂漫的贞丽正在父亲见背自伤身世的悲怆中,精神上常在昏迷的状态,当然无心观察,一点儿不在意,一点儿不觉得丁恩心里有些别的什么念头,只当他是父亲的好友,只当他是诚心卫护死友的爱女,所以她还哭着说道:"丁叔叔,我自己简直不懂何以一至于此!我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呢?"

丁恩:"我所以急急要来看你,正是要来和你商量这件事情。当然,你父亲的产业统统变卖抵债之后,你要到我家里来住,和我及我的女儿克拉住在一起。你也不必过分伤心,也许你父亲的产业变卖后,还有一些遗余,不过此时还没有什么把握罢了。"

贞丽呜咽着说道:"倘使我爸爸不死,关于产业钱财的损失,我一点儿不在意。现在为我自己呢,我对产业钱财也不在意,不过为着尼尔……"此时贞丽已坐了起来,泪水盈眶的眼珠儿对丁恩望着。

丁恩现出十分诧异的样子:"你怕因为你现在穷了,尼尔对你要改变他的态度吗?"这个意思倘使是确实的,当然是丁恩所极端欢迎的,正是他欲求不得的,但是他虽妒忌尼尔,却

从来未想到尼尔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听了这句话，虽是心花怒放，但却仍在狐疑之中。贞丽对他这句话如何回答，倒也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九

译余闲谈 “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可恶，能有“方”以欺人，使人不知不觉中上其圈套的，更可恶。丁恩的花言巧语，初听去何尝不处处好像为贞丽及尼尔谋安全？但他的心术便不堪问！所以防小人不易，欲防有才以济其奸的小人更不易，非有极精密的观察和极敏捷的感觉不可。像丁恩讽刺尼尔的话，显然意存离间，但非细心防备的人便听不出。苟能细心防备，他的奸计也就无所施其技了。

丁恩听见贞丽说她不是为她自己而觉得失掉遗产为可悲，实为尼尔起见，觉得难过，他惊喜交集的问她，尼尔是否要因没有了遗产而改变态度。贞丽听他这一句，深以他误会为可笑，便亟亟的辩着说道：“不！尼尔决不是这样的人，他是真心爱我的，时常觉得爱上了一个有钱的女子为憾事，他原是爱我，不是爱我的钱。不过在我为他设想，倘若我能在经济上使他宽裕些，不至以经济之窘迫撄心，不必在这方面的愁虑，以便可用他的全副精神于艺术的研究，尽量发展他的天才，这是我自己为他打算的意思，并不是恐怕他现在因为我没有了遗产就要改变态度，请你不要误会。”

丁恩本来是满腔充满希望，听她这样爽爽快快毫无掩饰的一番说明，真像背上浇了一盆冷水，一时好像失了神经似的，但他是诡谲异常的，定一定神，又假痴假呆的说道：“哦！

我明白了。你处处为他设想,却也不错。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在经济上连一个亲爱的人都供给不起,他当然要觉得心里不安,而对于他自己的工作也要因此分心了。"他这几句话,在表面上似乎是赞同贞丽的意思,在骨子里实含有讽刺尼尔的恶意,不过不以恶意度人的贞丽一时不留意而听不出罢了。

贞丽一心把丁恩视为一个热心的顾问,所以还对他说这样的话:"我想尼尔就要我和他结婚。他自己虽然还未曾对我说过这个意思,但是我料得到倘若他听见嘉定纳说这个房屋不日即须变卖抵偿父亲的债务,我不日即须离开此地,他一定要决意和我即行结婚,免我无家可归。"

丁恩表示很不赞成的样子:"这却办不得。你切勿转这个念头,贞丽!你自己曾经说过,这件事要增加尼尔的牵累,有碍于他前途的事业。而且你的父亲去世未久,你就结婚,对于纪念你死父的方面也很不适当。"

贞丽很温柔的回答他道:"我想我亲爱的父亲在天有灵,一定要我这样做的。我既无家可归,倘非正式的结了婚,我又不愿糊里糊涂的随着尼尔过日子。"

丁恩:"这有什么难解决,你离开此屋之后,尽可以到我家里,和我及我的女儿克拉同住。"

贞丽:"这件事我要先和尼尔商量一下再定,但是我要先请你谅解的,你不要以为我不知感谢你和克拉的厚谊。倘若没有你们父女两位和尼尔这样的爱护我,我这样可怜的身世简直忍受不住。"

丁恩:"不过你不要让尼尔掩蔽了你自己的良好判断力,贞丽!我知道你现在还未能深悉你自己到了什么苦恼的境地,你要明白像你这样从小娇养惯了的女子,一旦离开这所房

屋，跌入穷苦的悲境里去，真是难受！你要想适应这种穷苦的环境，要慢慢的做去，并非一朝一夕所能骤改的。在这种慢慢改变自己的生活以适应穷苦环境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尼尔拖在一起，因为他正在努力前程，此时即加上家庭的牵累，和他前途的成功是很有妨碍的。”

贞丽含泪悲怆的答道：“丁叔叔，你的话不错。”

丁恩：“我告诉你的这一番意思，确是不错的。不过你却不要希望一个正在迷于恋爱的青年能对我的意思表示赞同。所以我请你要特别谨慎，不要让尼尔迷惑你，使你不想到将来的恶果。”

贞丽很感激的答应他：“我一定要想法使他明白这个意思。”

他们谈话完了之后，丁恩满心准备好装作父执爱护幼辈的样子，吻了贞丽的前额，才和她告别。他所说的一番劝导的理由都是假的，老早准备要实行这一吻，却是真的。他走出房门经过通道的时候，看见尼尔正从对面走过来，两人相遇，都板着冷面孔，勉强微微的点一点头，各走各的路。

十

译余闲谈　一个人遇事一有了“先入之见”，便好像戴上了一副有颜色的眼镜看东西，决研究不出他的真相来。像贞丽女士何尝不是一位贤慧的女子，但是她先被丁恩的似是而非的话蒙蔽着，便大上他的当，虽有眼光如炬的尼尔，看出了丁恩的奸谋，终不能令她明白。我们由此很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无论听何人说了什么话，甚至于自己转了什么念头，临事时总要就事的真相虚心研究考量一番，不可先把成见横

梗胸中,以致聪明被全蔽没。

丁恩离开贞丽之后,尼尔匆匆的跑回来,一看上去就知道他是带了满腔心事来看贞丽的,他一见着贞丽就喊道:"我的甜心!"那种着急的样子好像有了几个星期之久未曾见过她似的。他接着说道:"我刚才真不该走开!丁恩对你说了什么?"贞丽此时倚着他的胸怀,由尼尔伸臂揽抱着,仰首回答他道:"他劝我暂时住在他家里去。"

尼尔:"他真敢胡说瞎道!他看我是什么人?我只望你当时爽爽快快的对他说你就要和我举行婚礼,不再延搁了。"

贞丽仰首对他笑着,尼尔从她的笑里看出她的怀疑的态度,她的随着后面的答语实在是要回绝尼尔的建议,不过不忍唐突的先回答,似乎要藉此一笑来和暖空气,慢慢的说道:"让我歇一歇气再告诉你。"尼尔略为放松他的揽抱,继续说道:"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对他说了什么话。"

贞丽:"我答应他先要和你商量一下。"

尼尔:"贞丽,你知道我对于此事的意见;我对此事只有一个回答,就是你要离开这个屋子的时候,就要立刻和我结婚,若能提早更好。我实不愿你冷清清的孤独的住在这个地方。我想另外出去寻得一个适宜的小地方,和你同住,因为我恐怕你也许不愿意住在艺术工作室里。你的意思如何,吾爱?"

贞丽:"我只能说一个'不'字,尼尔。我要请求你谅解我的意思;我一想到立刻结婚,心里就觉得难过,而且此事在你的一方面也不宜于亟亟举行。"

尼尔用恳求她的口气说道:"但是你要知道我是要卫护你的,照顾你的。你刚才对我说,你告诉丁恩说你要和我商量一

下，但是现在听你说的话，似乎你心里已有了成见，并未等我商量而后决定。”尼尔说完这几句话之后，默然停了一会儿，好像心里忽然来了一个新观念，很突如其来的脱口而出的，说道：“要末你已不信任我了。我想我却有了好几个地方使你失望。”

贞丽赶紧用手掩着他的嘴，很急迫的喊道：“在这全世界上我所最心爱的只有你……”她精神上此时很受刺激，简直说不出话来，勉强断断续续的接下去：“……现在，尼尔……但是为你我两方的前途计，我对此事都不应该卤莽。我深信你对此事未曾像我这样用过一番详慎的考虑。我们如果立刻就结婚，要给你一个很大的牵累，这是人人所觉得的，只有你自己尚未觉得有困难。”

尼尔：“不！我诚然未用过充足的考虑得到这样一个发痴的主意！但是我用不着怎样深的考虑，就可以知道这个聪明的主意并不是你的！”他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异常的痛恨。贞丽发了呆，只眼巴巴的对他望着。

尼尔随着切齿痛恨加上一句：“我知道这完全是丁恩教你的主意。”

贞丽此时仍是口呆目瞪的对尼尔望着，她觉得立在她面前的不是平常温柔体贴的尼尔，好像完全另外换了一个别人，满眼充盈了嫉妒，嘴唇变成了石头。她看见这个样子，不禁害怕起来，停一会儿，才声音抖颤着说道：“丁恩先生所说的话，不过是我所已经觉得是对的意思。”

尼尔狠狠的说道：“那末你和他一起住去！”

贞丽：“尼尔，你不要这样严厉。”

尼尔：“严厉！如果我真要发泄我的心头恨，我真要找到丁恩，立刻把他的脑袋斫下来！他有什么权利来干涉我们俩

的事情?”

贞丽:“他是我家的老友,他并且答应我的父亲……”贞丽的话还未曾说完,已经泪如泉涌,抽抽咽咽的哭了出来。

十一

译余闲谈 真正的美和妖形怪状迥然不同。美是自然的,妖形怪状是娇作的。乡下女郎,天真烂漫,明眸皓齿,虽穿一件蓝布衫,自有她动人的美。城市的妖精,或甚至于老妖精,虽穿得满身红红绿绿,两颊擦得赤化,却更要令人作呕。

尼尔见贞丽受丁恩欺骗的话所惑,一时劝不回她的心意,态度忽变严厉。其实他的严厉态度是由痛恨丁恩而发生的。但是贞丽竟因此泪如泉涌的抽抽咽咽的悲哭起来。尼尔本因一时的愤激而忘其所以,他对于贞丽仍是疼爱的,所以一见她因此伤起心来,深切的埋怨自己不应如此卤莽,立即软下来向她恳求道:“我求你恕我。我自己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诚然是我的不该,我已愧悔得很;但是你不知道我怎样愤恨于心,想起你要住到那个人的家里去,每天看得见他,在你所住的那个地方他每天也看得见你,甚至接触得到你的身体。”

贞丽:“尼尔,我想你这样好的人一定不存嫉妒之心,是不是?”贞丽这样说的时候,她满心相信尼尔决不至如此,所以她边说边笑了起来,继续的说道:“无疑的,我和你商量的那件事决不至如你所想的那样不堪。”

尼尔:“你就说是嫉妒,也尽可以随你的便,我无成见,不过我所要郑重说明的是我不能信任丁恩的人格,所以每见他和你亲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寒而粟。”

贞丽："你对于丁叔叔发生如此的嫉妒，这真是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她说到这里，现出很正经的面孔接下去："但是，当然，你决不会这样。我以为你所以这样严厉的责备他，是因为他的话对我不应该有这样大的影响。你如果因此而这样严厉的责备他，却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你要知道当我这样患难的时候，不久就要离开这所房屋，行将赤贫如洗，丁叔叔和他的女儿肯这样殷勤的招呼我，叫我搬到他们家里去同住，实在是可感的好意。"

尼尔："我想这样一来，徒然使你所称的丁叔叔更快乐，并不能使得你更快乐，倘若我心里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于你所说的话，也许可以赞同。"

贞丽很安静的回答道："我这样的可怜身世，这种暂时不得已的办法，我原来心里也不希望能获得什么快乐。"尼尔见她心里如此坚决，知道劝也无用，再劝也不过使她再哭一顿，心里也实觉不忍，只得放任了。他无精打彩的问道："你打算何时搬去？"

贞丽："我最好立刻就搬去，因为这所屋里的许多东西都引我想起老父，悲不自胜。"

尼尔："不是今天吗？"

贞丽："不是，也许明天。"

尼尔："那么我今天就在这里和你同用晚膳罢。你的身体疲倦得利害吗？"

贞丽："吾爱尼尔，我很愿意你在这里同用晚膳，但是你一天这样奔走辛苦着，要不要回家去歇歇？"

尼尔虽自觉疲顿得很，但不愿回家去歇歇，却愿提起精神和贞丽同用晚膳；他心里忐忑不安，好像很怕一旦贞丽搬进了

丁恩的家里，他很难得机会再和贞丽两人单独的聚会。

但是尼尔也算“蹙眉头”，他满心想藉此机会再和贞丽单独谈谈，晚膳尚未开出之前，丁恩的女儿克拉又来了。她来了和她的老子一样，虽见贞丽的未婚夫在旁，她也像身上生了钉，一来就钉住不肯就走，竟也打算在那里用晚膳，弄得尼尔真像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他看见克拉那种妖形怪状的样子，浮荡已极，还时时转着秋波向他瞟着作出媚态，他简直是一直攒着眉毛展不开来。

克拉耸肩伪笑着对贞丽说道：“爸爸告诉我说你已经答应搬到我们家里去住，等到目前乱糟糟的情形过去了再说。”

贞丽眼巴巴的望着她：“你不讨厌我来烦扰吗？”

克拉：“我吗？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我来讨厌？”

尼尔听了更不舒服，觉得她应该说几句欢迎的话才是，何以说出这样不伦不类的话来。但他转念又觉得克拉的话中有话。

十二

译余闲谈 尼尔疑心克拉之所以久坐不去，是因为他说了几句她不愿意听的话，虽也不无理由，但是他所以会说出那样几句她不愿意听的话，也是因为她自始就久坐不去，所以也可以说克拉的脾气原来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你看她自己则怕贞丽妨碍她和罗塞的“喁喁情话”，而她自己却先在那里阻碍尼尔和贞丽的喁喁情话。无论中西，待人的良好礼貌，其基本的观念都不出乎一个“恕”字。所谓“恕”者即“推己及人”之谓，即如《论语》里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例如我国的赴宴，一定要挨过规定的时间一二小时，其实轮到自己做主人，便以久等来宾之虚掷光阴为可厌。又如无事却钉着久

坐，瞎三话四，其实自己忙的时候也以此种客人之弗识相为可厌。又如在公共处所，高声阔论，其实自己要安静的时候也以此种不顾公德的行为为可厌。所以能常念及恕道，此类恶习便可以减少。

尼尔正想乘着在贞丽家里一同用晚膳，两人单独谈谈，不料丁恩的女儿克拉忽作不速之客，坐而不去，大为扫兴，她嬉皮笑脸的对贞丽说道："你刚才问我你将来搬到我家里，我觉得烦扰否；我觉得别的没有什么，不过你知道我已经和罗塞发生了恋爱，我们在家里是要喁喁情话的，你搬来之后，要特别安静些，不要扰及我们的情话。"她自以为是说笑话，但是由尼尔听起来，却觉得粗俗不堪，一面孔现出不愿听的样子。可是克拉一点儿不觉得，还装出妖冶的样子继续的说道："罗塞真性急，他想要立即订婚，订婚后立即结婚，立刻把婚礼的新闻宣布在报纸上，真急得什么似的！"

尼尔本来已经一肚子的不高兴，听见她这样肉麻的话，更觉不耐烦，他想这种的女子很容易朝秦暮楚，二三其德，罗塞之急急忙忙的要把这件婚事办完，也不为无见，所以竟率尔插嘴说道："这样办法，在罗塞却是很有益的。"

克拉听了，现出很冷刻的神气，对他身上望了一下，很傲慢的说道："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位艺术家，或类乎这一套的东西，不料竟听见所谓艺术家者，对于婚姻形式上的事情却这样的重视，脑子可谓新极了！"

尼尔听她这几句话，明明知道是意含讥讽，他却也不肯让，再揶揄的说道："我不是注重什么婚姻的形式，我不过佩服罗塞很有主意，很有见识罢了。"克拉虽觉得他意在言外，倒也

未便穷诘，免使自己更陷入窘境，只移着视线到贞丽面上望着一笑，用不相干的话对尼尔说道："你和罗塞同为男子，你当然要说帮他的话。"她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就寻些别的事情瞎谈。

尼尔真觉得克拉讨厌，但为礼貌所拘，又不好意思明明白白的赶她走，虽有好几次暗用讽示的说法，表示他另有事和贞丽单独谈话，但克拉却尽管滔滔不绝，置之不闻不问，他也无可奈何。他想也许因为刚才说的几句讥讽她的话，使她有意这样和他为难，死死坐着瞎谈，不肯先走。后来时候不早，尼尔只有垂头丧气的先行辞别，一路心里难过。他想克拉那样妖形邪意，而又刻毒，贞丽被她玩诸掌上，将来危机四伏，实在不妥，因此又想到如何另谋一个办法，使贞丽赶紧和他结婚，住在自己的安乐家庭里，免她飘落得这样可怜。他一路想得头绪纷繁，不觉到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室门口，把门一开，见室内电灯开着光亮，他出去时本未开灯，此时何以有人把灯开了起来，心中正在诧异，既而又见茶几上放了一壶热气腾腾的咖啡茶，更觉奇怪。他睁眼向室内四面一望，又不见有什么人，他想也许是一个熟朋友知道他房门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自己开了进来歇歇，还烧了咖啡茶喝着，走的时候把电灯忘记关闭，所以人去而灯光仍是这样灿烂着。尼尔在贞丽的家里共用晚膳的时候，本因克拉种种捣乱，心里很不舒服，并没有吃下什么东西，如今看见这一壶热腾腾的咖啡茶，反引起他的胃口，想吃一些东西，就把这壶咖啡顺手带到厨房里，然后打算先到卧室里去换一件衣服，再来弄点东西吃。他走进卧室里，开了电灯，向衣橱里取出一件衣服，正转身想把身上穿的外衣脱下来的当儿，倏然看见床上睡着一个人，此人非他，却是珠莉女士！

十三

译余闲谈 我常常觉得社会风气开通及男女社交也渐渐公开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互尊对方意志自由的道德,即不可仅凭一方面单恋而强迫对方,要末用些工夫达到双恋的境域,但在未达到此境域以前,无论何方都不应有强迫的行为。珠莉对于尼尔的热烈单恋,其深情蜜意处未尝无可取,倘若尼尔未先爱上了贞丽,也许要被她感动的。

尼尔那夜从贞丽那里垂头丧气回到家里,发现珠莉已先在。他见她懒洋洋的躺在他的床上睡着,嘴里叽哩咕噜的埋怨道:“我就想到也许是你了!”一面说着,一面就用手按着她的肩膀摇她。孰知她动一动手,反把头往枕上一钻,睡得更酣起来!

尼尔再仔细看看,看见床上的被窝铺折得好好的,明明是她很诚恳的替他预先铺好,备他使用的。此时尼尔又把视线转到珠莉的身上去,看见她桃红的笑靥,丢在头边压着蓬松金发的玉臂,好像在梦寐中还在那里想念着他,好像对他说,我也是人类,也有人类所同具的深情蜜意,你又何必视我若蛇蝎而回避唯恐不及?尼尔此时简直发了呆,就是百炼钢的心肠,也要化为绕指柔了。

尼尔一人在万籁俱寂中,思绪有如云起泉涌,大发怜悯珠莉的念头,当时虽已春末,室内气候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寒冷,他不知不觉中伸手把床上的绒毡轻轻向珠莉身上一盖,盖了之后,他仍呆呆的望着那个横陈着的活美人。

他这样呆看了好一会儿,又往室中四面仔细看看,才恍然

珠莉为什么睡得那样酣畅，原来她把室内的地板窗牖都无处不替他揩得纤尘不染，各样东西都整理的井然有序，以一个弱女子而辛苦了许多时候，做了许多工作，安得不觉得疲顿，安得不一睡就睡得好像死去一般！

他触景生情，心里实在不能自主的对珠莉发生感激的意思，但同时又觉得恼她。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珠莉明明知道他已把他的身心全部贡献给贞丽，为什么又这样深情蜜意的来扰他的心，使他精神上感受无限的痛苦？但是他心里虽涌出这样恼她的思绪，而鉴于珠莉一片痴心诚意，倏然间感激之心终究胜过恼她的思绪。他又想正是因为他心里觉得感激她，更不应该让她深夜睡在他的房里；但看见她疲顿得那样厉害，又不忍决意叫她深夜出门。于是他决意不去扰动珠莉的安眠，自己到隔室里拉出几本小说来看。他本打算看到天亮，不料后来眼睛不争气，尽管往下垂，起先他还挣扎着张开，渐渐的竟无力张开，手脚以及全身都软了下来，人也糊里糊涂了，只得让他自己靠在椅上睡去，那本小说也从他的手里跌在地上。

后来他忽被电话机上的铃声吵醒了。他那时还是懒洋洋的要睡，所以虽听见了铃声，并未立刻起身。当他正在打算起来接的时候，珠莉已经很敏捷的先跑到电话机旁边。他正在懒得什么似的，起先也不怎样注意，但一转念间觉得这个电话也许是贞丽打来的，便叽哩咕噜的说道："不要你接，等我自己来。"可是珠莉尽管假装未听见，很迅速的拿起听筒来听，立即回答对方的电话，这样假痴假呆的说道："孟先生不在家。什么？八七二六号码？不是！你打错了！这里是孟家，我以为你是要和孟先生说话的。"尼尔走过来要想把听筒抢过来听，

却已被珠莉挂了上去,电话线已断了。

尼尔很不高兴的说道:“对方如果是贞丽,她一定还要打过来,如果她再打过来,你千万不要做声,免得给她听见我这里忽有什么女子的声音,弄出没趣的是非来,不是好玩的。”

珠莉揶揄他道:“我想真爱情是不相欺的,我想你也一定不肯欺瞒她的,是吗?”

尼尔:“这件事我却不能不瞒她一下,你这样深夜的睡在我的房里,若被她知道了,就是解释也是说不清楚的。”

珠莉:“什么深夜?你真糊涂,你看看窗外,不是已经天亮,已经是早晨了吗?”

十四

译余闲谈 自知之明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珠莉埋怨贞丽之胸襟偏狭,而独不想到她自己对贞丽之醋意磅礴。不过家庭中只有醋味而无信任之心,或在实际也无信任之可能,则双方都要感到苦痛。所以从前有人主张妒与爱是联在一起的,据最新的趋势,却有人主张既有发生妒的机会,即应该彼此脱离。这当然非双方都有自立的能力和另选对方的机会,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电话被珠莉有意回绝后,她告诉尼尔说天已亮了。

尼尔:“那末请你赶紧出去,我就要洗澡……”他说到这里,忽然又听见电话机上的铃声响,立即拿起听筒说道:“是的,是的,这里是八七二六号,你是贞丽吗?当然,我是尼尔……你听得出是我的声音吗?我刚才起来……是的,我昨夜略为睡了一些,你怎样?你愁虑吗?千万不可,我的甜心

……当然,我是很了解的……我立刻就来看你。"

珠莉叽哩咕噜的嘲谑尼尔:"这总算是时间看得准确的女子,她以为你什么时候应该在什么地方,她就非寻得你不可,你得着这样严正管束的机会,倘不致使人笑你的无用,当然也是一件很称心的事情啊!"

这当然是意存挑拨的话,所以尼尔听了很不高兴,回答她道:"你不要胡说,我本该抓着你的头,把你丢到门外去,但是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不无微劳可录,总算你赚到了一顿早餐,就在这里吃了早餐再走罢。"

珠莉听了非常的愤怒,悻悻然的说道:"我赚到了一顿早餐?你这样看不起我,谁愿意来陪你吃什么早餐?"

尼尔看她那样气得利害,心里又有些不过意,乃又软下来对她说道:"请你不要发戆了,让我们一同预备用早餐罢。我老实告诉你,你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使我对贞丽要陷入极困难的境地。贞丽和你完全是两种人,她不能谅解你的举动。"

珠莉:"我却希望她不能谅解我的举动,她这样胸襟偏狭的小鬼!"

尼尔:"你这样瞎说,简直不知所云。"

珠莉:"什么不知所云!倘若不过因为我在这里过了一夜,便要引起许多龌龊的猜疑,这不是胸襟偏狭是什么?而这种龌龊的猜疑,就是你恐怕贞丽知道了我在这里过夜所不能免的,是不是?"

尼尔:"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恐怕她不能明白你在这里是一个不速之客,不被欢迎的来宾,却要误会是我自己要请你到这里来的。"

珠莉:"就照你所说,假使果是你自己要请我到这里来的,

又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做一个堂堂的男子汉，难道没有权利请他所要请的人在一起吗？我们又未曾伤害了什么人！”

尼尔：“你的话固未尝没有你的理由。但是这种事情，见仁见智，全视各人看法之不同。你以为这样是没有什么了不得，贞丽知道了便不以为然，所以我说你们两人是完全不同道的。”

尼尔看见珠莉已经平和了好多，就建议道：“好了！我们不要再争辩了，我想去洗澡，同时可否请你替我们预备早膳？”

珠莉：“我是应做你的奴隶啊！”

尼尔听了她的话，知道余怒未平，但他自己此时的心理却觉得宽松了许多，这不是因为珠莉方面的事情，却是因为贞丽方面的事情。贞丽其先对他说她已有意容受丁恩的婉请，搬到他家里去住，不听尼尔的劝阻。现在却打电话来对他说她一夜没有睡着，因为她觉得因此事使他心里不舒服，她心里也非常的愁虑不安。尼尔想，照此看来，贞丽是如何的一心专为着他，是如何的一心要得着他的允诺；倘若他不允诺，她便那样心神不宁。从这一点看来，他的意见，在她方面是看得如何的郑重。尼尔想到这里，不知不觉中心里愉快了许多。

他此时自己对自己辩论：“我自己目前的经济能力确是很有限。贞丽是从小娇养惯的，立刻要把她住入狭隘的公寓里去，确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暂时住在丁恩家里去，只要没有如我所猜的恶意，而贞丽又不至上他的当，我又何必这样和贞丽执拗呢？”

十五

译余闲谈　正在尼尔钦倒无已的时候，珠莉忽以“恶作剧”而打断他，在她方面似乎是一件很不值得的事情。但是

"妒"之权力最烈，也怪不得她。有上海报界某君，伉俪素笃，她的夫人平日温柔和婉，朋侪所知。有一次他忽在上海舞场上认识一舞女，同往苏州旅行，被他夫人侦知，赶往苏州某旅舍，一声狮吼，震动天地，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不但把舞女打得天翻地覆，就是她的丈夫也大"吃生活"，前后竟判若两人。

尼尔得到贞丽的电话后，他心里想贞丽是从小娇养惯的，一时陷入穷苦，恐怕也过不惯。倘若丁恩不怀恶意，暂到他家里去住，似乎无妨，颇怪自己未免固执成见得利害。他一面这样暗自踌躇着，一面匆匆忙忙的洗澡，换衣报，他所以这样匆忙，有一部分是因为勿使珠莉久候，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要急于晤见贞丽，因为她在电话里说过，亟须他去帮同收拾包裹行李等物。

他在这样匆忙洗澡换衣的时候，心里一直以为珠莉未走，以为她正在替他预备早膳。但一会儿之后，他刚把领带结好，把毛刷拿在手里刷衣服的当儿，听见隔室寂然无声，他才知道珠莉已经不别而去了，他此时很诚恳的希望珠莉心里不至过于悲愤，减轻他的不过意。他又想珠莉真是一个温柔心肠的可怜女子，但又觉得她好厉害，觉得她是很有危险性的。他这样胡思乱想了一阵，不禁对自己失笑，自言自语的说道："人都去了，还想什么?"他刚要自己着手预备早膳的时候，忽见桌上的早膳已弄好排好，物物俱备，烤好面包和烧好的鸡蛋上面还用一块小布巾(即用餐时放置腹前用的)遮掩着，他想大概是恐怕冷却，所以遮掩着保存温度，等他享用。他目击这样景象，不禁深深的叹一口气，对自己说道："心思缜密，一至于此，真是一个可敬爱的可怜虫!"他再望望切好的水果，香味扑鼻，

使他垂涎欲滴，赶紧坐下去，打算大嚼。不料他刚把那杯咖啡茶喝了一口，大叫一声，把那杯茶往地下一倒，原来里面放着许多盐，咸得不堪言状！他见时间不早，随手把水果搁开，打算赶紧把面包和鸡蛋吃下去算数，不料他刚把遮掩着那块小布巾揭开，瞥见盘里的一块小小面包已烤成木炭一般，那个鸡蛋也好像是一块烧红的硬炭，切都切不动？他至此才恍然大悟，知道是珠莉有意恶作剧。他很愤怒的骂道："这才是所谓狠毒无比的心肠！"既而又转念对自己说道："也好！就是她心里有多大的委曲，这样一来，也算可以泄泄气了。"

他赶紧出门，跑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喝了一杯咖啡茶，就往贞丽家里跑。他踏进她家门的时候，心里就准备要告诉贞丽，说他已改变他原来的固执态度，肯和她的思想表同情了，倘若她不打算就在目前举行结婚，要将婚期展缓，又何必强她所难，使她悲上加苦呢，他自己对自己这样说。

贞丽用极亲热和爱的态度迎接他，她的形态现出非常的疲顿可怜，把她的弱躯丢在尼尔的臂挽里，任他怀抱着，微微的叹气。尼尔此时觉得自己是应该尽心力爱护这个可爱可怜的温柔女子，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应该负此责任的男子汉。他把头俯下去，把他嘴唇埋在她的一堆蓬松温软清香的金发里面，再把他的颊际轻轻的在这堆柔发上摩着，开口对她说道："我昨天对你的态度简直是好像一个暴兽，但是我今天大不同了，我不再使你觉得不愉快了，我的甜心。"

贞丽抬起她的头，对他望着，然后这样说道："昨夜我一直想着你，我想你见我要暂时搬到丁恩家里去，不照你的话做，不知你要不要疑心我不体贴你的意思，以为我对你淡漠了。"

尼尔很老实的承认："我当时心里确有一点儿怀疑。"但是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样坦白诚恳和爱的态度,已使贞丽明白他的怀疑已经烟消云散了。

贞丽:“我今晨一早就打电话给你,因为我恐怕你不来了,所以一定要打电话来问个明白,你到底有没有那样的意思?”

尼尔对她笑着:“你难道以为我的爱是‘自顾自’造成的吗? 难道我一不能随我自己的意思,便抛弃我的爱人吗?”

十六

译余闲谈 尼尔此时的苦处无非是一个穷字。穷原不是可取的好事情,他的可取是在乎他的人格性情学问。贞丽因爱他的人格性情学问,所以不因他的穷而弃他。我以为女子之择人,能得到好的人格性情学问而又不穷,当然更好,因为就大概说,穷得厉害也易于毁坏其他优点而陷入苦境的。不过因眩于富而不顾其他一切,当然也是不对的。

尼尔可怜贞丽忽陷困境,以为只要丁恩不含恶意,让贞丽到他家里暂住,也未尝不可,并对贞丽表示他之爱她是出于至诚,决不因她此事不照他的意思而遂发生抛弃爱人的念头。贞丽回答他道:“我知道你不至于如此,但我也要你知道我之爱你也是出于至诚,没有自私的意思搀杂在里面。我本想照你的意思做去,但是我既深知不妥,倘若随着你的意思而即行结婚,我便对不住你,我便是自私。”

尼尔此时只得力把嘴唇压住,不和她争辩,因为他心里始终觉得贞丽搬到丁恩家里去住,虽是暂局,实含有多少危险性,但仔细一想,他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反对理由,所以既不愿再使贞丽心里不快,也就极力忍耐,不再固执己见,不过这样

的对她说道:“贞丽,你至少要答应不久就要和我结婚,不可久延。我既已让步,你也应该有相当的让步,才算公平。”

贞丽:“我知道我应该体谅你的好意,让我暂时渡过目前的困境,免我对于将来总存惧怕的观念,那时我再全照你的意思做去。”

贞丽因念尼尔在艺术方面尚须聚精会神的努力做去,他的境况既清寒,立时和他结婚,增加家累,殊为不宜,所以坚持要将婚事从缓举行,丁恩那里既坚邀暂住,也未尝不是过渡的办法。在尼尔方面所以勉从她的意思,也因念她是富家女,从小娇养惯的,他自己一时又无力量使她过舒适的生活,如果勉强她受苦,则在大难之后,益觉难堪,只要丁恩勿存恶意,暂住也是一种办法。总之他们都是出于互谅的好意,全是为对方的幸福打算,没有但顾自己单方利益之心。

他们彼此谅解之后,拥抱蜜吻着,山盟海誓,互期永勿相负。然后尼尔问她什么东西要待他帮忙收拾,俾他开始工作。我们知道贞丽之所以必须离开原屋,是因为据她父亲的顾问律师说,她父亲因投机营业失败,身后债务累累,就是自己住的一所房屋及其中一切家用器具等等都须用来抵偿债务。所以此时贞丽亦不能多取,只得把若干本书籍和图画收拾起来,连同随用衣物,由尼尔帮同放入两只箱里去。尼尔一面帮同收拾零物,一面偷眼望望贞丽,看她面上现出十分哀痛的神气,因为她在顷刻间就要和这所从小生长游嬉的房屋告别,由此引起她对于过去愉快生活之回忆,过去慈父音容的哀思,及今后自己身世之可怜,不胜沧桑之悲感。尼尔在旁时时的偷望着她,见她这样欷歔悲怆,心里说不出的万分难过。正在这个当儿,丁恩的女儿克拉带着她新订的未婚夫罗塞跑来了。

尼尔素来讨厌克拉的轻浮妖冶，但是此时她来，他想也许可以减散贞丽的悲怀，倒觉得有几分的欢迎。

但是一会儿他便觉得他的几分欢迎也是不该有的，因为他仔细看看，罗塞的假装正经里面实满含着油腔滑调和靠不住的质素，益以克拉的令人讨厌的轻浮举动，使尼尔心里想贞丽和这般人混在一起，终难免陷入困苦的境域，又深悔不该勉从贞丽的意思，仍应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但此时业已整装待发，这也不过他心里的胡思乱想，在实际上势难挽回了。

克拉先把罗塞介绍给贞丽，然后回转头来对尼尔略为点一点头敷衍一下。这样之后，她又回转头来对贞丽解释罗塞原来是不想来的，还是她强他同来的。但照尼尔的眼光看去，罗塞却现出一团高兴的样子，丝毫没有不愿来的意思。

他们匆匆忙忙的预备动身了。贞丽随着尼尔走进克拉的汽车里面去之后，她想起和原屋就从此永别，又引起她一切的悲哀，一个人竟发了呆，好像魂不附体或肝肠寸断一样。

十七

译余闲谈 世上男子良莠不齐，世上女子也良莠不齐，克拉那样深刻的话，当然不能抹煞一切的女子，但是不能说没有一部分的女子做她深刻观察的背景。有相当的经济独立的能力原是立身社会的一个要素，所以我们常劝世人先使自己有相当的职业及经济独立的本领，再想到成家立室的事情。不过在别一方面看，品性学识均无可取的纨袴子弟和卑鄙龌龊的大腹贾，为女子者如为他们财富所诱，便是自投罗网，后悔无及。

贞丽含悲忍泪离别住宅,随同丁恩的女儿克拉和克拉新订婚的未婚夫罗塞,乘着汽车同去,尼尔也陪着一同去。丁恩也是一个巨富的人家,住在纽约第五街,一会儿工夫就到了那家门口。在路上的时候,克拉虽顺便请尼尔一同到她家里用午膳,但她那样淡漠的样子和敷衍的口气,尼尔自顾虽清贫,却不愿承受,所以一到门口,尼尔就和贞丽郑重告别而去,临走还对她说如有需要他的时候,可随时用电话唤他。如此叮嘱之后,没精打彩的和她分别,远远的还回望丁宅大门,好像是他前途幸福的一个大障碍。

和尼尔此时的没精打彩适处于相反境地的,当然是兴高彩烈的丁恩了。他在家里原已等得不耐烦,忽见贞丽来了,好像从天上下降的安琪儿,他欢迎的态度之亲热,和全身好像受了电气而飞越的神情,有非笔墨所能形容得来的。他把双手按住她的玉臂,把她拉近了他自己,装作丁叔叔的慈爱的样子,亲亲热热的在她额上吻了一下。站在旁边的克拉看见她父亲这一副神气,把嘴角笑得向上翘,她那样怪笑的后面存着什么见解,当然只有她自己明白。

克拉陪贞丽上楼,送她到那间预先为她准备好的房间里去。她看见贞丽哀伤疲顿得那样可怜,不知不觉的对她说:"如果你觉得身体支持不住,就先事休息,不必就立刻勉强下楼用午膳了。"贞丽也表示同意,自觉身体支持不住,还是暂先休息一下的好。克拉把她安顿好之后,便打算走出去,但走到房门口时,好像忽然心里想起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回转来对贞丽说道:"我对罗塞实在是死心塌地的爱他,这是你所知道的。"贞丽看她那样郑重的样子,霎时间说出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不知其意何居,一时倒弄得目瞪口呆,定一定神

才回答她道："我深信你一定是这样的爱他。他真是一个好人啊，克拉。"

克拉："是的，他确是一个好人；不但是一个好人，而且是可以吸引人的一个美男子。还有一点尤其重要的是他并且很富。我觉得他已经和我的父亲一样富，就是在目前差些，总有一天和父亲一样富。倘使有人有为金钱而嫁的必要，也许要把他从我手里引诱得去，那末他倒是好像一个天之骄子，要人人抢的。"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继之以一笑，又继续的说道："不过要想从我手里把他引诱去的人，却也没有那样容易，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却也有许多困难在前面等着她。"克拉这样说完之后，又继之以一笑。她的话已经使贞丽难受，再加以那样使人不快的奸笑，更使她难受，但贞丽既到了克拉的家里，又不得不敷衍她，便这样的对她说道："听你的口气，似乎你对于罗塞还不能放心，这倒使我觉得奇怪。"

克拉慢慢的回答："我确是未能放心，世界上有了不名一钱的女子，那一个女子对于她所爱的富人能够放心？"贞丽听到"不名一钱的女子"，好像身体上受了什么打击一样，但她尚能不慌不乱的很严正的驳克拉说道："我想正是因为罗塞有了钱，你更应该信任他；因为他既有了钱，便不至贪人家的富而才娶的。你既以为凡是不名一钱的穷人都是贪财慕利惟富是趋的人，假使罗塞是穷人，你才有疑心他的理由。"

克拉："他之和我订婚，不是贪我父亲的钱财，这一点诚然是我觉得满意，但是你要知道，他自己既有一宗巨大的遗产可得，他选妻的机会便多得很。他这样有钱，他愿意娶谁，就能够娶到手。"

十八

译余闲谈 说话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爽爽快快的话，一种是弯弯曲曲的话。前者的优点在光明磊落，缺点在每陷粗率；后者的优点在婉和曲达，缺点在每近虚伪。再进一步说，理直气壮的人说话易于爽快，不免内疚的人说话每偏弯曲。言为心声，故观人之道在察言观色，我们听贞丽和克拉两个小儿女的促膝对谈，大可看出她们的性格来。

克拉对贞丽承认罗塞和她订婚确非贪她父亲的财富，不过罗塞自己有钱，选妻的机会便多得很，愿意要谁就可以要谁。贞丽听了很和缓的回答她道："但是罗塞现在已经选定了你。"

克拉很老实的接下去说道："可是他本来不是十分愿意，是经过我的努力促成的。但是这一层我想不至于使你惊异罢，贞丽。"

贞丽很诧异的问道："你最后一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却听不懂。"贞丽这一句，的确是因为她实在不懂克拉心里到底存些什么意思。

克拉默然对她望了好一会儿，然后耸肩冷笑着讥讽道："哦！你倒会假痴假呆，学我们老祖母的装腔作调！但是我却深信你在表面上的形态言语和你心里的意思实是不相符的。"

贞丽："克拉，你越说越使我不懂了，你好像说了一些谜语，使我莫名其妙。"

克拉："你真的不懂么？那么请你老实告诉我，让男子主动选择之后，自己却……你认为不是自相矛盾吗？……像你这样的新女子……"

贞丽听她这样吞吞吐吐的说，仍觉得糊里糊涂，只得凑上去问她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以为做新女子就不该为父亲逝世而哀痛吗？"

克拉："无论如何，我总相信你的哀痛未曾使你的判断力受了蒙蔽。所以我说你仍是一个新女子，就是你自己不愿意承认，我仍是要相信的。"

贞丽："我猜想你所以有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我不肯答应尼尔即行结婚的要求，而却暂时搬到你家里来住。但是，克拉，假使你也失掉一个慈亲，便知孤儿的可怜情境，就可以谅解我所处的境地了！"

克拉颇悻悻然的勉强承认道："哦！我当然知道你们父女俩的情谊是异常真挚的。但是你知道，我的父母虽双存，但我的母亲已和父亲离了婚，我的母亲被离婚夺去，丢下我这样一个零丁的女儿，和死了母亲简直是一样的。但是我却不因此而失掉替我自己考虑的能力……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随意谈谈的话，并没有什么关系。贞丽，你现在到我家里来了，我是很愉快的，至于何以觉得愉快，我也有自己的种种理由，现在不对你多说了，不过我可以答应你总有一天要告诉你的。"

贞丽："你真的觉得愉快吗？克拉，我心里却怀疑着，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否如你嘴里所说的那样愉快。"

克拉："不要说这样无意识的话，吾爱；你和林德白（按林德白为最近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家）一样的受欢迎。我尤其觉得愉快的是我们有了刚才的一番随便的谈话。我深信我们现在彼此都能了解彼此的心意了。"她这样说了之后，和贞丽亲了一个吻，就匆匆的跑出房门往外去了，却留下贞丽独自一人在房里仔细思量刚才一番"随便的谈话"。

贞丽自言自语的说道:“克拉的话虽然说得那样毫无边际,令人无从捉摸,但我想她的意思似乎不过警告我不要引诱她的罗塞。如果她的意思只不过是这样,也罢了,不过我却怀疑……”她正要再往下想时,房门外忽有人在那里叩门,把她的思路打断。

贞丽:“进来。”她嘴里这样说的时候,心里以为来的大概是一个女仆,但房门开后,她看见的却不是什么仆人,乃是丁家的主人翁。这位丁叔叔用手轻轻的将门推开,就踏进房里来。

丁恩一面孔堆着笑容,很柔和的问道:“你不想下楼去用午膳吗?”

贞丽很疲顿的回答道:“如蒙你允许,我想不下来了。”

丁恩:“可怜的孩子,你真疲极了。但是我希望晚膳时你能下来,可是你当然可以随意,不必勉强的。也许下午你高兴同去乘汽车兜兜圈子,于你是很有益的。要不要我先去预备车子?”

十九

译余闲谈 作伪的人虽用尽心机,总不免有露出马脚的时候,所以察人须在长时间中留心其微细不经意之处。丁恩的马脚老早就露了出来,不过到此时特别露得显罢了。贞丽不知防微杜渐,到了此时,已在他的掌握中了,岌岌乎危哉。

克拉谈完出去之后,丁恩来到贞丽房里,劝她出去乘汽车兜兜圈子,藉消烦闷而振精神,贞丽懒洋洋的随眼望望窗外,见蔚蓝青天,白云奔窜恍如绿茵场上的群羊,这种自然界的清雅景象,使她觉得身处设备靡丽的房内反而很不好过,不自觉

的忽然引起劲儿，脱口而出的喊道："好，一定去，到户外去散散多好。"

丁恩："那末就在三点钟出去如何?"他此时惊异露于颜色，因为他觉得贞丽对于他的提议竟如此起劲，也许芳心对他已有默契之意，那里知道她不过是烦闷无聊惶惑达于极度的反应，实在是丝毫无所容心。丁恩心里一直在那里想他自己陪她一同出去，而贞丽心里却一直以为只是她独自一人出去。

贞丽听了丁恩提议在三点钟时出去，催着说道："啊！再可以提早些。"她这样说了之后，忽然觉得自己的神气有些反常，也许要引起什么误会，立即加以解释道："我想我在户外的时候，脑子可以特别清楚些，能有更清晰的思考力，更能想得清楚些。"

丁恩听了她这句解释，皱眉说道："你还要用得着想些什么？我希望你不是在愁虑你自己的将来。这种无谓的愁虑是无须有的。"

贞丽泫然的说道："我自己也不十分明白到底悉虑些什么。"

丁恩劝告她道："你千万不可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你知道我是肯真心帮助你的，无论什么，我都肯尽力的帮助你，这是你一定可以信任的。"

贞丽："我所愁虑的，实在不是可以用言语谈得出的事情。"

丁恩跑近贞丽身边，用两手握着她的两手，很柔和的对她说道："我可以叫车子先预备好，无论何时，你要用便有。我现在可否先叫他们送点午膳上来给你吃?"

贞丽点了一点头。但是后来午膳送上来之后，她一点儿

没有动。她那个房间的窗正对着第五条街,她只呆呆的坐近窗口,头上戴好帽子,等着汽车开来。她等了好一些时候,已经觉得很不耐烦,忽然瞥见丁恩的一部黑蓝色的汽车开到大门口。她抓了手套,飞速的从房里跑出来,往楼下奔,正跑过楼下通道的时候,丁恩倏然间现露于餐室的门口,对她说道:"可否请你略为等一等,我要陪你同去。"

他这样的请求,贞丽在礼貌上当然是万难拒绝,但是她心里实在就觉得十分失望,因为她一直望着独自一人乘着汽车在外面散散。同时她心里已微微的觉得丁恩的神态有点可怕,想起克拉刚才在房间里所谈的一段令人猜测不出的话,更觉可怕,她已觉得如住在丁恩家里,这种可怕的势力是有摆脱不了的危险。

一会儿丁恩出来陪她了,一同走出大门之后,他伸臂挽着她的臂,扶助她走下大门前的石阶。此时贞丽心里觉得她自己尽会走,这种扶助是可以无须的,但是丁恩的这样照顾的行为,在通常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她在口头上并没有拒他。不过……她忽然想起从前尼尔曾对她说过,说他到了丁家之后,处处都有给与丁恩接触她的机会,所以此时丁恩用臂挽她走过街旁而达汽车的一段路上的时候,她心里觉得有些不忠实或对不住她的未婚夫。

他们两个进车坐定后,愈使贞丽局促不安,因为坐下来的时候,丁恩似乎有意和她坐得很近,她虽把身体再往车侧避开,他又把身体挨近过来。贞丽心里想,这也许是丁恩出于无意,她自己神经过敏,但是汽车开驶之后,丁叔叔在途中过于亲热的样子,又使她感觉十分的不安。她自己姑自慰藉,以为这也许是丁叔叔对她可怜境地特别表示怜悯与同情的意思,

也许没有什么恶意，但她念及尼尔从前对她屡次提起丁恩靠不住的话，倏然使她觉得此时坐在她身旁的那个人是别有心肠的人，和她前此心目中所视为一位好女友的父亲和她自己父亲的一位可靠的朋友，完全不同。

二十

译余闲谈 俗语说“空穴来风”，天下坏事往往非一方面的人所能做成的，上当的人早上钩，就表示他自身先有了缺憾。贞丽如肯上钩，早被丁恩钓去了。无论什么社会，总难免有黑暗的部分，所以我们对子女或青年的训育，最重要的是要养成他们能自树立的基本工夫，便不易为黑暗社会所诱惑。

贞丽在汽车里看见丁恩似乎有意和她坐得很近，心里已觉不高兴，不料丁恩得陇望蜀，居然伸出手来想去握她的手，贞丽此时不自觉的把手缩开。丁恩见此形状，脸上勃然变色，双眉紧蹙，但他在转瞬之间，仍力自抑制其感情，故意装作很和缓的声音对她说道：“你知道，贞丽，只要你肯信任我，我一定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

贞丽：“丁叔叔，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我想你知道我和尼尔的情形。我心里所迟疑不决的，不知道你替我想的办法对不对，不知道我应否即让尼尔亲自照顾我，他的意思是很要这样做的。”

丁恩：“一个人做事要有勇气，我恐怕你的勇气又要失掉了。你当然想要让他……但是我想你是十分爱他的，是不是？”

贞丽笑着，既而她很简单直率的说道：“尼尔已教我知道这个字(按指爱字)的真谛。”

丁恩:“你既然是真心爱他,便不应该糊里糊涂的毁坏他的前途。”他对贞丽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一面孔装出十分严肃的样子,意思是要使她肯深信他的话,和在前几分钟他那只不安分的伸伸缩缩的手正在活动的时候大不同了。

贞丽:“我想何至就会毁坏他的前途。我也能辅助他,这是我所深信的。”

丁恩:“贞丽,我希望你能让我救救你。你自己年青不更事,不知道比你年长的有许多人遇着你同样的问题,他们是怎样的解决,你应该利用前人的经验,自免烦扰,不要徒乘己意,卤莽的瞎弄。总之你现在是好像立在歧路上,你还是愿听良好的劝告呢?还是要乘你自己的偏见去进行?何去何从,对于你自己前途是有很大的影响。”

贞丽:“你……简直是吓我。你使我觉得前途的安乐愈益辽远。”

丁恩:“不,你的安乐并不辽远,只须你肯要;倘若你肯要,安乐就来了。你替你自己和尼尔打算,要选行最好的方法,选定了最好的方法,便须坚毅的做去,不可再三心两意,反复无常。你千万不可因一时的恋爱而蒙蔽自己的判断力。”

贞丽:“你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我心里总不免怀疑,我只望我能像你那样的坚定才好。”

丁恩:“我深信你不久必能这样坚定……你现在可否让我知道,在物质上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地方?我的好孩子,凡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你若自甘缺乏,不让我来帮助你,那你未免太对我不住了。”

贞丽:“谢谢你,我并不需要什么……”她说时心里觉得歉然的,是她此时回答的声音和口气很淡漠,一点没有怎样热烈

感激的意思。她虽明明自己知道,但却出于自然而不能自禁。她觉得丁恩说这几句话的口气,于大量协助之中实含有存心市恩之意——这也许是她在想象上如此觉得,但这个感觉却使她的态度十分冷淡。

等一会儿之后,贞丽又说道:"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住在你家里觉得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我所要知道的,我来府上暂住,在克拉心里不知是否十分愿意。"

丁恩:"你说这句话,我疑心克拉也许有开罪于你的地方,倘若果有,你要知道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想什么说什么,一点不知有什么分际的,请你原谅她,不要因此引起什么误会。我深信我们父女两人对你都是十分欢迎的。请你来住,虽然我心里久有此意,但在我未曾说出之前,最先开口建议的却是克拉。"

贞丽听了他这一番话,便很坦白的承认道:"克拉也许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也许是出于我的神经过敏,妄作想象,把她说的话误解了。我越想越觉得我一定有误会她的地方。"

二十一

译余闲谈　"吃醋"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美国思想新颖名闻全球的法官林德西(Judge Ben B. Lindsey)主张男女都不应把对方视为自己独占的财产,主张根本打倒"吃醋"的观念,在理论上虽言之成理,但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丁恩和贞丽仍继续的在汽车中谈话,贞丽怀疑克拉对她来住也许有些不愿意,丁恩极力剖白,贞丽承认也许她对克拉不免有所误会。丁恩接着这样说:"你这样说,我听了非常愉

快。你和我们同住的时候，我愿意我们能爽爽快快的同住，不愿意弄成好像黑云四布的糊涂景象。”

贞丽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有一个尼尔，便乘着这个机会对丁恩说道：“你的好意我很感谢，我想你既不愿使我处在好像黑云四布的糊涂景象里，一定肯把你欢迎我的一番好意扩充到尼尔的身上去，也欢迎他常常到你家里来，我想这一定是你肯允许的。”

丁恩听了又觉得这是不入耳之言，但是在表面上他也无法拒绝，只得懒洋洋的勉强答道：“哦！这是当然的。”但是他瞬息间转了一个念头，又说出这样的几句话：“但是为你们的前途幸福计，你一时不宜和他就结婚，这个主张是很对的，如果他常常跑来见你，常常又来恳求你和他结婚，岂不增加你的困难，使你难于贯彻这个主张吗？”

贞丽毅然决然的回答道：“我只得冒这个险，因为我要天天见他；一天不见他，我就觉得难过。我希望你和克拉允许他常常来看我。我老实告诉你，无论何处，倘若不能让我常和尼尔在一起，我是住不来的。”

丁恩听她这样辞锋锐利，坚决不移，虽诡计多端，也不得不为气馁，只得很不自然的说道：“我们当然是很欢迎他来的。”

他们这样问答之后，彼此默然者久之，默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不自然。既而贞丽提议不必再兜圈子了，就回家罢，丁恩见已无话可谈，实在也再谈不下去，便照她的意思知照车夫，一点没有再勉强她的话。

他知照那车夫之后，车子当然转向回家的方向跑，一路上彼此仍是默然无话可说。一到了丁宅，贞丽并不在楼下勾留，一溜烟就跑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急急忙忙的把电话机拿

起来，打算打电话给尼尔，她觉得极需要听听他的声音；极需要知道他是在不远的地方，一要他来，他立刻就可以来。她自己也莫名其妙，总觉得无形中有什么想把他们俩硬行拆散，想干涉他们俩的亲近。所以她在拿起听筒打电话的时候，心里已急得什么似的。

不料她在听筒里听见对方的回话是懒洋洋的女子的柔声“哈罗”，这个柔声刺入她的耳鼓，好像一只猫的利爪抓到了一只蝴蝶一样。她觉得她从前曾经听过这个慢而且长的“哈罗”柔声，她觉得很熟；再仔细一想，她觉得这个柔声和从前有一次清晨她打电话给尼尔，对方回话说她打错了号码的那个柔声是一样的，她自己想，怎么又有这同样的女子声音，难道又错到一样的号码吗？但是两次恰巧错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号码，似乎是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事情。她刹那间全身都震颤起来了，一时竟发了呆。但是顷刻间她对于尼尔的信任心又勃然兴起，反深自惭愧，觉得刚才脑际闪着的一些胡思乱想是不该有的。

她这样一转念间，便用很客气的口吻在听筒里回答对方说道：“哦！我抱歉得很，我想我又打错了号码了。”她回了这句话之后，正在把听筒挂上去的当儿，忽听见对方有这样的一问：“你是贞丽女士吗？”

贞丽的手正拿着听筒将要挂上去，忽然听了这一问，把手悬在空中，一时竟不能动，因为她又发了呆。她对于尼尔的怀疑又不由自主的勃发起来。她强自镇定之后，才勉强鼓着勇气对听筒里说道：“是的，我是贞丽女士，可以请你叫尼尔先生听电话吗？”

二十二

译余闲谈　无论家人之中，或是朋友里面，疑团总是最会误事的恶魔。所以我向来主张我们应该事事开诚布公的说出来，想什么说什么，大家爽爽快快的问个明白，说个明白，问错了请原谅，说错了请矫正，这样一来，疑团便无所施其技了。最不好的是事事放在肚子里，尽在暗中瞎转念头，越想越钻到牛角尖里去了，别人还一点儿莫名其妙。

贞丽听见电话里的回音是女子的柔声，并且对方问她是否贞丽女士，她简直发了呆，定一定神，才能勉强的叫她请尼尔听电话。又听见对方用很爽利而高兴的柔声回答道："尼尔出去了。我是珠莉。我听得出你的声音，贞丽女士。等尼尔回来的时候，我要不要叫他打过来？"

贞丽："可以不必，谢谢你。我此刻就要出门的。你看见尼尔的时候，只要告诉他说我曾经打过电话来。费你的心，谢谢你。"

电话断了之后，珠莉自己恭贺自己有了这样好的运气。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她那个时候已在另一艺术家哈纳斯那里做模特儿，并不常和尼尔碰头，不过那天下午哈纳斯因事停止工作半天，珠莉有了空，便跑到尼尔这里来谈谈，尼尔正在艺术室中工作，适有相当的需要，叫她临时做一两小时的模特儿，不料画到一半，缺少了几种颜料，便匆匆的出去，想在附近的地方买些回来，叫珠莉略为等一等。他出去，离贞丽打电话来的时候不过先数分钟，却在此数分钟里，给珠莉一个好机会来放置一个暗礁。

珠莉正在等尼尔回来的当儿，自己对自己叽哩咕噜的说

道："要我告诉他说她有电话来过吗？休想！我知道她一定听得出我的声音，让她可以多一件心事去想想。"

贞丽确因此多了一件心事。她诚然知道那天下午珠莉也许是在尼尔工作室里做模特儿，没有别的什么不正当的勾当……但是她想起从前有一次刚在黎明的时候，她打电话给尼尔，接电话的人也是这个珠莉的声音，那样早的时候，她就在那里干些什么呢？而且当时接电话的明明是她，她又假装作不是，反而说贞丽的号码打错了，把电话回绝，这样遮遮掩掩，到底什么意思？那天早晨贞丽停一会儿又打电话给尼尔，却是由他自己来接，可见他确是在家里，则在前一会儿珠莉接电话及回绝电话的事情，他应该知道的……贞丽越想越气，气得满脸都涨得好像夕阳西下的红霞，在外表上虽是更增她的妩媚，但她的方寸中实已怨愤得不堪言状。她又自己想着，尼尔难道真肯为着像珠莉那样的一流女子而至于欺骗我吗？想起来断不至此，但依她就事实上的观察，又明明使她不由自主的发生怀疑。她想来想去，又想到自己身世的伶仃孤苦，唯一诚心诚意爱她的那个慈父又不幸弃她而离此尘世，不禁珠泪涔涔下，俯着首大悲深痛起来。她随又抽抽咽咽的哭着自言自语道："我想尼尔决不至这样，我想尼尔决不至这样。"一面自己这样说着，一面又泪如泉涌的哭着，她想这件事一定要问个明白，她想尼尔一定有相当的说明。但是她终怕实际的情形不免叫她肝肠寸断，越想又越怕起来。

停一会儿，贞丽又自己懊悔在打电话的时候不该对珠莉说她立刻就要出门的。她原是希望尼尔回来时就打电话给她的，刚才对珠莉所以有那句话，无非出于一时的愤恨而出于赌气的态度，事后追想，也自怼不该说那句话。她本想叫尼尔那

天夜晚来陪她谈谈,但是已与珠莉说了那句话,恐怕此愿终成泡影。她原可以再打电话给尼尔,不过因为她在事实上既不能对尼尔完全无疑,则尼尔如果真是如她所疑的那样不忠实,她如再打电话过去,似乎要给珠莉见笑,说她受了尼尔的骗还一点不觉得,还要那样瞎起劲,岂不是很不值得?因为这个缘故,她竟没有勇气再拿起听筒。她又想也许尼尔自己就要打电话来,可是等了许久,天已渐渐的夜了,还没有听见尼尔有什么电话来。

二十三

译余闲谈　愈厉害的人,做事愈能不动声色,华蕾夫人虽是半老徐娘的一个阅历较深的寡妇,但看她那样恶形恶状的注意贞丽,便远不及克拉之能强自抑制其情绪之外露。说话亦然,会说话的人能轻声讲重话,不会说话的人一出口便闹。

贞丽正在焦心等尼尔打电话来,天将夜了还未见来。在尼尔方面呢,因为珠莉并未告诉他贞丽曾有电话来过,他当然对此事毫无所知,他把颜料买回之后,即聚精会神于他的绘画,简直把时间都弄忘记了,一直绘到天黑了,不能再画了,才把画刷搁开,一将画刷搁开之后,他的脑子即转念到贞丽。他心里极想即刻跑去看看贞丽,但是他想起丁恩一家人之可厌,想起他们对于他之冷淡,又觉裹足不前。他想且慢,且等贞丽自己打电话来约他之后再去;他深信贞丽一定要有电话来约他去会晤的。但是等了许久,却不见贞丽有电话来。他们俩彼此都渴望晤谈,都渴望对方打电话来,都极想自己先打电话而复迟疑中止,都等了许久时候而至失望。

将到用晚膳的时候，克拉跑到贞丽房中来，告诉她说那天夜里他们有个聚会，请了一二外宾来聚餐，一位就是克拉的未婚夫罗塞，还有一个是一位寡妇，叫做什么华蕾夫人，她是贞丽从来未曾见过的。克拉把这个消息告诉贞丽之后，接着说出这样的几句话。"贞丽吾爱，有几句话我说了似乎是不合恕道，但是我也管不得许多，我所要说的就是刚才提起的那位华蕾夫人。我觉得她来这里的时候太多了，实在讨人厌。今天夜晚她又来了，我心里真想把她赶出去，但是我想她常常来，你总是要和她见面的，你们迟早总要见面，我也不必多此一举了。她是一个寡妇，当我在外国的时候，爸爸才和她结识的，亲密得什么似的。我心里真是恨她。"

丁恩的轧姘头勾当，在克拉虽说得如数家珍，此时贞丽的心坎因充满了尼尔，所以也不甚注意她说的话。贞丽想那天夜里要使尼尔通消息恐怕是无望的了，她本想当夜不在家里用晚膳，专候尼尔来后一同出去散散步，不过现在尼尔既不见来，她又不得不在家里和他们共同用膳。想不参加他们的聚餐罢，又觉得托辞推却很难为情。正在这样迟疑未决的时候，克拉却在旁劝驾，问她道："一定要请你下来聚餐，你肯允许吗?"贞丽听她的声音很有切盼的意思，更觉得固拒难为情，就点点头随口答道："可以。"

克拉听她答应了，霎时间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欣然说道："那好得很！你下来聚餐的时候，请你特别穿些好看的动人的衣服。"她说完这话之后，飞箭似的跑出去了。所以贞丽为什么要特别穿些好看的动人的衣服，就是贞丽要问，她也来不及在那里回答了。贞丽本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子，以为她的几句话不过是平常的意思，不过是因为有客来了，叫她衣服

穿得好些，并没有什么别的含意。

但是贞丽下去到客厅里见着华蕾夫人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又想起克拉在房里对她说的那几句话，她觉得华蕾夫人对她看得非常仔细，由头看到脚，又由脚看到头，看了不够，似乎还在那里转什么念头，贞丽弄得如陷五里雾中，真是莫名其妙。她想她和这位华蕾夫人素昧生平，向无关系，何以和她初次见面就这样特殊的注意，贞丽虽是胸无城府的人，但却很聪明的，照她看去，华蕾夫人在表面上虽笑容可掬，但是笑的里面实在恶意多而善意少。

在旁冷观的克拉看见贞丽的艳丽那样吸动华蕾夫人的注意，虽强自抑制其情绪之外露，但斜着嘴唇慢慢的微笑，大足表示她的计划之凯旋，因为她的用意本在气气她所怀恨的华蕾夫人。

当丁恩下楼走入客厅的时候，他所最注目的当然是贞丽了，他又凭藉丁叔叔爱护好友女儿的态度，把手臂围着贞丽的肩部，这个当儿，贞丽明明看出华蕾夫人皱着眉毛，表现很不高兴的样子。但是丁恩在此时的全部注意力都用在贞丽的身上，华蕾夫人的眉毛就是皱到极点，他也是看不见的，不觉得的。此时芳心忐忑，最感不安的当然只有如处笼中鸟的贞丽女士。

二十四

译余闲谈　华蕾夫人不过是丁恩的姘头，向来坐惯了高位，便自以为高位非她莫属，此即所谓“久假不归”，遂忘其所以了。无实际而盗虚声的人，久之往往自以为真有什么不得了的本领，也往往忘其所以，也终于不免有一天要出丑的。

在晚膳众将就座的时候，忽然发生一件事情，使华蕾夫人很不舒服，幸而她到底是阅历较深的人，勉强微微的一笑，便把这件很不舒服的事情掩饰敷衍过去。什么事呢？且说他们将要就座的当儿，华蕾夫人自己先跑到丁恩旁边的一个座位后面立着，看她那样很自在的神气，似乎是一向这样坐惯了的，她预先自己跑去立在那个地位，似乎在那里专等着丁恩把她的椅子替她往后拉出放好，她就可以安然的坐下去。

此时丁恩的女儿克拉却抢前一步说道："哦！华蕾夫人，可否请你坐在罗塞座位的旁边？（罗塞即克拉新订的未婚夫。）你是很懂得心理学的，他极欲和你讨论一些关于心理的问题。"

罗塞听了她的这几句话，微微的在那里抽一口冷气，嘴里似乎正在那里低微的叽哩咕噜些听不出的什么话。丁恩呢？似乎正在那里蠢蠢欲动，正想即刻举步发动的样子。贞丽此时只知道向克拉呆望着，不知所措：她看克拉的神气和态度，知道她是要叫华蕾夫人移到别个位置上，让她（贞丽）坐在最高的一个客位。

这个当儿，一件座位次序虽是一件小事，但却有僵局的趋势，宾主大家都觉得有些进退维谷的样子，因为大家都看得出华蕾夫人的面色充满了怒意。克拉却表现不屈不挠的神气，说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竟等着华蕾夫人照办，大有百折不回无商量余地的面孔，华蕾夫人目击这样神气，竟亦自觉无可如何。克拉的恶作剧手段，倒也有些厉害。

贞丽看着这样近乎僵局的景象，正要开口说她自愿坐在罗塞的旁边，华蕾夫人竟笑了一下，自动的移步走开原立的位

置,她也知道克拉的意思是要把那个位置留给贞丽的。她移开之后,克拉果然提议请贞丽立过去,大家才各就座位坐下。

这顿聚餐,就谈话一事上说,可以说是失败,因为差不多各有各的心事,谈的时候都很勉强,都不舒服。其中惟一有些愉快神气的只有克拉,但是有时她看见罗塞注视贞丽似乎太久,对贞丽的态度似乎过分殷勤,她的愉快神气又每每为之中断。

晚膳完毕后,贞丽即不欲多留,即对他们告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里去,让他们仍在客厅中玩纸牌。当贞丽表示要先退的当儿,罗塞原有挽留贞丽多坐一会儿的意思,但看见克拉睁着眼睛对他钉住,他不敢开口,只得默然无声,随着大家回报一声晚安,其实他心里当时是很觉得不安的!

贞丽走后,克拉故意向着华蕾夫人说道:"贞丽真美丽!你以为对吗?"

华蕾夫人冷然答道:"她那一类的女子原是这样的,这也是很平常的,有何大惊小怪!"

罗塞听了竟冒着火,觉得华蕾夫人未免亵渎了贞丽,愤然说道:"平常!是的,和鸡牙一样的平常。"(译者按,鸡是没有牙的,此正谓不平常之意。)

克拉其先肯帮贞丽说几句好话,原是要气气华蕾夫人,如今见罗塞竟有倾向贞丽的口气,又不免吃醋,搀着说道:"罗塞,华蕾夫人的话倒也不错。蓝眼金发虽美,也不是什么希罕的事情。"

罗塞:"你的话虽也不无理由,但是你要知道,贞丽女士的美不专在她的眼与发,她的妩媚温柔,实足令人心醉。"

华蕾夫人听见罗塞这样歆羡贞丽,非常高兴,她的高兴并

非有所爱于贞丽，她觉得丁恩的女儿其先故意极口称赞贞丽的美，使华蕾夫人难过，如今罗塞却极口称赞贞丽的美，使她（克拉）难过，岂不是以她的矛攻她自己的盾吗？

二十五

译余闲谈　心里虚的人，要装作镇定的样子，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反过来看，问心无他的人，无论遇着什么莫须有的诬陷，态度总是易于镇定的。华蕾夫人之镇定固然不是问心无他而来，乃是有恃无恐。

晚膳后贞丽没精打彩的先退回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丁恩和克拉，罗塞，华蕾夫人，仍在楼下打纸牌。在打牌的时候，华蕾夫人因见罗塞十分称赞贞丽的温柔妩媚醉人，引起克拉的醋意，心中暗喜。克拉果然一肚子的酸素发作，无从宣泄，又不能再自抑制，忽然很不高兴的把手上的纸牌丢下来，喊道："这样兴味索然的游戏讨厌极了，我不能再打下去，让我们想点别的法子消遣罢。"

罗塞建议道："我们到一个俱乐部去逛逛何如？"

华蕾夫人懒洋洋的说道："我听见哲斯秘密俱乐部今晚有很动人的跳舞。"

克拉一双很精锐的眼睛对她飘了一下，心里暗想道："你这个贱货有什么好念头，无非要我们赶紧离开，好让你留在这里和爸爸厮混罢了。"她心里这样暗想了一下，随口问她的父亲道："爸爸，你也想出去逛逛吗？"

丁恩："我不想出去，我深信没有我随着，你们三个人格外可以逛得畅快些。"丁恩自有他的心事。他所谓三个人也者，

除了克拉和罗塞之外，当然就是华蕾夫人了。换句话说，他不但希望他的女儿和罗塞赶紧出去，并很急切的希望华蕾夫人也跟着一起滚。

华蕾夫人听了却不转睛的望着丁恩很坚决的说道："我今晚决不想到什么俱乐部去，我要留在这里玩玩掷骰子。"此时罗塞已经等得不耐烦，叽哩咕噜的对克拉说道："克拉，不要多麻烦了，我们俩去罢。"克拉看见此时丁恩的面孔很难看，明明知道他厌恶华蕾夫人之留着不肯去，已达极点，但是克拉当然也不肯帮丁恩劝华蕾夫人一定要走，只不过把椅子向后一推，立起来，对华蕾夫人冷笑道："掷骰子！我只望你的头不要掷掉！"

克拉和罗塞匆匆离开之后，丁恩悻悻然的对华蕾夫人说道："我恐怕你今天夜里要觉得我是一个很没趣的伴侣啊。"

华蕾夫人对着他笑，满脸堆着笑容，并且用很和平的音调对他说道："你不必着慌，今天夜里你要得到一个很称心的伴侣。"

丁恩听着她的那样和平的语调，不由自主的转着视线对她望着，觉得她说的话含有弦外之音，但是一时他却摸不着头脑，不过他总模模糊糊的觉得她别有含意，也许是含有恐吓的作用。他只得转着和软的声音探道："这样说起来，你一定要在这里，原意并不是要玩什么骰子之戏。"

华蕾夫人驳他道："我们两个人何时曾经玩过什么骰子之戏？这是你所知道的，你用不着那样假痴假呆。你自己心里明白，我们两个人所曾经玩过的那种游戏，也许不能像什么投骰子游戏可以那样随随便便的过去罢。"

丁恩："我们两个人曾经玩过了什么游戏？"他说这句话的

时候,虽然作完全不知道的神气,但很觉得华蕾夫人望着他的脸在那里端详察看,他不由自主的赧赧然大露忸怩的神态。

华蕾夫人不慌不忙的回答他道:"我们已往的行径确是在那里玩一种游戏,我觉得现在正是宣布谁是赢者的时候了。"

丁恩跑到近处茶几上取了一枝香烟。华蕾夫人伸出手来,说道:"谢谢你。"他便把那枝香烟授给她。依礼貌,男子应先把香烟授给女宾,华蕾夫人此时见丁恩把寻常的礼貌都忘记了,更觉得他的心里恐慌到了什么程度。丁恩把第一枝香烟授她之后,又替自己拿了第二枝,当他划自来火燃烟的时候,却记得先燃给华蕾夫人,然后再替自己燃着。他暗想那夜的谈判却是一个手段谁高的比赛,不过他自觉他的开始已不大佳,因为他已露出恐慌的状态,被华蕾夫人看出他着急的心事。

他们俩彼此吸着好一会儿的烟,彼此都默然不语,后来还是丁恩忍耐不住,先开口。

二十六

译余闲谈　丁恩被华蕾夫人捉住了把柄,他还要想假惺惺躲避,故意说出许多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其实都是多说的,因为世界上只有自己问心无他,毫无愧怍可言,然后内有以自主而不至为外力所威吓。若自己先干了不敢公开的事情,心中先已空虚,那里还硬得出?

丁恩的老姘头华蕾夫人因见贞丽之美,看穿了丁恩的心事,想乘此机会敲他一个竹杠,她对丁恩说,他们所玩过的那种游戏(按即指轧姘头),现在到了算帐的时候了,而且说她是

赢的人。丁恩停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你有无筹码证明谁赢?"他还假痴假呆的这样问着。

华蕾夫人毫不踌躇的回答道:"我向来以为是我赢的,但自从我看见了贞丽女士,才知道你变了心,被你占了便宜。"

丁恩:"你对我说的话实在使我莫明其妙。"

华蕾夫人:"我知道你现在对于我们以前的那幕游戏觉得很懊悔。贞丽女士多么美丽可爱！是不是?"她说到这里,又用很坚定的口气接着说道:"我完全知道你现在的心事;得到了一个像贞丽女士的那样女子,那得不令你魂消魄夺,心花怒放!"

丁恩很迅速的申斥她道:"你简直是随口胡说八道,不知你自己说些什么!"

华蕾夫人很温柔的警告他道:"请你不要动火。说到动火,今天夜里我实在早就愤怒得很,但是我在此等处却比你聪明,因为我很明白动火是无济于事的。我已决心用和平的方法解决我们的事情。"

丁恩立刻抗议道:"我不懂我们有什么事用得着解决。"

华蕾夫人装作沉思的神气问道:"没有什么事吗？我老实告诉你,倘把我们的黑幕宣布于外,于尔我两方都是不利的,因为你怕人说闲话,我也何尝不怕人说闲话？我实经不起外人的纷纷议论。"

丁恩自言自语:"黑幕!"这个当儿,华蕾夫人即毅然的宣言说:"你如不愿使黑幕揭穿,须有相当的赔偿办法来慰藉我的已被损伤的心。"

丁恩:"该死！你简直是存心要敲我的竹杠!"

华蕾夫人:"敲竹杠,这种字眼是多么不好听！你不想想

看,你因贞丽女士而设法把这个黑幕轻轻的掩饰过去,在你即有所牺牲,乃是为那样可爱的贞丽而出此,岂不十分值得吗?有什么竹杠不竹杠之斤斤计较?”

丁恩:“我并没有什么黑幕用得着掩饰。我对于妇女向来应付得很得法,决不预备有这类的牺牲。我对于你也是这样,决无例外之可言。我并不是呆子,你不要想恫吓我。”

华蕾夫人:“尔我之间诚然没有什么情书可以做证据,但是我们的结合,我所住的公寓里却有人可以出来做见证。就是说我对于你失约的起诉不免失败,但是我只要赴法庭去告你一状,已足够使你的声名扫地。”

丁恩很盛气的驳斥道:“你并无什么理由出此狠辣手段,因为我从来未曾答应要娶你做正式的夫人,从来未曾表示要和你结婚。”

华蕾夫人:“现在对于此点既无证见,当然可以随你乱说,但是你早知道我有意要嫁你。倘若你没有机会去买到一个新的模特儿(按即指贞丽而言),你一定要娶我的。”

丁恩:“我不能了解你所说的话。”

华蕾夫人:“你用不着再这样遮遮掩掩,我知道你完全了解我的意思。你知道贞丽女士因她的父亲破产,已经弄得赤贫如洗,你深信只要你肯把你的财富来供给她,向她求婚,她便不肯嫁给那个身世清寒正在奋斗的青年艺术家。”

丁恩:“你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我看你一定是神志昏迷了。”

华蕾夫人:“如果你想我是个瞎子,看不出你对贞丽那样鬼鬼祟祟的行径,你自己正是神志昏迷了,还配得上说我!你这个糊涂虫,你知道你自己的女儿克拉已经知道你的心事吗?

她在晚膳时候，有意刺激我，使我难堪，就是因为她知道你对于贞丽另有了心事。克拉所以洋洋得意。因为她想这样可以气死我，否则她决不肯请我来同用晚膳，但是克拉看错了我。我并不气，我知道我已输了，我现在只求有相当的赔偿，便算了事。”

二十七

华蕾夫人见丁恩醉心于贞丽，想乘此机会敲他一个竹杠，老实说要丁恩先解决他和她的纠葛，解决的方法即给她以相当的赔偿。

丁恩："倘若不解决，你便怎样？"

华蕾夫人："那只有公布尔我的黑幕！或用另一方法，我索性当面去和贞丽女士说一两句话，说你曾经和我……这样一来，也许可以平平我的怨气，而且可以避免向社会揭开尔我的黑幕，因为我心里不愿意把尔我的黑幕露布出去，比你还要渴望得厉害。"

丁恩狠狠的说道："你赢了！你赢了！如果你不提出过分的要求，我情愿答应履行。但是我要老实对你说，你这种行为简直是敲竹杠；你自己虽然不承认用这样的名称，可是实际上非索诈而何？其实你要说我的坏话，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且我知道贞丽必不相信你的话，不过要避免麻烦起见，又鉴于瞎造谣言伤人本也用不着什么真凭实据，所以情愿考虑你的要求。"

华蕾夫人："好！这才见得你还算是一个明达事理的人！我的要求并不至如何过分，不过你要想到我因此所须受的种种痛苦与损失；姑置你的财富于不论，我心里实在舍不得你自

己本人,这是你所知道的。"

华蕾夫人尽管轻声在那里说那样句句逼人的话,却急得丁恩怒恨交加,愤然说道:"你的行为既和拆白党中人无异,要说明明白白的说,用不着这样兜着弯儿的把戏!"

华蕾夫人很安静的说:"这不难!只要你快在银行支票上写几个明明白白的数目字,这事便可解决了。"

此时丁恩气得脸上灰白,但又无可如何,只得走近桌旁,拿出银行支票簿子,写了一张给她。不料她接着瞧了之后,却把那张支票撕得粉碎,很安定的说道:"天下有这样便宜的事情!至少要加倍,那末你才能脱身。"

丁恩气得全身发抖,但又只得力持镇静,写好一张新支票给她。华蕾夫人才算满意,从容不迫的把这张支票折好,放入她随身带着的皮袋内。她这样放好之后,还要从容不迫的说道:"我不料尔我的关系竟做到这般田地的结局,我真对你不住。我从前想嫁你,常梦想嫁你是多么一件愉快的事情。我明明知道你是生性吝惜,明明知道在你那样保养得好修饰得好的身体里面,并没有一些些儿心的存在;但是不知怎地你却有使我舍不得你的地方。所以如今解决算是解决了,在我方面仍是一件很大的损失。"华蕾夫人这样临别赠言,因怨极而有意骂丁恩几句,出出她的气,却也无意中露出她的本心,就是她对丁恩原无所谓情,因为她看透了他的为人,她所重的不过是他的支票,如今一了百了,以后写支票给她的机会便断了,诚然在她是一件大损失。

她说完之后,用媚眼睇视丁恩,这种媚眼在平日虽有勾人魂魄令人颠倒的效用,而在此时的丁恩看起来,只有增加他的怀恨。丁恩所恨的还不全在那一张支票,因为他究竟是很富

有的，虽吝啬成性，在嫖赌方面却也还肯阔绰，他所最恨的因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受女人索诈而竟无可如何。他靠着他的金钱，受他骗的女子总算不少，但是他的金钱也只能有效于以金钱为目的的女子，像现在他要想骗得贞丽的心，便不得不假装正派，经不起华蕾夫人对贞丽有要揭穿黑幕的话，华蕾夫人就捉着这一点，弄得他咆哮怨恨而又不敢不上她的圈套，他实在觉得受不惯，所以格外难过。

华蕾夫人此时赔偿到手了，出气的话也说了，才从容不迫的立起来预备走，临走的时候还对丁恩说这样的几句话："我希望你胜利，不过我不信你能容易得着贞丽女士的胜利。我知道你在今天夜里要准备独自在家和贞丽谈心，现在却被我把这样甜蜜的一夜破坏，真是很对不住你。但是假使我是你的话，我决不愿这样性急，决不愿这样卤莽的躁进。"

二十八

译余闲谈　尼尔对贞丽狂热，丁恩对贞丽也未尝不是狂热，同是狂热，其差异之点何在？则在尼尔系用正当的手段(即以自己的品格学问感动对方的心)，获得双恋，而丁恩则自知其品格学问之不足取，专凭单恋而用阴险手段来诱骗。

华蕾夫人既敲到了一笔巨款到手，将走的时候还从容不迫的教训丁恩几句话，劝他虽醉心于贞丽，不要那样心急，不要那样卤莽。

丁恩冷笑着用讥诮的口气，回答她道："当然你的劝告是很有价值的；只要看你替自己所干的事多么能干，便可推知你的话是一定有价值的。但可惜现在我并不需要你这样有价值

的劝告。”

华蕾夫人:“也许不需要。不必多说,我就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你还肯给我一个临别的热吻吗?老家伙!你不要把我忘记得这样快啊!”

当她把身体就近丁恩的时候,丁却急往后退,华蕾夫人装出戏弄他的神气,随口说道:“你不肯接吻也罢,但总应该送我出去罢。”她一面说着,一面往外走,丁恩究竟有点不好意思,只得送她出去,当他替她开大门的时候,眼前忽然一闪,看见有一个很面熟的人正在他的屋前走过,他此时正要扶华蕾夫人坐汽车,未及细察,不过他微微觉得那个人转身回来,走近他的身边。等到丁恩替华蕾夫人把汽车门关好之后,回转身来,却和那个人打个对照,他很傲慢而十分不愿意的敷衍道:“尼尔先生晚安。”

尼尔却泰然的回答他道:“今晚天气真好。这种好天气,在街上兜兜圈子,散散步,多么好!”

丁恩原来以为尼尔是要到他家里来的,所以一面孔现出不愿意的神气。至此听见尼尔不过是要在街上兜兜圈子散散步,却像如释重负,心里为之一松,脱口而出的说道:“哦!那末你并没有意思要走进我家里来?”

怪可怜的尼尔,他因为贞丽搬入了那个“家里”,他的魂魄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绕着那个“家里”,所以那晚正是绕着那个“家里”的外面瞎跑着。他本来决意要等贞丽来叫他去,他才去,如今听见丁恩提起那个“家里”,他竟不能自恃的回答他道:“我心里很想进去看看贞丽。”

刚才觉得如释重负的丁恩,听了这句意外的话,又好像重把一块大石头压到肩上去,匆遽得什么似的拒绝他道:“她此

时已经安睡了。你既喜欢在街上兜兜圈子散散步，何妨再到别几条街上去兜兜圈子散散步呢？再会罢！”他说完之后，不待尼尔开口，就往自己屋前的石阶上走，走进之后，立即把门关上。丢在外面的尼尔呆了一下，叽哩咕噜的说道：“你这个人的手段倒厉害。”

丁恩一钻进了自己的屋里，向客厅走着的当儿，便开口自言自语道：“这个猪头三！又来缠夹不清！”(译者按：原文为 pigheaded fool，译为沪语“猪头三”，似很切当。)他心里想着身在户外的尼尔，又想起华蕾夫人刚才说的对贞丽不可卤莽躁进的劝告，他觉得尼尔实在是他的计划里的一个绝大障碍。他不禁对自己说道：“一定要先想点方法把这个人弄掉才行。”后来他脸上忽现得意的神气，笑了一下，又对自己说道：“这事容易，我明天要去看柏禄斯。”

柏禄斯何人？他是一家规模宏大的广告公司经理，他和丁恩也是俱乐部里常在一起的熟友，平日对丁是很要联络敷衍的，这也无非是势利上的关系。第二天，丁恩到他事务所去秘密谈了一番，接洽妥当之后，在临走的时候，他还叮咛嘱托柏禄斯道：“千万不要把我的名字漏出去。”柏禄斯拍着胸脯对他担保决不至把他的名字漏出去，才彼此握手告别。

当天尼尔就得到柏禄斯打给他的一个电话，约他到他事务所里去一谈。尼尔的本意是要避免商业性质的工作，俾得专心致志于他天性所近的心里所爱好的艺术工作，所以对于柏禄斯的电约，其初并不怎样热心，但转念一想，也许由此一谈，可以得到收入较丰的事情，藉此可以快些把他和贞丽的安乐窝成立起来，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决定于当天下午三点钟去看柏禄斯。

编者附言

《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全文一〇八节,计十七万字顷,韬奋先生在前二十八节,写"译余闲谈"二十七则,以后即未撰写;为省篇幅,现将二十八节后的故事,概述如下。又,当小说在《生活》周刊连载结束时,韬奋先生写有《送往迎来》一文,就小说内容及主要人物作了评析,现也依旧附于文后,以飨读者。

当天下午,尼尔应约前往广告公司,柏禄斯以高薪为饵,要他来广告公司工作,只是办公地点远在旧金山市内,需住于该地。尼尔摇摇头失望地回答:"我不能离开纽约,这在我是不可能的事。"柏禄斯说:"这是极难得的机会,你考虑两天,再给我回音。"

尼尔立即去丁恩家看望贞丽,想同她商量这个问题,不料贞丽态度颇为冷淡,责问尼尔为何珠莉昨天一早在他工作室内?尼尔如实相告,但言语间彼此均有所责怪。这时,丁恩忽然出现面前,于是尼尔邀贞丽外出散步,摆脱了丁恩的纠缠。

在大街上,尼尔急急地谈了柏禄斯约见他的情况。贞丽坚决不愿他中止正在进行的壁画创作,她宁愿过清苦的生活,也不愿牺牲他的艺术事业前途。贞丽的精神,使尼尔大为感动,两人爱恋如初。

贞丽回到丁宅,恰巧克拉和罗塞在客厅,正要出门游玩;当克拉上楼换晚服时,罗塞四顾无人,竟对贞丽无礼强抱狂吻,而恰恰在这时被克拉撞见。于是克拉向贞丽大发雷霆,居然说她想嫁给有钱的丁恩,恐怕他的老姘头华蕾夫人成为情

敌,故意与罗塞这样鬼鬼祟祟,以引起丁恩的嫉妒而更对她倾心。贞丽受此侮辱,头昏身战,泪如泉涌,决意离开此地。

临走之前,她去见了丁恩,原想向他说明离去的原由,不料丁恩竟把她关在书房里,厚颜无耻地劝她不要嫁给穷人,而应该嫁给他。这使贞丽愤怒异常,大声哭骂道:"我情愿饿死,也决不嫁给你这卑鄙的东西!"

正当她拔脚向外奔,要离开这个魔窟,丁恩突然把她叫住,说贞丽的父亲在世时,曾邀他合伙做过犯法的贩酒勾当,并骗了他十万元钱,一面还拿出贞丽父亲的两封亲笔信为证,以此要挟贞丽:如要保全她父亲身后的名誉,就需委身于他。贞丽怒斥丁恩的无耻,答应一年之内还清老父所欠的债务。丁恩提出,一年后倘若无法归还这笔款子,她便须嫁给他,否则就把她父亲的事情公布于众。为了父亲的名誉,她不得不忍辱答应。

离开魔窟,贞丽住入一家旅馆,然后吩咐仆役到丁宅把几只箱子取来,把里面的衣物典质了三百元钱,去寻找以前认得的在交易所做经纪人的朋友邬烈佛。此人少年翩翩,素来醉心于她,因此满口答应,一定设法替她把这笔钱经营成十万元的巨款。

为了能自食其力,贞丽请邬烈佛的秘书伊文思女士代为寻觅工作,未几,她被介绍到一职业介绍所联系寻职。谁知丁恩早就派人暗中跟踪,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并利用他的钱势,进行破坏,因此,寻职虽多,总不成功。而与此同时,丁恩又不时派人给贞丽送来鲜花、衣物及金钱,进行骚扰;而当贞丽不为所动时,他又打电话到旅馆毒语胁迫。

在困难中,贞丽去看邬烈佛,希望他在交易所中代谋的事

能取得胜利，由此获得财款，了却丁恩的所谓债务。邬烈佛见她来到，大有惊喜交集的神情，假言道："大有发展！几个月内，你就要发财。"趁贞丽欣喜之中，提出要她陪他出去一起晚餐；而在用餐的过程中，邬烈佛视线之闪避和语言之可疑，使贞丽感到此人存有不良心意。

她又去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终于有一家介绍所的经理告诉她，有一轮船公司要设立咨询部，以回答旅客询问关于航行的情况，以及应穿什么衣服、在船上如何交际等问题，而贞丽曾游历过外国，关于海洋航行的情况又较熟悉，正可以胜任这一工作。她于是立即去轮船公司，那公司经理只谈了几分钟，就决定请她担任这一工作。

贞丽白天投入于轮船公司工作，每天晚上则依旧与尼尔相见，但其间也有例外，那就是邬烈佛每星期总有一两次藉口商量那三百元的商业问题，要和她晤谈，并且说为了防止被丁恩的暗探知晓，贞丽出门时须由小门出来，然后乘邬烈佛停于路边的汽车，再绕远路弯弯曲曲地到达他的事务所，那行动犹如男女幽会一般。贞丽于此虽感不悦，但倘拒绝，邬烈佛将商业的进行搁置起来，她又没有别的途径可望获得十万元的巨款，实在是无可奈何。

然而，他们的不时晤谈，又被丁恩探知，他随即写了匿名信寄给邬烈佛的妻子真尼，进行挑拨。真尼把贞丽找来，恶毒地进行盘问，并声言要向法庭起诉。贞丽满腔冤愤，悲痛离去，恰巧在电梯口遇到邬烈佛，于是把丁恩如何写匿名信、真尼约见妄加猜疑等事相告。邬烈佛在吃惊之后，一面约她明早见面，仔细商量此事的处理，一面宣称代她进行的商业活动遇到麻烦，不仅没有盈利，恐怕还要蚀本。

第二天一早，贞丽就去邬烈佛的办公室，交谈不久，邬烈佛还给她一张三百元的支票。气愤的她，走出办公室就晕倒地下。女秘书伊文思赶紧把她抱起，不久，渐渐恢复知觉。伊文思问她是否生病，贞丽告诉她乃是托邬烈佛代做交易，赚的钱完全蚀掉，只余三百元本钱，这事有关她一生前途，因为焦急，所以晕倒。伊文思听了一呆，恨恨说道："我全知道，你的账上一直不过三百元钱，他从来没有替你买进什么。"贞丽终于明白，邬烈佛居心不良，是想让她陷入困境，然后给她十万元支票，让她乖乖地同他结婚。她痛恨切齿，重又走进办公室，把这个包藏祸心的奸人痛骂一顿。

贞丽回到轮船公司上班，经理威尔卿通知她，爱贞纳号轮船不久载客去西印度群岛旅行，她将代表公司作为女主人随船南行，招待旅客，让旅客在途中得到舒服的照顾，增加交际娱乐，为期六个星期。

对此，贞丽一时颇感犹豫：要同心爱的尼尔分别这么长时间，她不愿承受；但她想起父亲有一位好友雷益，就在西印度的海地岛经营糖业，在父亲的日记上还记有雷益劝他加进二万五千元的资本，后来又说所种糖树大有希望。倘若随船南行，有机会寻到雷益，或许正可绝路逢生，以父亲的盈利还掉丁恩的债务。想到这里，她不禁手舞足蹈，绝不放弃这一良机。

不久，爱贞纳号启航，船上职员及仆役都听贞丽指挥，大小事务由她主持，忙得不可开交。一天清晨，她正在甲板上享受阳光与新鲜空气，有一位老人前来与她闲谈，说是要往海地岛去，贞丽问他是否认识雷益，老人说在西印度各岛，谁都知道雷益的名字，并且还向她介绍了雷益的近况。

当爱贞纳号后来停靠在海地岛时，贞丽邀了一位女同事上岸，乘车往植糖场，拜访了正在卧病的雷益。雷益热情地欢迎老友的女儿，听说卜斯德已经去世，他十分悲痛。坐了一会，贞丽不愿让自己的私事打扰病中的老人，也就告辞回船。

轮船终于航行了所有的路程，最后回到纽约。时间已经快到与丁恩约定的一年期限，贞丽似乎感到末日就要到来，正在精神恍惚不定时，忽然收到雷益打来的电话，原来老人已经病愈，并且来到纽约，正要前来看她。

见了雷益，贞丽不禁激动得伏在他的胸际痛哭起来。老人慈祥地询问这孤苦零丁的少女情况，贞丽遂将老父欠债、奸人要挟的经过一一吐诉，雷益听后告诉她，他已将卜斯德在植糖场的盈利统统带来，共有十五万元，完全可以还掉丁恩的债务。

于是贞丽约请了律师，还请了熟知卜斯德生平情况的神父，并通知丁恩，一起到律师事务所见面，解决赔还巨款的事。当所有的人都到齐时，丁恩拿出了贞丽父亲的信和贞丽受他要挟而写给他的笔据，以此作为证明。不料那位神父看了信后，勃然震怒，大声斥道："卜先生写这信时，我也在场。他被你第一次骗去一笔款子，还不知道你的诈伪，写这信时，他正要作第二次筹款来资助你。你居然以怨报德，对他女儿进行敲诈，真是狗也不如的东西！"神父边说边举起拳头，要向丁恩打去，雷益也气愤得要打这奸人的耳光。丁恩见阴谋被揭穿，急忙拔脚往外逃去。

贞丽从雷益手中得到十五万元支票，乘车前往尼尔的艺术工作室。这对情人决定同去罗马欢度蜜月。

送往迎来

“《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看得到她‘恋爱’的结局？”这个疑问近来由读者来函询问者愈多，有的信里说：“请你先把贞丽的结果告诉我吧！”好了！这篇使人焦急等候结果的长篇小说已于上期登完了。我们还打算出单行本，俟出版时，当在本刊上通告。

这篇文字的题目虽有“恋爱”两字，其实也可以当作社会小说读，因为在这里面可以看出社会情形的种种方面，有欺诈险巇的可畏境域，也有忠诚好义的可喜境域，要在处世者有卓然自立的意志，毅然果决的判断，必能避免荆棘陷阱而步入康庄大道。贞丽以一孤苦零丁的无力女子，邬烈佛诱惑于前，丁恩挟制于后，其处境不可谓不险，但是她无论所遇如何困难，而百折不回，毫不自馁，有如执舵在手，目标在前，虽狂风怒涛，莫奈彼何，这种精神，岂以爱潮中人为限？以此精神对付事业，事业不足为；以此精神对付困难，困难不足抗。

诚然，贞丽未尝没有她的良好机会，其中尤其重要而异常得力的是雷益于千钧一发之际，好像从天下降的救星。但是机会之为物，只有最能努力者始能利用，西谚谓“天助自助者”，我请改一字，说“人助自助者”，必先努力自助，而后人助乃得加入，若自暴自弃之徒，旁人见之，只有“爱莫能助”。即就贞丽而论，倘若她无奋斗的决心与实行，老早屈伏，则海地岛之行无从实现，雷益无从见面；若不能奋斗到底，虽至末日而仍在挣扎之中，则雷益赶到之日，或即丁恩已奏凯旋之时，虽有机会，何所用之？机会诚若可遇而不可求，但只有最能努力者始能利用，则断然无疑，贞丽即其一例。

贞丽因疑尼尔之移爱于珠莉，一旦发觉珠莉之亦有可取，遂暂时远离以观究竟，如他们果互爱，则她宁愿退让而减轻对方的苦痛，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明澈双恋的重要，我觉得都很足引人深思。关于这一点，潘公展君在《结婚指导》一书的序文里有这一段话，很可引为说明："如果所爱者初则与我彼此欣赏，继则又与他或她相互欣赏，而他们中间相互欣赏的程度超过于从前所爱者和我的相互欣赏，则只要所爱者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其可爱的要素，可以身心安泰，过快乐甜蜜的生活，真正的恋爱者就该体会了这种意思，毫不犹豫的让他们成全。必如此而后恋人和别人恋爱或结婚，只要恋人认为适宜，在我不但无所谓失恋，而且看见恋人之已得其所，心地应当更加快乐。青年男女有如此高尚恋爱的心肠，必定能够时时以情感促爱的进化，我敢保其恋人必没有这个忍心见异思迁去爱第三者，三角恋爱何尝会有？就是她爱了第三者，而在我可以退让以成全恋人的快乐生活，也决不致流于消极而走入牺牲自己的歧途，那么因失恋而自杀的事情，也何尝会有？"我以为不幸遇此等事，"快乐"也许不易，"消极"大可不必。

就丁恩方面说，我以为求爱不足病，惟强求诈求则为极可耻的卑鄙行为。

以上是这长篇文字登完后，我对于"送往"方面略表鄙见的意思，但对于"迎来"怎样呢？就是这篇登完之后，还要登些什么长篇著述呢？本刊的文字多是短篇，但却想登一种长篇的东西。不过至今未曾得到有精彩的长篇著述。虽承作者投稿过几篇，都未惬意，现在仍在物色征求中。但篇幅又不能久悬，倘下期仍未有，颇想先把我所译的《甘地自述》的草稿，撮其特有精彩处刊登，姑名为《甘地自述的片段》，各篇各成首

尾，无继续性，一有佳稿，随时可停。这本书译完约有十四五万字，我曾于公余发愤译完了一半，近因心脏时常作痛，医生嘱须节劳，本刊事务已忙得不了，苦于无法摆脱，故此事只得暂停，将来译毕，仍当出单行本，因近来承读者来函催问者颇多，故特乘此机会附带说几句。

（原载1931年6月27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7期，署名编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余闲谈/邹韬奋著;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
("走近韬奋"丛书/邹嘉骊主编)
ISBN 7-80616-870-2

Ⅰ.译... Ⅱ.①邹...②中...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293 号

译余闲谈



作　　者——邹韬奋
编　　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
主　　编——邹嘉骊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贺　强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E-mail:xuelinph@online.sh.cn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2
字　　数——26 万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7-80616-870-2/I·316
定　　价——19.00 元

“走近韬奋”丛书

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　编

邹嘉骊　主编

韬奋自述	12.00 元
韬奋政论选	11.50 元
韬奋新闻出版文选	18.00 元
韬奋谈人生	9.00 元
韬奋谈爱情、婚姻、家庭	12.00 元
译余闲谈	19.00 元
韬奋书话	12.50 元
众说韬奋	11.00 元

ISBN 7-80616-870-2



定价：19.00 元
全套 8 册
总定价：105.00 元

ZOUJI